武俠世界

末日天堂 世界末日行將來臨，何處最安全？美國有個神秘營地號稱「末日天堂」，本期將有詳細介紹。



$2.00

911

◀編　後　話▶

「末日天堂」是今期刊出的巨型「鐵拐」故事，本文之題材新奇詭幻，駭人聽聞，令你大嘆觀止……據說美國有個神秘的營地，出入其間的人都要幪着眼睛，如果一旦核子戰爭爆發時，這個營地將成爲世界末日行將來臨時的天堂，裏面的人便可得到生命的保障，你相信嗎？馬雲君苦心構思，完成是篇，不容錯過。同時，馬雲君日前已與佳藝電視台簽約，今後他的全部作品——「鐵拐俠盜故事集」，行將逐部出現螢光幕上，屆時東方三俠：呂偉良、林愛莉、阿生等人將會活靈活現的在你眼前出現！看過小說，再欣賞電視，當然另有一番無窮樂趣，定會使你心曠神怡。

*** *** ***

繼「血雨」與「四大名捕」完結後推出的巨著有：高庸傑作俠義傳奇「硃砂井」和馮嘉的司馬洛故事「血皇冠」，今期已開始連載，請愛好獵奇故事讀者們幸勿錯過。

*** *** ***

下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旣陰森、又神秘的沈勝衣傳奇故事「死亡鳥」。黃鷹的作品，素以驚險恐怖爲題材，加上詭譎神秘的情節，閱讀之餘，可令你有驚魂陣陣、陷阱重重的感受！編者保證是篇比上篇「銀狼」更曲折迂迴、更莫測高深，使你拍案叫絕！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末日天堂（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美國俄勒岡州有個神秘營地，出入其間的人都要幪上雙眼，這個地方，據說是世界末日行將來臨時的天堂，一旦核子大戰爆發時，就祇有這裏的人生命得到保障，你想知道其中秘密嗎？……馬　雲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硃砂井（新穎俠情中篇故事）◀一▶
怪人做怪事　殘廢更殘忍……高　庸39

血皇冠（司馬洛傳奇故事）◀一▶
一條問路計　兩次探龍潭……馮　嘉47

憨人憨福（新派俠義奇情）◀二▶
憨人獲福蔭　玉女遭毒厄……曹若冰57

血雷飛珠（俠義傳奇中篇）
玄罡傷怪傑　絕藝懾羣豪……倪　匡67

圈套（民間俠義傳奇故事）◀續完▶
圈愈鑽愈深　套越縛越緊……朱　羽7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廿十九妹
各展玄功藝　互鬥幻陣法……蕭　逸85

其人其事．武功秘聞

空手道的戰鬥招式（招式漫談）賴嚴霜37
蔡伯達蛇形鼠步（武功秘聞）…海　雲65
吳肇鍾白鶴凌波（名師軼事）…慧　心83
鄭天熊太極揚威（其人其事）…希　華94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1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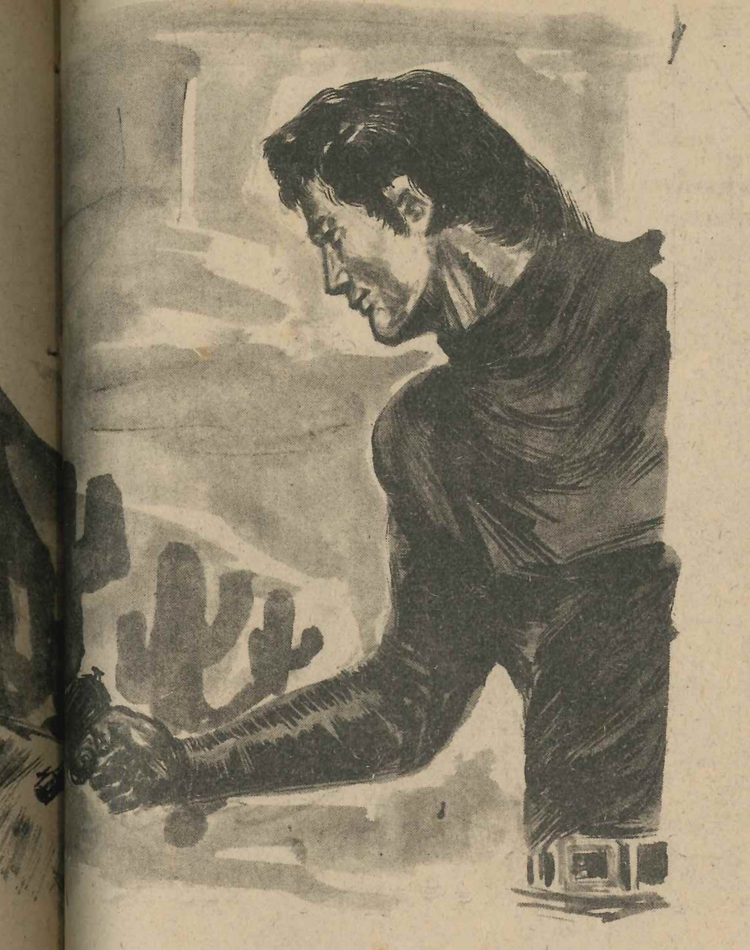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　雲・文
盧　令・圖

末日天堂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為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對古巴所進行的一項「刦雲奪雨」的陰謀，國際特警隊決定插手干預！

表面上看來，這件事只是美國與古巴特務之間的幕後鬥法，照理國際特警人員是不應該理會的，但是，巴黎總部却偏要下令制止，為什麼？

國際特警隊人員所持的理由，最主要一點就是，美國「CIA」人員在加勒比海上空秘密進行刦雲奪雨，勢將形成古巴大鬧旱災，農作物失收，直接影响民生。這是違背人道的，也是違反了國際特警組織原則的。

國際特警組織的原則就是：任何政治鬥爭，不能影响人類生存的權利；而刦雲奪雨計劃，直接令到古巴失收，間接令到古巴人捱飢抵餓。

因此，國際特警隊人員在南美洲與美國「CIA」人員展開了一場龍爭虎鬥之後，總算將「CIA」的「刦雲奪雨」陰謀揭露。而國際特警組織巴黎總部，經過一番會議，先後聽過有關人等——包括呂偉艮等東方三俠的口供之後，便通知美國政府，要求他們解釋。

儘管不少人仍在詛咒美國，但大致上來說，美國人還是大多數正直的，而且能夠眞正表達民主！「水門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

「水門事件」直接牽涉到前總統尼克遜，此類事情假如發生在某一些國家，必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但是，貴為總統又如何？在民主制度下，總統也不能犯法！——這就是民主政制與極權統治的最大分野！

於是尼克遜被迫下台，直接牽入此案的官員們，紛紛入獄！

也許有人說：假如此案不是落入西里加法官手中，事實決不會演的如此嚴重！

但是別忘記，假如西里加法官不是如此公正廉明，不畏權勢的話，美國國會，也不會信任他，而將「水門事件」交他審訊。

西里加是義大利移民的後裔，已經七十餘歲，開過律師行，任過助理檢察官；直至艾森豪總統任命他為法官之後，便以嚴刑峻法著稱。旅美華僑都叫他「美國包青天」！

「水門事件」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事實上，每一個國家的政制，都難免有好也有壞，問題是否適合本國的大多數人！

美國國會就是直接監察美國政府的最高機構。政府各部門如果有什麼行差踏錯的話，國會議員就會紛紛提出質詢，各種委員會（例如「司法委員會」，「外交委員會」……等等）就會立刻採取行動。

美國中央情報局自成立以來，一直以秘密活動見稱；他們的工作幾乎沒有人敢過問。想不到這一次竟然給國際特警隊糾纏住。

美國國會接獲投訴之後，不敢怠慢，立即召開緊急會議。

結果，國際特警隊人員奉了總部命令，飛往美國首都華盛頓作證。

國際特警隊人員之中，包括阿生和副總監范梅力等人在內。

此外，當然少不了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因為他們也是「刦雲奪雨」事件中的主要證人。（按：此事件經過詳情，請閱前文「刦雲奪雨」。）

在美國國會秘密作證完畢之後，范梅力率領一干人等返回巴黎去了；只有以呂偉艮為首的東方三俠，則繼續留在美國遊覽。

三俠不止一次遊覽美國，但仍有不少地方未曾去過。

儘管美國交通方便，由於國土太大，要一一看個分明，的確須要相當時日才可以。

這一次，三俠要到華盛頓州去。

千萬不要弄錯了，美國首都華盛頓並非就在「華盛頓州」之內；而事實剛好相反，一個在東一個在西——華盛頓州在地圖的西面，面對太平洋；首都華盛頓市則位於東面的大西洋沿岸這一邊。

事實上在此之前三俠早已到過華盛頓州了，因為西雅圖亦正位於「華盛頓州」之內。（按：「海上女神」案即以西雅圖為背景。）

但是三俠這一次並非要到西雅圖去，他們要到斯波堪市去，目的是為了參觀一下著名的「大珂里水庫」。

大家都明白，美國國齡最淺，到一九七六年才是「開國二百周年紀念」。因此到美國去的人，只能懷着參觀新建設的心情；假如你想看看什麼古蹟，簡直就是沒有。

不過如果跑到華盛頓州去的人，一定會對那兒的大自然風光着迷。

華盛頓州由於位於太平洋沿岸，所以海岸綫很長；又由於普哲海峽就在此間，所以擁有一個風平浪靜的內海。

喀斯開山脈由此至南，山上既有絕崖峭壁，也有冰湖小河——北部近北美洲加拿大，所以山上一些小湖結冰。

華盛頓州之東部地區多沙漠地帶，但有許多河流。呂偉艮與三俠要看看的，就是美國工程師們如何將一些河流的河水，帶到乾燥的沙漠地區。

喀斯開山脈像一幅天然的巨大屏風，將華盛頓州分為兩半，於是太平洋上空飄來的帶雨雲層，經常被這幅天然屏風擋住，無法到達東部的乾燥地區。

因此，東部地區一年之中平均有二百五十天以上都可以見到陽光普照。雨雲遮天的日子，簡直少之又少。因而形成氣候乾燥！

大珂里水庫位於斯波堪市以西一百二十公里處，橫跨哥倫比亞河。這個水庫的儲水量十分龐大，與北部的羅斯福湖，混為一起！

由於上流水流湍急，橫跨於哥倫比亞河河口的水壩，便形成一道人造的瀑布，奔騰澎湃，水花四濺，非常壯觀！

事實上這兒水壩的闊度還要比尼加拉瓜大瀑布還闊了一倍。加上水花與陽光構成的彩虹，在視覺上，比起參觀瀑布更有趣！

整條哥倫比亞河之上，最少有十座大水庫，其中四座有水閘，以利便船隻通過；其中最大的自然是大珂里水庫。

此外，每個水庫均有「魚梯」，讓河上的魚類可以逆流而上，游回上流產卵，不致無路可游——因為哥倫比亞河最後是流入太平洋海中去的。

呂偉艮等三俠參觀過各水庫，也聽過工程師的解說，覺得人類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做；假如為人類的未來幸福計，這些事情更加可以說永遠也做不完呢！

工程師告訴三俠，他們有意讓大珂里水庫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發電廠。

其實以美國的先進科學，還可以將沙漠變為良田。看看他們在哥倫比亞河上的各種設計，就明白一切絕非狂想！

呂偉艮等三俠沿住哥倫比亞河南下，到達下游的邦尼威爾水庫。

華盛頓州與俄勒岡州之間的分界綫，就是給哥倫比亞河下游分隔的。

三俠原本打算當晚在河的南部——即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渡宿。但是，由於聆聽工程師的講解，時間上阻延了。

因此，他們唯有就近到溫哥華市住一

晚。

溫哥華市在河之北，在華盛頓州境內，但並非加拿大的溫哥華。兩者之間只是同名而已。

這是個小城，三俠打算在此住一晚，明天再到南部的波特蘭市，然後南下三藩市，探望一下相熟的僑胞。

豈料在一間餐室之內，三俠却遇上了兩個人。他們就是高華斯和他的助手。

高華斯是美國北部國際特警隊的負責人，阿生在巴黎總部的指示下，曾經先後在阿拉斯加和西雅圖等地方與他合作過。（按：詳情請閱鉄拐俠盜故事之「白令海怪」，「冰河秘境」以及「海上女神」等各書。）因此，三俠對高華斯不但不會陌生，反而非常熟絡。

三俠是到這家餐室晚膳的，想不到剛坐下來，就來了這兩個不速之客！

阿生招呼着說：「眞巧！想不到又在這兒見到了你。」

豈料高華斯却笑道：「這不算得是巧合。」然後又問：「我們可以坐下麼？這一頓由我來作東道好了。」

事實上話未說完，高華斯與他的助手已經老實不客氣地，坐了下來。

呂偉艮是個老江湖，他看見這態勢就心中有數；尤其是高華斯竟說這不是巧合，可見事有蹺蹊！

「邦尼威爾水庫的工程師培爾先生告訴我，三位來了這裏。」高華斯果然說道：「我是追踪你們而來的。」

阿生不禁怔了一怔！

他低聲問道：「難道出了事？」

「是的，但是——」高華斯有所顧忌地，四下裏張望一遍，才道：「這裏不是說話之所，先吃了這一頓晚餐，我們再詳談吧！」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面上的一絲笑容亦隨告消失！

他們覺得事不尋常，否則，高華斯不會南下追踪他們。

呂偉艮知道高華斯的總部設在西雅圖，但整個美國西北部地區都在他管轄的範圍之內。因此他南下不足爲奇；奇在他爲什麼知道三俠在此，又爲什麼追踪他們三人？

呂偉艮也知道這時候問得太多，會令高華斯感到尷尬。

因此他只問道：「你怎知道我們在這裏？」

「是范梅力在長途電話中告訴我的。」高華斯低聲說道：「他只知道三位離開華府之後，將來此觀光水庫，却不知道詳細行程。因此我只有順道到這一帶親自追踪！」

「順道？」呂偉艮忍不住又問：「請問你要到何處去？」

「波特蘭。」高華斯道：「最近有許多令我頭痛的事情發生。」

侍者把餐牌遞過來，高華斯沒有再說下去；儘管如此，呂偉艮他們已意會到又將會有事發生。

× × ×

在酒店的房間裏。

呂偉艮等三俠，面對高華斯和他的助手。

高華斯道：「波特蘭市有人失踪，美國聯邦密探把這件事通知我。」

阿生道：「失踪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高華斯道：「失踪者的家屬不但向我們求救，還希望會見三位！」

呂偉艮不禁愕然地問道：「他認識我們？」

「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個中國人。」高華斯說：「此人叫陳福成，失踪的是他最大的兒子陳友明。你們聽過這些名字麼？」

呂偉艮，林愛莉和阿生交望着，不約而同地搖搖頭。

「也許是慕三位的大名！」高華斯道：「原來美國各報章雜誌都先後介紹過你們的俠義事蹟，有人甚至稱你們是海外華裔的救星。因此，當華僑有困難時，要見三俠，是不足爲奇的事。」

阿生苦笑一下：「看這情形，我們觀光的大計又要告吹了！」

「你們有什麼大計？」高華斯問。

阿生道：「今年是美國開國二百周年紀念，美國陸空交通聯合大減價，存心優待到美國觀光的遊客，我們正想南下之後，到各地漫遊！」

高華斯道：「來日方長，何況你們又是急公好義的人呢！」

呂偉艮問：「你見過陳福成麼？」

「還沒有。」高華斯說：「我此行南下，就是爲了會見他。」

呂偉艮又問：「聯邦密探有沒有初步資料交到你手上？」

「只是在電話中的口頭交代。」高華斯道：「據說陳氏父子頗爲富有，陳父懷疑其子可能被人綁票，所以他急於須要三位的幫助！」

三俠無話可說，事實上他們對僑胞們的事情都顯得份外關心。

呂偉艮他們本來還有許多地方要去；他們覺得一個人的生命實在有限，很應該趁住有生之年，爭取機會到世界各地去觀光一下。

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喜歡向罪惡挑戰的人；尤其是威脅到僑胞安全的事，他們更加不會袖手旁觀，何況這一次還是事主主動要找他們呢！

美國開國二百周年紀念，各地遊客紛湧到這先進國家來觀光。假如在某一些國度裏，商人或政府可能還會乘機抬高價錢，大大的刮一筆！

但是在美國政府的策動下，商人們不但向海外大事宣傳，還自動將一切交通費用大事削減，以方便遊客。

減價的陸空包括：火車、內陸飛機、越州公共汽車（長途巴士）、出租私家車等等。

減價的幅度約在百份之二十左右，亦即八折；十二歲以下的兒童則只須七折左右。而且時間越長，花費越少！

例如一名外國遊客購一張「火車優待劵」，可以在十四天之內乘火車到美國任何一個有鉄路到達的地方。

這張優待劵只花美金一百五十元。但遊客持着它，大可以在限期之內不停的轉搭火車到各地瀏覽，不另收費。

如果認爲十四天時間太短，加五十元即可延長一周——七天。加一百元即可延長兩周——十四天。

假如沒有這項優待又如何？

美國東西岸之間的火車來回票價，普通的是三百零四元；空氣調節的車卡則加六十元。由此可見上述的優待辦法對一些外國遊客如呂偉艮等三俠是多麼的吸引！

但是現在，他們必須打消原來的計劃，到波特蘭市去。

不過，三俠並不埋怨，而且還在心理上做好了準備工作。

× × ×

波特蘭市一條街道之上，一間中國菜館之內的閣樓之上。

一張大圓桌的周圍，坐了好一些人，包括這菜館的主人陳福成，他的次子友白。高華斯和他的助手，國際特警隊派駐波特蘭市的隊員，當地一名警官。此外便是呂偉艮等三俠。

菜館並非陳福成的主要生意，他除此之外還經營古董。

陳福成以沉重的心情，交代他長子失踪的詳細經過情形。

他長子陳友明，約莫三十二歲，已婚，妻子絲蒂是個美國人，二十五歲，未有兒女。

由於陳福成覺得兒子已長大成人，他亦年紀老邁，所以年來將大部份生意交長子料理；他本人則處於半退休狀態。現在問題的焦點，也就出在這裏。

陳友明失踪初期，陳家的人以爲他可能被人綁票；但後來警方發現他妻子也不知去向。

消息傳出之後不久，竟然還引來債主臨門！

陳福成一直强調他的經濟沒有困難，不可能要負債。

但是，債主們都手持陳友明簽發的不兌現支票。

於是當地警方相信陳友明夫婦並非被人綁票，而是存心躲起來；而且還有欺騙的企圖。

現在只是苦了陳福成，他根本不明白他長子的立心如何！

總之，眼前他必須設法塡補人家的損失，否則就會被扣上法庭！

由於陳福成先行備案，所以警方才會相信他不是串謀者。否則，事情可能變得更加複雜！

陳福成父子一邊向各人解釋，一邊把大批文件和可供參考的資料出示。

從陳福成的合作態度看，高華斯不相信他是個同謀者。

陳友白雖則年已二十五，但看來却少不更事似的，難怪他父親將一切實權交到長子手上去；可惜如意算盤還是打錯了！

林愛莉沒有耐性獃在閣樓聽取一連串的交代。她跑到樓下去。

樓下有不少食客，看來這店子的生意不差。

林愛莉的目的原是要找一些店伴談談，希望旁敲側擊的，問出一些端倪來；但是，店伴們似乎有所顧忌，個個都守口如瓶！

林愛莉也無可奈何的，跑到街上去溜躂！

她剛離開那間菜館不到十碼，立刻被人從背後喝住：「中國人，站住。」

這是非常不禮貌的吆喝！林愛莉沉住氣回頭去張望。

一個粗眉凸眼的男子，十足銀幕上出現的反派角色，他背後還跟住二名年青打手，一看就知來意不善！

「什麼事？」林愛莉停住了脚步，問道。

那大漢却反問道：「你可是陳家的親友？」

林愛莉漫不經心地說道：「是又怎麼樣？」

「那麼，你一定知道陳友明那傢伙的下落吧？」大漢又問。

林愛莉早已料到對方有來頭。她打量了對方那三人一遍，然後說道：「我正想找他，你們是什麼人？」

三名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爲首一人道：「我們也是陳先生的朋友，請到我們的車子裏來談談好嗎？」

林愛莉稍作沉思，然後循勢望過去，只見道旁停了一輛奶白色的大型房車，車內坐了兩個人；一個是司機，另一個似是大亨的人物，則坐在後面。

三名大漢在行人道上分散了，對林愛莉作了一個「品」字形的包圍。

林愛莉也是個江湖中人，在加拿大居留期間，對當地的黑人物曾展開過無數次的苦鬥；對眼前這班來歷不明的人，自然不會放在眼內。

不過，爲了明白、方的來頭和來意，她明知這是冒險，也決心一試！

於是她走上那輛汽車去。

車門剛關上，車子亦隨即開走。

這是林愛莉意料不到的事。因爲當時還有人留在車外。

當時三名大漢之中，就只有一人登車陪伴林愛莉，另外一人留在外面；但是現在，那兩個人也坐上了另一輛車子，尾隨而來。

「這是什麼意思？」林愛莉很冷靜地問。

「歡迎你到波特蘭市來！呂太太。」車內那個大亨型的人物笑着說。

林愛莉意外地吃了一驚！

對方怎麼知道她就是「呂太太」？

對方大有來頭是意料中事，但想不到對方對她會如此了解。

林愛莉自登上了這輛車子之後，已感到生命受到威脅，因爲那個分明是這大亨保鏢的大漢，開車之後便拔出一支手槍來，打橫指向林愛莉的腰間。

林愛莉冷靜地問：「請問閣下是那一方面的朋友？」

大亨說道：「絲蒂這名字，你可曾聽過？」

林愛莉問道：「可是陳友明的美國妻子？」

「對啊！」大亨道：「我是絲蒂的朋友，可惜他們兩夫婦却不够朋友！」

「看情形，你又是陳友明的債主！」

林愛莉一直留意到後面有另一輛汽車跟住他們。

換句話說，林愛莉就算有本領制服眼

前車內三人，亦沒有把握令到後面一輛車子裏的槍手們不開槍射殺她。

那大亨冷然笑一笑：「嚴格來說，我不是他們的朋友，亦非債主，而是被騙的對象！」

「你的意思是：陳友明夫婦存心欺騙你？」林愛莉側過頭來問。

「是的。」大亨毫不考慮地說：「他們是一對騙子！」

「騙了你多少錢？」

「十萬美金。」

「這數目可不少！」林愛莉又問：「你做什麼生意的？」

「這個你不必管！」大亨從座位旁邊拉開一塊活板，一座電話隨即出現眼前；他將聽筒取來，交給林愛莉：「請致電你的丈夫呂偉良先生，我非常仰慕他！」

林愛莉苦笑聳肩：「對不起，我不知道那菜館的電話號碼。」

大亨於是向大漢打了一個眼色，大漢替他搭通了一個電話。然後又將聽筒交回林愛莉手中。

林愛莉忍不住問道：「你要我說些什麼？」

大亨笑道：「告訴你丈夫，要在三日之內找到陳友明夫婦二人，否則，他尋人的目標可能要稍爲改變一下！明白麼？」

林愛莉當然明白，對方要挾持她。

她沒有機會再說下去，電話中已有人催問她要找誰。

林愛莉只好叫聽電話的人登閣樓把呂偉良召來接聽。

對方叫她等一等。

林愛莉趁住這空檔，對大亨說道：「其實你們不必這樣，這樣反而引起警方的注意；你們既然已經知道我是誰，應該知道我們此行，亦無非爲了救出陳氏夫婦而來！」

「救出？」大亨又是冷然一笑，「你以爲眞的有人綁票麼？」

「這只不過是我的估計而已！」

「不！他們並非被人綁架，只是躲了起來，所以我必須有個保證！」

電話那一邊傳來了呂偉良的聲音：「喂！誰呀？」

林愛莉道：「偉良，你小心聽住，有人正要脅住我，他們要你在三天之內把陳友明夫婦找回來……」

話未說完，聽筒已被大亨一手搶了過來：「呂先生，素仰閣下智勇雙全，但爲了保證你爲我們找到陳氏夫婦，更爲了保證你把人交到我們手上，所以，尊夫人只好暫時留在我們這裏。」

「嗯——」呂偉良的確有點意外地吃驚！他吶吶地問：「你是誰？」

「不要管我是誰，但求別忘記兩件事，第一，期限只有三天；第二，尊夫人的安全問題在你手中！」大亨說完，立即掛斷。

呂偉良認得林愛莉的聲音，但極難想像到她如何會落入對方手中。若非這個電話，呂偉良甚至不知道他妻子已外出。

阿生正在閣樓聽取陳福成的交代，他對這突如其來的電話也感到意外；因爲在波特蘭市，他們沒有朋友。然則，是誰來電找他師父？

阿生正在多方忖惻，呂偉良已回到閣樓來了。

高華斯也在追問誰找呂偉良，但呂偉良沒有說出眞情；只說是他妻子由街上打來的。他對各人伴稱林愛莉正在街上逛，叫呂偉良和阿生不必在此呆等，最後他會自己返回酒店去！

當時座上各人除了阿生之外，都相信了呂偉良的說話。

但是阿生却心裏有數，他從眉宇眼神之中意會得到，呂偉良剛才一番解釋只是表面之詞；實情可能並非如此。

不過，阿生不但沒有當場反問，甚至立刻把話題扯回到陳友明失踪的事上面去，以免有更多人窺出破綻！

於是各人又繼續討論陳友明夫婦雙雙失踪的事！

陳福成黯然說：「事到如今，看來我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平息各方面的誤會，就是通過我的律師和會計師，將我兒子名下的生意清盤，償還各債主的債務。除此之外，似乎並無其他辦法。」

警方在這方面並無意見。

他們最初只是接到陳福成的投訴，說他長子陳友明失踪，懷疑被人綁票；但後來當他們深入調查之後，發覺陳友明的妻子絲蒂也不知下落。同時有人向警方投訴，發覺有若干經由陳友明簽發的支票不兌現。

至於國際特警隊方面，他們只是應邀而來，若非陳福成要求當地警方通知他們，他們根本不會插手這件事。

高華斯是個典型的美國人，他十分重視名氣，因此，當他知道有人要找阿生之後，便親自南下，查明此事眞相。

經過一番討論之後，高華斯等人亦先後與陳氏父子告辭。

只有呂偉良，他却故意留下來，目的是爲了查明陳友明一班債主之中，有什麼可疑的人物。

阿生本來要陪高華斯一齊返回特警隊的秘密辦事處，但由於他對呂偉良的舉止感到可疑，也故意留下來。

現在阿生才證實自己沒有看差，呂偉良正在一份名單之上仔細分析，一邊又問陳氏父子——陳福成和他的次子陳友白左查右問。

阿生一直沒有插咀，只在旁觀察，細心地忖測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直至到呂偉良用紙筆抄錄了一些人名之後，阿生仍然沒有追問，反而是陳福成忍不住問道：「呂先生，請問你，是否懷疑這班債主對我兒子友明不利？」

呂偉良道：「目前很難下結論。不過，我很想知道令郎有沒有與人結怨？」

「沒有，」陳福成說，「友明爲人沉默寡言，一向埋頭苦幹，不會與人結下仇怨。」

呂偉良也知道這問法不會有結論。假如陳福成不是對他的長子有良好印象，又怎會把一切財政大權交到他手上。

於是他改變話題問：「你那個美籍媳婦又怎麼樣？」

「嗯，」陳福成眉頭一皺，道：「外國人到底與我們中國人有些不同，但大致來說，他還算循規蹈矩！」

「我的意思是問她與令郎的感情如何？」呂偉良問。

陳福成道：「友明與絲蒂是自由戀愛而結合的，感情好得很；但年青人意氣用事，吵咀是難免的事。正因爲他們常常在吵咀之後，絲蒂會有兩三天不見人，所以這一次友明失踪初期，我還以爲又是兩口子吵咀！」

「絲蒂的家人在什麼地方？」

「紐約。」

「他父母可知道了此事？」

「我們今早才用電話通知他們，但絲蒂則連電話也沒有打過給她父母。」

呂偉良沉吟道：「這件事的確有些奇怪！除非你存心隱瞞事實，否則，令郎沒有理由靜悄悄地躲起來。」

陳福成道：「呂先生，請相信我，我不會把知道的事存心隱瞞起來；我一直仰慕你們三俠，希望你們能助我將友明找回來；即使我爲此事而宣告破產。只求人口平安，我決不會怪他！無論此事是否應由他負責！」

父母愛子之心，呂偉良是十二分明白的。

呂偉良眼見無法從陳福成口中查出端倪，靈機一觸，對陳友白道：「請問你會開車麼？我担心找不到街車，你可否送我返回酒店去？」

陳友白自然答應，陳福成也不知內裏，以主人的身份令兒子送客。

在車子上，呂偉良因爲有陳友白在着，沒有把林愛莉被挾持的事對阿生說；他反而旁敲側擊的，對陳友白展開查問。

呂偉良所問的，自然都是關於陳友明夫婦間的事情。

例如陳友明與妻子之間的感情是否和睦，絲蒂會不會另有情人？又或者陳友明會不會在外面另結新歡？

呂偉良年來不斷在外地旅行，他關心僑胞生活，自然不時深入了解海外僑胞的生活方式。

呂偉良既然是個老江湖，自然對表面上的事物不會過份信賴；因此，他經常主動地深入去了解一些眼見不到的幕後的情形。

例如不少「華埠」都有地下賭場，許多僑胞在不知不覺中把他們辛辛苦苦賺來的錢輸掉；又例如有些人爲了賺更多的錢而不擇手段，讓僑胞們的名譽掃地。後者自然是指那些毒販！

諸如此類見不到的事情，呂偉良都比別人更爲了解。因此，陳家既然如此有錢，會不會爲了體面的關係，而將部份事實隱瞞？

呂偉良既然曉得陳福成有兩個兒子，又知道一切大權落在長子手上，所以他覺得向陳友白下手偵查必然事半功倍！

雖然陳友白可能因爲父親的偏愛而產生嫉妬之心，但呂偉良仍然希望他不會帮住他父親而將事實眞相隱瞞。

陳友白是個二十餘歲的青年人，他說話應該是够坦白的。

呂偉良可能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陳友白雖然够坦白，但却令呂偉良聽來大感意外！而且有些事前想不到的。

根據陳友白說：他絕不妬忌父親將大權交到他們大哥手上。

原來陳友白自小即在他周圍的環境影响下，有一種嬉皮士的個性，不喜歡給事業約束，反正生活得自由自在便算了！

他又說：他大哥與大嫂一向感情很好，決不會有第三者可以影响他們二人的婚姻生活！

至於經濟上的問題，陳氏父子名下的生意一直不錯，照計也不致出現赤字。但爲什麼陳友明要開空頭支票？

而且從警方的偵查所得，他是存心欺騙；因爲銀行裏不是沒有錢，只是先一步給陳友明自己提清了。

種種跡象顯示：陳友明早有預謀，此事看來絕非偶然！

到底他爲什麼要這樣？

是否受妻子的影响？

唯一可供參考的一點，就是根據陳友白說：他大搜絲蒂是個講究享受的人！

於是呂偉良難免會想：他會不會爲了絲蒂，而出此下策？

這是大有可能的事。

事實上當地警方通知國際特警隊之外，還知會了聯邦調查局！

因此，只要陳友明夫婦未逃出美國國境，相信聯邦密探遲早也會找到他們。

呂偉良還想再問下去，但車子已開到了酒店門口停下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也只好與陳友白告辭。

陳友白開着車子走後，阿生才有機會問呂偉良：「是不是愛莉姐出了事？」

呂偉良道：「是的，她已經被人挾持去了。」

說着，只見呂偉良順手一揮，一輛剛好在面前經過的街車停下來！呂偉良首先竄了進去，阿生也很有默契地尾隨而入！

呂偉良吩咐街車司機將車子開往特警隊辦事處；一邊又對阿生說：「現在我們已是勢成騎虎，你有什麼意見？」

阿生道：「自從你聽完了那個電話開始，我已感到事情不妙，想不到果然不出所料！照我看，暫時不必找高華斯，最好先去找一些鄉親。」

呂偉良知道阿生逐漸長大了，有時他的見解比起自己更高一籌！

阿生是國際特警隊隊員，與高華斯是同事。會見過事主陳福成之後，他們只知道高華斯帶同助手等人匆匆趕回辦事處去，却不知道他們的想法。高華斯也沒有對阿生說過什麼。

現在呂偉良覺得既要見高華斯，但阿生亦言之有理——見見一些鄉親，可能對這件事了解得更爲徹底。

因此，呂偉良改變了主意，決定聽阿生的意見，先去見一些鄉親！於是呂偉良把他的意思告知了街車司機。

三俠在波特蘭市沒有相熟的僑胞，但是，他們要找一些僑胞，查問一下並不困難！

車子停在一間中國菜館門前。

這間中國菜館不但裝修得古色古香，還懸掛着方塊字的招牌，在陽光的照耀下，金光燦爛，十分搶眼！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進去之後，立即有人過來招呼。

呂偉艮的估計不會錯，海外僑胞們，尤其是開設食物館的僑胞，他們對於到訪的中國人份外熱誠。

師徒二人，入內之後，便有人趨前迎接。

這是一間中西合璧的中國菜館，一邊供應中國菜，一邊有酒吧供應洋酒。換句話說，光顧的人客既可大塊肉大杯酒，亦可以獨酌淺飲。

呂偉艮也不用自我介紹，已經有人含笑說道：「閣下就是呂偉艮先生和阿生兄弟？」

說話的是個中年中國人，一身陳舊的唐裝衫褲，一副老花眼鏡。

呂偉艮和阿生絕不會感到意外，年來他們三人被外國人封上「東方三俠」的稱號，好一些著名的報章雜誌都有刋登他們行俠仗義，鋤強扶弱的事蹟！雖然這不是他們的主意，但在言論出版自由的外國，這也是亦無可奈何的事情。

既然不少外國人都認得他們，身爲中國人的僑胞，又怎會對他們感到陌生呢？

師徒二人還來不及答話，那個中年人已自我介紹道：「在下金兆銘，難得二位光臨小店，這邊請座！」

師徒二人本來只打算在酒吧這邊喝杯酒，打聽一下，但現在却被金老闆帶到一個卡座上去。

金兆銘非常熱情，親自吩咐侍役領班把他私人飲用的酒取來欵客。

寒暄幾句，金兆銘才問及林愛莉。這位僑胞顯然對「東方三俠，三位一體」十分清楚。

呂偉艮道：「她身體不適，有事在酒店房間裏休息！」

金兆銘又問師徒二人來此是否旅遊？

呂偉艮乘機說出他們此行是爲了查明一件僑胞失踪的事的眞相！

金兆銘立刻便有了反應！「原來你們是爲了陳友明的事而來。」

呂偉艮道：「陳家的事，相信閣下身爲行家，一定清楚吧？」

金兆銘笑道：「當然清楚，這裏的華人不算多，我們亦常有往來。」

「然則，陳氏父子的爲人如何？倘蒙見告一二，深信我們對偵查工作更可事半功倍！」呂偉艮說。

金兆銘這時認眞地沉思起來。

好一會他才說道：「老實說吧，我不大相信友明會做出此事；他極有可能被人要脅住。」

「你的意思是：陳氏父子都靠得住？」呂偉艮瞪住金兆銘。

「我不是這意思！」金兆銘道，「我與陳福成算是世交，也看住他兩個兒子長大成人。友明爲人老實，所以我和陳福成在閒聊中也贊成他將大權交到長子友明手中。相反，友白一身洋味，鄉親都看不慣他的嬉皮士作風。但此事牽涉重大，我眞不想多講了。」

阿生道：「金伯，你說的話只供我們參考，我們保證不會對人說，亦不必你負責；你也知道，我們在此人地生疏，除非你想我們不插手此事，否則，你助我們一臂之力，也等於幫助了事主，我們會非常感激你！」

金兆銘垂下頭來，非常審愼地考慮！

呂偉艮和阿生師徒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呂偉艮道：「本來我們可以在其他僑胞口中查，但是閣下既是陳家世交，相信你肯多講幾句，總好過我們浪費時間！」

金兆銘道：「老實說吧，對於友明這一次的失踪，我亦百思不得其解。就我所知，他們夫婦之間感情不錯；雖然他們與陳福成分居於兩個地方，但一家人也總算合得來。從任何角度看，也不應該出毛病的。」

阿生插咀道：「絲蒂這美國女子又如何？」

「外國女子當然新派，但對老人家頗尊敬，過年過節一定會全家共聚一堂！這是陳老告訴我的。」

金兆銘又說：「但這次友明失踪之後，許多鄉親亦與我有同一想法，就是友明可能受絲蒂慫慂，而出此下策！」

呂偉艮扯歪話題問道：「這裏僑胞們有什麼消遣麼？」

「你的意思是指一些賭檔？」金兆銘反問道。

呂偉艮點點頭。

金兆銘道：「這裏不是三藩市，華人有限而已；間中一些店伴湊脚玩玩麻將或撲克會有之，大賭檔就沒有。」

阿生道：「陳友明經濟方面不致有問題，就等於說，他存心欺騙；金伯，你有沒有什麼損失？」

「唯一的損失，就是少了一個世侄！」金兆銘苦笑道。

呂偉艮看看毫無結果，只有告辭！

阿生在離開那菜館之前，先去撥了一個電話給高華斯。

高華斯這時候正在特警隊的辦事處之內。於是師徒二人立刻趕到那兒去。

高華斯見到師徒二人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來得巧極了！」

阿生發覺高華斯正帶同助手準備出外，問道：「你要到那兒去？」

「機場。」高華斯道，「你們兩位也一道兒來吧，一切在車上再說。」

師徒二人看見高華斯行色匆匆，只好跟他上車，在車上高華斯才說出要到機場接的人原來就是絲蒂的父母，也就是陳友明的岳父母。他們即將到達波特蘭市。

高華斯解釋道：「我與紐約方面的國際特警隊連絡過之後，才知道他們已在飛來此地途中。根據紐約方面的特警隊負責人在電話中告知我，絲蒂的父母曾收到女兒一封信！」

美國國內的航空交通非常發達，每日由紐約飛至各地的班機多至難以勝數；單是紐約至三藩市的班機已多至五六班。

在噴射時代的今日，由紐約飛波特蘭，大約僅須五小時四十分左右。

阿生聽完了高華斯的解釋之後，才將林愛莉被人挾持的事說出。

高華斯登時呆了一呆。

高華斯向呂偉艮問道：「爲什麼你不早說？」

呂偉艮道：「我暫時不想讓本市警方和陳家的人知道此事。」

高華斯束眉問道：「可知道對方是什

麼人？」

「不知道。」呂偉艮道，「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的，就是必與我們插手此事有關；對方不但知道我們正追查陳友明的下落，還要我們三天之內把他們找到。就憑這點忖測，他們分明是被陳友明欺騙過的人。因此我覺得一班追債追到上門的人，頗爲可疑。」

阿生補充說：「他們要我們三天之內找到陳友明，而且要用陳友明來交換愛莉姐。意思就是說：不准我們將人交到警方手上。因此對方的用意非常明白，就是他們要親自對付陳友明。」

高華斯道：「陳友明如果是　大老千，這時候他可能巳離開美國國土，到南美洲或者更遠的地方去！因爲一切看來都是非常有計劃的。」

呂偉艮道：「目前我們急於要知道的．不是陳友明何故存心騙人的錢財，而是他幕後是否另外還有些什麼背景？」

高華斯道：「等會兒讓我們見到絲蒂的父母之後，也許有些眉目了。」

車子一直向機場疾馳。

呂偉艮不再作聲，他開始細心思索着此事的幕後背景及其可能性。

當車子停下來時，有人從另一輛車子走出來。此人分明認得高華斯的座駕車。

高華斯的辦事處設於西雅圖，由西雅圖開車到南部的波特蘭市來，大約須時四小時。兩城的距離爲一百七十六哩。當然如果開快車走高速公路就會更快一些。

高華斯在有公路可用的範圍內，習慣了駕着這一輛特製的汽車。

這車子有防彈設備，有自衞性的機關，也有通訊裝置。是由西雅圖一間著名的車廠設計代造的。

由另一輛車子過來與高華斯招呼的，是當地警方的一位探長葛士。

葛士與高華斯招呼過後，說道：「看情形你們也是來接湯比先生夫婦的，可惜我們都來遲了一步！」

「怎麼？班機早到了？」高華斯看看他的腕表，又失望又感到意外！

葛士探長道：「不！那班機的乘客名單之上沒有他夫婦的名字，看來若非情報錯誤，就是他們存心避開我們。」

「你已經向機場方面查過了？」高華斯問。

葛士探長點點頭。

高華斯抓抓後腦，自言自語地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葛士道：「聽說湯比夫婦曾與紐約特警隊接觸過，可不知道你收到一些什麼情報。」

高華斯道：「他們在電話中告訴我，湯比夫婦收到一封信。」

「一封信？」

「是的，而且還是由絲蒂寄回去。」

「嗯！這的確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綫索，可惜他們存心規避。」

高華斯也感到莫名其妙地，在苦苦思索着！

阿生道：「這件事看來有些古怪，爲什麼他們要規避？」

呂偉艮道：「高華斯隊長，這件事，我以爲你最好與紐約再連絡一下。」

高華斯於是執起汽車上的無綫電話，與波特蘭市特警隊辦事處連絡，然後再由辦事處與紐約方面通電話。

葛士探長再向機場各航空公司調查，看看有沒有湯比夫婦這對搭客的下落。

×　　×　　×

林愛莉感到十分煩躁！

她被人押到一間貨倉似的地方，眼前所見盡是陌生人。

那個大亨似的中年人道：「你以爲你丈夫能在三天之內找到陳友明夫婦麼？」

「我不知道。」林愛莉生氣地說：「我們在這兒人地生疏，如果你是我們，相信一樣束手無策！」

「我們又怎可以與你們相比？」大亨笑了笑，「你們是東方三俠，其中一人還是國際特警，你們就算眞的沒有辦法，國際特警，也會從旁協助。這點我早巳查明了！」

林愛莉沒有他的辦法，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你猜猜吧，反正你這時候一定感到十分的無聊！」

「黑社會首領？」

「不！」

「私梟？」

「哈哈，你以爲這是囤存走私貨物的貨倉麼？不！」

「然則，就爲了像你剛才所說的十萬元欠債，你就冒險犯法？」

那大亨道：「除此之外，你以爲還會爲了什麼？」

林愛莉故作沉思一番之後，然後搖搖頭，說道：「我眞想不通。」

大亨又是一陣格格大笑。

忽然有人過來叫他去聽電話，但那人叫他「波士」，因此林愛莉仍然不知道他姓什名誰。

大亨登上閣樓去聽電話。

閣樓在貨倉的一角，是一間寫字樓，有空氣調節。

「誰？」大亨向電話中問。

「克斯頓先生麼？」電話裏是個男子的聲音。

「是的，你是誰？」

「你不認識我，但我保證是個好人，只要你肯單獨見我一次，聽我忠告幾句，保證對你會有許多好處。」

「對不起，我們既不相識，我又怎麼可以見你？」克斯頓答得爽快。

「但是，可惜閣下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

「你說什麼？」

「我說你一定要見我。」

「笑話！你憑什麼要脅我？」

「就憑這個電話。」對方的語氣變得強硬起來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其實非常簡單，如果我不知道你的底細，決不會找到你那兒去，對不？既然知道了，假如你不依我，只要我撥個電話給警方，相信你一定會後悔莫及！」

「嗯！」克斯頓果然呆了好一陣！

對方又說：「其實，我要見你，對你只有太多太多的好處！許多人想找我也沒有辦法找到門路，我找上了你，算是你的

福氣！」

克斯頓想了想，終於問：「你想怎麼樣會見我？」

「你只要獨自開車離開現在的地方，向東行，我自有辦法與你接觸，但小心聽清楚，只限你一個人，而且還要開着你的座駕車，明白麼？」

克斯頓終於無可奈何地答應了。

他自問這件事已經做得十分周密，爲什麼會有人知道？

對方能找到這貨倉中來，可知道他們的確大有來頭。究竟對方又是何方神聖？

雖然對方口口聲聲說對他只有好處，但憑常理去忖測，分明是一宗勒索事件。

於是克斯頓一邊吩咐手下將林愛莉小心看管，一邊暗中派人保護他。

同時他因爲這貨倉已無法保密，又叫人等他開車引開對方的注意力時，將林愛莉悄悄帶往另一處秘密地點。

此外，克斯頓又爲萬全計，將兩具無綫電通話機分配在他自己，以及負責暗中保護他的手下的手裏。以便隨時隨地連絡．如有不測，他的手下亦可馳援。

一切佈置妥當之後，克斯頓就獨個兒離開貨倉，然後開着他的車子朝東行。

他的手下則在他離去之後不久，悄悄開着另一部車子追踪他。

克斯頓一邊將車子慢慢地開着，一邊左張右望，前瞻後顧，但始終見不到可疑的車輛，雖然路上有不少汽車來來往往。

一陣電流的音響自他身畔響起來，這是對講機的呼號。

克斯頓立刻自懷中取出那具對講機，雖然這是他極不願意的事，因爲這樣萬一讓對方的人窺見了，對方就會責怪他，最少也會知道他不是一個人單獨赴會。

但是對講機的訊號既然響起了，克斯頓又不得不理會。

豈料經過雙方通話之後，他的手下卻說並未呼喚他。

既然他的手下並未叫他，爲什麼對講機卻會無端端響起來？

克斯頓正感到出奇，突然又是一陣訊號的响聲。

這一次，克斯頓不但弄清楚了，還有如見鬼一樣，登時吃了一驚！

原來剛才的訊號音响並非來自他携帶在身上的對講機，而是另一具。

另一具對講機竟然就在他座位的旁邊。但他一直未有注意到，現在他終於見到了，立刻感到渾身打顫。

克斯頓拿起座位旁邊的對講機，打開了開關，立刻傳來了一陣男子的聲音：「斯克頓先生，你太不老實，這種事情豈可開玩笑？難道你不怕警方將你抓去？」

「嗯！」克斯頓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作答。

對方又說：「立刻叫你的手下不要追踪你，否則你不但見不到我，而且，你即使將那個中國女郎收藏到更秘密的地方，我也會有辦法查出，令你一敗塗地。」

「好吧！」克斯頓嘆了一口氣。

他不得不佩服對方的能耐，只好吩咐他的手下返回貨倉候命。

然後，那個神秘男子又透過對講機的指引，將克斯頓連人帶車引領到一個地方：這兒原來是郊區——北面的郊區，不是東面。

毫無疑問，對方對於這些事甚有經驗，他們似乎早已考慮到有此一着，所以先來一下虛招——叫克斯頓開車東行。

當揭破了他的手下跟踪之後，便又帶他往北面走。

如此一來，即使克斯頓的手下們最後陽奉陰違地找向東面地區，對方也不必担心。

當克斯頓開着車子到北郊一條公路時，對講機又有人說話：「克斯頓先生，你這一回替我們惹來了太多的麻煩！」

「我不明白你在胡說些什麼。」克斯頓道。

「你押走中國女郎，勢必引起國際特警隊的注意！」

「嗯——」

「其實，你要找陳友明，又何必這麼麻煩？我有他的消息。」

「他在何處？」

「天堂！」

「什麼？他——他死了？」

「不！他還沒有死。我剛才所說的天堂，並非聖經中的天堂，而是一塊人間樂土，我們稱它末日天堂！」

「末日天堂？」

「是的，你應該聽過這名字才對。這世界已面臨末日。只有我們這個地方才最安全。所以我們就稱他末日天堂！」

「是的，我似乎在那裏聽朋友們提及過這地方，就是不知它在何處。」

「你想知道麼？」

「是的。」

「除非你加入我們的會，成爲會員之一，你才有資格。」

「你們的會是什麼組織？」

「前所未有的組織，也只有我們才可以帶你到最安全的地方，逃避第三次世界大戰——也是地球上，人類最後的一次大戰！」

「嗯——」克斯頓想了想，又問：「然則，要什麼資格才可以加入？」

「你已經够資格了！」

「什麼手續？」

「每年會費三百美元。」

「那就簡單得很，我答應你，我加入了。」

「不！你答應得太快了，像是我强迫你一樣！」那人又說：「我們有一份章程交到你的公司辦事處，你最好先回去看看再說吧。」

克斯頓有些莫名其妙：「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我還須要介紹人麼？」

「不，你無須介紹人，如果有人介紹你，他必然早已加入我們。但是，你要弄清楚，以免加入之後又反悔！」

「我聽朋友提及過這組織，我也很嚮往，就是沒有門路。」

「耳聞不如目睹，我也希望你有機會到我們的樂園一開眼界。」

「那麼，我如何與你連絡？」

「請你先看章程，回頭我們自會派人與你連絡。」那人最後說道：「再見！你現在可以回程了。」

克斯頓這才將車子開回市區。

未進天堂　先入地獄

來自紐約的特警隊隊員貝倫，剛落了飛機，就匆匆帶同助手趕入市區。

高華斯和呂偉艮師徒二人老早接到消息，在特警辦事處之內等候。

貝倫携同一些文件副本前來，是關於湯比夫婦的資料。

湯比夫婦就是陳友明的岳父母，也就是絲蒂的父母，他們離開紐約之後，便一直至今下落不明，令到紐約和波特蘭市的特警人員與警方人員百思不得其解！

紐約國際特警辦事處是接到高華斯的電話之後，才漏夜派出貝倫帶同另一名助手飛到波特蘭市來的。

貝倫携來的副本之中，有一封影印本，是絲蒂寄到紐約給他父母的信。

信中原文大意是：「爸爸媽媽，我要走了，我和友明不久之後就會永遠離開這個地球，到另一個充滿快樂的世界去！

「請你們不要誤會，我不會自殺，只是到另外一個星球去！

「那是一個充滿智慧的世界，一切都比我們人類聰明，星球上的生命將令我們生活得更快樂，更有意義！

「可惜這種太空旅行將一去不返，否則我願意將所見到的，一切轉告地球上的人類，證明他們的所作所爲是多麼愚蠢！

「末了，希望你倆能原諒我們不辭而別，更願終有一天可以見到你們也來相聚，你的女兒絲蒂。」

高華斯和呂偉艮師徒二人看了這副本之後，都忍不住問：「這眞的是絲蒂的手筆麼？」

貝倫道：「是的，湯比夫婦已向我們證實了這點。」

「爲什麼末尾沒有寫上發信日期？」阿生問道。

「可能太匆忙，忘記了！」貝倫說：「但信封上面的郵戮却可以分辨得出，是九月十一日由這兒寄出的。」

高華斯沉吟道：「這正是陳友明失踪的當日。」

貝倫道：「聯邦調查局最初以爲開玩笑，想不到消息傳來，陳友明和絲蒂果然失踪了！」

阿生道：「這件事有些古怪，我很難相信星球人秘密降落地球，將人類帶走，最簡單的一點就是金錢。」

高華斯道：「是的，陳友明如果陪同妻子到外星球，他爲什麼要這許多錢？傳說中的極樂世界，相信不會稀罕我們人類眼中的銅臭。」

呂偉艮問貝倫：「你們有沒有追查湯比夫婦的下落？」

貝倫道：「聯邦調查局的人和我們已展開追查，但在各航空公司班機的名單之上，並未見到湯比夫婦的名字。」

高華斯道：「儘管如此，我們仍不能確定湯比夫婦留在紐約，因爲只要他們離開美國國境，極有可能改用另一個名字乘國內航機的班機到各地去。」

貝倫則說：「是的，我們亦有同一想法。除非他們出國才要足够的證件。」

阿生却說：「就算出國，只要他們有門路，仍可使用假證件。」

「目前我們必須與本市警方，以及聯邦密探連絡，任何一條綫索，對我們都非常之重要。」高華斯說。

就在這時候，電話响起來了。

打電話到特警辦事處來的，是波特蘭市警方的葛士探長。

時間已是午夜時份。

「我早想到你一定還沒有睡。」葛士探長在電話中說。

「你在那裏？我正想找你。」高華斯說。

「在陳福成先生的寓所。」葛士道：「你有與趣知道一些事情麼？」

高華斯一怔：「怎麼？難道陳老先生也失踪了？」

「不！不是陳老先生，而是陳老太和他菜館中的厨子。」葛士探長又說：「此外，我們搜查陳友明夫婦的寓所時，發現了一些極不尋常的可疑物件。」

高華斯想了想，說道：「好吧！請你在陳家等我，我也有些東西讓你看看。」

電話掛斷了。

高華斯一邊將情形轉告身旁正瞪住他的人，一邊將聽筒放下。

呂偉艮和阿生聽了也呆住了一陣！

× × ×

雖然是午夜時分，陳福成家中仍然燈火通明。

高華斯，貝倫和呂偉艮，阿生等人，自獲得葛士探長的電話之後，亦已匆匆趕到了陳家。

陳家很富有——最少目前還算得是富有。雖然陳福成聲言出售物業，結束生意來替陳友明還債，但目前還未付諸實行。

這是一幢二層高的花園洋房，雖然在美國這是很普遍的住宅，但是，家裏養着男女工人的，却少之又少。

陳福成父子未睡，連工人也只好呆立一旁，侍應客人。陳福成和他的次子友白正在客廳裏，將陳老太和厨子失踪的經過，重覆地告知呂偉艮等人。

據說，首先是陳福成那間最大的福記酒家，今天有一名厨師稱病告假，當時陳氏父子以爲這是很平常的事，不以爲意。

及至陳福成返到寓所，始知其妻亦告下落不明，這才知事有蹺蹊，立即報警。

根據陳家工人說：陳老太當日黃昏時，佯稱要到福記酒家，且不要下人相伴，獨自召街車去。下人們亦信以爲眞。

等到陳福成回到家中，聽了下人們的說話才大吃一驚！

因爲陳福成幾乎整日歎在福記酒家，從未見過陳老太到那兒去，至此父子二人商量過後立即報警。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一時之間，大家都找不到一個合理的答案。

陳老太的失踪與厨子下落不明，是巧合還是另有別情？

葛士探長曾假設他們「私奔」，因爲時間上的確未免太過巧合了！

但是，陳家父子却爲此而生氣，他們認爲絕不可能。

陳老太年已半百，厨子的年紀亦相若，假如他們是歐美人仕，而又眞正相戀的話，根本就不必「私奔」，大可以公開攤

牌。

歐美男女間的事看得平淡，所謂愛情根本也受不起考驗。

他們一言不合可以立即離婚，相反，一見鍾情又可以就地宣佈結合，至於年紀方面，從不計較，老至七八十歲的老婆婆，竟然也會跟二三十歲的小子勾搭上。

不過熟悉陳老太的人都承認她是個典型的中國婦人，雖然她與丈夫的感情一度發生問題，但鄉親們都認爲她絕不可能與廚子私奔。

陳老夫婦的感情發生問題係始於數年前。

據熟悉陳家情況的鄉親說，陳福成自年青時代開始，即離鄉別井，到外國謀生去。

憑他省吃省用，亦勤亦儉，終於事業有成，開菜館，辦福食，大有所獲。

但是，有些事情陳福成一直不願鄉親提起的，就是陳老太一直與他兩地相思——陳老太留在內地。她像無數的中國婦女一樣，以丈夫事業爲重，從不埋怨！

八年前，陳老太帶着兒子友明，由鄉間到了香港。

他們正像許多僑眷一樣，到了香港便與海外親人連絡，申請移民。

那時，陳福成的長子友明已二十多歲了。

換句話說：陳福成離鄉那年，正是陳老太懷孕的時候，此後二十多年以來，夫婦父子一直未有見過面。

直至到大約七八年前——亦即陳老太偕同長子陳友明由鄉間到香港之後不久，陳福成才由美國到香港去會晤他們，同時向美國領事館辦移民手續。

那麼，次子友白又從何而來？

這就是秘密了！

原來熟悉陳家情況的人說：陳福成在海外不甘寂寞，曾與一個寡婦同居，不久即產下次子友白。

也就是說，友明與友白兩兄弟，是同父異母的手足。

後來因爲陳福成把陳老太與長子友明由香港接到美國來，第二妻子十分不高與，一度鬧得天翻地覆！

陳老太到了這時才知道丈夫對她不忠，枉她二十多年以來，一直含辛茹苦，將他們的骨肉撫養成人。

於是陳老太又嚷着要生要死，要返回香港去，免得眼冤！

後來還是聽從了一直與她相依爲命的兒子的勸告，留了下來。

陳福成的第二個妻子終於因爲一山不能藏二虎，下堂求去。

同時陳福成與她獲得協議，將兒子友白留下給陳福成。陳福成則補償一筆金錢給她。二人就此分手。

這些都是往事，本來鄉親們不敢在陳老面前提及。

但事到如今，身爲次子的陳友白，彷彿想到了一些什麼，竟然自動將一切實情告訴了呂偉艮他們。

陳友白本來生長在美國，有一種外國人的享樂主義的性格，所以儘管父親希望他與兄長平分工作，他却少管。

但事到如今，他眼見這個家快要完蛋了，心裏越想越覺可疑！

陳友白對呂偉艮他們表示，他懷疑他兄長母子二人老早心存報復——向他父親陳福成展開有計劃的報復行動。

呂偉艮和阿生聽了，也認爲這是絕對有可能的事。

只因爲呂偉艮師徒二人都是中國人，所以他們才了解中國人的傳統道德觀念。

呂偉艮覺得陳老太和她的兒子媳婦存心挾帶私逃是有可能的，但陳老太勾搭廚子又似乎有些講不通。

假如陳老太本人是個朝秦暮楚的女人，她也不會守生寡一直守了二十多年。所以呂偉艮覺得他們一齊失踪，並不表示彼此有男女私情存在。

但從另一角度忖測，又不妨作如是想：陳老太二十多年以來肯爲陳福成守生寡，只因爲她思想守舊，一直以爲丈夫對她仍然忠心耿耿，但當她數年前來了美國定居之後，知道丈夫不忠，會否因此而存心報復？

最少在陳福成和他的次子友白的心目中，就存有此想法。

葛士探長和高華斯隊長等人表面上雖然不敢妄下結論，却有同樣的想法，覺得這是一宗有預謀的行動。

根據葛士探長說：福記酒家的廚子陳洪，與陳福成有同鄉之誼。十多二十年以來，一直在福記酒家主理廚政。

陳洪年約四十八，未到五十，與陳老太年紀差不多。

陳洪是個王老五，沒有妻室，如果單憑這一點，他與陳老太私奔的說法，又似乎有可信的地方。

不過事到如今，一切忖測似屬多餘，最重要的還是面對現實，追查每一條可疑的綫索，把答案找出來。

高華斯問葛士探長：「你說有些奇怪的東西，讓我看看，是什麼東西？」

葛士探長笑笑道：「香烟蒂，你見過嗎？」

「別開玩笑了，香烟蒂有什麼出奇？」高華斯說。

「目前市面流行的香烟是什麼樣子的？據我所知大概有：濾咀的普通香烟，濾咀的薄荷烟，沒有濾咀的舊式香烟以及最新的棕色捲烟等等。但我在陳友明家中的壁爐下却找到一種奇怪的烟蒂。」

「怎麼樣奇怪法？」

「塑膠烟咀附着的烟蒂，經初步化驗之後，證明裏面不含尼古丁。」

「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有人巳試用茶葉代替了烟葉呢，自從科學家證明尼古丁可引致肺癌之後，美國衞生部就硬性規定烟商要在烟包之上印明近乎死亡警告的字樣。但人們似乎不怕死，香烟銷路並未受到影响。」

「除了不含尼古丁之外，化驗人員初步認爲這種特殊的烟蒂有提神，醒腦以及催情，抗病等等多種作用。」

葛士探長說到這裏，故意頓住。

高華斯等人果然呆住了，就像他們從來未聽過這麼奇怪的東西一樣。

一般而言，能夠提神醒腦的東西，即如咖啡精之類，差不多都是不良的副作用，例如對腸胃和心臟有影响等等。

但既有多種作用而又抗病的，則近乎神話了，難怪高華斯等人都以懷疑的目光盯住葛士探長。

葛士却沒有理會各人，打開他的記事小册子，繼續說道：「此外，我們還找到一張糖果的紙，你猜這飾紙上印了一些什麼？」

高華斯忖測着說道：「外星球人的文字？」

「不！每粒糖菓內所含的維他命的份量比例表。」葛士說：「其中一種柑橘糖素，是我聽也未曾聽過的。」

高華斯忍不住笑道：「探長，想不到，近來你查案的興趣竟放在香烟糖果之上呢！」

「不！你千萬別以爲我轉行賣香烟糖果才好，」葛士探長笑道：「我只是把我查到的一些奇怪東西告訴你，事實上這些烟蒂和糖果紙都存在化驗室之內，正由我們的專家們分析。也許將來的正式化驗結果會令到你更加驚奇呢！」

高華斯是否感到驚奇是另一回事，阿生就聽得津津有味。

他插咀問葛士探長：「除此之外，請問還在陳友明家中找到一些什麼東西？」

「壁爐之內有些燒過的廢紙，我們正用科學方法令到上面的東西現形了。」葛士探長道：「但這種工作很複雜，一時還未有結果。」

高華斯道：「憑此忖測，似乎暗示着，陳友明可能是一位十分出色的科學家。是不？」

「是的，大有可能！」葛士說：「我們找到了一名黑婦，她是每天爲陳氏夫婦清理家中各物的女工，相等於鐘點女傭。據她說：陳友明有許多書籍，筆記，圖表等等。同時她受到特別囑咐，不准隨便移動這些堆放在書房中的物件，只許執拾睡房，客廳和廚房等處的東西。奇怪的是，我們在陳友明書房內，無法找出該等筆記，圖表和書籍等物件。爲什麼？」

「可能是他們有計劃地帶走了。」阿生毫不考慮地說：「也可能被人盜竊。」

高華斯則說：「我以爲前者的可能性較高。」

葛士也說：「是的，我也同意陳友明作有計劃的撤退。」

高華斯道：「陳老先生對他的長子的看法如何？」

葛士道：「對於陳友明而言，陳老太比陳老先生更淸楚，可惜陳老太巳經失踪了，使到我們偵查工作倍覺困難。」

阿生忍不住問：「你們什麼時候去搜查陳友明住宅？」

「今天。」

「爲什麼今天才去？」

葛士苦笑道：「你不是美國人，難怪你不明白，在我們美國警察的權力是有限的，沒有法定的批准，我們即使有一千個理由，也不能擅入民居，否則犯法的就是我們。」

阿生聳聳肩，惟有苦笑一下，無話可說。

這時候，數名偕同陳福成入房檢查失物的探員，亦巳出來。

根據陳福成說：屬於陳老太的飾物與財富都巳經不見了。毫無疑問，陳老太都巳經一一將那些東西帶走。

還好陳福成將保險箱的鎖匙帶在身邊，因此箱中的財物才得以保存。

警方在陳家一直查到凌晨時份，然後才收隊離去。

事情似乎越來越令人難明，爲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失踪？

陳老太不識字，所以沒有隻字片言留下，但，廚師陳洪是識字的，他也沒有留言。

到底什麼東西吸引他們？

陳老太和陳洪二人是否受到陳友明夫婦的影响？抑或像絲蒂的信中所寫一樣：他們是被星球人帶走的？

聯邦密探，正式奉命介入調查這件事的幕後眞相，國際特警隊更加爲之焦急萬分。

× × ×

克斯頓那天沒有依照神秘人物的說話返回他的辦公室去。

他只掛了一個電話，叫他辦公室的職員，看看是否有什麼特別文件，寄到那兒去。

然後，他便獨自開着車子，到一個秘密地點去——這是收藏着林愛莉的另一個秘密地點！就是他本人也閃閃縮縮，轉彎抹角的才可以去到那裏，外人照計不易查出。

不久之後，克斯頓一名親信手下，將一個棕色厚皮紙製成的信封，送到那秘密地點去，交給克斯頓本人。

據他的親信說，這是唯一由專人送到他公司辦事處去的文件。

厚皮紙信封之上特別說明：「密件，應由克斯頓先生本人拆閱」。

克斯頓感到神經一陣緊張。

毫無疑問，這必然就是那神秘人物所提及的「章程」了吧？——克斯頓心裏想着，立即把封口拆開。

但是，他只動了一下那個封口，就有如觸電一樣呆住了。

站立一旁的人都爲之吃了一驚。

大家雖然不發一言，但在塲的每一個人心裏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大家都担心着這封信，担心它是「炸彈郵件」。

年來各地恐怖份子都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暗殺花樣百出，「炸彈郵件」即其中之一。

想起炸彈郵件，克斯頓就身不由主地呆住了！因此他拆信的動作亦中途停頓下來，彷彿觸了電一般。

其實，那封口巳經給克斯頓撕開了一大半，如果這眞的是一個爆炸性的裝置，恐怕他巳噬臍莫及，郵件早該爆炸了。

克斯頓似乎一陣驚愕之後，也想到了這一點。

於是，他非常小心地，用他手部的觸覺，配合了他的視覺，輕輕將封口打開，往裏面窺伺了一番，這才放下心頭大石。

他將封內的文件取出，又感到一陣意外。

克斯頓以爲封內所載的，一定是一些印刷精美的「章程」。

但是，取出細看之後，才知道是一些令他完全意想不到的文件。

文件之一，是一種法律上認可的授權書！只須克斯頓在上面簽個字，就有人代爲處理一切物業和生意的買賣等等。

文件之二，是一張字據的影印副本。對克斯頓本人來說，他對這文件上的一切自然不會陌生。但他不明白，爲什麼這種字據會有副本落入對方的手上？

字據是他用高利貸方式借錢給別人的，上面有借欵人的簽字式。

克斯頓記得這字據一直存在一個文件櫃之內，那是專存放這一類文件的，有保險鎖。

到底對方是何方神聖？他又如何能將這文件影印副本？

克斯頓越想越無法明白。

文件之三：是一些照片——他率領手下綁架林愛莉的照片。但背後却加上了以下一些字跡：「犯罪證據之一」。

文件之四：是一份名單，上面詳列了他每個手下的名字。

文件之五：是一份記錄，列出他歷年以來的犯法行爲。

文件之六：是一份清單，上面有他目前的財產價値。

最後一頁，也是最令克斯頓吃驚的一頁，上面寫了以下的字句：——

「克斯頓先生，這些文件都是副本而已，正本在我們手上保存着。

「你一定奇怪，爲什麼我們要寄一份副本給你？道理簡單得很，因爲我們想給你一個自新的機會。

「條件十分明顯，只要你簽下第一頁的授權書，正本就是你的了。

「也許你會問這豈非等於替你清盤？

「其實實情並非如此，應該說：我們只不過替你受罪而已。

「你心裏最明白，這都是寃孽錢，你帶着它又怎能登上天堂？

「但是，只要你依我們的說話去做，你不但可以保存這大筆的財富，而且還可以登上天堂——就是我們的末日天堂。

「我差些兒忘記了告訴你，就是你的犯法行爲已開始引起聯邦密探的注意，可惜閣下仍睡在夢中。

「我提醒你，並非因爲別的理由，只爲了一個交換的條件，就是被你逃出法網，到我們的末日天堂來，成爲我們的永遠會員之一，而我們就來爲你收拾一切。

「如果我是你，我認爲這是非常値得做的事，可惜我不是你，當然不知道閣下作何種想法。

「不過無論如何，閣下目前已到了無可選擇的時候。

「唯一的選擇就是，簽署附件上的授權書吧。一式三份，當然份份要簽！而且，爲你安全計，切勿將此事對你手下提及。否則，你不但上不得天堂，而且還會落地獄。」

下署：「你的朋友雷爾登敬告」。

克斯頓一口氣看完了這最後一頁之後，又呆住了。

這是一項十分驚人的陰謀。

像克斯頓這種人，想不到竟然還會被人來這一套。

他心裏雖然很生氣，但却又無可否認地，感到害怕，因爲至今爲止，他仍未知道對方是什麼人。

他有許多手下，不少還是兇殘的殺手，他表面是個正當商人，骨子裏却做着非法的買賣。放高利貸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

他明白美國法律，一切 須有足够的證據，否則明知他犯法亦無可奈何。

但是，眼前這大信封之內，每一件都是令人提心吊胆的文件副本。

至於對方如何找到這些東西，克斯頓眞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沒有把實情告訴身邊的手下們，只是默默地在心裏想。

他想着對方萬一眞的把這些文件的正本送到檢察官手上的後果。

當然，像他這種人，自然難免會想到如何去反抗。

他有反抗的實力，可惜至今爲止，他仍不知道對方的來龍去脈。

看來他眞的是無所選擇了。

難道就這樣乖乖的依從了對方的「指示」麼？

不！他不服氣。

像他這種人，怎麼可以憑一個電話，一個大信封和若干影印副本就屈服下來？

他越想越氣。

最後，他帶了一名心腹的槍手，匆匆離開了那秘密地點。

離去之前，他吩咐手下們小心看管住林愛莉，切勿讓她逃脫。

他把那個大信封裏面的文件小心收進他的保險箱內。然後才走去找一個人。

這個人是他的朋友，很富有。

此人叫域陀。

克斯頓就是從域陀口中聽過「末日天堂」這個神秘組織的。

美國人不知道是否由於精神，文化生活太過貧乏的緣故，還是科學過度發達，總之有不少人喜歡新奇刺激的玩意。

因此，美國各地經常出現一些神秘會所，有些是涉及色情的，有些是迷信的，更有些是政治性的。林林總總。

克斯頓偶然聽過域陀提及，是由於當時域陀想他加入。

但是，克斯頓當時一因時間不容許他們細談，二因他根本就無心聽下去，自然無意參加。所以，一直沒有把此事記在心裏。

現在想起了域陀，自然是由於那信封中的文件副本。

域陀當時正在家中，想不到會突如其來地，來了這個不速之客。

克斯頓見了域陀，立即就開門見山地說：「我不想轉彎抹角了，你不是向我提及過關於避世會的事麼？」

域陀似乎有所疑忌。

他迅速向克斯頓打了一個手勢，禁止他再說下去。

然後他指指書房那邊。

於是克斯頓會意地跟他進了書房。

域陀小心地把門掩上，這才問道：「你終於想通了麼？」

「想通？」克斯頓迷惑地問：「想通了什麼？」

域陀道：「想通了一種人生哲理，這是關乎人類未來前途，也是你本身的前途

。如果你想不通，我勸你還是不要加入，以免後悔。」

「老實說，我此行到來，無非想了解一下。」克斯頓又問：「這是個怎麼樣的組織？入會有何好處？又有何手續？」

「現在我倒希望你先回答我幾個問題。」域陀說：「第一，你最多可以活到幾歲？」

「嗯，這個——」克斯頓吶吶地，答不下去。

「七十？還是八十，還是九十？好了，就當你可以活上一百歲，好嗎？」域陀道：「請問閣下今年幾歲？」

「四十九。」

「好極！算你眞能活到一百歲，目前等於走了人生路途上的一半，對不？」

「……」克斯頓木然點點頭。

域陀道：「一百歲之後，你知你會怎麼樣？」

「死！」

「不錯，人總難免一死，那麼，我們死了之後又如何？」

「天曉得！」

「不！以前只有天曉得，現在我也曉得了。」

「你也曉得？」克斯頓差些兒笑了出來：「難道你死過一次不成？」

「不必死過一次，其實你也可以知道死後的世界是怎麼樣的。」域陀道：「只要你成爲我們的會員就行。」

「嗯！你的哲學太過超乎現實了，而且，跡近迷信。」

「那麼，我們又談談現實吧！現實中的世界，目前是否很亂？」

「不見得吧！」

「不！你太樂觀了！克斯頓，撇開美蘇爲首的二個陣營不談，中東局勢是個計時炸彈，隨時會爆炸。」

「別嚇人吧！以色列不是已經和埃及和解了麼？」

「以埃和解又有何用？利比亞正在煽風點火，阿游到處鬧事，貝魯特的局勢更加微妙，如果你再留心看看伊朗和約旦購買軍火的驚人數量，你就會不寒而慄。」

「好了，那又怎麼樣？」

「換句話說，世界大戰終會爆發！而且可能就在不久之後。」

「你太悲觀了吧？」

「我勸你還是不要太樂觀，只要世界大戰一旦爆發，人類就會走上了死亡之途，如果你不相信，不妨買本珍氏年鑑看看，上面刊出各國囤存核武器的總數量，足以毀滅幾個地球的威力！」域陀又說：「此外，另一種地球上出現的情況，正爲人疏忽。」

「什麼情況？」

「天氣情況！地球上各地的天氣情況一直在變，這可能是大國正在進行一次秘密的氣象戰爭，也有可能另一次冰河時代的來臨！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各國不斷試驗核爆所產生的自然反應！總而言之，我們人類的世界，不久將面臨末日。」

克斯頓苦笑說道：「你十足一個傳教士。」

「我從來不信教，這是我用一萬二千八百元找到的答案。」

「你說什麼？」

「一萬二千八百元美金，這是入會費，以後每年三百元。」

「有什麼活動？」

「我不能對你說得太多，除非你已經加入成爲會員。」

「如果我想加入，怎辦？」克斯頓故意大感興趣地問。

域陀道：「只有你確有加入的誠意，我可以代爲申請。然後他們會查你是否够資格。」

「要什麼資格？」

「單是付出萬多元的入會費，相信也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換句話說，一定要有錢？」

「是的。」

「我覺得這未免太過笑話了。」

「何以見得？」

「可不是麼？每人入會費萬多元，不是個小數目。」

「任何一個組織，都必須要有經費。」域陀說，「我們的組織自不會例外，而且，當你去過我們的營地一次之後，你會認爲，物有所値，即使再多付一些，還是値得的。」

「你可以帶我一開眼界麼？」

「當然可以。不過，你必須先成爲我們的會員。」

「我想先看看才加入。」

「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忠告你，假如你無心加入，必須代守秘密，否則，一切後果恕我不負責。」

克斯頓的此行仍然一無所獲，因爲域陀所講的盡是皮毛，較重要的，他顯然有所顧忌。

他想想，也不是味道，終於與域陀告辭。

回到他的汽車裏，他仍然心有不甘！

克斯頓於是悄悄的留下他的心腹手下阿祖。在附近暗中監視域陀的一切行動。

他要阿祖小心從事，同時要注意那一些人與域陀來往。

他以爲這是查出「避世會」來龍去脈的最有效辦法。

但是，想不到他獨自開車走了幾條街之後，不幸的事終於發生了。

那是當他的車子停在一處紅綠交通燈位之前的刹那間。

當時他正全神貫注地盯住望後鏡，看看有沒有人跟踪他。

照計應該沒有才對，因爲他已巧妙地，換了另一輛車子。

而且，他現在還戴上了一副黑眼鏡，還有假髮，總算是簡簡單單的化了裝。

但是，想不到突然有人强行開了車門，搶登車上。

這個人的動作快得出奇，燈號還未轉，他已關上車門，坐在司機位一旁。

同時，他口裏的說話，配合了手部的動作，只有眼睛向前望。

「開車吧！別亂來，否則我會殺你！」不速之客冷冷地說。

克斯頓用眼尾往腰間旁邊望了一眼，那抵住腰間的，是一支配上了滅聲器的手槍。

他乖乖的開車。

在身邊的殺手的指示下，克斯頓將車子開往一處街道。

這兒很靜！車子開入一幢建築物之內。槍手命令克斯頓落車，步進主要的有上蓋的屋子裏去。

立刻有人過來搜身。

克斯頓身上本來一直帶備了一支自衞手槍，可惜他的反應不够快，所以一直也不能派用塲；現在却被人繳去了。

後面傳來汽車聲，不久又有另一批人入屋。由此可見，克斯頓一直被人跟踪，監視。

一個金髮男子過來招呼他：「克斯頓先生，歡迎光臨避世會的市區辦事處。」

「這就是末日天堂？」克斯頓難以置信地，朝四下裏張望了一遍。

金髮男子笑道：「不！末日天堂只是我們的秘密營地；這兒却是我們的市區辦事處。」

「你似乎要迫我入會？」

「不！請你回來，只是介紹你看看一些有趣的影片。」

「什麼影片？」

「請到這邊來吧。」

克斯頓只好跟了入去。

那是一間——頗大的房，佈置得有如試映室一樣。

這兒盡頭的一幅牆上，是塊銀幕，此外還擺放了一些沙發椅。

金髮人招呼克斯頓坐下之後，打個手號，燈光隨即熄了。

一道光芒自後面的牆孔內透射出來，前面的銀幕上出現了一些頗清楚的畫面。

這顯然是自拍的八米釐菲林，但聲光俱佳，就像看紀錄片一樣。

影片中所見，是人類科學家的幻想中的世界，一個非常科學化的城市，街道整齊，清潔，只是行人，見不到汽車。

再小心一點看，馬路中央是一條活動的輸送帶；這帶子一直在動，另一條則向相反的方向移動。

原來那是唯一的代步工具，行人如果不想步行，又或者趕時間的話，就站到這些輸送帶上去。

輸送帶移動得不會太快，所以人們可以在移動中上上落落，也不致發生危險。

鏡頭往上移，直向天空。

一陣金光閃閃，罩在上面的原來並非蔚藍色的天空，而是一個巨大無比的金屬罩。

「這是什麼地方？」克斯頓忍不住問道。

「地下城。」金髮人答道：「這城雖小，但却可供十二萬人居住。」

畫面一轉，開始介紹屋子裏面的設備了。

屋子不大，但一切設備電氣化。

影片所見，一對夫婦正在看電視，不！可能是電影吧，因爲電視的螢光幕不可能會大到這個程度。

牆壁上大約三乘四呎半的小銀幕，令人看不出它究竟是螢幕還是銀幕，總之室內有燈光，畫面却很清楚，不像這兒要熄了燈。

金髮人解釋道：「這是家庭電影，由一個統一系統用綫路向每個家庭輸送。」

「像這麼龐大的電力供應，你們如何發電？」克斯頓問。

「是的，一日二十四小時，全部空氣調節之外，還要不斷輸入足够的氧氣，電力稍有不足，後果亦不堪設想。」金髮人又說，「設計人曾考慮用核子發電，但不够經濟，而且一切設備不易到手。結果我們用太陽能發電！」

「太陽電力？但是——」克斯頓非常有興趣地問道：「你不是說過，這是地下城？」

「是的。但我們的科學家却充份利用了陽光，因爲這是最可靠的能源。」金髮人又說：「即使世界大戰在進行中，我們這地區仍可以吸收到大量太陽能源。」

「然則，這地區在何處？」

「沙漠！」

「沙漠？沙漠底下建成了地下城？」

「是的，只有人跡罕見的沙漠地帶，才可以給我們充份利用。也只有沙漠地區才不會成爲核子攻擊的目標！」

「但是，地下城躲在沙漠之下，一定很深，如何吸收陽光？」

「這全是科學家的成就。你到過沙漠嗎？」

克斯頓搖搖頭。

金髮人道：「如果你到過沙漠旅行，一定明白那是最多陽光的地區，而且脚下的沙粒又燙又熱，散熱很慢，正好給我們巧妙地利用了這一股不易散發的熱力，將它變爲有用的能源。」

「但是，水的問題又如何解決？」

「地底深處有水，這點連鄉下人也明白，但我們不是開井汲水，而是用科學方法抽取。總之，我們一切科學化。同時有些事情是你發夢也想不到的，我們的科學家曾獲得外星球高級生物的點化，所以設計出來的東西，先進了一個世紀以上！因此，現在你看來神化的事，不久之後就會普遍見到，只要大戰不爆發。但是，可惜這是不可能的事。」

「你的意思是：大戰一定爆發？」

「是的，這是外星球人告訴我們的；他們認爲，地球上的人類缺乏互助互愛的精神，到頭來，必然自取滅亡！這也正是使我們建成地下城，建立避世會的主要原因！」

克斯頓沉默下來，他似乎領悟到一些「人生的哲理」。

金髮人示意助手，助手指示開燈，電影也停止了放映。

有人將一些文件送過來。

金髮人接過了，只瞥一眼，就移到克斯頓面前來。

克斯頓面前有一張小桌，也有筆擱在那裏。

這些文件對克斯頓來說，一些不陌生，那是授權書。

金髮人道：「本來你可以像域陀先生一樣，自由來往於地下城與這兒之間，但是，我們知道你有許多事情不大妥當，如果你不趕快離去，問題立即發生。屆時你亦一無所有。」

克斯頓吶吶地說：「難道你要我立刻進入地下城去？」

「是的，這是你逃避法律責任的最佳

選擇，一切讓我們來收拾殘局好了。等到事過情遷之後，你當然可以再露面，但不可以回到波特蘭市來！你可以飛往東岸城市。必要時才飛回來，躲進地下城去。」

「我有考慮和選擇的餘地麼？」

「沒有。」

克斯頓想了想，隨即執起桌子上的原子筆，但又被金髮人叫住：「你別三心兩意，這是你唯一的機會；我們一直在帮你。明白嗎？」

克斯頓點點頭，然後揮筆簽字。

金髮人取過那些簽了字的文件，助手又交來另一些文件，上面也有克斯頓的簽名，克斯頓當然認得，只見他面色登時大變！

兩個簽字式不符，連金髮人的面色也在變。

但是金髮人很快就冷靜下來。

「你似乎對我們仍有懷疑！」金髮人說，「不過這也難怪，像你這種人，又豈會輕易相信別人？來吧！請到我的辦公室來。」

克斯頓在數名彪形大漢的監視下，離開了放映室。

他不知道「避世會」何故要專設一間放映室，相信是專爲吸收會員而設。

然則，剛才他所見到的影片中的情景，是否眞的？

克斯頓跟隨金髮人來到一間辦公室，四壁掛了不少畫圖；圖上所見，盡是一些科學化的設計，有些非常壯觀。

金髮人叫克斯頓坐下來，然後由抽屜中取出了一些文件的影印副本。

「這是我們派在聯邦調查局內臥底的間諜偸拍的文件副本，請過目。」金髮人將文件交到克斯頓手上。

克斯頓接過細閱，是用聯邦調查局專用信箋打成的密件。

這是一個單位主管指示下屬對某人展開調查的一紙手令。

那個要被聯邦密探調查的人，正是克斯頓。

克斯頓呆住半晌。

金髮人莊重地說：「我們本來不想讓你知得太多，因爲要派一個人在聯邦調查局臥底絕非一件簡單的事。但事到如今，也沒有辦法了。」

克斯頓如夢初覺地說：「你以爲聯邦密探遲早會抓到我的證據麼？」

「是的，所以我們要快過他們採取行動，以免他們有證據的時候凍結你的財產。這正是我們急於找你的主要原因。」

「好吧！」克斯頓終於咬實牙齦，在一些授權書上簽字。

這一次，他不敢作僞了，所簽的正是他常用的簽名式。

金髮人核對過之後，又交到助手之上，用專家的手法檢核。

× × ×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爲了林愛莉的失踪而感到忐忑不安。

高華斯雖然沒有將此事告知當地警方，却不斷與警方連絡。

他們先後從一份債主的名單上找綫索，可惜毫無用處。

名單是呂偉良抄下來的，上面都是陳友明的債主。

特警隊爲了此事，已經先後按照名單上的人名，訪問過那些人，有些明查，有些暗訪。

有些債主自嘆倒霉，有些則詛咒陳友明，有些却耐心地等待。

但是，特警隊却無法找到一些可疑的人物；也沒有林愛莉的進一步消息。

阿生主張與當地警方坦白地合作，但呂偉良却担心因此觸怒了綁匪！

就在這時候，高華斯又接到當地警方的消息，有個黑社會槍手被人發覺倒斃道旁。此人看來無關重要，既然是一名黑社會槍手，自然會有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但是，問題是當地警方追查死者的身份時，發覺他是來自西雅圖的，於是循例通知了聯邦密探；聯邦密探又因爲高華斯駐守西雅圖，所以將他找來。

高華斯果然認出此人叫阿祖。他曾率領特警隊逮捕過此人，結果由西雅圖警方將他送入獄中。但出獄後，阿祖即失了踪跡。直到現在才知道他南下波特蘭。

葛士探長告訴高華斯：死者經初步檢驗後，懷疑是一支滅聲手槍暗殺；而死者身上也有一支自衞手槍。

高華斯向聯邦密探和當地警方證明了死者的身份之後，又匆匆帶同助手，返回特警辦事處。

辦事處的特警告訴他：呂偉良師徒二人剛去了陳家拜訪陳福成。

高華斯曉得師徒二人的心情，担心他們情急之下不顧一切的獨自採取行動。於是又帶同助手，匆匆趕到陳家去。

× × ×

陳福成妻離子去，心情無比沉痛。

一些鄉親前來慰問，他都拒人千里；只有聽到呂偉良師徒二人的名字，才連忙叫下人請他們入來。

陳福成至今仍未知林愛莉失踪的事。

呂偉良和阿生進來之後就問：「有沒有令郎的消息？」

陳福成痛苦地搖搖頭。

呂偉良道：「趁住沒有警方的人在塲，請你坦白的告訴我，你經濟方面是否發生困難？當然不是指目前，而是令郎失踪之前。」

「絕對不會！」陳福成說，「我一直以爲，脚踏實地，又不做投機冒險的生意，怎麼會發生經濟困難呢？」

「那麼，你幾間店子的金錢來往是否光顧不同的銀行？」

陳福成道：「不！我一向只在國民銀行有戶口。」

「一切來往支票，都交由友明簽發的麼？」

「是的，我退休了之後，一切由他簽字。」

「那麼，他有沒有私人戶口？」

「我想有的。」陳福成沉思着說，「我記得有一次到店裏去的時候，友明剛外出未返，他枱面有一封大同銀行寄來的對數表。」

「大同銀行？」

「是的，我記得是大同銀行。」

這時候，陳家的下人又入報，稱高華

斯隊長與他的助手求見。

陳福成叫人請他們入來。

高華斯進來之後還未說話，阿生就問他：「警方有沒有到大同銀行查過？」

高華斯道：「據我所知，他們只查過國民銀行，因爲由陳友明發出的不兌現支票，都是屬於國民銀行的。」

「那麼，我們快些找葛士探長或者聯邦密探協助。」阿生說，「我們要查大同銀行，陳友明可能有戶口在那兒。」

高華斯與三俠合作過多次，對他們向來信任。

他在陳家撥了一個電話之後，便與師徒二人匆匆離去。

陳福成不知道他們的用心，只希望他們把妻子二人找回來。雖然他也曾想到陳友明母子二人可能存心向他報復。

× × ×

在大同銀行之內。

高華斯等人在一名聯邦密探的陪同下，正在經理室之內閉門密談。

呂偉艮和阿生師徒二人爲什麼突然之間會想到銀行這方面來？

原來首先是呂偉艮爲了愛妻情切，偏偏又找不到一些綫索。

他苦苦沉思之下，覺得名單上的債主既然查過了，這班正當商人可能不會出此下策。因爲他們都是在生意上與陳家有往來的，大可委託律師向法庭申請，替陳家的店子清盤。多少總可以收回一筆。

呂偉艮又想起綁匪那一次的電話，若非牽涉到一個頗大的數目，又或者是迫於無奈的話，對方亦決不會出此下策。

呂偉艮就憑此去推測，認爲陳友明可能另有私人戶口。

同時，陳友明如果有心大大地騙一筆，然後才偕同妻子，母親，岳父，岳母等躲起來的話，他亦大有可能利用父親對他的信任，在其他銀行開來往戶。

果然給呂偉艮猜中了。

根據大同銀行經理說：陳友明的私人戶口一度積存現金高達五十多萬元，但後來却提清了全部現欵！對一個做生意的人來說，這是不足爲奇的事，所以他沒有理由追究。

直至到一次，有個熟客拿了一張十萬元的期票到來要求兌現，經理才發覺陳友明開空頭支票；但那位熟客自動要求他不必報警，他自稱與陳友明乃好友，他會找陳友明商議。

阿生立即追問那位熟客的姓名，由高華斯邀來的聯邦密探亦向銀行經理表示：此事事關重大，請他衷誠合作。

銀行經理於是說出了他口中那位「熟客仔」的名字，原來就是克斯頓。

克斯頓在大同銀行亦有來往戶，但戶口中的現金，不久之前已被提清。

聯邦密探和國際特警都認爲事有蹺蹊，立即偕同呂偉艮師徒二人趕到克斯頓經營的公司去。

但是，當各人來到克斯頓公司門前的時候，發覺那兒聚集了好一些人。

「發生了什麼事？」高華斯在直覺上已經覺得有些不妙。

阿生帶點吃驚地說：「我們可能又來遲一步！」

果然，克斯頓公司竟然在不宣佈理由的情況下，停止營業。現在集聚在門外的人，都是與該公司有金錢來往的人。

高華斯與聯邦密探商議一番之後，立即通知警方。

然後高華斯又與呂偉艮等人，根據銀行經理所提供的住址，找到克斯頓的居處去。

呂偉艮當知道克斯頓公司結束營業之後，也想到克斯頓本人的去向；他會不會像陳友明一樣一去無踪？

然則，林愛莉又如何？

雖然師徒二人還不敢肯定克斯頓就是綁走林愛莉的人，但憑銀行經理的口供，相信雖不中亦不遠矣。

師徒二人在胡思亂想中到達克斯頓的的住所。

克斯頓的住所門外，一片沉寂，大門緊閉，彷彿沒有人居住一樣。

阿生正要爬牆入內看看，却被同來的聯邦密探阻止。

聯邦密探認爲這是犯法行爲，因爲他們未得法庭批准。

阿生非常生氣，但這是人家的地方，他也無可奈何。

呂偉艮自然了解到阿生的想法；他畢竟是個老江湖。

他對那位密探說：「我以爲我們必須爭取第一時間，否則，這件事勢必變得更加複雜。閣下可否立即設法把一紙手令取來？」

，高華斯也說：「是的，時間無多，萬一讓克斯頓逃脫，我們就會前功盡廢。」

聯邦密探不知是計，果然答允去想辦法，同時通知警方派人前來協助一切。

密探剛離去，阿生已越牆而入。

高華斯沒有阻止阿生這樣做，雖然在美國這是犯法的事。

阿生入到屋內，發覺空無一人，但一切陳設看來頗够氣派。

阿生叫喚兩聲，仍無反應。

他最後走進了一間書房，却不由自主地嚇了一跳。

原來那兒有個人。

那人伏在書桌之上，彷彿正在打瞌睡似的。

但是阿生看清楚，他的太陽穴有血滲出，一支手槍仍握在手中。

阿生立刻回到門外，開門讓呂偉艮和高華斯等人入來。

高華斯聽阿生說有人死去，吃驚地問：「會不會是他？」

阿生道：「我不敢動他，而且，我又沒有見過克斯頓，怎麼知道是不是他？」

「你說他自殺？」呂偉艮難免會想到他妻子的身上去。

阿生道：「這只不過是我表面的忖測而已，他伏在桌上，手上仍然握住一支手槍！」

這時候各人已到了書房。

爲了維持原狀，各人站得較遠，以免影响現場留下的證物。

不久，警方和聯邦密探也來了。他們對阿生等未有手令，擅入民居，雖然感到不滿，也無可奈何。因爲不論過去或未來，他們對國際特警隊的倚賴甚多，自然不

想令雙方發生惡感。

警方初步在現場展開偵查，證明死者是這屋子的主人克斯頓。

克斯頓爲什麼要自殺？

一連串的搜查行動，亦即就在命案的現場展開。

呂偉艮和阿生師徒二人實在無法想像得到，事情會發展到這個地步。他們本來爲了追尋陳友明的「神秘債主」，希望查出林愛莉的下落，想不到事件似乎越弄越複雜。

驗屍官初步認爲死者是死於自殺，而且死去不過數小時而已。

警方從登記證件中查出，握在死者手中的手槍，正是屬於死者自己的自衞手槍。這點更加强了「自殺」的可能性。

這是上班時間，隣居沒有人留在家中，所以也沒有人聽到槍聲。而這住宅之內，似乎亦只有死者獨居。

高華斯和呂偉艮師徒二人從旁協助葛士探長偵查此案，聯邦密探似乎只注意死者生前的欺騙罪行。

呂偉艮本身是個開鎖專家，他對於保險箱似乎份外敏感。他忽然要求葛士探長借一個放大鏡給他使用。

葛士探長聽高華斯介紹過呂偉艮等三俠過往的事蹟，所以他把手中的放大鏡交到呂偉艮手中之後，也從旁觀察。

呂偉艮是由於一個保險箱的匙孔之上留下了少許花紋，而產生了疑心。

他用放大鏡看了一次，更加肯定沒有看錯，果然是給人撬過了。

呂偉艮又趁住有放大鏡在手，到抽屜各處小心觀看。

雖然竊賊很够技巧，但呂偉艮却是個老江湖，對於這方面的事他最熟悉。

最後他對葛士探長說：「這裏有人搜索過了，我看，死者未必死於自殺。希望驗屍官會給我們更佳的答案。」

葛士探長點着頭，表示他也同意呂偉艮的見解。

高華斯和聯邦密探也有同感。

阿生喃喃自語道：「死者沒有親戚，一個人住在這裏，又有這麼多錢，的確十分可疑。謀財害命的成份很高。」

高華斯却問葛士：「關於死者的身世，有人知道麼？」

豈料葛士還未回答高華斯的問題，那邊已有人代答過來：「我知道。」

那人是一名聯邦密探，他是命案發生之後，聞訊趕到現場來的。他不但認識葛士探長，也認識高華斯。他叫依洛。

依洛一邊走過來，一邊說道：「死者克斯頓是個問題人物，他表面上做的是正當生意，其實却在幕後放高利貸，間中做走私的生意，最近我們才得到總部的指示，追查此人的幕後背景，想不到他竟然被殺。」

各人又是一陣愕然。

對於一個正被聯邦密探追查的人突然自殺，大家都認爲事有蹺蹊！加上呂偉艮肯定有人入來撬開抽屜，保險箱等物，事情就變得更加可疑。

於是一件看似普通的自殺案件，立刻引起國際特警，聯邦密探和當地警方等各單位的重視。

地下城市　太空設計

林愛莉一直被人囚禁着。

她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最初她還知道被人押到一個貨倉之內，但後來不知怎的，又匆匆帶走了。

她被人用一副不透明的黑眼鏡掩住雙眼，後來當她能看見四周的事物之後，所能見到的就是這一間四壁蕭條的房間。

房間中，有床，有椅子，也有一張小桌。

房門被人在外鎖上了。

房間的一角，有個小小的洗手間。此外就是加上了鐵枝的通風窗。

由於通風窗太高之故，林愛莉根本猜不出外面是什麼地方。

因爲沒有一個正式的窗門，所以即使在日間，也要亮燈。

林愛莉可以在室內自行控制燈光，但想做手脚可不易。燈光鑲在天花板之內，透明的膠板竟然加上了鐵網。看來就有點像牢獄一般。

每天三餐有人由門板上的小窗把飯盒和茶水送入來，這情形更與監犯無異。

林愛莉非常煩悶，每一分一秒都思索着如何逃出去。

但是，實在沒有機會，房間四周也找不出漏洞。究竟對方要將她如何處置？

這一天，突然之間傳來了一陣槍聲，夾雜着慘叫聲，打鬥聲，混成一片。

林愛莉心情頓感興奮，她以爲一定是當地警方或者國際特警隊的人追查到這兒來了。

不久之後，房門被人由外面打開。進來的人，都手裏握槍。而且都是一些陌生人，林愛莉認得不是負責監視她的人。

林愛莉頓感興奮，因爲至今爲止，她仍相信對方是警方的人；雖然這班人只穿便服，並非穿上警服。

但是便衣警探，聯邦密探以及國際特警等等，也都是穿上了便服的。

這班人並沒有向林愛莉交代，只叫她快些走。

於是她便跟隨住這班人，離開了那兒。這時她才曉得那是一處近郊地區。

這班人帶住她衝上了一輛大卡車之內，迅速開走。

林愛莉到了這時候，不得不估計一下形勢了，爲什麼這班人一言不發？

看來他們並非警方的人，但除了警方之外，還有國際特警隊；國際特警隊許多時候做事都是不循常規的。

因此，林愛莉一直以爲對方可能是國際特警隊隊員。

她曾主動與身邊的人談話，但沒有人理睬她。

她開始感到忐忑不安，但又不知如何是好；反抗更是不可能的事。

卡車一直在疾馳，林愛莉左右兩旁和前面坐着的，都是持槍的大漢。他們滿面殺氣，就算林愛莉有三頭六臂，相信亦難出奇績。

林愛莉雖然是個女流，但她總算在江湖上混過了一個時期。

她不相信幸運，更不相信有打不死的英雄，但她却相信機智，身手再加上小心謹慎，便足以減少死亡的比率。

因此，她絕不盲目反抗，決不隨便冒險，她一定要看準了才動手。

大家互不交談，車子開得又快，林愛莉在搖搖擺擺中，悶得發慌。

從車子的速度忖測，這兒可能是一條高速公路。

美國這個國家的交通非常發達，高速公路到處可見，有些雙綫行車，有些可供四綫以上行車。

有些高速公路是免費通過的，有些則須要收費。

收費高達二元的也有，小至一角的亦有。

每條公路之上，在適當的地方都有路牌豎立，駕車人可以一目了然。

各條公路上所豎立的路牌都是一致的，稍有交通常識的人，都看得懂。

前路太多，東南西北，縱橫交錯，有些地方更重重疊疊，的確是看得人眼花繚亂，但是駕駛人根本不必担心。

公路上除了豎立了許多交通指示路牌之外，各汽油站都有免費的公路地圖供應，只要駕車人嚴格遵守交通限制，出錯的機會極少。

林愛莉索性閉上了眼睛，她怕看那些陌生的目光。

車子在拐彎，然後速度似乎慢下來，最後停止前進。

但是，車上各大漢在小心戒備，既沒有人去推開車門，又沒有人在外將車門打開，他們到底是幹甚麼？

林愛莉正在忖測，忽然聽到一陣尖銳的馬達聲。

憑直覺，可能有架直升機正在頭頂上出現。

林愛莉又是一陣莫名其妙的興奮，她既然對眼前這班人感到可疑，當然希望另有奇蹟出現——例如警方或者特警隊派人來救她。

現在大卡車突然停止了前進，直升機又在頭頂上出現，會不會是救星到了？

但是，當林愛莉在各人面上掃射了一遍之後，又感到難明所以。

因為各大漢不但面無懼色，而且若有所待。

林愛莉想像中的情形，就是大卡車在行進中忽然發覺被警方 踪，於是急忙開到較隱蔽的地方躲一下。

但是結果還是給凌空而來的直升機發現了他們的踪跡……

假如實情一如林愛莉所想，那麼目前這班人應該很害怕才對。為甚麼他們反而氣定神閒？

直升機的聲浪越來越大，彷彿就降在車子的附近。

終於有人打開了車門，將林愛莉押落車去，然後登上了直升機。

林愛莉只往四下裏瞥了一眼，迅速又被人加上一副不透明的黑眼鏡。

憑那一刹那間的印象，這兒是僻靜的郊區，而且四周有濃密的森林。

他們在時間上配合得天衣無縫，卡車停下不足一分鐘，已可以聽到直升機的馬達聲，再過一分鐘，車門亦告打開。

林愛莉在槍手的監視下離開卡車登上直升機，也僅僅花了一分鐘時間。

只有一名槍手陪同林愛莉坐上直升機去，機上另外有人。

林愛莉因為看不見外間的一切，自然也像瞎子一樣，獃在機上。

到底他們是何方神聖？

為甚麼會出動直升機將她載走？

最後她又將被帶到甚麼地方去？

如果對方是國際特警隊，他們根本不必故作神秘？自然更加無須戒備。

他們只要對林愛莉表白一下國際特警隊的身份，根本就不必荷槍實彈的，對林愛莉虎視眈眈，林愛莉也會乖乖的跟他們走。

憑此推測，林愛莉就感到有些凶多吉少。

×　×　×

國際特警隊，聯邦密探和波特蘭警方，在一次空前龐大的聯合行動中，先後搜索過幾個不同的地方，這些地方都與克斯頓有關。

克斯頓死了，表面上是死於自殺。

他為甚麼要自殺？

有些人懷疑他在經濟上發生困難，要不然為甚麼他的銀行存欵提取一空。

還有那些物業，最近這一兩天之內，亦由授權人一一出售。

如果就憑此推測，克斯頓自殺的可能性的確很高。

但是，至今為止，警方却找不到他的遺書。

克斯頓沒有親人，但有人說他有情婦，照計他突然要死，也總該有個交代。

國際特警隊和呂偉艮師徒二人都不相信他是死於自殺。

憑銀行經理的口供，呂偉艮甚至相信他就是綁走林愛莉的人，由陳友明簽發的一張空頭支票就是證據。

至於聯邦密探方面，他們却相信克斯頓有可能死於自殺，理由就是他知道聯邦密探開始偵查他的一切罪行。

正當人們議論紛紛之際，警方在搜查一個郊區地點時，發現有數名大漢死於槍下，現場之上有槍戰的遺跡。

於是探員紛紛向黑社會綫人方面找情報。

另一方面，一名槍手阿祖的身份及近況，亦被警探查到了。

阿祖是被人發現倒斃在一處高尚住宅區的街道旁邊的，警探直至到後來，才查出他原來由西雅圖南下之後，便一直投靠克斯頓，黑社會中人甚至力證他是克斯頓的心腹。

警方一直把兩宗命案分開處理，但這種關係被發現之後，立即引起警方的重視，認為兩案之間大有關連。

阿祖分明被人伏擊致命，那麼，身為阿祖「波士」的克斯頓，是否遭同一帮人暗殺，故意在表面上做成自殺的樣子？

假如這種可能性存在，一定不會是個別行動，而是有組織的行動。

警方既然有此想法，警探也就分頭向當地的黑社會展開深入調查。

高華斯和呂偉艮師徒等人獲悉這一切

情況之後，便先後到幾個有關地點觀察，這些地方都被警方查出與克斯頓有關。

在近郊的一幢建築物之內，他們發現有一間囚室。民居何來囚室？

留在現場調查的警探也相信這就是囚禁林愛莉的地方。

自從克斯頓被確定就是綁架林愛莉的人之後，後來又發現他已死於寓所之中，呂偉艮師徒二人與高華斯商量過之後，便決定把一切實情正式通知了警方。

因此，警方一邊追查殺死阿祖，也可能是殺死克斯頓的兇手，更下令追尋一個中國女子的下落。

呂偉艮和阿生分頭在那間囚室中展開地毯式的搜索，因為他們師徒二人相信一個可能性，就是假如這兒的確囚禁過林愛莉的話，她必然多多少少也會留下綫索。

房間之內，光綫黯然。

呂偉艮要求警方設法弄得光一點。於是一批照明工具，由市區運來。

師徒二人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林愛莉是否有所啓示，假如她真的被人囚禁過在這兒的話。

林愛莉是個身經百戰，歷過無數次駭濤驚浪的人，如果她要留下口訊或其他啓示，一定不會太過容易被發覺，否則就會前功盡廢。

留在現場偵查的警探們，也給師徒二人提醒了。他們一邊協助師徒二人逐寸逐寸地方，仔細觀察，另一方面也將一些可能留下綫索的物件，反覆地檢查。

例如洗手間留下的半卷厠紙，就立刻被送到警局的化驗室化驗。

經過一番努力，呂偉艮終於在門板後面，找到了一些字跡。

門板是木的，字跡用尖銳的金屬當作筆，草草地劃上去。

寫的是方塊子——中文，還有呂偉艮熟悉的簽名式——林愛莉的簽名式。

呂偉艮回憶起他妻子失踪前的打扮，她當時的髮型，頭上應該沒有髮夾可供利用，那麼，這些字一定是用她的耳環上一處尖端劃成的。

上面簡單地寫着：「立刻設法救我，這些人的首領叫克斯頓，我曾聽到他們說，派出阿祖去監視域陀。」下面就是林愛莉的簽名。

呂偉艮心裏想，他妻子何故要將這些字寫在門板之後？

但是鬼靈精的阿生却想到了。林愛莉將綫索留在門板之後，是為了這種地方不易被人發覺，因為通常的情形就是，任何人入來，必先開門，門板後面自然與牆相貼，誰也不會留意到那裏去。

然而她為甚麼用中文書寫？如果用英文書寫，收效豈非更大麼？最少其他外國人見到，亦會代為報警。

但是林愛莉顯然對呂偉艮師徒二人充滿了信心，知道他們遲早也會追查到這兒來。留字的時候她只担心屆時又被人帶走——帶往另處地方去囚禁。

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師徒二人即使查不到這兒來，別人看見這些中文字也一定引以為奇！這兒既然佈置成一間囚室，只要引起外人的注意，相信必會有人報警，只要警方查到這兒來，屆時自然有人代為翻譯。

假如此事讓國際特警隊知道了，相信他們亦勢必想起中國人阿生，到時一定把阿生找來看看這些中文字。

林愛莉也想過了，萬一永遠沒有人找到這兒來，那麼，就算用英文寫明「求救」，相信也是白費工夫而已。

呂偉艮把林愛莉留下的中文意思翻譯給高華斯知道。

高華斯回頭問一名當地警探：「聽過域陀這個人麼？」

那探員道：「許多人都叫域陀，不知他姓甚麼呢？不過既然與阿祖有關，這事就易辦。」

「阿祖，不就是被殺的槍手麼？」高華斯喃喃自語地說：「阿祖為甚麼要去監視域陀？當然是被他的波士克斯頓派去的，那麼，阿祖之死，極有可能是與域陀有關。」

阿生問那探員：「阿祖的屍體在何處發現？」

「一處高尚住宅區。」探員說：「住在那一帶的人很富有。」

「那就易辦了。」阿生對那探員道：「我們一齊去看看好嗎？」

「有你協助，當然好極了。」探員說：「因為殺阿祖的兇手至今仍未找到。」

於是那名探員帶着阿生一齊返回市區去。

呂偉艮和高華斯等人仍留在現場一帶，協助警方調查。

他們在附近向一些人查問，可惜毫無綫索，現場明顯地發生過槍戰，但竟然沒有人聽到槍聲。究竟是美國人怕事，還是他們生活太過緊張，疏忽了一切與自己無關的事？

陳友明夫婦還未找到，絲蒂的父母又告下落不明，現在又發生了這一連串的事，難怪有關方面大為頭痛了。

×　×　×

阿生與探員谷巴到達一處高尚住宅區，谷巴開着車子，指出發現阿祖死屍的地點，讓阿生實地觀察了一遍。

車子停在那處道旁好一會兒，阿生和谷巴獃在車子裏，隔着車窗，往四下裏張望。

阿生的目的，是要估計一下當地的環境，谷巴則注意隣近有沒有可疑的人物出現。

突然間，谷巴發覺一間頗豪華的住宅之內，有個中年男子開着汽車外出，於是谷巴立即推開車門趨前攔截。

中年人呆了一呆：「甚麼事？」

探員谷巴立即出示證件：「對不起，我是警探，有事請教，在這附近，你可知道住了一位叫域陀的人麼？」

「域陀？」中年人皺眉沉思，抓着後腦，喃喃地說：「我似乎聽誰說過這兒附近有一家人叫域陀，可惜我平時很少理人閒事，請問你找他幹嗎？」

谷巴道：「只是關乎一宗命案的事，我們想找他問幾句話而已。」

「嗯——」中年人眼往前望，手指一指，指向一間紅牆建築物：「我想起了，就是那一間屋，有一次有人告訴我，那兒搬來一個叫域陀的人，行動十分詭秘。」

谷巴如獲至寶地，一聲感謝，便步向了那間紅色外牆的建築物。

中年人亦隨即開車離去。

當時阿生雖然歎在汽車裏，但他們的距離却近在咫尺之間，因此谷巴和中年人的對話阿生都聽得一清二楚。

突然之間，阿生彷彿想起了一些甚麼，只見他立刻坐到司機位去，獨自將車子開走。

當時谷巴正步向紅牆屋，聽到後面傳出另一陣的汽車馬達聲，心感有異，隨即回過頭來張望，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登時大吃一驚。

阿生爲甚麼會擅自將他的汽車開走？谷巴眞想不通。

谷巴不知聽誰對他說過，國際特警隊行事不循常規，以呂偉艮爲首的東方三俠更加依照他們自己的意思去做，從不將警方放在眼內。現在谷巴看見阿生這突如其來的舉動，難怪他一方面莫名其妙，另一方面也暗自吃驚。

谷巴只是一名探員，對阿生了解不多。他只知道那車子是他的，阿生是由他帶到這兒來的，撇開阿生可能別有用心不提，萬一他因開車而出了事，上司也只會責怪谷巴而已。

因此，谷巴也只好暫時放棄到紅牆屋調查域陀的下落，回頭徒步去追阿生，希望阿生停止他的瘋狂行動。

但是，阿生那裏聽得到來自後面的呼叫？他全神貫注地，開車衝向前面，目的就是爲了追踪剛才那中年人所駕駛的白色房車。

阿生所以有此行動，完全是決定於剎那間的事。

也許是旁觀者清，阿生聽到谷巴與中年人的一問一答，已經開始感到不是味道，主要還是阿生覺得谷巴問得太過坦白，阿生認爲谷巴不該直接提及阿祖命案。

但是，阿生當時又不能加以制止，他惟有冷眼旁觀聽下去。

後來當谷巴轉身走向那間紅屋的剎那間，阿生竟然見到車子裏的中年人陰森地一笑——這是一種難以形容的笑，大概是他對谷巴的幼稚想法感到可笑，也可能是覺得谷巴太過容易上當，所以就由內心笑了出來。

中年人當時顯然未有注意到這車子裏另有一人，因爲擋風玻璃在陽光之下反光的緣故，中年人看不見阿生亦不足爲奇。

但是當他開着車子離去之後不久，却發現阿生由後面開車追踪而來，這一驚却非同小可，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開車追來的是甚麼人，加上他心裏有事，於是車子越開越快。

阿生擁有國際駕駛執照，對於開快車更是喜愛。現在他更加間接證明自己的看法沒有錯，那肯就此罷手。

兩輛車子，一追一逐，在大街上面疾馳。

街上有車也有行人，在車閃人避之中，秩序爲之大亂。

中年人把車子開得越快，阿生就越覺信心大增。

前面是十字路口，剛剛轉了紅燈。

中年人駕駛的白色車輛不但冒險衝上行人道「扒頭」，還像一支箭似的，衝過紅燈，轉北面疾馳。

阿生不肯就此放過他，也開着谷巴的黑色房車，駛上行人道，衝過紅燈。

橫行的車輛不防有此一着，紛紛緊急剎掣，幾輛汽車撞在一起。

一輛警車剛好在此經過，立即停下來查究。

失事車輛的司機紛紛向警員投訴。於是警車上的警員一邊用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總部，一邊根據駕車人的指示，開着警車追踪而去。

就憑目擊者的提供，警車透過車上的無綫電話連絡，終於找到了其中一輛橫衝直撞的車子，在另一處十字路口及時將它截停。

被截停的，竟然是阿生所駕駛的黑色車子。

阿生當時正待衝過路口，追踪前面那輛白色的車子。

但是一陣刺耳的警號，橫街裏閃出一輛警車攔住他的去路。

車上警員推開車門衝下來，在吆喝聲中拔槍相向。

儘管如此，阿生仍不服氣，因爲中年人可能正是他們要找的「域陀」，那傢伙若非心中有事，何必亡命逃走？

阿生正待繞道前進，另一輛警車這時又從另外一邊的橫街閃出，將去路擋住，同時車上警員亦伏在車後，拔槍指喝。

阿生這才無可奈何地，舉高了雙手，由車子裏出來。

警員在戒備中過來，將阿生搜身，然後爲他扣上手鐐。

「又是中國青年。」其中一名警員說：「我以爲你們只會在三藩市唐人街作反，想不到今天却反到波特蘭來了。」

阿生解釋他不是警員想像中的阿飛，而是一名國際特警隊員，但對方反而冷笑一陣。顯然沒有人相信阿生的話。

另一名警員要阿生出示駕駛執照。

阿生雙手被扣，心裏不服氣，冷冷地說：「你自己拿吧，就在口袋裏。」

警員探手口袋，却找不到執照！

阿生這時才記起，駕駛執照和國際特警證件都沒有帶在身邊。

警員「哼」一聲說：「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好一名大胆偷車賊。」

阿生不是第一次在美國國土上開車，自然了解到在這個國家開快車罪名嚴重。

阿生靈機一觸，忙說道：「你們可認得這輛車子麼？」

警員半開玩笑地說：「我知道，是你的座駕車，對嗎？」

「不，不是我的。」阿生說：「是你們一位同事谷巴先生的。」

「谷巴？」兩名武裝警員交換了一個眼色，會心一笑！「你眞會說謊。」另一名警員推了阿生一把：「上車吧，現在就讓我帶你去見谷巴好了。」

阿生爲之啼笑皆非。

他雙手被扣，面對的，又是有槍在手的武裝警員，他只好無可奈何地，步向警車。

豈料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一輛街車匆匆開到了現場。



由街車跳下來的人，正是谷巴。

阿生鬆了一口氣。

谷巴一邊掏出證件表明身份，一邊埋怨阿生不該不告而別，他顯然未知道阿生正在帮助他緝拿疑人。

武裝警員之中有人認得谷巴是一名便衣警探，就是不認得的，也認得出那些證件。

谷巴不但證明了阿生的特警身份，同時也承認了這車子屬於他的，但目前他和特警隊正在辦公事。

武裝警員至此亦惟有向總部報告。

谷巴看見事情鬧大，一邊替阿生解開手鐐，一邊說道：「你到底攪甚麼鬼？」

阿生苦笑道：「難怪你這麼說的，因爲你可能至今爲止，仍不知被騙。」

「我被騙。」谷巴睜大了雙眼，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

「你找到了域陀其人麼？」阿生問。

谷巴道：「我查出了他在那兒附近的一間紅屋裏，正想找他，想不到回頭却看見你一聲不響的，把車子開走。」

阿生笑道：「其實你最先見到的中年人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域陀。」

「甚麼？」谷巴如夢初覺地張大了咀巴，好一會才說：「你——你是指那個正由屋內開車外出的中年人？」

「是的。如果我估計不錯的話，他必然就是域陀了。」

谷巴道：「你怎麼不早出聲？」

阿生道：「我是憑一念之間觸發靈感的，如果我發覺，我就會及時告訴你將他抓住，但後來却來不及通知你，以爲我能開車追及他，結果你這些同事反而帮了他的忙。」

警員與總部連絡過之後，有人要與谷巴探員通電話。

谷巴從警車上接過了聽筒，發覺對方是他的上司葛士探長。

葛士探長知道下屬鬧出了事，十分生氣，在電話中教訓了谷巴一頓，谷巴雖然諸多解釋也沒有用。

直至到谷巴打手勢示意，把阿生召來，阿生在電話中除了向葛士探長連聲道歉之外，還要求他加派人手，到那高尚住宅區去。

阿生在電話中強調，這是一連串事件的關鍵；只要找到域陀，大概就可以解答阿祖命案之謎！

只要解開阿祖命案之謎，相信亦同時可以知道克斯頓的眞正死因。

那麼說不定屆時亦可以了解到陳友明等人失踪之謎！

葛士探長聽了阿生在電話中的解釋，果然怒氣盡消。

他不但答允阿生的要求，並立即親自帶人趕往現場，同時也向警車上的武裝警員作出指示，叫他們不必追究開快車的事，而且還要就地協助阿生和谷巴。

於是一干人等，開車回到那一帶住宅區。

谷巴雖然知道東方三俠的來頭，但對阿生剛才那一番話，却半信半疑！

阿生爲了證實自己所料不差，先陪他到紅屋去找域陀。

但是，紅屋內的人，表示並無域陀其人。

後來他們再回到那花園洋房——也就是那中年人開車由內出來，給谷巴截住問路的地方。

按過了門鈴之後，很久才見一個婦人自裏面走出來。

婦人很不高興地問：「你找誰？」

谷巴道：「請問這裏可是域陀先生的住所？」

婦人沒有立即作答，她自頂至脚的，打量着鐵閘外面的人。

這時候她才發覺谷巴後面還有一些武裝警員。於是她以驚奇的目光瞪住谷巴：「你是——警方人員？」

谷巴點點頭，這時他才記起還未出示自己的證件。

「域陀開車出去了！」婦人又問：「你們找他幹嗎？」

阿生過來問：「域陀先生的車子是白色的新款福特？」

「正是！」婦人說着，非常担心地追問：「是否他出了事？」

谷巴道：「我們還不知道將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但是，假如你能告訴我在什麼地方找到域陀先生的話，可能對你會有好處。」

婦人輕輕嘆氣道：「老實告訴你吧，我雖然是他的妻子，但他的事我從不過問，也從不知道。你想知道什麼？」

谷巴道：「這裏會發生命案——就在府上附近的路邊，你知道嗎？」

「知道，但我可以告訴你，此事一定

與域陀無關。」婦人說。

谷巴問：「當時他在何處？」

「家中。」婦人毫不考慮地回答：「他送走了克斯頓先生後，正在書房中一連打了幾個電話。所以屋外發生的命案，不可能與他有關。」

「克斯頓？」谷巴回頭望望阿生。

阿生會意地點點頭，表示他們不虛此行。

谷巴又問道：「克斯頓原來是你家常客？」

「不！只是偶然到訪。」域陀太太說：「他們關上了書房門不知談了一些什麼，我也為此而跟域陀吵幾句。」

不久之後，葛士探長也來了。

域陀太太既然了解對方的來意，非常大方的打開了大門，讓各人入內。

這婦人似乎有病，面色蒼白，十分瘦弱，所以看上去更加覺得像個老太婆，其實她只有四十餘歲而已！

葛士探長帶頭入內，域陀太太引領着各人到屋內各處，指示出當時域陀如何接待克斯頓，由客廳談到入書房的情形。

葛士探長沒有要求在屋內展開搜查行動，但他離開警局之前，知道全市警車正在注意域陀那車子的行踪。

原來有人致電報警，認為那車子開得太快，尤其是在市區之內。

可惜警車只截住了阿生的汽車，反而讓走在前頭的一輛逃脫，假如域陀因此而逃之夭夭，也是他運氣太好而已！

域陀太太引導各人進入書房之際，她突然有如觸電似的呆住了！

她本來一直很熱心地，對警方表示合作，於是一邊行，一邊緩緩地向葛士探長道出她丈夫當時見客的情形。

可是，當他們進入書房之後，域陀太太的視綫突然停止在書桌之上——那是她丈夫在家中辦公的地方。

與此同時，大家也開始聽不到這婦人那和藹柔弱的聲音。

桌上有張字條，用鎮紙石壓住。域陀太太就是給這東西弄得口呆目定的。

上面寫了一些什麼？

只見域陀太太像行屍走肉似的，木然移近書桌之前。

她伸出了抖顫的手，去取那張紙。

她口中卻像夢囈似的，唸唸有詞：「終於發生了！想不到終於發生了……」

她的聲調震抖着，不由自主地，充份表露出她內心的感受。

即使在場的警探和阿生他們，也不會相信她在演戲。

她非常激動！

沒有人知道字條上究竟寫了一些什麼，但肯定是足以令她傷心的事，否則她又怎會流淚？

淚水一滴滴的滴在那張字條之上，直至到她雙手垂直了，她像木頭人似的倒下來。

葛士探長一邊吩咐助手致電總部，順便召來救傷車，一邊過去把那張字條執起來，仔細閱讀。

字條上寫住：「珍娜！對不起，我要走了！千萬別以為我存心拋棄你，我只不過要到另外一個世界，也不要誤會我自殺，我只是到另外一個星球去而已！還有抽屜之內，我留下了一萬元，此外還有些有價證券，這些都是我僅有的財產。願你珍重！」

下面是：「大衞．域陀」的簽名。

葛士探長的助手已將一些藥油搽在域陀太太的太陽穴等處。

她已逐漸甦醒過來！

救傷車還沒有到。

葛士探長問域陀太太：「你相信這種怪事麼？」

「我當然不相信！」域陀太太涕淚交流地說：「我早知他有此一着，只是想不到他這麼會說謊而已！」

「你的意思是：他並非到別的星球去。是不？」葛士問。

「當然，只有傻瓜才會相信這種無稽的事。美國政府花了納稅人數以億計的金錢，也只可以去到月球，他有什麼方法可以到別的星球去？嘿！他不過找個藉口與他的情婦躲起來而已！」

「情婦？他有情婦？」

「是的，雖然他一直隱瞞住我，但我並未病到胡塗若此，我什麼都知道。」

「那麼，請妳告訴我們，他的情婦叫什麼名字，住在何處？」

域陀太太沉思着！

葛士探長又解釋道：「你放心，我們只是為了把事情弄個明白，決不會難為他的。」

葛士這樣說，是因為担心域陀太太有一般女人的矛盾心理——既恨他的丈夫，但舊愛難忘，担心他受罰，受罪！

但是，域陀太太卻說：「你以為我還會對這種男人留戀麼？他既然可以一聲不響的溜走，我真恨不得你立刻一槍替我殺了他！我不過正在回憶那私家偵探的話而已！」

「什麼私家偵探？」葛士問。

「我體弱多病，年前曾花錢請過一個私家偵探追查過我丈夫的行踪，結果，果然發覺他在外面有了一個女人。私家偵探還替我影了一些相片。可惜後來給那死鬼發覺，假心假意與我和解，所有相片都給他燒掉了！」

「域陀太太，我知道你身體不好，還是不要太過費心思去想了。現在你只要把那個私家偵探的名字告知我就行了。」

「他叫連達。」

葛士探長向助手遞了一個眼色，助手立即匆匆離去。

葛士又對域陀太太說：「你丈夫似乎很富有，他是做什麼生意的？」

「出入口。」域陀太太道：「但近日他似乎很忙，我已感到事有蹺蹊，想不到果然有事發生。」

「你可知道他有多少財富？」

「我一向很少理會他的事，因為我自己身體不爭氣！不過，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這間屋和這一萬元，不及他全部財富的百份之一。」

葛士道：「這麼說來，他豈非是個百萬富翁？」

「差不多了！」

「他的辦事處在什麼地方？」

「他可能有名片在抽屜裏，讓我給你

一張，你可以按址去找。這死鬼平時總是把抽屜鎖住的，現在既然留字說有一萬元留在裏面，相信一定不會鎖上了吧！」

域陀太太說着，就伸手過去將寫字枱正中的一個抽屜拉開。

就在開抽屜的一刹那，阿生立刻不顧一切的，衝了過去，將域陀太太連推帶擁的推過一旁。

阿生這樣做不但令到域陀太太為之吃驚不已，其他在場的人也感到莫名其妙！

只有葛士探長經驗比較老到，他知道東方三俠的名氣這麼大，絕不可能是偶然的僥倖所獲致，這三個中國人一定有他們的本領，然後才可以再三揚威海外。

阿生既然有所行動，必有他的道理。

果然與此同時，阿生已隨口發出了警告：「大家小心……」

然而小心什麼呢？

阿生一因照顧域陀太太，二因心情緊張——事實上當時阿生也很吃驚！所以他差些兒連向其他人發出警告也忘記了。

不過儘管如此，阿生這簡單的警告，也足够令到葛士探長提高了警覺，只見他立即拔槍在手，小心戒備。

相反，其他在場的警方人員，却因為阿生這麼一叫，立即紛紛跑出了房間外面去，原來他們以為抽屜之內裝上了一觸即發的炸彈。

還好葛士探長沒有走，他只是拔槍戒備，能够身為探長，當然經驗豐富，而且頭腦非常冷靜

他看見發出警告的阿生也沒有逃出房外，只是小心保護住驚魂未定的域陀太太，所以他也沒有走開。

阿生到底為什麼會如此行動？

原來阿生只是憑他以往的經驗配合了靈敏的聽覺，他在域陀太太拉開抽屜的刹那間，清楚聽到了一陣奇怪的叫聲。

這種尖銳的怪叫聲，阿生不久之前才在巴西聽過——那是毒蛇的叫聲。

因此阿生立刻以第一時間，首先將最接近抽屜的域陀太太推開。以免她被毒蛇所噬。

阿生本來想制止域陀太太將抽屜再拉得更開一些。只要抽屜不拉開，毒蛇就鑽不出來。但是，當阿生聽到那毛骨悚然的呼叫聲時，抽屜已給域陀太太拉開了一條裂縫，而那條裂縫是足以容納一條蛇鑽出來的。

果然，一些烏亮亮的物件在移動。

一條張牙吐舌的赤煉蛇，迅速由抽屜之內鑽了出來。

「砰」然一聲，葛士探長身不由主地，在吃驚中開了一槍。

葛士探長的槍法雖然準，可惜並未命中！

毒蛇一經離開抽屜之後，立刻虎虎發威，到處亂竄。

葛士探長一口氣朝住地板連開幾槍，可惜仍然無法命中要害，只有一顆子彈擊中了蛇腹。

毒蛇受傷，立即狂奔，奔竄得又快又兇。

葛士探長也忙了手脚。

阿生事前絕難想到葛士探長的槍法如此不濟，也許因為他不是中國人，否則他應該知道，中國俗語有一句：「打蛇要打頭」。

阿生事前更加想不到葛士探長一班下屬這麼胆小如鼠，個個逃到了房外去。這時候，假如她和葛士也一齊逃出了房外，後果又將會如何？

相信只有一個可能，就是毒蛇失踪，到頭來不知誰要倒霉了，尤其是阿生發覺那一槍只不過擦傷了蛇腹而已。

葛士探長正待離開書房，但阿生把域陀太太推出書房門外之後，順手把門也掩上了。

他並不知道葛士探長要「撤退」，只是不想讓這條帶有劇毒的蛇，逃出房外而已。

阿生也明白到一定要殺死這條蛇，既不能讓牠失踪，也不能讓牠傷人。

阿生已到了無可選擇的時候，他立刻執起那把椅子，先往牆上用力一擊，「嘩啦」連聲，好好一把木椅就變得粉碎。

但是阿生這麼做却是有原因的，他的目的是要留下一支輕巧的木棒——這是對付蛇類的最佳武器。

因為蛇類刁鑽不已，除非槍法又快又準，否則子彈的威脅性反不及一支木棒。

木椅子被摔碎後，現在阿生的手上只有一隻椅子的脚而已。

椅脚就是一支木棒，在阿生的手上運用起上來，立覺虎虎生風。

毒蛇受到襲擊，四處狂竄，阿生看見牠來勢洶洶，飛身打滚，凌空躍過，跌到了房間的另一邊。

葛士探長雖然被迫作困獸之鬥，也不敢埋怨阿生，相反，他覺得阿生確是名不虛傳，難得有如此機會一開眼界。

阿生一個翻滾，站直了身子之後，順手再執起了另一支木棒——那是椅子另一隻脚。

阿生所以要左右兩隻手都執住木棒，只因為他想起與蛇決鬥時，既不能中途作廢，更不能够敗退，否則就是：非死即重傷。

面對毒蛇時一定要準，要快，要狠！絕對不能鬆懈。

阿生看見毒蛇竄向牆角時無路可逃，於是又折了回來。

阿生看準算準，左手一棒擊向蛇的頭部——這一棒用足了氣力。蛇頭剛剛豎起，在搖幌中被阿生打得垂了下去。

儘管如此，阿生却了解到這是眞眞正正的生死搏鬥，只要他稍為疏忽，便足以致命！

因此，阿生看見蛇頭垂至貼地時，左手棒又再朝準蛇頭力擊了一下。

阿生再沒有等待下一步的反應，便冒險把鞋踭向住蛇頭踏下去。

阿生當然十分明白這是極之冒險的事，只要他踏差半寸，讓毒蛇有翻身探頭的機會，他就會被毒蛇咬傷足踝。

到了那田地，阿生可能等不及被人送到醫院就告死去。

但是，與人交手時阿生尚且有分有寸，面對此「强敵」，阿生又豈敢大意？

只見他鞋踭緊緊踏住蛇頭，左右兩支木棒配合着手部的動作，就像兩隻巨大的筷子一樣，將蛇身夾住，迅速一捋，一條

彎彎曲曲的蛇身，就此給他弄直了。

這一下子動作看來實屬多餘，但阿生是個十分聰明的小子，他曉得蛇之所以能迅速竄動，完全依靠體內的節骨搖動。因爲蛇是沒有脚的。

現在阿生將兩支木棒夾住蛇身一捋，立即令到毒蛇身體內的節骨不由自主地扯直了，體內的神經系統令到牠一時之間無法再搖動，自然亦無法再竄動，活動能力亦隨即消失。

阿生這種雙管齊下的手法，果然十分收效，毒蛇攤直在地上，只有蛇身蠕蠕而動，對阿生完全沒有威脅。

葛士探長自始至終目擊阿生與毒蛇搏鬥，也一直都在提心吊胆，直至到了現在，他才悄悄舒了一口氣。

他將房門打開，讓其他人入來。

毒蛇的頭部被阿生搗得稀爛，自無可能展開反噬，但阿生仍叫各人小心，不要摸觸牠，因爲這是世界上最毒的蛇。

救傷車到了，不但早已醒來，剛才差些兒又被毒蛇嚇暈！

一場緊張過去，葛士探長爲查明此事眞相，把域陀太太暫時留下，目的是要身爲女主人的她，在場檢視一切，看看域陀還帶走了一些什麼，尤其是保險箱中的財物。

抽屜之內有數百元現金，何來一萬元？域陀分明存心欺騙他的妻子，唯一的目的無非令到他妻子親自動手把抽屜弄開，讓毒蛇將她咬死。

如果域陀太太眞的死了，警方也只當她死於意外而已。

但是，假如不是有阿生和警方人員剛好留在現場目擊整個過程的話，相信警方不但不會懷疑域陀殺妻，甚至看了那「留書」之後，還會以爲他「很有良心」呢！

雖然「留書」中說過他留下一萬元和若干有價證劵，但如果隔了若干時日才讓警方發覺此事的話，自可解釋「被小偷入屋把那些東西偸去了」。

但是現在，域陀的詭計顯然失敗了。

域陀太太經過一番檢查之後，發覺不但書房中的保險箱空空如也，就是睡房中一個隱蔽的保險箱也一無所有——所有飾物與現金，盡被域陀帶走了。

書房中的保險箱據說是由域陀管理的，睡房中那個，則放了域陀太太的私蓄與飾物，想不到現在亦一無所有。

域陀太太又一次在痛哭之中，昏了過去……

× × ×

直升機在一處沙漠地區降落。

林愛莉那副不透明的黑眼鏡被移開了，她彷彿看了一塲日塲的電影，像剛剛由電影院裏出來一樣，視覺神經的反應，令到她不由自主地，要先把眼睛閉上了一會兒。

直升機頂上那幾扇車葉仍在轉動。沙漠上塵土沙粒飛揚。

儘管如此，直升機並未陷入沙漠之下，因爲着陸處是一個經過僞裝的平台，並非眞正的沙漠，雖然這樣，畢竟這兒還是沙漠地帶，塵土飛揚乃無可避免的事。

林愛莉被人摻扶住落了直升機。十餘碼以外，出現了幾個人，他們正注視着這一區。

林愛莉被人帶了過去。

她還未走到那班人的面前去之前，直升機又再次升空去了。

直升機飛走了之後，這兒一帶又變得一片沉寂。

林愛莉連担心還來不及，想不到那幾個人之中，竟然有人含笑伸出手來要與她相握，藉此表示歡迎。

那是一個年約四十的男子，顯然是美國人，他熱誠地與林愛莉握手。

對方同時又自我介紹說：「我叫當奴，代表雷爾登先生迎接你。」

林愛莉感到意外的，就是歡迎行列中還有個中國人。

林愛莉的視綫立刻就被這個中國人吸引住了。

那是一個男子，很年靑，大約只有三十出頭左右的年紀。

林愛莉正忖測他是否就是神秘失踪的陳友明，當奴已經爲他介紹認識了。

果然不出所料，那中國男子正是陳友明。他怎麼在這裏？

當奴表示站在這兒談話太過冒險，叫大家到下面去再說。

「下面」是什麼地方？如何才可以到當奴所指的「下面」去？

林愛莉四下裏張望，既見不到屋宇，亦無綠洲，更無樹林。

視綫所及，盡是被風吹成波浪紋的沙漠。

那麼，他們難道還要再乘一次直升機麼？

恩想間，一塊「沙漠地皮」竟然自動移開了。

一個丁方四呎的洞口立即出現眼前。

當時林愛莉與其他人分別站立的「沙漠地皮」，與直升機着陸的地方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就是供直升機降落之處，比較平坦。

而眼前脚下這一塊地皮，却呈波浪型。因此表面上看上去，仍有如其他沙漠地區一樣，只有親自站在上面，才知道是三合土製成的僞裝沙漠而已。

爲什麼要作此僞裝？

道理至爲明顯，這裏不想外人知道這兒下面是另外一個世界。

現在林愛莉就隨住各人步下了石階。石階盡頭處就是平台，頭頂之上却是金屬甲板。

甲板很厚，打磨得銀光閃閃。

由平台立足處到甲板——天花板，只有七英呎左右。

也就是說：僅可供一個普通人站立的高度，太高就要彎腰走過。

由天花板至到沙漠的表面，亦厚達數呎。

當奴帶了林愛莉和其他人入來之後，洞口隨即緩緩關閉。

一切都是電動的，像科學電影中常見的機關。

洞口雖則關閉，但洞口却光亮如同白晝一樣。

林愛莉四處張望，奇怪的是見不到燈光，而洞內又如此光亮，爲什麼？

原來這裏採用的是光綫折射的原理，

少許光源便足以反射得滿室通明！

當奴等人站立之處是升降機的入口。

不久，一度細門打開來，各人擠了進去。

升降機緩緩下降，將各人送到數丈以下。

當奴笑問道：「呼吸有沒有困難？」

林愛莉第一次給他提醒了，她差些兒忘了，這是沙漠底下，照計這是缺乏空氣的地方，但是，林愛莉絕無窒息的感覺。

於是她在一次深呼吸之後，坦然搖搖頭！

當奴又笑道：「單是這兒的龐大氧氣供應系統，就夠你去佩服我們這裏的科學家們！」

他隨即再做了一個鬼臉：「小姐，你有福了，許多人想加入我們這末日天堂，可惜沒有機會。你反而被我們自死神手中將你救出。」

林愛莉至今爲止，還沒有清楚一切發生在她身上的事。

她只知道有人綁架她，藉此要脅她丈夫師徒二人找回陳友明！

但是後來她又在莫名其妙之中，被人在一場慘烈的槍戰中救了出來。一切都是充滿了戲劇性。

想不到現在不但危機已成過去，還可以大開眼界！

各人走出了升降機之後，出現眼前的是狂想中的世界。

美國普林斯登大學有一位教授吉拉德曾設計一個「太空城市」，以一個長三十二公尺，直徑六點四公尺的圓筒，造成一個居住環境。

圓筒是金屬製造，每一百一十四秒鐘即自轉一次，產生與地球上一樣的重力作用。

它的四周可以移動的大鏡，會將陽光折射至內部，而造成季節和晝夜。

吉拉德教授以上的設計，曾公開發表。美國太空總署的官員，認爲上述構思及設計可以應用於月球移民計劃之內。

眞想不到現在林愛莉所見到的情形，也跟吉拉德教授的設計差不多，而且看上去還先進和複雜。

光綫是由最高處的金屬板反射下來的，那些半圓型的金屬板看來不會轉動，而像個覆轉了的鍋。

那些光綫十分柔和，並不耀目，置身於此，彷彿遇上了一個風和日麗的晴天一樣，令人有心曠神怡之感！

當奴等人帶着林愛莉，踏上了一條不停移動的活動帶——此等活動帶置於「街道」中央，一條向東轉，一條向西移。

活動帶移動得不太快，人站其上，就像平時我們踏上一度電動的梯階的速度差不多。

當奴一邊向林愛莉解釋道：「生活在這裏的人，並不緊張，我們不必爲生活而勞碌，只會享受！」

林愛莉不禁要問：「然則，你們的生活費從何而來？」

「一方面依靠會員的會費，另一方面有許多巨富自動捐獻！」當奴毫不考慮地說：「而且，我們的科學家是最先進的，一切太空設計都足以換來一大筆金錢，此外，新發明品，將來我們會向各國申請專利。」

林愛莉所知的還不及呂偉良和阿生多，她問道：「然則，你們是個怎麼樣的組織？」

「避世會！」

「避世會？」

「是的，到這裏長居的人，都是避開世間煩擾的，」當奴又說道：「我們這兒又被人稱爲末日天堂，意思是當世界末日來臨之時，這兒也就是地球上唯一的避難所。」

「世界末日？」

「對啊！小姐，你可是敎友？」

「這有什麼關係？」

當奴道：「如果你是敎友，當然知道一些聖經中的故事，知道『挪亞方舟』那一段麼？」

「上帝令挪亞造方舟，他預告地球即將面臨末日。」

「對了，於是挪亞造成了方舟之後，帶同家人與家畜登上方舟，避過水災，我們現在這一隻也有方舟的作用，你們這一些幸運兒，就等於挪亞家屬一樣。」

林愛莉忍不住笑了笑，道：「你們既然如此悲觀，又怎可以期望出售什麼專利設計權？」

「那是指世界大戰未發生之前，我們必須積聚大筆錢財，購入必須品及糧食等物儲備。因爲，大戰一經發生，勢必是一場核子大戰，人類固然要滅亡，地面上的糧食也有許多無法食用。那當然與輻射有關。」

林愛莉乘機又問：「那些失踪的人，都在這裏麼？」

當奴會意地望望陳友明：「還是你向她解釋好嗎？」

陳友明笑笑說：「我是自願來此生活的，沒有人可以迫我——」

「你妻子呢？」林愛莉問。

「也來了！」陳友明道：「其實你們不必如此緊張，這是個人的事。」

當奴有些不高興！

他說：「本來在我們美國這種社會制度下，搞我們這種活動最適當，因爲美國流行小家庭制……」

話未說完，目的地似乎到了。

只見助手提示下，當奴如夢初覺地領先離開活動帶。

林愛莉等人亦紛紛跨到街上。

這些街道並不寬闊，更沒有車輛。兩旁的店舖，只有食物，衣着和日用品等等物件出售。

林愛莉被當奴帶進一間門前漆上「辦事處」字樣的間格內。

事實上這兒「舖位」盡是用金屬間成的「間格」而已！

這裏面是辦公室的佈置，看來也是當奴的辦事處。

當奴招呼林愛莉坐下來。

跟了入來的陳友明對她說：「你由現在起，將成爲我們的榮譽會員。」

林愛莉有些啼笑皆非，因爲她從未想到要加入這組織。

當奴走到辦公桌後面去——這是林愛莉記憶中最簡單的辦公桌。

他座位後面有一幅金屬牆壁，一排按鈕之下是個金屬缺口。

當奴打開一本記事册，根據上面的分類編號，在按鈕上按下了幾個按鍵，一些文件即從金屬缺口中吐了出來。

當奴說：「你將被分配在一個中國式的家庭裏生活。」

陳友明在旁插咀說：「你將暫時住在我們家中。」

林愛莉不敢反對。

她明白現在這環境，若想逃出去，那只是夢想而已！

外面是一望無際的沙漠，即使乘直升機來此，也要相當時間，沒有代步工具，不熟悉環境，如何逃得了！

那麼，她只有等機會。

在機會未來臨之前，一切反抗都沒有用，反而引起對方的戒備。

林愛莉也想過算過，反正他們三俠要找的人就是陳友明，現在得來全不費工夫，而且，還讓她住在「陳家」，她又何必焦急？

當奴問了一些問題。

陳友明在當奴的示意下，被助手帶到外面去等候。

問題之中包括了林愛莉本人的家族，血統，年齡，婚姻情況，教育程度，方言，興趣，特長等等。

林愛莉每回答一個問題之後，當奴立即記在紙咭之上，憑她的常識，知道此乃電腦。

林愛莉在當奴的辦公室內逗留了二十分鐘左右。

最後，她由陳友明帶走。

他們又踏上活動帶。

到了通道上的盡頭處，改乘另一條活動帶。

看來這兒很廣闊，但也非常有系統。

陳友明帶住林愛莉再落一層，這一層全是住宅。

林愛莉進入「陳家」，見到兩個中國人。

一個老婦，一個中年人。

陳友明為他們介紹說：「這是家母，這位陳師傅是我店裏的大廚師，他將來是這裏的伙食監督。」

林愛莉與各人招呼過後，又問：「尊夫人呢？」

陳友明道：「她與她的父母，住在一起？」

林愛莉道：「你父親和弟弟十分掛念你，你可知道？」

陳友明和他母親相顧一笑。

他們什麼都沒有說，反而廚師陳洪問林愛莉：「你肚子餓嗎？」

林愛莉給陳洪提醒了，她眞的感到有點餓。

陳洪到後面去。

陳友明慫慂林愛莉入內參觀一下。

林愛莉發覺那廚房光亮雅潔，一切設備十分新穎。

廚房屬袖珍型，却全部電動化，電氣化。

陳洪只在一個控制器上先後按下了幾個按鍵，三分鐘後一隻香噴噴的燒鷄，就由一個金屬的焗爐中吐了出來。

林愛莉有些不好意思，於是陳友明陪她一齊進食。

美味極了！

林愛莉出奇地問：「既然如此機械化，又何必要廚師？」

陳洪笑道：「你弄錯了，更機械化，也須要調味的好手，我雖然不用動手，但事前却做了不少準備工夫！」

陳友明也說：「是的，中國菜機械烹調，相信這是創舉，不過，以後你將不會再食到人間烟火！」

林愛莉道：「事實上，美國人也開始不食人間烟火，因為每個家庭早已流行電氣化，只是不及這兒先進而已！」

「是的。」陳洪道，「相信以後也沒有『明火叉燒』這一類東西可供食用，『電焗叉燒』也不錯吧！」

陳友明笑了笑。

後來林愛莉又被帶到臥室去。

進到臥室之內，林愛莉差些兒就忍不住笑了出來。

原來這裏面的陳設，有如一間嬰兒的睡房，既袖珍，又有趣！

袖珍似屬無可避免的事，因為這兒地方有限！

但那一切用具的設計，也的確是巧奪天工！

例如眼前所見的睡床，就像我們廣東人口中的「碌架床」，但却是另有一番設計，上格是睡床，下格呢？

下格分前後，前半部是寫字枱，書架，書櫃，椅子等等。

後半部是衣橱，抽屜，鞋櫃。

整間「睡房」本來就與「書房」合併了，而且只有數方呎的地方。

當然，一切都是合金製成的，但顏色陪襯十分講究，令人看上去，既舒服，又養眼！

林愛莉發覺她的「睡房」和「書房」之內，早已放了不少床上用品和書本。

「這是誰的東西？」林愛莉忍不住問道。

「你的。」陳友明答。

「是你為我預備的？」

「不！我只是顧問。」

「這是什麼意思？」

「書本是由我提供的，因為他們不識中文。」陳友明道。

「你說『他們』指誰？」

「雷爾登博士等人。」

「雷爾登是誰？」

「這裏的首腦！」陳友明又示意着說：「請到這邊來。」

隣室又是一間差不多的「兩用袖珍的房間」，唯一不同的，只是上面的物件，顏色稍有多少分別而已！

林愛莉從用品猜測，這一定是陳友明本人的。

她問：「你太太呢？」

「她在另一室。」

林愛莉心裏想：這麼小的睡床，豈能容夫婦同睡？

但是她却問不出口來。

現在陳友明既說他妻子睡在另一室，她也不好意思再追問下去了。

回到外面，陳老太已經為林愛莉準備

好一些便服和拖鞋等物。

林愛莉知道她必須要在這兒猷上一段時日，然後再徐圖後計。

為避免引起別人的疑心，林愛莉暫時也不便多問。

反正往後的時日他們一直生活在一起，林愛莉要了解「陳家」這一家三口的想法，相信也不難。

想到了這裏，林愛莉也只好安心地住下去。

避世樂園　富豪世界

聯邦調查局，國際特警隊和中央情報局等單位，接到失踪的報告越來越多。

目前各方面的統計，最少有過萬人被發現不知下落。

這些人之中，可以稱得上是「非富則貴」的人物。

富者，是富有的意思，但「貴」就並非指顯貴。

前者是一些有錢人物，後者却是一些學者和專門設計人才，包括一些太空科學家等等專家在內。

美國生活方式流行「小家庭制」，也就是一對夫婦把兒女養大成人之後，兒女成家立室又自成一家。

由於美國政府的福利辦得好，所以兒女根本不必為老人家担心什麼，同樣的，做父母的也不必担心兒女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的人，可以吃政府的失業救濟飯。

就是因為如此這般，美國人習慣了「小個體」生活。

父母子女之間，有時一年之中，未必會聚集一次。

較為念情的，最多在聖誕節，新年這一段假期間聚會，或者送點禮物，已經難得了！

美國人把工作當作生活的手段，他們講究享受生活，盡量減少工作時間。

目前一個星期工作五天，休息兩天，有些人仍嫌不够。

有些大機構已施行「四天制」——也就是四天工作，三日休息。

千萬別以為這三日不知如何是好，美國國土廣闊，可以去的地方不少。他們爭取更多假期，正是要到更遠的地方渡假。

有些人還喜歡過「吉卜賽人的生活方式」，這裏做一年半載之後，轉到另一個地方又做若干時日。

如此一來，他們便可以滿足「一邊工作，一邊旅遊」的慾望。

因此，美國人的家族觀念很單薄，明白他們生活方式的人，自然知道這是如何形成的了。

正由於上述原因，所以不少人失了踪之後，親友們還未發覺，直至報章和電視台揭發有如陳友明和域陀等這一類失踪新聞，他們才如夢初覺地追究起來。

於是若干有關單位，便開始紛紛接獲有關失踪的投訴！

一經揭發，竟然發覺有不少像陳友明這一類「騙子」。

他們千方百計，積聚財富，然後突然不知所踪！

經親友們對證下，才知道不少人被騙取了錢財，就像陳友明的手法差不多，顯然是有預謀的。

至於像域陀情況相似的也有不少。

一些做丈夫的，不滿婚姻生活，但又不便公開離婚。

原來各國婚姻法都給予女方較多保障，美國更加照顧周到，一個女人離婚之後，做丈夫的隨時破產。

說出來有如講笑話，但却是事實，美國不少女人不斷結婚又離婚，次數越多，所得到利益越大。

她們這些錢財從何處來？相信不說大家也明白了。

但是，有時儘管丈夫不願離婚，只要做妻子的請個律師，那時丈夫想不簽字亦難！

一經簽字，法律保障女方，於是贍養費源源不絕而來。

試問，這種情形，做丈夫的能不心寒嗎？

像域陀這一類男人，他既不必付分文贍養費，還可以乾爽俐落的一去了之，法律，警察對他全無作用。

像域陀這一類案件，一經揭發之後，各地相繼傳來消息，有不少「丈夫棄妻出走」，「丈夫挾帶私逃」等等，差不多同類事件發生。

有些丈夫，甚至留字，聲稱上天堂去了！

有些丈夫的留言更似域陀，自稱世界末日已到，他得到外太空星球人指示，飛往另一個星球生活。

總之千奇百怪，說出來也不過是「丈夫失踪，妻子報案」。

當然，其中也有殺妻事件發生，但為數反而不多。

至於失踪的科學家，大多數以「渡假，旅行」為名，假期屆滿之後，服務機構的主管東找西找也找不到人，這才報案。

刹那之間，美國各地彷彿眞的發生了什麼災禍似的，弄得人心惶惶，有如世界末日果眞到來一樣。

美國人最愛新奇刺激，更喜歡一窩蜂的作風。

例如，「呼拉圈」，「搖搖」……等等玩意，儘管不能持久，但一經流行，立即進入瘋狂狀態，甚至有人因玩「呼拉圈」而致命的。

又例如東方熱，功夫熱等等，都是十分明顯的實例！

因此，報章和電視台，傳出了上述消息之後，不少人已紛紛明查暗訪，看看如何可以加入「避世會」，到「末日天堂」去！

有關方面一邊要設法找回失踪的人，另一方面，又要防止這股浪潮擴大，政府首腦紛紛要求報章電台合作，不要過份渲染。

儘管如此，「末日天堂」的消息，已經傳遍了全世界！

波特蘭市警局的葛士探長，得到國際特警隊的協助，決定先從域陀一案查起。

呂偉艮和阿生師徒二人也覺得這是很實際的基本做法。

於是在域陀一案被發現之後不久，一

名私家偵探被請到警局的探長室來。

私家偵探列達，本來就是一名退休了的高級探員。因此與葛士探長，總算得上是同事。

葛士探長之外還有高華斯等人在旁，呂偉艮和阿生亦在場。

葛士問：「你一定記得域陀太太託你查過她丈夫的行踪，域陀先生的情婦是誰？可以告訴我麼？」

列達半開玩笑地說：「我可以替僱主保密麼？探長！」

「列達，別開玩笑了！」葛士說，「域陀太太躺在醫院裏，她丈夫失了踪，這件事牽連範圍甚大。」

列達想了想，終於說：「他的情婦是一個電影明星。」

「女明星？誰？」

「紅不起來的新人，叫諾瑪。」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

「我可以給你地址，域陀既然走了，她可能也一併失踪！」

於是助手把列達說出的地址記下了，叫二名探員立刻按址去查。

列達後來從探長口中知道全部實情之後，亦覺得事態嚴重。

他說：「據我所知，域陀一直與諾瑪熱戀，但後來域陀太太停止僱用我，我也只好不管了。」

在旁的高華斯與呂偉艮等人，也明白到私家偵探的職業無非是為了賺錢，沒有費用領取，他們一定不會義務為你做事。

列達既然了解到事件的嚴重性，也就變得十分合作。

他說了不少在調查過程中的印象。

根據列達說：域陀此人狡猾異常，而他的髮妻又體弱多病，因此，他在外攪女人自有原因。

不過根據列達的印象，域陀除了女人之外，在商業上也十分鬼祟！

不過那不是他偵查的範圍，所以他當時沒有理會。

葛士探長把列達的說話一一記錄在案。事實上他已派出探員到域陀的公司去調查了。假如列達的看法不錯，看來域陀的生意也早作結束的安排。

呂偉艮和阿生聽到這裏，不禁有點忐忑不安；他們以為這是一條可供追尋的綫索，但現在又似乎中斷了。

師徒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高華斯也看到了。他已猜到師徒二人的心裏想些什麼。

高華斯低語呂偉艮道：「不如我們走吧！」

呂偉艮也覺得如果這條綫索斷了的話，偵查就更成困難！

阿生也覺得他們必須另行偵查，才希望有個好結果。

就在他們正待向探長告別時，辦公桌上的電話响了。

是葛士一名下屬——派去偵查域陀公司的一名探員，正用電話向探長報告。

出乎意料之外，域陀公司仍舊存在。

不過，根據探員的調查，身為老闆的域陀，已很久未有實際負責該公司的一切事務；一切交給一名高級職員代策代行。

但實際負責財政的，卻是域陀本人。

根據公司中人稱：該公司財政實際上已發生困難！

那並不表示該公司生意不佳虧本，而是域陀本人支付了大筆現金所致。

現在公司中人知道老闆失踪之後，才為之恍然大悟！

但在另一方面，各男女職員又為之担心不已！

原來該公司負債纍纍，看來他們變了「擋箭牌」。

至此，葛士探長等人已經明白，域陀實際上已經早作預謀。

呂偉艮和阿生師徒二人，高華斯和他的助手等，在探長辦公室再逗留片刻之後，終於走了。

離開警局，他們立即回到特警隊的辦事處去。

他們担心警方的偵查會毫無結果，如果特警隊不另行設法，這件事便只有期諸於該名密探。

雖然說中央情報局已經奉命介入此事，但「CIA」正被國會調查，「臭史」一頁又一頁的源源揭發。

在這種情形底下，必然影响士氣，因此對他們也不可能期望得太高。

回到國際特警隊的秘密辦事處之後，由高華斯派出的一組隊員，已經有消息回來！

他們在一處較少車輛來往的公路上，發現了一輛可能是域陀的白色汽車。

美國到處都是汽車可以到達的超級公路，有些要道，十分擠迫，有些則十分荒僻。

例如西岸的第一號與一〇一號公路，南北貫通，就暢旺非常。

但通往沙漠和山區一帶的公路，則甚少車輛到達。

儘管如此，美國政府還是把公路建到每一角落去。

他們收了納稅人的錢，最少也懂得確確實實地為納稅人做了一些事，不似一些政府只會把納稅人的血汗錢存在銀行裏，看着它不斷貶值。

高華斯派去追查的數名特警隊員，是乘直升機凌空偵察的。

由於「末日天堂」的傳說，特警隊人員難免會想起「空城夜雨」一案。

在「空城夜雨」一案中，大批美國人被騙到一個山谷之內，他們一直以為已到了外太空的另一個星球。

現在這件事也有點像「空城夜雨」一案，但看來人們並非被迫或被騙，而是自願的自我失踪！

由於「空城夜雨」一案的經驗，特警隊隊員認為一些荒山野嶺最為可疑。

因此，直升機已數度飛臨若干山區和樹林去觀察。

直至到後來，他們才在回程中飛臨一條荒僻的公路，一輛白色車子就被發現停在該處路旁不遠處。

高華斯聞訊，一邊通知葛士探長，一邊偕同呂偉艮師徒二人，乘直升機飛到現場去。

較早時到達現場的一小隊特警隊隊員，已經在汽車四周展開戒備。

他們發覺這車子果然就是域陀的。因

為特警隊隊員們，已從當地警方的汽車登記檔案中知道了域陀那車子的編號。

儘管車子裏沒有人，但最先開到現場的特警隊員不敢亂動。

直至到高華斯等人趕到現場之後，阿生他們才小心翼翼地，將車門打開。

他們所以如此小心翼翼，是担心域陀佈下一個死亡陷阱，萬一裏面裝上了一個「一觸即爆」的炸彈，那就危險！

因此，阿生以專家的手法，再三檢查，觀察得一清二楚，然後才動手。

結果總算平安無事！

車子裏沒有炸彈，也沒有任何物件留下。

車內未加鎖，油錶顯示仍有汽油在油箱之內。

天空上又出現了直升機，一來就是三架之多。

是葛士探長他們，率領了大隊人馬趕到了現場來。

除了葛士和他的助手之後，還有聯邦密探人員在內。

此外，私家偵探列達也來了！

列達是應邀而來的，因為他曾受僱偵查過域陀，自然見過了他的車子以及了解關於他的一切。

葛士希望對此案有更多的帮助，而他接到消息時，列達又剛好在他的辦公室之內，因此探長把他一併請來。

事實上，列達自己才心中有數。

表面上他非常熱心帮助警方查案，實際上他正在為他的私家偵探社的顧客們做事；說穿了就是不少失踪者的親屬，曾委託他尋人。

事情似乎有點眉目！

特警隊在現場附近發現了一些可疑的痕跡——那是一處空曠的草坪。

草坪上有直升機壓過的痕跡。

聯邦密探主張深入山區調查，但高華斯却要徵求呂偉艮的意見。

過去的事實證明，凡有三俠插手的案件，特警隊必然馬到功成。

但是這一次，連呂偉艮也感到迷惑！

主要是因為所有失踪者均非被迫，如果有的話，相信只有林愛莉一人而已！

不過，沒有人知道林愛莉會怎麼樣，假如她反抗的話，會不會被殺？

由於失踪者的目的顯然為了種種原因而「避世」，所以期望他們「籠裏鷄作反」，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們只有主動地加以調查。

如果有綫索，還可以查到一些來龍去脈；但現在看來，似乎沒有可靠的綫索可供追查。

域陀的汽車雖然找到了，但是，假如他改乘直升機逃走的話，他一定可以逃到更遠的地方。

由此北上，甚多山區與沙漠地帶。

有關單位的人都難以相信沙漠之下可以建成一個「末日天堂」；那麼，如果不是在荒山野嶺之上，就是一些大山之下建成地下室。

當然，除此之外，他們也想過「外星球人」，失踪者會不會一如他們的留書，到了別一個星球去？

儘管不少人深信不疑，但警方和特警隊等單位，絕不相信。

他們所持的道理十分簡單！

如果失踪的人要到太空的星球去，何必帶錢？

只有在我們的地球之上，美金才有派用場的地方。

因此，調查人員相信，「外星球人」只是一種掩飾。

其次，如此龐大的人口，想離開美國國境亦非易事。

因此，聯邦密探由直升機開始再推想下去。

他們在問：普通一架直升機的載油量，到底可以飛多遠？

目前世界最大的直升機，都產自美蘇兩大國。

一般而言，較大的直升機，都是軍用的，馬力亦較大。

例如蘇製的「MI——十二」，又稱「V——十二」型直升機，就有四個強力引擎，每個擁有六千五百匹馬力，時速一百六十三哩。可以載重六萬六千磅！

當然，在美國國境之內，不可能出現蘇製直升機。

但是，擁有優良科學儀器的國際特警隊，却有辦法查出直升機的類型。

他們可以從草坪上的凹痕開始偵查。

先進的科學儀器不但可以推算出那凹痕是給那一種直升機壓過，也可以由此算出直升機的載重量等等。

其實，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已發生過如下一個故事。

盟軍登陸諾曼第之前，情報人員奉命到諾曼第海灘收集一些沙粒和該處的土壤，送回盟軍後方。

當時情報人員只是依命行事，絕未知道其中奧秘。

後來他們才曉得從沙粒，土壤的成份，竟然可以推算出那一處海灘可以容多大的坦克車登陸。

如果專家發現那一處海灘的土壤無力承受得住，指揮官就必須記住那兒不可能讓巨型坦克登陸。

現代科學一日千里，二次大戰迄今又是三十年了。因此，今日的科學儀器自然會做得更準確。

答案終於找出來了。

直升機屬於商用的一種，時速一百二十哩，機員二人，可載客六名。

但是有關方面找出這類直升機性能之後，却又呆了一陣。

原來把這種直升機的航程伸算一下，竟然可能到達頗遠的地方。

不過，有經驗的分析家都了解到實際情況。

一架直升機為安全計，必不會把汽油，航程等等，計得太盡。

也就是說：必須有多餘，以防不測。

例如它最遠可飛一千哩，那麼一來一回亦即五百哩；但有經驗的機師，最多飛至三至四百哩以外的地區。

因此，有關人員即席開會。

大家面對地圖，畫出了一個可能範圍，分陸空兩路展開了一次規模龐大的搜索行動。

參加搜索的人數和直升機，各類交通

工具等等，數量驚人。

由軍方調查的直升機羣，就超過了二百架。此外還有州警、聯邦密探，當地警方及國際特警隊常用的直升機，也有一百幾十架之多。

他們漫山遍野的去搜。

但是，由日出搜到日落，竟然一無所獲。

× × ×

呂偉艮師徒二人和高華斯等人也參加了這次的搜索。

經過整天的忙碌後，各人均感疲憊欲絕。

特警隊隊員們都感到洩氣。

呂偉艮在床上，睡不闔眼。

阿生也在不停地想。

師徒二人這時都睡在特警隊的宿舍裏，尤其是這些日子以來，他們一直與特警隊隊員們生活在一起。

一方面爲了易於連絡，另一方面也是爲了方便高華斯找阿生。

巴黎總部不斷向高華斯查問此事件的最新發展。

國際特警隊總部担心他們這班失踪者另有所圖。

但是現在，看情形高華斯勢將無法交代了。

依聯席會議議決，各單位明天和後天仍然進行搜索。

但是阿生午夜中從床上跳起，立刻就到隣房去找高華斯。

「隊長，請你說服他們，最好不要搜了！」阿生說。

高華斯睡眼惺忪，還以爲在做夢！

高華斯與助手的睡房與呂偉艮師徒二人的相隣。

他揉揉雙眼問：「阿生，你剛才說什麼？」

「利用我們特警隊的影响力，叫他們不要再搜。」

「爲什麼？」

「今天的結果？」阿生反問。

「根本沒有結果。」

「所以，明天、後天也同樣沒有。」

「但是，明天、後天的地區不同，希望找到答案。」

「我以爲一樣沒有用。」

「你憑什麼如此忖測？」

「對方是一班有組織，有科學頭腦的人，這種大搜索，只有嚇怕他們，而且未必有什麼滿意收穫。」

「然則，你打算怎辦？」

「由明改爲暗。」

「你的意思是——」

阿生說：「以其動員這麼多人手，何不用偵探手法？」

「我仍然不大明白。」

「我們先向一些可疑人物暗中調查。避世會的人遲早也會出現；只要他們與疑人接觸，我有辦法。」

高華斯坐了起來。

他燃着一支香烟，想了良久。

這時候，呂偉艮因爲不見阿生在床上，也從對面的單人床上紮起。

他進洗手間仍找不到阿生，心裏更加覺得奇怪！

這兒特警隊宿舍，每間房規格一樣，每間有兩張單人床，也有洗手間。

但是，必要時就要加一張尼龍床，三個人睡一間。

因爲國際特警隊是世界性的組織，有大件事發生，總部可能由隣近地區調來更多的特警隊隊員。

呂偉艮出了房間，立即見到隣房有燈光透出，於是叫出了阿生的名字。

阿生推開高華斯的房門，把呂偉艮招呼入去，一齊商量。

× × ×

林愛莉感到有點納罕。

這兒的環境雖然不錯，但到底還是缺了新鮮空氣。

呂偉艮等三俠旅行各地，習慣了對新鮮空氣份外敏感。

因此這地下城城內雖有足夠的氧氣，林愛莉還是不慣。

陳友明他們反而處之泰然！這可能是他們習慣了。

林愛莉眞的有些懷疑，他們究竟能够在此生活多久？

住在地下城的人，似乎表現得一派樂觀；他們生活得悠然自得。

這兒每一個住宅單位均屬袖珍型，自然是爲了地方所限。

但是，憑連日以來的觀察所得，這裏有不少單位空置着。

這是否表示還有人入住？

根據陳友明解釋，「避世會」果眞仍在不斷吸收新會員。

不過並非每一個人都有這種資格。

陳友明證實了一點，就是這兒雖稱「末日天堂」，實則是「有錢人的世界」，因爲窮人根本不可能成爲會員。

陳友明又說：他們絕非欺貧重富，而是目前屬於「建設階段」，處處都須要大量金錢的緣故。

對於這點，林愛莉絕對深信不疑；儘管他不是專家，且知道這兒一切設備不但要錢，而且要很多很多的錢。

只有一點她不明白，就是關於她自己了。

避世會的人，爲什麼看中她？

正如陳友明說得好，許多人想加入，除了苦無門路之外，就是沒有錢；相反，有許多有錢的人，亦未必有門路。

林愛莉非富非貴，她憑什麼資格，竟被邀加入？

關於這問題，陳友明已再三被林愛莉問及。但是他從未正面答覆過她。

有時陳友明故意輕巧避過；有時他顧左右而言他。

林愛莉也同時注意到另一個問題，就是陳氏夫婦之間甚少來往。

於是她敏感地想到了一些十分微妙，也非常令她不安的問題上面去。

陳友明爲什麼不與妻子住在一起？爲什麼林愛莉被安排在陳家？

林愛莉又留意到左隣右里，他們有不少就是夫婦的關係。

但是奇怪的，就是每個家庭的佈置竟然與陳家相似。

隣居逐漸與林愛莉混熟了，他們之間互有來往。

林愛莉在深入觀察之後，發覺他們即使是夫婦，也分床分房而睡。

林愛莉三番四次想追問，只是問不出口。她到底是個中國婦女的思想。

憑種種忖測，答案若隱若現。

她在納悶時，却在她的「小書房」之內消磨時間。

別小睹床下的「小書房」，這裏中西書籍可收藏不少。

最令林愛莉感到面紅耳熱的，就是書架之上竟然放了一些「幸福婚姻」，「嬰兒護理新知識」以及「太空時代的夫妻性生活」……等等。

她想起陳友明說過，這是地下城主管人安排的。

但陳友明又自認自己乃「顧問」之一，他爲什麼讓這些書放在林愛莉這裏？

林愛莉終於忍無可忍，立刻去找陳友明問個明白。

但是，陳太太却說道：「友明上班去了！」

「什麼？上班？」林愛莉從來不知道他要上班。

陳友明在什麼地方上班？

陳太太說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陳友明連日來奉命放假，目的是爲了讓林愛莉不致於太過寂寞。

但，日子漸久，他們相信林愛莉已逐漸習慣了這兒的環境。因此，陳友明又開始去上班云。

林愛莉的腦海中至此又多了一個問號？他到何處上班？他担任什麼工作？

林愛莉想了想，終於跑進陳友明的睡房裏去。

陳老太沒有阻止她，連日來她們一直相處得好好。

林愛莉那在床下的「小書房」內，發現大批中文食譜。

有香港精印的彩色廣東菜食譜，也有較科學化的「太空時代的食物」等書。令林愛莉大感意外。

這種地方正是寸金尺土，算起來一定會比起香港和紐約的地皮更貴。

所不同的就是，香港和紐約的地皮是因爲商業價值而給人「炒」起的。

但這裏每一分一寸的地方，却是用金屬、人工和設計堆砌而成。

因此，若認眞伸算一下，其成本亦一定十分可觀。

那麼，在這種珍貴的地方，若非必要，沒有可能放上這麼多的參考書。

難道陳友明來此是主持伙食的？

林愛莉百思不得其解。

她回到客廳時，陳老太正在看「家庭電影」。

那是立體化的闊銀幕電影，其實就是電視；只不過用的是直接綫路，而且「銀幕」鑲在金屬的牆壁之內。

林愛莉也看過這種被稱爲「家庭電影」的節目，不外是一些西片，風光，獵奇以及歌舞片等等。

陳老太把聲音關閉，因爲她聽不懂的緣故。如此反爲樂得清靜！

老人家每天就是只有這種娛樂。

林愛莉問她：「友明何時回來？」

「下班回家，大約還有一小時左右。」陳老太說。

林愛莉跑到隣居去。

隣居住了一對青年夫婦，據說是加拿大法語民族。

林愛莉到過加拿大，也會講法語，所以與這對夫婦很談得來。

相反，這對夫婦因爲不懂英語，反而給其他人冷落了。

這對夫婦年約三十，與林愛莉差不多，但外國婦女皮膚粗劣，看上去，比林愛莉更加老了！

林愛莉只知道她丈夫是個工程師，叫彼得，年前由魁北克應聘到美國來。

彼得太太看見林愛莉過訪，很開心！

林愛莉故意問：「你先生呢？」

「彼得上班去了。」彼得太太說，一邊又招呼林愛莉坐下來。

那些椅子全是玻璃纖維製成，既美觀，又輕巧！

林愛莉坐下之後又問：「容許我問你一些問題嗎？」

「好極！你問吧，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答應。」

「首先我不妨自我介紹一下，我是個有夫之婦。」

「噢！我早知道了。」彼得太太忍不住笑了。

「妳知道，你怎麼知道？」

「我雖然稱你愛莉，但我早知你叫陳太太。」

「不！你弄錯了！」

「什麼？」彼得太太面上的笑容消失了，反問道：「你不是陳太太？」

「當然，我丈夫是姓呂的。」

「噢，我明白了，你改嫁——」

「不！你也攪錯了！」林愛莉心裏儘管生氣，却自我壓制住。

她知道這與對方無關，一切必然是出於誤會而已！

於是林愛莉心平氣和地解釋：「我不會改嫁，陳友明並非我丈夫。」

「但是，這是不可能的事。」彼得太太束上了眉梢。

「爲什麼不可能？外國人可能把婚姻看得太隨便，我們中國人可不是。」

彼得太太道：「這點我也明白。但是，我說不可能，是因爲這裏的家庭成員，必須是夫婦。」

「誰說的？」

「誰說？」彼得太太笑了笑，「其實這兒的人都明白，只有你令我覺得意外。爲什麼你會不知道？」

「我是眞的不知道。」

「那麼，你來此幹嗎？」

「我被迫而來的。」

「被迫？」彼得太太又是一怔！

「眞的，請你相信我，我根本不知道他們是何居心。」

「那我明白了！」

林愛莉道：「可惜現在又輪到我不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可曾聽過挪亞方舟的故事？」

「那是聖經中的故事。」

「對了，挪亞因爲得到上帝的指示，知道地球上的人罪孽深重，行將滅亡，只有他心地良善——」

「好了好了，別對我說這些，這些我都早已知道了。」

林愛莉明知這樣太不够禮貌，但是，她担心時間無多，萬一彼得回來，萬一有人經過，她就不便再查問。

但在另一方面，她必須弄清楚一切，決不能再糊塗了！

於是她催促彼得太太說下去。

彼得太太道：「雷爾登博士等人，是現代的挪亞，他們確信地球上的人類行將消滅淨盡，所以要爲人類傳宗接代，現在你可明白我意思麼？」

林愛莉當然明白了！

她氣得說不出半句話。

怪不得這兒有各種不同的民族，而她和陳家一家却是唯一的中國家庭。

換句話說：這裏的主腦們，要把全世界各式各樣的人類，每樣最少收集一對——一男一女，然後設法帶他們到這兒來。

美國是個「正宗雜種國家」，這裏面有種種式式的人。

中國人，亞洲人（包括中國，日本，韓國，菲，星，馬，泰等等），歐洲的白種人，猶太人，印第安人，黑人……等等，數之不盡！

看來這是一項不易做到的工作。因爲各種人種之中，未必有人願意來此避世。

同時，陳友明所講的「一定要有錢才可以到這兒來。」這說法豈非有矛盾？

彼得太太說：「據我所知，應該有三種人可能被看中，一種有財——錢財的財，另一種有才——才幹的才；第三種，就是他們認爲須要的『人種』，——人類的品種！」

林愛莉忍不住又問：「你和彼得當然是一對夫婦吧？」

「是的。」彼得太太笑道：「我們是如假包換的。」

「那麼——」林愛莉指指後面兩間小房：「你們何故分房分床？」

「噢！」彼得太太掩咀大笑一陣，然後才低聲解釋。

原來目前「建設階段」，所有已到達地下城居住的夫婦，都被勸諭「節育」，直至各種設備足够，才鼓勵各家庭增添他們的成員云。

林愛莉越想越覺得不安！

她和呂偉艮是彼此眞心相愛的，豈可被迫改嫁？

這也難怪陳友明一開始就對她發生好感，而且一直以來也不好意思正面答覆她的問題。現在她終於明白了。

× × ×

又是晚上。

林愛莉無法分別是否眞的像外面一樣，總之這裏是晚上。

上面的金屬板一片漆黑，只是室內和通道上有燈光。

看來這地下城的設計人眞的花了很大的心思，他最少也兼顧到人類的生活習慣，然後才有此設計。

擧個例，東西半球日夜不同，香港是日間，美國是晚上。

所以由港赴美的人，有一個時期會患上失眠症，主要正是晨昏顚倒。

因此，如果地下城之內假如無晝夜之分，相信人們也一樣長期失眠！

現在可不同了，日間，上面的金屬甲板有光綫折射出來，有如白日天空上的情景一樣，不必亮燈。

但一到晚上，「天空」中沒有光綫，一切要依靠燈光——這與我們日常在地球大多數地區的生活一樣。

當然，地球上一些地區可能數天或更長時間是日間，那是例外。

那一晚，林愛莉並未對陳友明透露過一些兒口風。

她只關心地問及他一些日間工作的情形。

陳友明顯得非常開心，他說出外國人很注重口福，所以把他找上了。

但陳友明又自問所知不多，所以把大廚師陳洪也請來。

不過，陳友明是個熱心青年，他不斷進修，希望弄些好菜式，來供應地下城的人。

陳友明避開了「人種問題」不談，但林愛莉十分聰明，從詞語間，已聽得出，陳友明很喜歡她。

儘管陳友明也一直十分尊重林愛莉，但她始終小心戒備。

即使是晚上睡覺，林愛莉也重門深鎖，絕不鬆懈。

林愛莉既然已知道了陳友明自願留下來，當然不會設法救他出去。

何況從他母子口供，他們恨透了陳福成，所以才有今日這局面。

現在林愛莉眞的有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她當初也從不敢想到「逃走」這問題，但現在不同了。

她不但要想，而且要積極的去想。

她愛她丈夫，也愛地面上的世界。

要不是她深覺這個世界太可愛的話，她又怎麼會跟她丈夫帶同阿生到處遨遊？

當然，她不知道未來的時局。

也許不久之後，果眞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

但是，萬一那眞的是一場可怕的，毁滅性的核子大戰的話，即使躲在地下城之內又有何用？

也許屆時戰爭結束了，地下城之內的人都僥倖生存。

可是，當他們重登地面時，所面對的又是什麼？

可以想像得到，那一定是像個爛皮球——到處一無所有，到處爛糟糟的，屍橫遍野，臭氣薰天！

人類若到了這般田地，試問能在地下城裏「偸生」的人，又會怎樣？

當然，設計人的原意，可能讓這班生存者，生活在地下城一個長時間期。但林愛莉覺得那簡直有如地獄一樣，豈會是天堂？

以其如此，眞的是生不如死！

因此，林愛莉開始策劃如何逃出去。

× × ×

阿生這時正躲在一間屋子裏。

這是經過特別安排之後，特警隊和聯邦密探隊合作，在這裏設立了一個「竊聽站」！

經過阿生等人的勸諭，各有關單位果

然同意了一項計劃。

由呂偉艮，阿生和高華斯三人獻議的計劃就是：由明查變爲暗訪。

於是表面上，有關方面表示放棄大規模的搜索行動——

消息傳出去：有關當局認爲失踪的人實則被騙到古巴去。

因爲古巴卡斯特羅須要大批「炮灰」，派到安哥拉作戰去。

這消息又被報章和電視台說得有聲有色，還說有關方面勸告美國人小心被人「賣猪仔」賣到古巴去。

這方法似乎很有效。

一方面可以制止人口繼續失踪，另一方面，也讓「避世會」的人，放下心頭大石。

其實，有關方面的工作不但未有放鬆，反而加緊。

只不過一切重要工作已交到了國際特警隊和聯邦密探這邊來。

波特蘭市警方，反而撤銷了這工作，令人更加相信「有關方面放棄偵查」這說法！

其實，這種「以退爲進」的手法，也是高華斯和阿生想出來的。

他們想過了，「避世會」既是個秘密會社性質的組織，他們的會員可能深入各階層。

那麼，地方性的政府單位，如警察局等等，誰敢保證裏面沒有奸細？

因此，高華斯經過一次秘密會議之後，說服了波特蘭市的警察局和葛士探長這兩個頭頭。

現在一切實際工作，就落入國際特警隊的手中。

而聯邦密探因爲在美國各地擁有較高的實權，所以處於顧問的地位，從旁協助一切。

高華斯和阿生等人正把一些容量加以擴大——這是電話中的談話。

國際特警隊和聯邦密探經過了頗長時間的耐心等待，以及千方百計的秘密偵查，然後才發現這一條寶貴的綫索。

他們查到一個巨富正被人慫恿加入「避世會」。

這巨富家財千萬，却無兒無女。

他叫曉士。

曉士是個和平主義者。

雖然他已年屆六十，却不時叫出反戰的口號，參加街頭示威。

中央情報局的特務一度担心他被外國間諜利用，於是前些時已開始竊聽他的電話。想不到竟發現這寶貴綫索，立即通知國際特警隊前來接辦。

現在已不是第一次竊聽。

在此之前，「避世會」的人不時以電話慫恿曉士到他們的「避世樂園」去。

但是，曉士表示懷疑！

「避世會」的人像傳敎士那麼有耐性，終於安排了一次登門拜訪。

拜訪的人帶了大批印刷品，還有活動電影介紹，務求說服曉士加入。

從剛才那個電話可以聽得出，曉士終於被他們說服了！

曉士早已退休，他有花不完的金錢，又無兒無女，正想着下半世怎樣過；目前這「避世會」創辦的地下城，確是够新奇刺激的。

於是曉士決定在有條件的情形下，加入「避世會」。

條件之一是：他可以自由來回地下城與波特蘭市之間。不受限制。

條件之二是：他捐出一千萬美元，作爲建設地下城一部份費用。但是，他要較大的居室，要較佳的享受！

條件之三是：他死後一切財產歸「避世會」所有。

不過，當他生存的時候，他要成爲「地下城」的名譽市長。

「一千萬」這數目太過吸引，何況死後一切還歸「避世會」所有呢！

於是這次的交易又成功了。

現在這個電話，就是「避世會」的人相約，把曉士帶往參觀「地下城」的。

從電話中聽到，他們約好明天一早在一幢辦公大厦地下停車場見面；在那兒曉士轉車到郊區去。

電話掛斷了之後，阿生等人亦大爲緊張起來！

各人圍攏在一張大圓桌四周。

桌上有地圖，偸拍的照片等等，好一大堆。

最奇怪的還是其中還有高華斯的照片，而且有一張是幻燈片。

各人就座後，阿生叫人熄燈。

然後，他將兩張幻燈片放大一起，放映出來讓大家看。

一張高華斯的正面照片，另一張是曉士的。

最先二張照片平排，後來阿生又把它疊在一起。

現在大家都同意了阿生的計劃，因爲曉士雖老，外型眞有七分似高華斯。

座中有人開玩笑地說：高華斯是曉士的兒子！

高華斯不以爲譃，反而笑了！

於是他開始接受試辦式的化裝……

× × ×

在地下城之內，人們紛紛忙起來。

林愛莉記憶所及，從未見過大家這樣忙碌的。

她四下裏找人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人有個正確的答案。

直至到陳友明回來，才告訴她，他們正準備歡迎一位巨富——此人將是地下城的未來市長云。

林愛莉靈機一觸，表示也希望到上面去加入歡迎行列。

但是陳友明却說：連他自己也沒有這種「資格」。

不過，陳友明又說：屆時曉士會巡視「城內」各處。

林愛莉自己才明白，她當然不希罕去見見曉士；她只想揀機會逃走。

既然「沒有資格」，林愛莉也只好在內心盤算着。

她很聰明，決不會打草驚蛇的提醒了陳友明。

等到那天早上。

大約有爲數三十人的歡迎行列，在沙漠之上排成了陣勢。

空手道的戰鬥招式

·賴嚴霜·

我們看見空手道對打的情形，多數會發生一種感覺，以為他們沒有招式，只是隨意攻擊或防衛，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空手道在兩人練習自由搏擊的時候，或者眞正跟敵人交手的時候，都是如此，先行擺好了一個姿勢，然後發招，至於空手道本身的學員從事自由搏擊之際，一定要有師傅或師兄在旁指導，除了說明他們的攻勢和守勢是否符合理想之外，還負責計算分數。空手道不准直接打擊對方的顏臉，如果發拳打到對方臉孔，快要接觸它的時候，便要收拳，最理想的就是那一拳跟對方臉孔相隔兩寸，如果發拳太快，或者衝力太猛，眞的打中對方臉孔時，不但沒有績分，還要扣分，這樣做並非為了打傷自己人，更重要的就是借此反映出發拳之際確實對那一拳有準確的認識，估計他的實力非常清楚，如果練習的時候能夠在很短的距離收拳，不至於打傷別人，那麼，眞的落場交手，或跟敵人作生死鬥，便可把那一拳打得更加沉重，而且確實知道這一拳能夠擊中對方的顏臉，使對方受傷。

空手道並不主張初學的人用掌作戰，應該握拳，原因是拳頭握緊之後，他不但攻擊方面特別有威勢，而且還因握拳的影響，左右手的前臂肌肉抽緊，可以擋格別人的拳，無論如何用拳去攻擊或擋格都是很符合理想的，如果握緊拳頭之後，對方用腳踢來，還可以把那一拳向下截擊，打擊對方的小腿脛骨，要是用掌截擊，那種力量就比不上握着拳那麼結實。

還有一點，握拳之後，如果要攻擊對方特殊的位置，例如額角或咽喉，可以把拳頭的指節骨借長一點，變成插捶，利用尖硬的指節骨去打擊對方骨節脆弱之處，或者氣喉，那就更加威力强大，倘若用掌作戰，忽然展開上述這一類的攻擊，便要收掌變拳，比較緩慢，故此，空手道雖有各種掌法，學習自由搏擊的學員，應該用拳，直到他們認為各種搏擊都十分靈活，然後化拳為掌。

自由搏擊雖然是一種練習，仍有各種分別。初學自由搏擊，應該跟師兄同練，師兄方面只是負責防守，並不攻擊，任由對方發拳進攻，那就減少對方在心理上的威脅，因為他發招之後，不愁別人反攻，這一點是很重要，能夠培養他的自信心。

習慣了它，就用另外一方式進行自由搏擊了。那時剛剛相反，師兄全部採取攻勢，他只能守衛，不准反攻，這樣做可以使他全神貫注去做防衛的工作，因為師兄打過許多次自由搏擊，很有分寸，不至於偶然一拳打傷他的口鼻或眼睛，故此，這樣練習可以使學員比較放心，當然是很有利的。

到了第三個階段，那是眞的自由搏擊。不管學員對拆，抑或是學員跟師兄或師傅對拆，俱是如此，任由雙方展開攻勢或守勢，但仍要永遠遵守這個鋼壁似的規則，發拳只能跟對方的臉孔相隔兩寸，不能一拳打中對方的顏臉。

上述那些話只是指空手道自由搏擊的方式而言，至於落場交手，應該做些準備作戰的姿勢。

空手道準備作戰的姿勢約有四種，那是最常見的，新進的學員應該依照四種當中的任何一種落場交手，至於那四種方式的型格分述如下。

第一種招式叫做：「雙手招式」。那是根據人體最自然的姿勢而確定的，屬於備戰的招式，把兩手握緊，低垂下來，左腳向前跨進一步，變成貓腳，即是說，體重微微放在前腳，後腳只是跟着前腳移動，不過這種姿勢是隨時可以變換的，如果對方用腳出擊，立刻把它改變過來，仍是原來的模樣，但却把體重放在後腳，前腳隨時移動，因為貓的腳俱是如此，前後雙腳都可以做主力，去承受整體的體重，故此，貓的走勢十分靈活，應該學習牠。

擺好了一雙腳備戰的姿勢，就把右拳握緊，左手也是握拳，不過有先後之分，如果右拳放在前方，左手握拳就留在腰間，反之，左手握拳擺在前方，右拳則留在後面，這兩個拳頭是準備一隻截擊對方的拳，或踢出的腳，另外一隻手即時出擊。

這種姿勢是最穩定的招式，而且是最自然的一種戰鬥姿勢，特別適合初學自由搏擊的學員使用。

第二種備戰招式叫做「圓心招式」，兩隻手仍是握拳，但却把它加以有限度的旋轉，好像連續擺出一個圓圈形，那雙手轉動之際，必須緊守一個原則，知道圓心在甚麼地方。

站立的姿勢仍是貓腳姿勢，但却比較注意後腳，左手向前，上拳的高度與眼的高度相同，右手則用掌貼身出擊，隨時用掌刀或手刀截擊，兩手分別旋轉，好像風車似的轉動不停，借此擾亂對方的視綫，必要時一雙腳仍可跟着雙手轉動的時候忽左忽右的移動。

因為這種備戰姿勢看來好像不斷的用手繞圈子，故稱圓心招式。

第三種備戰姿勢是摹仿老鷹或雄鷄作戰姿勢而設的，或鷹或鷄捕捉小動物的時候，往往施展這一招，先用牠的翼向對方打擊，使那一頭小動物昏迷一陣，隨即展開更凌厲的撲攻，因此之故，這種招式稱做「前羽招式」。

這種招式相當古怪，先把左右兩手伸到前面去，手心向着對方，不管用掌或拳，俱是如此，然後把身體作為中心，手臂等於半徑，繞半個圈子牽制對方的動作，借此測量彼此的距離，盡量使用自己保持適當間隔，移到有利的位置，只要對方的攻擊進入那個小圓圈的範圍之內，就可以用單手向下截擊，或者雙臂一齊推出，還可以閃身出腳踢出，這是一種可攻可守的招式，特別適合於推測對方起腳踢來的那種戰鬥。

第四種招式叫做「龍變招式」，即是一雙手向前舉起來，變成交加手的模樣，上邊握拳，下邊以貓腳的姿勢迎戰，如果採用守勢，身體的重心立刻移到後腳去，反之，便即移在前腳，便即把後腳踢出，因為上邊兩隻手已經握拳，而且採用交加手，可以預測對方的攻勢加以適當處理，如果那個交加手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後，自己便要作如此安排，左手用來擋格對方向自己上半身以及顏面攻擊的拳或掌，右手則保護自己的下半身，隨時用手刀截擊對方踢來的一條腿，此外，交加手還可以一手截擊另外一隻手，即時展開攻勢，跟住挺進踢出一條腿來，因為它可攻可守，變化極多，全身都可以不斷的移動，故此，看來特別多姿多采，聽說龍的變化最大，故此，這種招式稱做「龍變招式」。

說到手刀的一方面，應該有基本的認識。手刀跟掌刀不同，掌刀是用手掌的掌筋或掌邊向對方劈下的，可以略為放橫，劈對方的頸子或咽喉，亦可以迎頭斬落，就像是一把刀，如果用這種掌刀去擋格對方踢來的一腳，那是太過吃力了，原因是腳的雄勁强過掌刀許多，想截擊的話，該用手刀。

手刀的意思就是把左手或右手的前臂加以鍛練，使它連骨頭帶肌肉都非常堅硬，好像一把刀，一般而論，踢出來的腳，不管是用那種形式，所踢的是腳刀抑或撩陰腿，俱是小腿脛骨向天的，這一條骨稱做朝面骨，如果練習過手刀，略為閃側，用手刀向下斬去，打中他的脛骨，他就會發生劇痛，就算沒有倒下來，那一條腿再度踢出之際，已經沒有力量，如果一個善於用腳出擊的人，小腿脛骨給人斬了兩下手刀，便會失去戰鬥力，因此，想截擊擅長用腳的人，必須學習用手刀作戰，就要做出龍變招式，以交加手的姿勢迎戰。

交加手不止是用一雙手向上舉起，截擊一雙腳，還可以用來對付對方打來的一拳，因為它是十字形的姿勢，中間留出一個空位，對方不敢向臉部發拳打來，否則，交加手向上擋格，剛好把他的一拳擋住，隨即改為撲翼手，向對方的腰脇劈落，那就大獲全勝，一個人僅有兩隻手，一隻手臂給別人乂住，僅得一隻手臂留下來，很難用一手對抗兩手，故此，肯定的說，擺出交加手的姿勢，對方是不敢發拳向臉孔出擊的。

如果對方用拳向腰間出擊，交加手不必雙手壓落，只用一手劈落，就可以應付他，另外一隻手不必急於攻擊，最好等待對方另外一拳打出來，先行把它盪開，爭取中綫，然後進馬發拳，以短拳的姿勢襲擊對方臉孔，萬一給他閃開，隨即化而為踭，用踭向對方胸部撞擊，假如那一踭仍然落空，便可用膝頭向上頂撞，因此之故，這種攻勢是非常凌厲的，可以說是連環出擊。向對方臉孔攻擊之後，隨即用踭，跟住用膝頭撞擊，這樣做必須有很堅强的意志，而且有勇氣展開攻勢，絕對不能中途畏縮，否則，便會給對方乘虛而入，用腳刀的方法打擊你的小腿骨，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不妨緊記在心。

預防對方用腳踢出來，最理想的就是盡量貼近他，因為你立定主意貼近他發展，以最短的距離發短拳和手踭之後，跟住用膝蓋骨撞擊，已經有整個計劃，對方猝不及防，無法爭取時間用腳踢出來，只有招架，那種招架是很吃力的，因為你單是右邊的攻勢已經包括短拳，手踭和膝蓋骨，還可以在膝蓋骨撞擊之後用腳踐踏他的前鋒馬腳背，跟住再撞第二次膝蓋骨，一共有五種攻勢，至於你的左邊，手和腳亦有五種攻勢的，連環出擊便是十種攻勢，除非對方預知你有這一招，能夠想出巧妙的辦法來，閃身跳出你所攻擊的圓圈之內，然後能夠很有把握，又或給膝蓋骨撞擊，都是非常痛楚，說不定登時倒下來。

以短拳襲擊對方的軀體，不一定是在第一次出擊時把他擊倒，說不定要連打五六拳，因此之故，空手道發招一定要搶攻，寧願減少發拳的勁，仍要爭取速度，想打得快以及閃避得快，必須經常練習「對拆」。

這三十人之中，包括雷爾登博士和他的助手當奴等人在內。

他們計準了時間才由地下城出來，因為沙漠上的風很大，風與沙都令人難以忍受。

天空上出現了直升機。

直升機平穩地降落那平坦的「假沙漠」之上。數名大漢前呼後擁的，把一個老人拱衞着走過來。

雷爾登博士看得不大順眼，他覺得曉士未免太過大陣仗！

由直升機降落處到地下城的入口處，有十多碼，加上風大，吹得沙塵滾滾的關係，視綫自然不清。

當曉士等人進入視綫清楚的範圍時，雷爾登忽然覺得有些不妙！

因為他派去連絡曉士的另一名得力助手沙格，似乎被人從旁要脅住。

而且除了沙格之外，其他助手却未在這班大漢之中。

於是雷爾登一聲號令，他們這三十個人立即回轉身去，紛紛逃入洞口之內。

雷爾登沒有看錯，曉士雖在其中，但他只是高華斯扮的；「避世會」要員沙格，也的確正被阿生等人要脅住。

阿生等一班大漢扮成曉士的保鏢。

當時各人看見雷爾登等轉身就走，連聲喝住。

無奈各人轉眼即逃入洞中。

那洞口封閉後就有如銅牆鐵壁。

高華斯惟有叫助手用無綫電通知其他接應的人。

不到幾分鐘，大隊直升機出現於沙漠的天空上。

大批全副武裝的軍警包圍這一帶。

高華斯正待指揮各人硬攻，洞口的鋼門却自動打開了。最先走出來的正是雷爾登博士；在後用刀指住他的竟是林愛莉！

原來林愛莉早已偷到「上層」近洞口處，伺機行事；後來她見各人慌忙逃入來，心中已明白了幾分。她趁住各人陣腳大亂之際出擊，令到各人措手不及。

當奴等人雖然有槍，但却無用武之地，因為林愛莉拳腳功夫厲害，經過一番拚搏之後，已制服了雷爾登。

雷爾登就在林愛莉的利刀之下，乖乖的叫助手不要開槍，將洞口打開，讓特警隊衝入。

大局已定，失踪的人都在「地下城」之內找回。但是，他們並未感謝有關方面，反而埋怨他們。

他們强調他們這做法是對的，世界終有一天末日來臨。

沒有人敢說他們不對。只可惜為了經費，雷爾登的手下殺了人，即如克斯頓等就是他們殺的。失踪者終於與家人重聚，兇手也被法律制裁。

那麼，地下城又如何？

據說，軍方的專家們一直將它保留着，以便核子大戰爆發時，作為臨時的指揮部云。

（全文完）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高庸·文 盧令·圖

硃砂井(一)

怪人做怪事

一大清早，東門牌樓下就圍了好多人，有的議論紛紜，有的嘖嘖稱奇……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新鮮事。

看熱鬧的人越聚越多，就像糖粒邊的螞蟻，沒多一會兒工夫，竟吸引了上百閑人。

可是，除了少數識字者外，絕大多數的人，都只看見牌樓上貼着一張有字的紅紙條，其餘甚至連紅紙條也沒看見，只知道跟着別人亂擠，把個東門牌樓擠得水洩不透。

那紙條不大，但紅底黑字，十分醒目，字跡也頗工整娟秀，紙上墨汁未乾，一看就知道是今天清晨才貼上去的。

「餘屋分租——閣樓房二間，下臨豬舍，四面無窗，僅一門出入，每月租銀三十兩，限無炊，有意者，南大街王府巷趙宅面洽。」

看過字條的人，都忍不住大笑。

有人譏諷道：「這姓趙的敢情是窮瘋了，兩間破屋，居然要三十兩銀子一個月，比住最上等的客棧還貴！」

有人笑道：「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這姓趙的如果不是存心捉弄人，八成準是個瘋子。」

也有人道：「王府巷趙宅，那不就是趙寡婦家麼？趙寡婦只有一個女兒，莫非是想替她女兒招女婿？」

也有人道：「別胡說，趙寡婦母女都挺本份，這定是那個缺德鬼，想她女兒想

殘廢更殘忍

不到手，故意拿她們母女戲弄出氣……」

正說着，突然伸過來一隻手，「刷」地一聲，撕下了紅紙條。

這人穿一件黑布短衣，下面一條粗布褲子，紮着「倒趕千層浪」的護腿，多耳蔴鞋上沾滿塵土，肩頭斜掛布褡褳，一頂闊邊范陽笠帽，遮去大半張臉。

從笠帽下，只能看見他膚色黝黑，蓄着刺蝟般的短鬚，身軀壯碩，勢態威猛。

衆人都暗暗吃驚，議論聲頓時沉寂下來。

有人壯着胆子問道：「這位大爺，是想租那趙寡婦的房子嗎？」

那短衣漢子冷冷道：「怎麼？難道不行？」

問的人連忙陪笑道：「行！當然行。可是……那得三十兩銀子一月……」

短衣漢子截口道：「錢是我的，跟你什麼相干？」

「我——只是一番好意——」

「你在多管閑事！」

那人被連連搶白，見短衣漢子語氣不善，沒敢再說話，低着頭，匆匆擠出人叢走了。

其餘看熱鬧的也發覺不太對勁，誰都不願招惹是非，一個個脚底抹油，紛紛而散。

短衣漢子露齒一笑，再仔細看看那張紅紙條，擧手拉了拉帽沿，低聲自語道：「王府巷，好地方，別說三十兩銀子，三

百兩也值得——」

× × ×

王府巷其實並不能算一條巷子，這兒只是隣近「晋王府」的一片空地，本來是王府外花園，自從晋王獲罪抄家，王府漸漸廢荒，花園也跟着頽敗，變成一片荒涼空地，因爲位於府牆外，以致被無處棲身的百姓建屋佔住。

整條王府巷，實際就是一條彎曲的荒徑，總共才四五戶木屋，都是貧苦人家，利用空地畜養着豬羊鷄鴨，藉以維生。

趙寡婦的木屋，就在巷口的第一家。

短衣漢子先繞着木屋轉了一圈，又默默凝望王府圍牆，良久，才推開籬笆門走進去。

「喂！幹什麼的？」

籬門距木屋足有十丈，他一進籬門，就被發覺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喝着迎了出來。

這女娃兒雖是布衣粗裙，模樣竟出奇的美，大大的眼睛，圓圓的臉蛋，腦後拖着烏黑發亮一條粗辮子，頰上兩個深深酒渦，明艷照人秀麗中又帶着三分野性美。

短衣漢子停住脚步，伸手拉了拉帽沿，不知爲什麼，竟長長吁了一口氣。

辮子姑娘來到近前，見他手中拿着紅紙條，便問道：「你是來租屋的？」

短衣漢子道：「不錯。」

辮子姑娘歪着頭，向他上下打量了一遍，道：「你認不認識字？」

「當然認識。」

「招貼上的說明，你都仔細看過？」

「看過了。」

「你決定要租？」

「要。」

「三十兩銀子月租，你付得起？」

短衣漢子沒有回答，伸手向布褡褳便一掏，摸出一錠銀元寶遞給了辮子姑娘。

銀子上印着太原府的官寶戳記，足重五十兩。

這位仁兄衣着雖然簡樸，想不到竟是個殷實主兒，同樣的銀元寶，布褡褳裏只怕還有的是。

辮子姑娘微露驚色，淺淺一笑，道：「看情形，你是決心非租我家的房子不可了？」

短衣漢子並不否認，他已付了錢，當然就是決心要租房子。

辮子姑娘問道：「貴姓！」

「敝姓錢。」

「大名是——」

短衣漢子道：「錢堃，金錢的錢，二方一土的堃。」

「錢大叔，對不起……」

辮子姑娘把銀元寶又還給了他，微笑道：「我不能先收你的銀子，因爲我作不了主，租屋的事，得由我娘決定才成。」

錢堃也沒有勉强，點點頭道：「那就請姑娘去問問令堂吧。」

「好，錢大叔請等一會兒，我去叫我娘出來。」

× × ×

其實，不用辮子姑娘去叫，趙寡婦早已等在木屋門後了。

只不過她是一個瞎子，雙目俱盲，行動不便，僅能聽見兩人的說話，看不見屋外的情形。

辮子姑娘才進木屋，趙寡婦已經迫不及待地問道：「小蘭，快說！他長得像什麼模樣？」

小蘭低聲道：「壯壯地，黑黑地，蓄着滿臉短鬚髭，神態很猛——」

趙寡婦搶着又問：「多大年紀？」

小蘭想了想，道：「看外貌，總有四十出頭了，可是，聽聲音，又只有三十以內。」

「看見他眼睛了麼？左眼是不是有一條刀痕？」

「這倒沒看清楚，因爲他戴着一頂闊邊笠帽，眼部都遮在帽沿下面。」

趙寡婦皺眉略一沉吟，道：「走，娘去會會他，等一會娘讓他摘下帽子，你務必要看清楚他的左眼，知道了麼？」

「知道了。」

小蘭一面答應，一面摻扶着趙寡婦走出木屋，揚聲道：「錢大叔，請過這邊來談吧，我娘眼睛失明，行動不方便。」

錢堃大步走了過來，行近到丈餘處，突然停步。

或許是趙寡婦的容貌嚇住了他，趙寡婦不僅雙目俱瞎，連鼻子也爛歪了，整張臉上，只有嘴部還算完整，其餘全是肌膚糾結變形，扭曲可怖，一望即知曾被什麼毒液澆潑過。

錢堃的臉藏在笠帽帽沿下，看不見臉上的表情，但從他緊揑着的雙拳，已不難猜到內心的驚駭。

小蘭替他們介紹，趙寡婦漠不爲禮，錢堃也只是微欠了欠身子。

趙寡婦冷冷道：「錢爺見了老婆子這副形象，還有意承租我家的房屋嗎？」

錢堃道：「在下是來租屋，並不是來相面的。」

趙寡婦突然呷呷大笑道：「好極了，錢爺不以貌取人，足見君子，只不過，老婆子家無男子，僅有孤女寡婦，錢爺若要租我的房屋，還得依老婆子兩個條件。」

錢堃道：「大娘請說。」

趙寡婦道：「第一，老婆子好靜，不喜外人打擾，錢爺住在這兒，不能有朋友來訪。」

錢堃點點頭道：「行，在下由外地來，根本就沒有朋友。」

趙寡婦道：「第二，此地與晋王府隔隣，如今王府雖已荒廢，錢爺必須答應不得私入府內窺探。」

錢堃訝道：「這是什麼緣故？」

趙寡婦冷聲道：「因爲老婆子原是王府僕傭，居住此地，就是爲了替故主看守產業。」

錢堃哦了一聲，說道：「好，我答應了。」

趙寡婦道：「大丈夫一諾千金，錢爺既然答應了，就得遵守諾言，否則，別怪老婆子翻臉逐客。」

錢堃微笑道：「一言爲定，在下什麼時候可以搬來新居？」

趙寡婦道：「隨時請便。」

錢堃便又取出銀元寶，欠身道：「多謝大娘，在下告退了。」

小蘭上前接了銀子，笑着道：「大叔早些搬來，我去替你收拾房間——」

藉着笑語，將身子擋住錢堃，趙寡婦衣袖微抖，一股勁風，突然向錢堃捲去。

小蘭早有默契，風聲入耳，即時側身傍閃，低頭望向笠帽帽沿下……

誰知錢堃的反應更快！

風過處，帽沿剛剛揚起，錢堃已經飛快地轉了身。

小蘭看到的，只是一束黑髮，錢堃却順着風勢，輕飄飄走向竹籬門外——

望着錢堃漸漸遠去的背影，小蘭不禁呆住了。

脚步聲才消失，趙寡婦已急急問道：「丫頭，看清楚了沒有，他的左眼……」

小蘭嘆口氣道：「娘，別提了，什麼也沒看見，除了腦後的頭髮。」

趙寡婦駭然道：「怎麼？難道他早已有準備？」

小蘭道：「人家身手迅捷，絕不在咱們之下，娘，咱們碰上高人了。」

趙寡婦扭曲的臉上一陣抽動，喃喃道：「奇怪，他若不是咱們要找的人，為什麼願意用高價承租陋屋？他若是咱們要找的人，又為什麼這樣藏頭露尾？」

小蘭道：「他是不是咱們要找的人，等他搬來以後，總會知道的，我只担心他也是為了王府而來，跟咱們是對頭。」

趙寡婦好像根本沒聽見小蘭的話，自顧反覆低唸着：「錢堃——錢堃——武林中怎麼從未聽過這名字……」

突然混身一震，脫口道：「啊！莫非是『乾坤一絕劍』？」

小蘭詫道：「乾坤一絕劍是誰？」

趙寡婦不答，忽又啞然失笑，道：「不會的，那老怪物縱或活着，今年也該有一百多歲了，怎麼可能才僅中年……」

小蘭不知道她在說些什麼，又是從心底泛起一種莫名的恐慌，就好像有什麼禍事將要發生似的。

然而，這種感覺，她却無法具體告訴趙寡婦……

× × ×

夜，初更。

小蘭正從閣樓下來，拍拍衣上灰塵，笑着道：「娘，都弄好了，包管只有咱們看見他，他看不見咱們。」

趙寡婦道：「你把鏡孔對準在什麼地方？」

小蘭得意地道：「正對着床頭，我就不信他睡覺時還戴着大帽子，只要他摘下帽子，我就能看清他的面貌。」

趙寡婦點點頭，道：「就算有鏡孔，行動也得特別小心謹慎，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在沒有摸清他的底細以前，咱們必須處處警覺提防……」

突然語聲頓住，側耳傾聽了片刻，冷笑道：「果不出我所料，他來了。」

小蘭奮然道：「我去開門……」

「慢着！」趙寡婦低語叮囑道：「態度放自然一些，照娘的話行事，他若問起我，就說我已經睡了。」

正說着，屋外果然傳來敲門聲。

小蘭匆匆送趙寡婦進入右邊臥房，提着燈開門迎出來。

却見錢堃站在竹籬外，地上放着一口大木箱。

那木箱有七六尺長，寬和高各約三尺左右，乍看之下，簡直就像一口大棺材。

箱子四角和邊沿，都裹着銅皮，箱口有三把銅鎖，擦得閃閃發亮，就憑這些堅固的配件，不難想見箱子裏的東西，是如何珍貴了。

小蘭驚訝道：「這就是你的行李？」

錢堃露齒一笑，道：「是的。」

小蘭道：「裏面裝的什麼？」

錢堃道：「很珍貴的東西。」

小蘭也發覺自己問得太冒昧，忙拉開竹籬門，道：「錢大叔請進來，要不要我替你帮忙抬——」

「謝謝，不用了。」

那箱子看來很沉重，錢堃只單手一提，便提了起來，輕輕扛在肩上，向木屋走去。

不知為什麼，小蘭對那口木箱竟產生恐懼的感覺。

她掩上竹籬門，緊緊跟在木箱後面，好幾次想伸手摸摸那箱子，又有些胆怯。

抵達木屋，小蘭搶着推開門，低聲道：「我娘剛睡着，大叔請當心點，別吵醒她老人家。」

錢堃口裏答應，一欠身，連人帶箱子已進了門。

木屋門楣，也不過只有七尺高，四尺多寬，錢堃的身軀粗壯，再扛着一口大木箱，照理很不容易「擠」進去，誰知錢竟毫未費力，輕輕鬆鬆就將木箱扛了進去，連門框也沒有擦着些兒。

前屋併排三間，正中是堂屋，右邊是臥室，左邊是柴房和廚房，柴房旁邊有一座小梯，可進閣樓。

那兩間每月租金三十兩銀子的閣樓，實際就是架在豬屋上方的儲藏室，別說住人，養鷄都嫌太悶了。

兩間閣樓居然都打掃得很乾淨，每間樓房中，居然各放着一張木床。

小蘭自己看着都有些臉紅，訕訕地道：「大叔還滿意麼？」

錢堃道：「很好。」

小蘭赧然道：「咱們本來想把柴房那一間出租的，可是，我娘好清靜，怕人打擾——」

錢堃微笑道：「我也好靜，也怕人打擾。」

小蘭四面望望，道：「大叔請看，還差什麼東西，我好搬上來。」

錢堃道：「不差什麼了。」

小蘭道：「那麼，我替大叔沏一壺茶去。」

錢堃突然道：「蘭姑娘，能不能請你將這一張床搬到樓下？我要騰出地方，擱這口箱子。」

小蘭訝然道：「床搬走了，大叔睡在那兒？」

錢堃道：「不妨，我就睡在箱子上行了。」

小蘭沉吟了一下道：「好吧！」

她只答應着還未動手，錢堃已跨上樓梯一伸左臂，將左首房間內的木床平舉了起來。

木床雖然說不上重，但要這樣用單手握住一支床脚，將整張床平舉起來，必須要有驚人的腕力才能辦到。

錢堃好像在有意賣弄，一隻手將木床

搬放到樓下，仍然用一隻手托着大木箱，輕輕送入閣樓房中，雙脚竟然沒有移動半步。

小蘭咋舌道：「哇！錢大叔好大的氣力啊！」

錢堃沒出聲，舉手拉一拉帽沿，跨步登樓，輕輕一旋身子，人已盤膝坐在箱蓋上。

小蘭端茶上來，却見他以帽遮臉，低垂着頭，彷彿睡着了。

她存心搭訕，輕喚道：「錢大叔，請用茶。」

錢堃漫聲應道：「好，擱着吧。」

擱在那兒？這房中沒有桌子，當然只有擱在樓板上了。

小蘭心中暗喜，趁蹲下來擱茶杯的刹那，由下望上，偷眼望去……

結果，除了帽沿和滿腮刺蝟般的短髭．甚麼也沒看見。

小蘭仍不肯死心，索性就在樓板坐下，笑問道：「錢大叔，要不要洗洗臉？我去替你取水。」

「不必。」

「餓不餓？鍋裏還有粥，我去給你盛一碗來？」

「不餓。」

「閣樓上很悶熱，大叔戴着這頂大帽子，不覺得熱嗎？」

「不熱。」

「那——」小蘭有些扯不下去了，笑笑道：「大叔好像不大喜歡說話？」

「不錯。」

小蘭還不願走，聳聳肩道：「可是，我娘要我請教大叔幾件事，她老人家說：以後大家住在一起，就像一家人，應該彼此有個認識……」

錢堃截口道：「妳想問什麼？」

小蘭道：「我娘想知道，錢大叔是從那兒來？到太原來有什麼事？準備在此地住多久？」

「好！」錢堃的語氣顯得頗不耐煩。「請轉告令堂，我從大名府來，尋人未遇，暫時借住府上，少則一日，多則三月，只等訪到那人的消息，立刻就走……這樣滿意了吧？」

小蘭仍然不識趣，又問道：「大叔要找的，是什麼人？」

趙寡婦一直在房中竊聽，知道再不出面，一定會僵了，忙假作由夢中醒轉過來，含糊地叫道：「小蘭，你是在跟誰在說話呀？」

「娘，是錢大叔搬來了，我正在跟大叔聊天呢。」

「這丫頭也眞是，怎麼沒有告訴我一聲。」

趙寡婦悉悉率率「下了床」，摸索着走到堂屋，問道：「現在什麼時候了？」

「二更過後，三更不到。」

「哦，這麼晚啦，有沒有替錢大叔收拾好房間？」

「早收拾好了。」

「行李都搬進來了沒有？」

「有。」

「夜深了！錢大叔一定很累了，丫頭，別老是纏人，有話明天再說吧。」

小蘭一面應着下了閣樓，一面道：「娘，我正問錢大叔從什麼地方來太原府的，錢大叔說他是大名府的人，來這兒找朋友未遇見……」

「哦？」趙寡婦立刻接了過去：「大名府可是個好地方，錢爺住在大名府那條街？」

錢堃道：「鼓樓前宏遠鏢局。」

趙寡婦又哦了一聲，無限欽佩地道：「原來是位達官爺，失敬，失敬。」

錢堃道：「不敢當，混口飯吃而已。」

小蘭插嘴低問道：「娘，達官爺是多大的官……」

「小孩子別胡說。」趙寡婦輕叱女兒，又問錢堃道：「錢爺這次來太原府，不知道是因公？還是因私？」

錢堃沉吟了一下，道：「不瞞大娘說，在下是因公而來。」

趙寡婦吃驚道：「因公？那是保鏢來的了？」

「不錯。」錢堃壓低聲音，說道：「在下將實情告訴了大娘，不知道大娘能否替我守秘密？」

趙寡婦道：「錢爺只管放心，老婆子雙眼俱瞎，我這女兒小蘭也一向聽話，咱們母女倆不會洩片語隻字。」

錢堃點點頭道：「實不相瞞，在下是由大名府保一趟暗鏢前來太原，不料貨主指定的受鏢人却搬走了，下落不明，在下受貨主重托，不便輕言折返，因此才租下大娘的餘屋暫住下來，準備慢慢查訪，交卸鏢貨。」

趙寡婦道：「那些鏢貨呢？」

錢堃道：「在下已經帶來了。」

小蘭忙道：「娘，錢大叔帶來好大一口箱子，已經搬到閣樓上啦。」

趙寡婦驚駭不已，正色道：「錢爺，不是老婆子胆小，既是暗鏢，想必價值不少，錢爺帶着如此貴重的財物，就該尋有名的大客棧住宿，交櫃上保管，才不怕遺失……」

錢堃沉聲道：「正因為箱中財物太貴重，在下才不便投宿客棧，一旦遺失了，客棧主人縱然是傾家蕩產，也未必能够賠得起。」

趙寡婦道：「但我家更窮，萬一發生意外……」

錢堃道：「大娘這兒地處陋巷，最不顯眼，誰也想不到在下會將鏢貨藏在陋巷木屋，這樣反而安全。」

趙寡婦道：「可是……錢爺，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錢堃笑道：「辦法是我想出來的，就算眞的發生了意外，我當然不會怪到你們頭上，只要你們不擅入閣樓，不私開我這箱子，一切意外，由我自己負責。」

小蘭輕扯趙寡婦的衣角，嗄聲道：「娘，不行啦，你老人家從來不去閣樓，有事不會怪你，可是我……我總不能完全不上樓去呀，即使我眞的沒去過，有事也一定會懷疑我……」

錢堃道：「姑娘不必多慮，我自願搬來，豈能不信任你們，姑娘只要記住別擅動我這口箱子就行了。」

趙寡婦沉吟了好一陣，才道：「既然錢爺這麼說，你不在家的時候，我們母女絕不會踏上閣樓，出了任何意外，我們母

女也不負責，醜話說在前頭，以免到時候受連累。」

錢塹毫不猶豫地說：「好，就這樣一言爲定，我會儘快設法找貨主，交出鏢貨，不使二位整日担心。」

談到這裏，時間也不早了，小蘭對閣樓上那口大木箱好像已視同蛇蝎，連看也不敢多看，拉着她娘急急回進臥房，拴上了房門。

錢塹顯得很疲倦，竟和衣躺在木箱上，不久便响起了鼾聲。

燈滅，人寂，木屋浸沉在黑暗中。

良久，黑暗中有了耳語——

「丫頭，別妄動，這姓錢的不是易與之輩，當心驚醒他……」

「我不出去，只在暗鏡內看看。」

「不用看了，他不點燈，滿眼漆黑的，暗鏡也毫無用處。」

「眞教人想不透，他爲什麼有床不睡，寧可睡在木箱上？難道這箱子裏眞有值錢的鏢貨？」

「你信他胡說，大名府鼓樓前的每一塊磚我都認識，根本沒什麼宏遠鏢局。」

「或許這是幾年中新開的。」

「就算新開了鏢局子，也絕不會有這種鏢頭，既然保的珍貴暗鏢，就不可能只有他一個人護送，再說，也沒聽過用大木箱抬着的暗鏢……」

「那……他究竟是幹什麼的？爲什麼總躲躲掩掩，不讓人看見他的面貌？」

「依我猜，這傢伙必是來意不善，很可能也是爲了王府的——」

「噓！他醒了。」

「……」

不錯，鼾聲停歇，錢塹的確醒了。

不但醒了，而且摸索下了閣樓，推開了廚房後的側門，悄悄走了出去。

夜半更深，他睡的好好地，幹什麼又悄悄爬起來溜出去呢？

趙寡婦不禁豎起耳來，急忙推着小蘭，道：「快跟出去看看，姓錢的在攪什麼鬼！」

小蘭匆匆披衣而起，啓門跟出……

可是才到廚房門口，却停了脚步，傾聽片刻，低啐了一口，又匆匆蹔回房裏。

趙寡婦居然也沒有問她爲什麼去而復返。

因爲她眼睛雖瞎，耳朶却挺靈，已經聽到從廚房門外傳來的「沙沙」水聲……閣樓無門無窗，半夜內急，如果不去廚房外面，難道叫他撒在樓板上？

×　　×　　×

趙寡婦母女一夜沒落得好睡，直到天將亮的時候，才迷迷糊糊打了個盹。

醒來時，業巳日紅窺窗。

小蘭一面揉着眼睛，一面打着呵欠，開門出來，向閣樓一望，頓時倦意全消。

樓上只有那口大木箱，錢塹已經不在了。

木屋和竹籬門都虛掩着，後院，井邊也不見人影。

趙寡婦聽了消息，眞比收下了三百兩銀子房租還要興奮，笑道：「走，咱們去瞧瞧他那口箱子裏裝的是什麼！」

小蘭道：「萬一他人在附近並沒有遠離，突然闖了回來，那怎麼辦？」

趙寡婦道：「不要緊，我坐在門口，你去開箱子，只要聽見他回來，我就咳嗽，小心些別把箱子弄壞了就行了。」

她打開木門，拉一把椅子當門而坐，小蘭也上了閣樓。

可是，費了好半天工夫，竟然無法弄開木箱上的銅鎖。

趙寡婦催促道：「手脚俐落點，再躭誤，那小子眞會回來了。」

小蘭道：「這箱子太牢固，三把銅鎖都很難弄開，我怕弄壞箱子留下痕跡。」

趙寡婦叱道：「不中用的東西，你來守着門，讓我來。」

別瞧她兩眼俱瞎，行動却比小蘭輕捷，閃身上了閣樓，用手摸摸箱蓋銅鎖，冷笑道：「這小子來頭不小，居然弄來三把『公孫雙簧鎖』。」

小蘭道：「娘是說巧匠公孫祥？」

趙寡婦道：「不錯，泉州公孫家的雙簧鎖，號稱江南第一家難怪妳打不開。」

小蘭道：「娘能打開嗎？」

趙寡婦道：「天下沒有我三手婆婆打不開的鎖，只是，我如今不能視，難免得多花點時間，妳去房裏床頭小匣子裏，替娘把那串百合鑰匙拿來。」

小蘭進房裏取鑰匙，一條人影恰巧從竹籬外「飄」了進來。

這人骨瘦如柴，舉步無聲，行動却十分迅捷，一幌身，就越過了竹籬笆，好像被風吹進來的。

霎眼間，這人巳到了木屋前，閣樓上的三手婆婆竟然毫未發覺。

但他並沒有進來，只在門口張望了一眼，就輕飄飄的繞過木屋，消失在屋角牆後……

小蘭將百合鑰匙交給趙寡婦，仍然坐在門口，根本不知道有人進來的事。

薑是老的辣，一串百合匙在手，沒多久，趙寡婦巳經將三把「公孫雙簧鎖」一一開啓。

掀起箱蓋，一股腐臭氣味撲鼻。

趙寡婦不由自主倒退了兩步，掩鼻低喚道：「丫頭，快來看看，裏面是什麼東西？」

小蘭奔上閣樓，伸頭一望，不覺失聲尖叫起來。

趙寡婦急問：「究竟是什麼？」

小蘭臉色蒼白，眼睛瞪得像兩個鷄蛋似的，囁嚅地道：「是……是個死……死人……」

「哦？」趙寡婦也駭然變色，追問道：「是男？是女？」

小蘭搖搖頭，顫聲道：「我……我沒有看清楚……」

趙寡婦沉聲道：「仔細看看！」

小蘭無奈，只得硬着頭皮細看，顫抖着道：「是個男人。」

「多大年紀了？」

「大約五六十歲的樣子。」

「有沒有蓄鬍鬚？」

「有。蓄着山羊鬍子。」

趙寡婦道：「是不是鬢髮花白，穿白蔴布短衣？」

「對。」

「很瘦？」

「對……」

趙寡婦渾身一陣顫抖，兩手用力握着小蘭的肩頭，一字一字道：「再仔細看看清楚，左眼眼眉邊，是不是有一道刀痕？」

小蘭道：「一點也不錯……」

話未完，趙寡婦巳「咕咚」一聲，倒在樓板上。

小蘭失聲驚呼道：「娘……你怎麼了？快醒醒……」

就在這時候，剛才那人影又出現在木屋門口。

×　　×　　×

這人不是錢塹，但小蘭若看見他的面貌，必然會嚇個半死。

五六十歲年紀，穿一件白蔴布短衣，蓄着山羊鬍子，鬢髮花白，左眼眉邊，有一條鮮明的刀疤痕印……

門口這人的面貌，衣着，特徵……和木箱中的屍體簡直一模一樣。

幸虧他只在木屋門口張望了一眼，搖搖頭，又悄然退去，既未踏進木屋，也沒有說一句話。

不久，趙寡婦終於悠悠醒來。

小蘭道：「娘，這木箱裏的屍首是誰，莫非他就是我爹？」

趙寡婦淚水簌簌而落，仰面長嘆道：「不錯，他就是你的爹，咱們母女倆含辛茹苦，等候他將近十年，想不到只等到一具屍體……唉！這下咱們眞的變成孤兒寡婦了……」

小蘭突然道：「娘不是說，爹爹他是武林中第一高手，武功很精湛嗎？」

趙寡婦道：「在當年黑道羣雄中，你爹的確稱得上是第一高手，但江湖後浪推前浪，人上有人，天外有天，誰也不敢自誇永遠沒有失手的時候。」

小蘭道：「這姓錢的是什麼人物？難道他的武功比爹更高？」

趙寡婦道：「如果此人眞是『乾坤一絕劍』，那就很難說了，可惜咱們至今沒有看清楚他的面貌。」

小蘭道：「這還不容易，等他回來的時候，咱們合力對付他……」

趙寡婦搖頭道：「不能魯莽。他若果眞是『乾坤一絕劍』，咱們兩人加起來也不是他的敵手。」

小蘭道：「乾坤一絕劍，眞有那麼厲害？」

趙寡婦神色凝重地道：「江湖中成名的人物，很少是浪得虛名的，不過，『乾坤一絕劍』爲人在正邪之間，跟咱們『神手門』一向無仇無怨，他爲什麼要下毒手？爲什麼在殺人以後，又將屍體裝箱運送到此地來？這却令人猜測不透。」

小蘭道：「是啊，他幹嘛要畫蛇添足多此一舉？或許爹根本不是他殺的，他只是好意替咱們運送屍體回來，却又跟咱們並不認識……」

趙寡婦沉吟道：「當然也有此可能。姑無論是敵是友，咱們暫時都不可聲張，須防他此來目的也在王府那東西。」

小蘭說道：「可是，爹的屍體，怎麼辦？」

趙寡婦想了想，道：「讓他留在箱子裏，咱們只作不知道，且先設法弄清楚他的身份和來意再說。」

小蘭道：「咱們苦等了這些年，好不容易有點綫索了，祇望爹能回來帮忙，現在竟變成泡影，唉——」

趙寡婦道：「丫頭，別洩氣，娘祇是眼睛不方便罷了，沒有你爹帮忙，咱們一樣能把東西弄到手……現在快將箱蓋和銅鎖依照原來的樣子弄妥，咱們下樓去。」

母女倆掩上箱蓋，加回銅鎖，又小心翼翼抹去可能的痕迹，一切復原，匆匆離開閣樓。

誰知道整整等了一天，錢塹却不見人影。

趙寡婦遽遭意外，身心交疲，小蘭也神思恍惚過了一天，入夜後，母女倆都感到很睏，只得掩門歸寢。

睡到半夜，兩人幾乎同時被一種聲音驚醒。

「咕——咕咕——咕咕——」

那是貓頭鷹的叫聲，就在臥房窗外不遠處，還不時夾着翅膀撲擊木籠的音响。

趙寡婦霍地挺身坐起，推開了窗子，沉聲道：「是公鳥飛回來了麼？」

小蘭道：「是的。」

趙寡婦伸手抄起拐杖，急急下床，道：「有人偷進王府，咱們快去！」

小蘭連忙披衣着鞋，順手從枕頭下摸出一柄連鞘匕首插在腰際，母女倆穿窗而出，飛身掠向晉王府廢園。

×　　×　　×

趙寡婦母女剛走不久，木屋後悄悄轉出兩個人。

前面一個身着錦袍，軀幹魁梧，腰懸長劍，神態頗爲威武，後面却是個面貌娟秀的中年女子，背上插着兩口日月刀。

錦袍人望着趙寡婦母女的背影，冷冷一笑，道：「芸娘，我料得不錯吧？這瞎眼婆子果然就是神手門的三手婆婆，如果傳言不實，她會守着這廢園許多年？」

那叫芸娘的中年女子沒有回答，却目不轉瞬地注視着木屋窗外那個鳥籠子。

鳥籠釘在窗外一根木架上，籠裏關着一隻貓頭鷹，另外一隻同樣大小的貓頭鷹則被隔在籠外，正鼓翅想鑽進籠子裏去。

錦袍人道：「什麼人玩什麼鳥，只有神手門，才養這種見不得天日夜貓子。」

芸娘道：「堡主可別小覷了這對夜貓子，三手婆婆養牠們，其實大有用處。」

錦袍人道：「哦？」

芸娘道：「堡主看得出牠們是一公一母嗎？」

錦袍人道：「不錯，籠外那隻是公鳥，籠子裏是隻母鳥。」

芸娘道：「堡主可曾想過，牠們爲什麼一在籠內，一在籠外？」

錦袍人微怔道：「難道有原因？」

芸娘微微一笑道：「不但有，而且妙得很。」

錦袍人道：「什麼原因？」

芸娘道：「這一對貓頭鷹，就是替三手婆婆看守王府廢園的僕人，有人夜間進入廢園，牠們會立即向三手婆婆報訊。」

錦袍人搖頭道：「只聽說養鴿子可以報訊，貓頭鷹性野難馴怎能養來報訊？」

芸娘道：「貓頭鷹性野，却有兩樣鴿子無法相比的長處，一是雌雄相依厮守，不肯輕易分離，一是夜間目力敏銳，遠非任何飛禽能及。」

錦袍人道：「這跟飼養報訊有什麼關係？」

芸娘道：「三手婆婆飼養這一對貓頭鷹，必然是白晝關在一個籠子裏，到了夜晚，才將另一隻藏在廢園內必經之處，用活扣繫住鳥足，另設引綫消息，如果有人夜探廢園，觸動引綫，鳥足上的活扣立即鬆開，那鳥急於尋找配偶，必定會飛回鳥籠來，兩隻隔着籠子飛撲，當然會發出聲响，三手婆婆只要發現貓頭鷹飛回，就知道有人潛進廢園了。」

錦袍人恍然大悟，點頭說道：「難怪剛才鳥兒飛回，三手婆婆便匆匆趕去廢園，這辦法果然妙極……芸娘，咱們也快些跟過去……」

芸娘道：「不必，有三手婆婆趕去，來人多半難以得手，咱們大可趁此機會先搜查那口大木箱裝的是什麼？」

錦袍人道：「好，你在外面守望，我進去瞧瞧。」

別看他身材高大，身法却十分靈巧，腰間微折，人已由窗口進入木屋內。

芸娘抽出雙刀，背窗而立，全神監視着王府院牆。

木屋範圍只有這麼大，錦袍人很輕易就找到閣樓上那口木箱。

出人意料的是，木箱上那三把堅固的「公孫雙簧鎖」，竟然都失去了踪影。

錦袍人本來就不知道箱上有鎖，此時也沒有留意，用力一掀，揭開了箱蓋……

× × ×

趙寡婦帶着小蘭匆匆奔入晉王府的後花園，果然發現廢園內不僅有人，而且亮着火光。

四個身穿五彩斑衣的矮子，正圍着坐在火堆旁，一面喝酒，一面談天。

這四個人非止身軀同樣矮小，穿着同樣顯眼的花衣服，面貌也同樣醜陋，一個滿臉麻子，一個兔唇蒜頭鼻，一個斜眼猴腮；還有一個滿頭癩痢，一臉濃瘡，活像個煮爛了的山芋。

可是，這四個醜人却談笑風生，彼此笑謔，顯得很愉快。

火堆上，煨着一隻瓦罐，裏面煮着一隻鷄，一條大花蛇，外加一頭菓子狸。佐料齊全，香氣撲鼻，好豐富的「龍虎鳳大砂鍋」。

罐中佳餚尚未煮熟，癩痢頭已經有些等不及了，不停地嚥着饞沫，兩隻水泡眼，轉也不轉直瞪着瓦罐。

麻子笑道：「老三，請往後坐一點，當心你頭上的膿水滴進鍋裏，大夥兒都別吃了。」

癩痢頭一伸脖子，嚥下一口饞液，道：「你們不吃活該，我一個人全吃。哦？現在嫌我這一頭膿啦？沒有這一頭膿瘡，到那兒去捉大花蛇？」

兔唇也吃吃笑道：「三哥，大哥是爲了你好，這玩意你最好少吃，發起病來，頭上會癢……」

癩痢頭啐道：「滾你一邊涼快去，別在這兒缺嘴吹風，弄熄了火堆。」

四人哈哈大笑，彼此並不以爲忤。

斜眼急道：「咱們兄弟闖蕩江湖，也算薄有名聲了，這次可不能在太原府砸了招牌，從今夜起，這座花園，就是咱們兄弟的地盤，誰要是胆敢踏進園子一步，咱們挖下他們的眼睛下酒，割下他的舌頭煮湯。」

麻子道：「話是不錯，但不要先殺他們，咱們只聽說那東西在晉王府，並不知道確實所在，咱們且據住這座園子，凡是敢進來的，一律擒下嚴刑拷問，好歹先問出確訊再殺也不遲。」

兔唇連連點頭道：「大哥說得對，這就叫做先禮後兵，用刑拷問的事都交給我來，包準叫那些傢伙服服貼貼說實話。」

斜眼道：「據說近日內聞訊趕來的高手不少，總得先殺幾個，叫他們知道咱們兄弟的厲害。」

麻子說道：「先問後殺，還不是一樣麼。」

斜眼說道：「先殺後問，才能顯出威風。」

麻子臉一沉，道：「我是大哥，我說怎麼辦就怎麼辦，你幹嘛總跟我抬槓？」

斜眼抗聲道：「大哥說話也得講理，咱們是兄弟，又不是主僕。」

麻子大怒，跳起來道：「你敢罵我不講理？」

斜眼也不示弱，一躍而起，道：「罵你便怎麼樣？」

麻子道：「你再罵一聲試試看？」

斜眼道：「罵十聲也不怕，你不講理，不講——」

第二個「理」字還沒出口，麻子已經迎面一拳搗了過去。

斜眼身子一側，左手架開來勢，右手也揮拳還擊，兩人拳來脚往，當時打了起來。

兔唇急忙勸道：「自家兄弟，何必動手呢？大家忍讓些，肉煮熟了，快來吃肉吧！」

麻子在盛怒之下，飛起一脚，將瓦罐踢翻，大喝道：「還吃個屁，老子今天非教訓這眼邪心歪的傢伙不可。」

斜眼也大聲怒罵道：「十個麻子九個壞，咱們倒看看誰教訓誰。」

兩下裏各不相讓，打得難解難分。兔唇在一旁搖頭嘆氣，癩痢頭却望着滿地湯肉直叫可惜。

這四個人長相各極其醜，性情也大異常人，剛才互相戲謔倒能談笑生風，如今爲了一句閑話，竟然翻臉成仇，要拚個你死我活……

趙寡婦和小蘭隱身在十丈外樹叢中，這些經過，全都耳聞目睹。

小蘭把四人的外貌裝束告訴了趙寡婦，問道：「這幾個醜鬼究竟是什麼來路？娘認不認識他們？」

趙寡婦冷笑道：「他們是天醜帮的四大天王，其實是一羣瘋子。」

小蘭道：「天醜帮是什麼帮派？」

趙寡婦道：「那是天缺老人沙無名首創的邪門組織，帮中全是天生醜陋殘缺的兇人，勢力頗大。」

小蘭道：「這四人武功高不高？」

趙寡婦道：「天醜帮門下武功詭異，別創蹊徑，縱或功力不很高，也十分難纏，看來咱們今夜得下毒手才行了。」

小蘭道：「他們有四個人，只怕不容易對付。」

趙寡婦道：「不妨，咱們可以使用無影針筒，一擊得手，王府藏珍的消息已經洩漏，絕不能讓他們再活着離去。」

說着，從貼身處取出兩支姆指般粗細的烏黑圓筒，一支扣在掌心，一支遞給小蘭。

小蘭神情顯得很緊張，低聲道：「那麻子和斜眼正打得不可開交，何不等他們兩敗俱傷的時候再出手。」

趙寡婦搖搖頭，道：「不用空等，這些醜鬼喜怒無常，別看他們現在打得頭破血流，說不定等一會又嘻嘻哈哈和好如初……丫頭，你守在這兒先別露面，若有從娘針筒下漏網逃出的，妳務必截住……」

一提拐杖，由樹叢飛身而出。

麻子和斜眼正在激鬥，聽得聲响，立即停了手，四個人幾乎同時喝問道：「什麼人？」

趙寡婦在丈餘外站住，冷冷道：「你們是誰，深夜躲在王府花園內喧鬧，難道吃了熊心豹胆嗎？」

麻子道：「我瞧妳才是吃了熊心豹胆，晉王府的廢園，又不是你的私產，咱們愛來就來，妳管得着麼？」

趙寡婦道：「這兒是晉王府的後花園，老婆子是晉王府的僕人，你們夜闖府邸，老婆子就管得着。」

麻子一怔道：「妳是晉王府的僕人，這話當眞？」

趙寡婦道：「當然是眞。」

麻子突然仰天大笑，道：「好極了，這眞是『踏破鉄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接着，回顧三名同伴，說道：「你們都聽見了麼？這老婆子自稱是王府的僕人，不用說，一定知道那東西藏在什麼地方，難得她自己送上門來，竟不用咱們費神去找她了。」

兔唇興奮地道：「天賜不取，是謂欺天。咱們快些擒下她，好好問個明白。」

斜眼也忘了剛才的爭執，奮然道：「事不宜遲，讓我來……」

癩痢頭却道：「你們先別高興，看看清楚再動手。」

兔唇道：「看什麼？」

癩痢頭道：「這老婆子是個瞎子，攪不好，可能也是咱們帮裏的人。」

麻子怔楞了一下，點頭道：「不錯，別瞧老三滿頭爛瘡，竟比咱們想得都週到。定該先盤盤她的『海底』，不要鬧成了『大水冲倒龍王廟』，自己人不認識自己人。」

「好，我來問她。」斜眼跨前兩步，朗聲道：「月缺月圓，亦醜亦姸。同病亦相憐，先問妳在天不在天？」

趙寡婦冷笑道：「嘰哩咕嚕，不知所云。你不是和尚，唸的什麼經？」

斜眼聽得一呆，繼而大怒，叱道：「瞎婆子，敢戲侮本帮，你在找死！」

飛出一拳，直搗趙寡婦的胸腹。

趙寡婦一個旋身，拐杖横掃了過去。

斜眼的武功路數果然怪異，仗着人矮，雙拳如飛，專攻下三路，拳風呼呼，毫不退讓。

麻子急叫道：「老二，手下輕些，要留活口！」

斜眼打得性起，充耳不聞，一路「地鼠拳法」展開，人如陀螺，圍繞着趙寡婦飛轉，也不顧什麼男女之別，拳掌兼施，轉向「要命處」下手。

從表面看，斜眼已穩居上風，不料就在他着着進逼的刹那，突聞「錚」地一聲輕响……

斜眼厲聲慘叫，整個人突然像皮球般直滾了出去，撞在一棵樹幹上，手足一陣抽搐，當場氣絕。

其餘三人都大吃一驚。

麻子飛掠到樹下，翻轉斜眼的屍體看了看，失聲道：「無影毒針，瞎婆子是四川唐家的人……」

兔唇和癩痢頭都駭然變色，急忙撤出隨身兵刃——兔唇是一對鬼王爪；癩痢頭則是一副形如魚網的奇門武器。

趙寡婦哂道：「世上除了四川唐家堡，就沒有人使用暗器了麼？」

麻子喝道：「是人物，妳報個名號出來。」

趙寡婦搖頭笑道：「用不着提名道姓，說了你們也記不住，即使能記住，也永遠沒有機會告訴別人了。」

麻子道：「無論你是誰，只要跟天醜帮結下樑子，你就休想活過百日。」

趙寡婦道：「能活百日，已很不錯，你們却活不過今夜。」

話落，人動，拐杖一抖，向兔唇迎面點去。

兔唇急忙舉爪格架，轉身欲退。

他手中鬼王爪只是短兵刃，恐怕近身相搏易被毒針所傷，因此，才交手便萌退意。

不料趙寡婦出拐竟是虛招，招式才遞出一半，突然手腕一頓，拐杖夾着勁風，呼地一聲掃向旁邊的癩痢頭。

癩痢頭也已心驚胆虛，不敢招架，凌空一個觔斗倒飛而起。

就在這時候，趙寡婦突然閃電般欺身上步，一揚手，針筒機簧又响……

她先攻兔唇，拐招意在癩痢頭，又藉着揮拐迫退癩痢頭的空隙，遽發毒針，射向兔唇。

拐杖與無影針筒交互運用，配合得天衣無縫，委實令人防不勝防。

針筒聲响，兔唇閃避不及，五枚毒針全部射中面門。

無影毒針見血即溶，無藥可救。兔唇只覺得臉上一痲，混身如墜冰窖，不由自主拋了鬼王爪，雙手掩面，嘶號着向後踉蹌倒退。

退不出七步，「蓬」地一聲仰面跌倒，就再也沒有爬起來——

趙寡婦兩次發針，連殺兩人，片刻不停又撲向麻子。

麻子已經心胆皆裂，抹頭便逃。

也算他運氣不好，偏偏逃向小蘭藏身的樹叢，待發現前面有人攔路，已經來不及轉頭了。

麻子見小蘭只是個十七八歲的女娃兒，兇念頓起，探手由腿肚子拔出兩柄解腕尖刀，猛向小蘭前胸扎去。

小蘭斜退了一步，一甩頭，腦後髮辮横飛而出，「拍」地一聲响，正中麻子的左手背。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皇冠（一）

馮嘉·文　盧令·圖

一條問路計　兩次探龍潭

那人把一張照片掏了出來，交給司馬洛。

司馬洛看了看那張照片，不禁吹了一聲口哨。

「眞美麗，是不是？」那人問。

司馬洛點頭，道：「假如上面的都是眞貨！」

「上面的都是眞貨，」那人誠懇地說，「這一點我是可以保證的！」

那照片中的是一隻皇冠，皇冠上鑲滿了珠寶。這皇冠的設計果然是別出心裁的，設計者能盡量發揮珠寶的誘惑性，也許，看一看這張照片，你就會明白，爲什麼很多人會爲了珠寶而迷了心竅，甚至爲了珠寶而死了。

司馬洛把照片遞還給那人。「我倒沒有見過這東西，是那一國的皇冠？」

「沒有人記得了，」那人說，「這皇冠起碼有二千年歷史！」

「那麼除了珠寶價值之外它還有古董價值了！」司馬洛說。

「是的，」那人說，「我們行內人叫它做血皇冠！」

「血皇冠？」司馬洛皺眉，「這皇冠也不是全部紅色的呀！」

「血，不是指顏色，」那人說，「是指流血！這是一件不祥之物，擁有它的人，都會流血，也許會死掉，歷來都是如此的。」

司馬洛沒有駁斥他，因爲事實的確是如此的。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愈是難得貴重的珠寶，愈容易給它的主人帶來災禍，這是歷驗不爽的；也許，唯一的科學化解釋就是：名貴的東西最易引起歹徒的覬覦。「我當然沒有興趣買這東西。」司馬洛說，「但，如果你是想向我推銷的話，這個流血的故事是不會幫助你推銷成功！」

「我不是要向你推銷，」那人說，「我是要買它，我願意出二百萬元！」

司馬洛瞠目看着他。「但——我並不是這皇冠的主人，我也不知道它在那裏。我——我這還是第一次看見它。」

「我知道它在那裏，」那人說，「我想你替我把它偸來。」

司馬洛小心地再打量了那人一遍。那是一個肥胖的人，頭髮差不多全禿了，一身衣服是穿得名貴而講究。這人的臉上堆滿了脂肪，不過臉相很溫柔，眼睛也很溫柔，聲音也是溫柔的。皮膚粉紅色；這對他的溫柔感也很有帮助。

現在是在一間幽靜的餐廳裏，司馬洛正在吃午飯的時候，就來了這個不速之客，他掏出一張名片，說他是有一宗生意要跟司馬洛談談的。司馬洛也看過那張名片了，是他一位朋友的名片，上面還寫了些字。

那位朋友說介紹這人跟司馬洛談談。那張名片是屬於一位好朋友的，而且那上面又是這位朋友的字跡，所以司馬洛並沒有拒絕和這個人談話。現在，這個人却對他作出這種提議，眞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一直，他都沒有眞正把這人放在心上，到現在，他才開始注意這人的一切。這人自稱叫什麼名字？高常，對了，剛才那人給他的名片，上面印着的名 就是高常，珠寶經紀，起先司馬洛還以爲他有一件賊贜珠寶想出賣呢。

「高常先生！」司馬洛說：「你得明白，我不是一個賊！」

高常祇是看着他，那雙眼睛是和善而誠懇的。他的眼色使司馬洛慚愧起來了。實在，司馬洛不能否認自己是一個賊，因爲他常常做賊所做的事情。他對這個世界有許多不滿的地方，他一個人的能力不能加以改變，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反抗了。譬如，有時，有人用血腥來路的錢買了一件名貴的珠寶，司馬洛就會去把它偸過來，據爲己有了。有時，有些警察管不來或者不願意去管的事，司馬洛也會去管。他去管這些事情，多數是不收費用的，如果他不去偸，他的「經費」何來呢？可以告慰的是，他從未偸過對不起良心的東西。但，他却不能否認自己是一個賊。

司馬洛乾咳起來。「高常先生，我不是爲了錢就什麼都偸的。」

「我知道，」高常說，「你祇偸那些值得偸的東西！我告訴你，司馬洛，血皇

冠是值得你偸的！」

「爲什麼？」司馬洛問。

「它在古偉平的手上，」高常微笑，「這不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理由了嗎？」

「哦？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理由，」司馬洛說，「古偉平的東西，決不會是用公平方法得回來的。」古偉平是一個司馬洛所卑視的人，十年之前古偉平什麼都沒有，但他不擇手段地去抓，到現在他差不多什麼都有了，但他所有的全部是從別人手中搶過來的，而照司馬洛所知，至少有五個人是被他謀了財之後又害了命。古偉平聰明的地方就是在沒有人能證明他做過這些事。他在警局裏不但沒有案底，而且新近還得到了紳士的榮銜。司馬洛知道他近來已經放棄了販毒，但一年之前，他家裏一個女傭人和他的太太吵架，這個工作了好幾年的女傭人在吵架時指出高常家裏以前曾貯藏過毒品，之後女傭人辭了工，三天之後便自縊而死。這很顯然是古偉平製造的命案，但這時他已經是紳士名流，人們連懷疑他都不敢了。

「你知道血皇冠他是怎麼得來的嗎？」高常問。

司馬洛祇是看着他，等他說下去。

「三個月之前，古偉平從南洋回來，就帶回來了血皇冠，」高常說，「這是一件罕有的寶物，如果照他以前的習慣，他會開一個鑑賞的宴會，招待那些市上的大人物，乘機結交一下了。但是，這次他却沒有。他並沒有張揚，甚至於不願讓別人知道血皇冠是在他的手中。這不是有點特別嗎？」

「嗯，」司馬洛點頭，「這果然是有點特別。如果叫我猜，我猜他這血皇冠一定是用很不正當的手段取回來的了！」

「正是，」高常點着頭，「正是！」

「你知道他是怎樣弄回來的嗎？」

高常的臉容忽然嚴肅下來了。「在南洋的時候，這血皇冠是屬於一條小村子的族長的。有人出過幾次價，要把這皇冠買下來，但這族長不肯出賣。後來，有一夥強盜在夜間來刦這條小村子，全村的人都差不多死光了，自然，血皇冠也被刦走了！」

「血皇冠果然是一件不祥之物，」司馬洛搖頭嘆息，「這個人實在不應該堅持不賣的！總之，我猜，這刦村的事件，也就是在古偉平逗留南洋的期間內發生的，對嗎？」

高常點點頭。

「你是在說，這帮强盜是由古偉平所率領，或者是由古偉平所主使的？」司馬洛問。

高常一攤兩手。「沒有人能證明，但如果叫我猜，我就會猜這與古偉平一定有很密切的關係了！古偉平不是把皇冠從南洋帶回來了嗎？」

「爲什麼古偉平這樣愛這血皇冠呢？」司馬洛問，「難道他不知道這是一件不祥之物嗎？他不怕這血皇冠會把災禍帶來給他嗎？」

高常聳聳肩。「我不知道。有時，一個人對一件珠寶的愛，是非常理所能解釋的。這就像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一樣，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許多時候愛得完全沒有理由，也沒有道理可講。至於不祥的方面，我猜每一個有財有勢的人對自己的運氣都有信心，都相信自己的運氣可以尅制不祥，不然的話，歷史上許多不祥的珠寶，也不會一手傳一手，總有人肯承受的。是不是？」

司馬洛凝視着他。「那麼，高常先生，你又爲什麼要把這件寶物偸到手呢？」

高常笑道：「司馬洛先生，你可以不問這個問題嗎？」

司馬洛聳聳肩：「我的好奇心是很重的，你最好回答這個問題！」

高常搔着後腦，終於搖搖頭，說道：「不，我不能够告訴你，司馬洛，我不能够告訴你！」

「那麼我也不幹了！」司馬洛說。

忽然，高常那張和善的臉上變得充滿了悲麞，好像一座蠟像遇到熱力就要熔化，就要崩潰似的。「你——得帮助我，司馬洛，」他就像要哭出來似的，「你必須帮助我！」

「爲什麼必須帮助你？」司馬洛問。

「我出二百萬，」高常說：「難道這價錢不够好嗎？」

「這是一個很好的價錢，」司馬洛說，「但理由不够好！我要知道你是爲什麼的，我不能盲目地做一件事。」

「但你不是盲目地做一件事，」高常說，「古偉平已經是一個值得你偸的人。而且我又不是出很低價錢，你不能祇是爲了做一件買賣而做這件事情嗎？」

司馬洛搔着後腦。「我不能不承認，這個價錢倒是很具有誘惑性的！唔——好吧，高常先生，我答應考慮一下吧，讓我考慮一下！」

「你什麼時候可以答覆我？」高常問着，凝視着司馬洛，似乎很緊張的。

「給我一個星期吧。」司馬洛說。不錯，這個價錢對他的誘惑性是很大的，他一點也不打算放棄這件工作，不過正如他所說，他也不能毫無所知去做一件事的，高常不告訴他的事情，他打算自己去查一查，他相信他需要一星期的時間。

「但太遲了，」高常臉上的肌肉抖顫着，「一星期太遲了！」

「爲什麼呢？」司馬洛微笑，「難道血皇冠會飛走嗎？或者古偉平會把它運到別處去？」

「不，」高常搖着頭，「我必須三天內得到血皇冠，因此你得明天答覆我！」

司馬洛奇怪地看着他。「假如我的答案是不呢？那你怎辦？你會另找人嗎？」

高常聳聳肩。「如果你不幹，我也不知道怎辦好了！但你一定會幹的。介紹我的人說你一定會幹！」

「好吧，」司馬洛點頭，「我明天就答覆你吧！」

高常掏出支票簿來。「要不要支一點上期呢？」

司馬洛微笑。「多謝你，高常先生，但我並沒有答應你，即使明天我也不是答應你，我也祇是答覆你而已。」

「好吧！」高常憂愁地說，「我明天這個時候再來找你吧！你會在這裏嗎？」

「我在這裏等你好了，」司馬洛說，「我反正是要吃飯的。」

高常出去了，司馬洛繼續吃他那頓晚飯，想着這件事情，也想着古偉平。他雖然在考慮着，但他知道他是十居其九都會接受這件事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不喜歡古偉平這個人。當然，他在私人方面和古偉平並沒有什麼過不去，但是關於古偉平的事蹟，他是聽過一點的，而他聽過的關於古偉平的事蹟，沒有一件會使他對古偉平有良好印象的。即使古偉平是正正當當地出錢把那隻皇冠買回來，從他手中把它偷過來也沒有什麼不道德。古偉平做過那麼多虧心事，偷他一件寶貝，也不能加以平衡。而且，高常又出二百萬的代價。即使他做了一件不大好的事以賺取這筆錢，他也可以再用這筆錢做很多好事了。

侍者把餐具收去了，放下了餐後的咖啡。司馬洛喝着咖啡時，就忽然發現那個女人正在注視着他。其實他是早就注意到這一點的，下意識地注意到，剛才太多事情霸佔着他的腦子，他一時沒有空去理會，但現在就不同了。他向那女人望過去。

一個大約二十四歲的年輕女人，很美麗，打扮相當「新潮」，長長的頭髮直直地垂在臉的兩旁，鼻子上架上一副圓圓大大的變色眼鏡，臉上祇有很起碼的北粧品，身上是一套鬆身而寬袖寬脚的花花綠綠的西衫褲。一個美麗但不算庸俗的女人。她一個人佔着一個卡位，桌上祇有一隻茶杯。她正在凝視着司馬洛，很嚴肅地。

司馬洛是一個相當漂亮的男人，有女人凝視他並不是奇事，而且也不是新鮮的經驗了。但嚴肅地凝視他，這却是比較少的了，就像她是有什麼正經事，不單是要和他結交之類而已。司馬洛對她微笑。

她還是沒有笑容，仍然是那麼嚴肅地看着他。這使司馬洛有點尷尬了。他一向不大懂得怎樣應付一個嚴肅的女人。於是他低下頭來喝他那杯咖啡。從眼角裏，他看見她站起來，向他走過來了。她在他對面的座位上坐下來，清清喉嚨，說：「司馬洛先生，請原諒我無禮！」

馬司洛連忙起立為禮。「不，不，什麼話，我早就覺得很面善，我祇是想不起原來我們是認識的！」

「你不認識我，我却認識你！」那女人以她那悅耳的聲音說。

「哦，那麼我一定是把你當作另外一個人了！」司馬洛說。

「司馬洛先生，」那女人說，「我是來跟你談一宗生意的。」

司馬洛的眉毛一抬，差點忍不住笑出來了。「生意？哪一種生意？」

「你那種生意，」這女人嚴肅地說，「竊賊的生意！」

「誰告訴你我是一個賊？」司馬洛抬起了一邊眉毛。

「這是每一個人都知道的事情。」那女人說。

「每一個人都知道？」司馬洛四面望望，表示慌張。

「呃，我的意思是許多人都知道，」她說，「至少我就知道了。」

司馬洛不做聲，攪動着杯中的咖啡。這祇是一個拖延時間的動作，杯中的咖啡早已攪勻了，不需要再攪，而且祇剩下了一點點，他也沒有興趣去喝了。

「你是在否認你是一個賊嗎，司馬洛先生？」她問。

「賊並不是一個恭維之辭，所以你最好不要亂用來稱呼別人！」司馬洛有點窘惱地說，「不過，暫且不談這一點吧，你需要找一個賊替你做一件價值二十萬元的工作？」他把杯子舉起，作着喝咖啡的動作，不是想喝咖啡，祇是因為沒有什麼別的動作好做。

「是的。」那女人說。

「你有二十萬元嗎？」司馬洛通過咖啡杯子的邊緣打量着她。這種新潮打扮的人物表面上雖然很光鮮，但往往是身上不名一文的。

「我有的！」她說着就把她那隻僅小於航空袋的新潮手袋提到桌子上，就從裏面取出了一大束大額鈔票來，放在桌上，然後再伸手進手袋裏，再取出另一疊……

司馬洛差點噴出一口咖啡。「好了，好了，」他連忙把那束鈔票抓起來，替她塞回手袋裏，「好了，我相信你這手袋裏有二十萬元了！」

「但這裏並沒有二十萬元，這裏只有五萬元！」那女人說，「我是打算先付給你——」她又要把鈔票拿出來。

「好吧，好吧，」司馬洛忙按住她的手，「我相信你是有誠意付我二十萬元的了，現在，先讓我們把這件事情談清楚好不好？你要我——你要找一個賊做一件什麼工作呢？」

「我想你替我去偷一件珠寶，」那女人說。

司馬洛從心裏微笑出來。今天晚上有兩個人託他偷珠寶，合起來的代價是二百二十萬，如果每天都接到這樣兩宗聘約，那麼很快，他就會成為一位億萬富翁的。

他呷了一口咖啡。「哪一件珠寶呢？」

「是一隻皇冠！」那女人說，「你也許沒有聽過，它的名字叫血皇冠——」

司馬洛那口咖啡噴出來了，好在及時低頭，噴在自己的褲子上。他連忙用餐巾去抹。「對不起，」他吶吶地說，「你說什麼？」

「血皇冠，」這女人說，「這是一件很貴重的珠寶，我要得到它！」

「你是說古偉平那一件嗎？」司馬洛問。

「誰是古偉平？」她愕然地看着他。

「呃——是一個珠寶收藏家，」司馬洛說，「我好像聽到消息說，血皇冠是在他的手裏。」

「你聽錯了，」她說：「血皇冠還沒有到達本地，但它很快會運到的。」

「哦？」司馬洛抬起一邊眉毛：「你說的這血皇冠，究竟是一件怎麼樣的寶貝呢？」

她又探手進手袋裏，一面露出着一個神秘的微笑。不過這一次她取出來的不是鈔票，而是一張照片，她把照片遞給司馬洛。照片上是一隻鑲滿了寶石，精緻而名貴的皇冠。司馬洛一看就認得，正和高常給他那張照片中所見的一樣。雖非同一張底片晒出來的照片，攝影時的角度不同，但皇冠則是同一頂皇冠。

「為什麼是血皇冠呢？」司馬洛問，「又不是全部紅色的。」他是在明知故問

了——假設高常的故事是真的。

「這並不叫顏色的問題，」她嚴肅地看着司馬洛，「這個名字是因為這皇冠的歷史而得來的。這皇冠有着一段充滿了血腥的歷史。坦白說，這是一件不祥之物，每一個得到過它的人都不得善終，總是流血而死的。」至少，這一點和高常所講的是相同的。

司馬洛說：「而這件不祥之物，你却想得到它？」

「我的情形是不同的。」她臉上的表情仍是那麼嚴肅的。

司馬洛撫着下頷，眉頭皺得緊緊的：「為什麼你要得到這皇冠呢？」

「可以不告訴你理由嗎？」她問。

「好吧，」司馬洛聳聳肩，「既然你肯出二十萬！」二十萬並不是一個很高的價錢，至少，和高常所出的比較是並不高的。但司馬洛却打算接受了，主要是因為他的好奇心在作祟。有兩個人要偷這皇冠，而兩個人所說都不相同。

「我不能指定在哪一天動手，」她說，「不過不會超出一個星期的。當時機到了時，我就會通知你，你就替我去偷！」

「但——這皇冠會收藏在一個怎樣的地方呢？也許是很難進去的，也許難到不祇值二十萬？」司馬洛說。

「當然不會像進入一部升降機那麼容易了，」她說，「但我也可以保證，不會太難的，值不到二十萬！」頓一頓，見司馬洛沒有抗議，就當他是同意的，便打開手袋。「現在我先付你五萬元吧！」

她又把鈔票一束一束地取出來，放在桌上，那邊的侍者們看得目瞪口呆，司馬洛則頗有面紅耳熱之感。

「你數一數吧！」她說。

「用不着了，」司馬洛匆匆地把那些鈔票放進內袋。好在是大額鈔票，這不算太大堆。

「現在你聽着，司馬洛先生，」那女人仍然是那麼嚴肅地看着他，「我不會再出現的，你可能再見不到我，當時機成熟的時候，你會得到通知，你去把皇冠偷到手，那麼就會有人把餘下的十五萬元送給你，你把皇冠送到一個指定的地方，那我們的交易便完成了。」

「還算公平，」司馬洛搔着後腦，「但，你到底是什麼人呢？」

她第一次現出微笑。「這些問題還是不問好些吧，司馬洛先生，我們這是不很名譽的交易，我認為你對我知道得愈少就愈好！」

「這一點就不大公平了，」司馬洛說，「你對我知道的很多，我却連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哦，你想知道我的名字，」她笑起來，「那是簡單不過了，瑪莉，露茜，玉珍，小英，你喜歡那一個，你自己挑選好了！」

司馬洛苦笑。她說得對，名字實在並沒有什麼意義，一定要的話，她大可以創作一個假的告訴他。「那麼，」他又說，「假如我失手了呢？」

「你不會失手的，」她說，「但萬一你失手的話，你也用不着退回這五萬元，你祇是收不到這餘下的十五萬吧了！不過，你最好別失手，因為這會使我很尷尬，很尷尬！」

「你實在也用不着担心我失手，」司馬洛說，「反而比較值得担心的是我會騙你！我猜這皇冠一定不止值十五萬，假如我決定要了它呢？」

她臉上的表情變得猙獰起來了。「司馬洛先生，」她慢慢地說：「你不會要了它的，這是血皇冠，不祥之物，保有它的人都會遭遇不測！」

「我不大迷信！」司馬洛說。

「你用不着迷信，」她說，「我可以保證的，因為假如你吞沒了這皇冠，我就會殺死你！」這樣一句話出自一個美麗的女人之口，本來是覺得不倫不類的，但不知如何，她却說得很有兇勁，使人一點也不懷疑她是眞會如此做的。

司馬洛嘆一口氣：「你可以再告訴我多一點嗎？關於這隻皇冠？」

她搖頭說：「你不需要知道的。」

司馬洛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說道：「你眞是獨裁！」

她說：「現在，我要走了，司馬洛，你要逗留在這裏，十分鐘之後才好離開，我不想你跟踪我。」

司馬洛又是聳聳肩。「遵命！」

她離開了桌子，回到她自己的桌子。司馬洛看着她喝完了那杯咖啡，叫侍者過來付了賬，便走掉了，看也沒有再看他一眼。當她出了門之後，司馬洛覺得就像做了一場怪夢，如果不是摸摸胸前那厚厚的一大疊鈔票，他也不會相信這件事情是眞的。

「看不出來，」那個侍者在身邊說，「這樣摩登的女郎也幹這個。」

「幹這個？」司馬洛有點錯愕地看着他，「她幹了什麼？」

「我知道的，」那侍者神秘地微笑，「我看着她把錢交給你。」

司馬洛懷疑也有點吃驚地看着那個侍者。「而你知道這錢是幹什麼的？」

「當然了，」侍者說，「你中了馬，她賠給你！昨天那塲馬爆了大冷門，你一定中了。眞看不出來，現在有這樣摩登的外圍馬帶家。」

「外圍馬——哦，」司馬洛苦笑，「對了，想不到你的眼光這麼犀利！呃——是的，注碼賭得大，帶家就是另外一種人了。」

「你眞行！」侍者友善地碰碰他的肩，「你是有內幕貼士的，對嗎？」

「有一點吧！」司馬洛說。

「下一次賽馬之前到這裏來吃飯吧，」那侍者極力表示老友，「我叫廚房給你加料，祇要你給我兩個好貼士。」

司馬洛不想和那侍者繼續討論這無聊的題目，所以答應了他便匆匆離開了。

司馬洛在這座城市的住宅是一座四層樓宇的四樓，那裏沒有升降機，要跑樓梯的半舊式樓宇。司馬洛租住這裏主要是喜歡那樓梯，住在都市裏，運動的機會很少，天天跑幾次樓梯，也算是一種運動了。他心不在焉地跑完了四層樓梯，心裏一面在想着這件偷竊血皇冠的怪事。他把鎖匙插進匙孔，就嚇了一跳，因為門一碰就開了——根本沒有鎖。門開了，他就可以看

見那個坐在廳中沙發上的人。

那人舉一舉手中的那杯酒，對他微笑。「司馬洛，我還以爲你又要通宵才回來了！」

「老金！」司馬洛叫道，「你在這裏幹什麼？」

「在這裏喝酒，」那人說：「但不是喝你的酒，」他拿起桌上的一隻酒瓶，「我自己帶來了一瓶酒。」

司馬洛瞪着他。「那麼你一定是喝醉了！」他實在很不高興有人擅自闖進他的屋子裏。

「不，」那人搖頭，「我不會醉，因爲我沒有帶够酒來，要兩瓶這個才能使我醉的，但我祇帶來了一瓶。」

「喝酒爲什麼不到酒巴去？」司馬洛說。

「我是來和你談一宗生意的。」

「你——和我談一宗生意？」司馬洛皺起眉頭。

面前這一個是他所熟悉的人，這人叫金達，也是一個賊，不過却是一個獨行賊，和司馬洛一樣，向來不會和什麼人合作，祇是一個人做事的。他也許沒有司馬洛那麼神通廣大，但他的頭腦是很好的，他常常會想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妙計來，連司馬洛也要佩服的。金達並不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你和我，」金達吃吃笑起來，「如果合作，可以做大事的！」

司馬洛聳聳肩。「恐怕很難看到這個日子了！你和我都是獨行俠，江山易改，品性難移，我們都不喜歡和人合作的。」

「如果這件事太大呢？」金達說，「如果有一件事太大了，你和我都不能單獨做到，但是又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收穫够大，那麼我和你就可以合作了。」

司馬洛在沙發椅上坐了下來，嘆一口氣。「你這是一宗什麼生意？」他看着金達，相信金達一定又是叫他合作去偷血皇冠了，而且又告訴他另一個關於血皇冠的故事，一個不同的故事。

他沒有猜錯。金達慢慢地說：「你有聽過一件叫血皇冠的寶貝嗎？」

「我聽過，」司馬洛點頭，「血皇冠是一件不祥的寶物，得到它人都不得善終！這樣一件東西，我們偷來幹什麼呢？」

金達的臉上露出興奮而渴望的表情。

「爲什麼有人喜歡去爬山，山頂上又沒有寶藏，祇是因爲山在那裏，而他們要征服困難。我們也是爲了一個道理要偷到血皇冠；血皇冠受到這麼嚴密的保護，這簡直是一種挑戰，而得到它，就是一種征服。而且，這是有代價的征服，征服了一座山峯得不到什麼，但征服了血皇冠，我們可以發達！」

司馬洛去拿了一隻杯子來，從金達那隻酒瓶裏斟了一杯酒。「說得詳細點好，朋友？譬如，這血皇冠究竟是收藏在哪裏呢？」

金達微笑。「在你答應和我合作之前，我不會告訴你在哪裏的。但我可以告訴你它是怎麼收藏法。」他說着掏出一隻小小的記事簿和一支原子筆來，他把記事簿打開來，在簿上畫了一陣，遞過來給司馬洛。「看！」

司馬洛接過來，皺起眉頭看。「我不大看得懂！」他終於說。那記事簿上畫着的是一個相當怪異的圖形。

「讓我來對你解釋吧，」金達坐到他的身邊來，向他指手劃脚地解釋了一番。

「這是不可能偷到手的，」司馬洛聽他解釋完了之後說，「即使合你和我兩個人之力也偷不到手。」

金達胸有成竹地微笑着，附耳對司馬洛說了一些話。司馬洛猶疑不決地皺起眉。「你的話好像有點道理的，但——」

「我的頭腦是一流的，」金達用手指敲敲自己的腦袋，「我說可以偷到手！」他把兩隻杯子都斟滿了一杯酒，一杯塞進司馬洛的手裏，舉起杯子。「來，爲我們的合作乾一杯！」

司馬洛呷了一口酒，伸出另一隻手止住他。「等一等，金達，我並沒有答應合作，而且，還有一些問題我要問問的。譬如，告訴我，這個究竟是什麼地方？」

「在你答應合作之前我不能告訴你的！」金達說。

「至少也告訴我，」司馬洛說，「究竟是在本地還是外地？」

「不是在本地！」金達說，「這一點我倒是可以說得清清楚楚的！」

司馬洛搓着下顎，沉吟着。他終於說：「你不會是在騙我的吧，金達？」

「騙你？」金達感到受了侮辱似的，「媽的，司馬洛，我是誠心誠意地給你帶來一椿生意的，你却說我騙你！」

「不，」司馬洛終於搖頭，「我猜你不是騙我的！」他也相信金達不是蓄意來向他行騙；金達這個人雖然愛偷，但是不愛騙，不是那種反去覆來的人，尤其是不會做什麼對不起同行的事情。

「你憑什麼覺得我騙你？」金達仍然十分不服氣，「難道你不相信有這血皇冠存在嗎？你可以去查一查的。你也有很廣大的情報來源！」

「再告訴我一件事，」司馬洛說，「這血皇冠，世界上有幾隻？」

「有幾隻？」金達豈有此理地道，「當然是祇有一隻，這是一件有來歷的東西，難道你以爲有一打嗎？」

司馬洛搔着頭，踱到窗前，通過窗去看着下面的街上。好一會他都不說話。終於，金達不耐煩了，他走到司馬洛的身後。「怎麼樣了？」他追問道，「你需要多久才能決定？」

「這血皇冠，」司馬洛說，「你以爲大概要值多少錢呢？」

「很難說，」金達道，「不過總超過一百萬了！」

「值不到二百萬？」

「二百萬就勉强一點了，」金達說，「二百萬並不是個小數目，你知道的！」

司馬洛轉過身來嚴肅地看着金達。「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金達，基於江湖道義，我相信你一定會爲我守秘密的。」

金達瞪目看着他時，司馬洛就慢慢地說：「金達，今天已經有過兩個人來聘請我去偷這血皇冠了！第一個出二百萬，第二個出二十萬！」

金達祇是呆呆地張大嘴巴。

「那麼，」金達好一會才說，「你知道這血皇冠是在什麼地方了？」他滿臉不豫之色，就像受了欺騙似的。他不服氣剛才把血皇冠的秘密，甚至偷竊它的方法也告訴了司馬洛了。

「不知道！」司馬洛說着，就把剛才那二個人所作的提議都告訴了金達。金達的咀巴張得更大了。

最後，司馬洛說：「你說那血皇冠不在本地，高常說血皇冠在本地，在古偉平那裏，而那個女人則說血皇冠還沒有到，那如果不是有三隻不同的血皇冠，那就是你們三個人之中有二個人是在說謊了。」

「我並沒有說謊，」金達吶吶道：「一定——一定是他們在開玩笑！」

「高常很急於寫一張支票給我下定金，祇是我不收而已！」司馬洛說，「至於那女人，」他把那些鈔票掏出來丟在桌上，讓金達看看，「看這個，他們都不像是開玩笑的，對不對？」

金達搔着自己的後腦。「豈有此理，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

「更妙的是你們三個人在同一晚上來找我，」司馬洛說，「金達，你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一定要今天來找我的嗎？」

「因爲我今天剛剛到達這裏，」金達說，「如我早到的話，我就會早點來！」

「不可能！」歇了歇，金達更用力地搔着後腦，「我知道血皇冠不可能在別處的，是在那裏，的確是在我說的地方！」

「你可知道什麼理由高常這麼急於得到這皇冠嗎？」司馬洛又問。

金達走過去斟了杯酒，尋思着。「不可能，這皇冠不可能同時在兩個地方！」

「但高常肯出這樣高的價錢，」司馬洛說，「他一定已經肯定了皇冠在那裏，他才來聘我的！沒有人會拿二百萬元來開玩笑！」

「媽的，這是不可能的！」金達把那杯酒一口灌下。

「假設這是可能的，」司馬洛說，「血皇冠眞的在古偉平家裏，你想得出什麼理由他這麼急於把皇冠取到手嗎？」

金達搖頭。「這皇冠祇是一件值錢的珠寶吧了，又不是定時炸彈，過了時也不會爆炸的！」

「還有那個女人，」司馬洛說，「這五萬元也證明了她不是開玩笑的！」

「我不管他們，」金達吼道，「總之我有這個計劃，和你合作，你幹不幹？」

司馬洛去斟一杯酒。「我很担心，金達，這件事情有點古怪！我覺得情形很不對勁！」

「那麼就別理他們好了。」金達說，「和我合作。」

「金達，」司馬洛說，「這兩件生意是值二百萬元的，假如我們一起幹，五五對分，我們的收穫仍然不少的！」

「別胡鬧吧，」金達說，「他們如果不是得到假的情報，就是他們要偷的祇是贋品！」

「即使是贋品，我們還是一樣可以得到那代價的。」司馬洛說，「我們祇是負責把他們指定在什麼地方的東西偷到手，並沒有保證東西的眞假。這樣吧，金達，你先和我合作，我們替他們幹了這兩件事，然後我再和你合作，去幹你那件！」

金達緊緊地皺着眉頭，在廳中踱來踱去。「我不大喜歡這件事，」他喃喃地說，「我不大喜歡這件事！」

「如果你不喜歡我，我一個人去幹好了，」司馬洛說，「等我幹好了之後，我們再來幹你這一件！」

金達考慮了一會，終於走到前面，伸出右手。「我們既然要合作，那就完全合作好了！先幹你那兩人的吧！」

「我們先要研究的問題就是，你們三個人怎麼都會同在今天晚上來找我！」

「我並不定要今天晚上來找你，」金達說：「我明晚來也可以，甚至下星期也可以，因此我在這方面祇是巧合而已！」

「但他們兩個呢？」司馬洛問。

「別問我，」金達說，「我不知！」

「他們不肯告訴我，」司馬洛說，「因此我猜，最好的辦法就是去幹，接了他們的生意，賺了他們的錢，然後在進行中慢慢查　眞相。」

「我們要查的祇是，他們要你偷的究竟是否就是眞品的血皇冠，」金達說，「而我現在就可以回答你，一定不是的。」

「萬一眞的話，」司馬洛說，「那麼你那一個計劃可就要打消了！」

「幹了再說吧！」金達說。

司馬洛又在杯中斟滿了酒，舉起自己的杯來。「爲我們的合作乾一杯。」

金達也舉杯：「爲我們的合作乾杯！」

他們碰杯，乾了。司馬洛對金達苦笑。「我們的合作實在也很需要祝福的，我的脾氣那麼壞，我也沒有信心能和什麼人合作，我不喜歡人多！」

「我也有同樣的毛病，」金達說，「不過我猜我們祇是因爲對着那庸碌的人就覺得氣悶吧了。我們兩個都不是庸碌的人，也許脾氣會改善一點了！」

「希望如此吧！」司馬洛說。然後問：「你有地方住嗎？我這裏有空房間，你何不搬進來呢？」

「這是一個好主意，」金達說：「我還可以担任煮食！」

「你說什麼？」司馬洛詫異地問。

「爲你解決早午晚餐的問題，」金達說，「烹飪是我的業餘嗜好！」

「但這是女人的工作！」司馬洛說。

「好的烹飪並不是女人的工作，」金達不平地說，「你到那一家酒樓餐廳吃過女厨師弄的菜嗎？」

男人的工作也好，女人的工作也好，總之，金達把這件事做得很好。他給司馬洛弄了一頓很可口的早餐及一頓午餐。而司馬洛發覺，金達是一個不難相處的人，事實上，司馬洛發覺自己相當喜歡他。他認識金達的日子已不淺，這還是第一次在日常生活上與他接觸。不過，晚餐司馬洛却不能在家裏享受了，因爲他必須到那餐廳與高常碰頭。在那間他慣常到的餐廳裏吃着晚餐時，司馬洛第一次感到那裏的食物乏味。這當然是受金達的影响了。可見有時，過度的精衣美食也不是好的。

高常準時出現了，已換上了一套黑色衣服。「決定了沒有？」他一坐下就問。

「寫一張支票給我，坐下來吃晚餐吧。」司馬洛說：「我請客。」

高常取出支票簿來。「我應該先給你

多少呢？」

「隨便你吧，」司馬洛說，「祇要是一個你不會捨得拿來開玩笑的數目，就行了！」

「你說什麼？」高常凜然地道，「我不是開玩笑的！」他匆匆寫了一張支票，撕了下來交給司馬洛。

司馬洛看了看，微笑。「這證明你不是開玩笑！」他把支票小心地放進衣袋。

「你什麼時候拿到手就通知我吧，」高常說，「給我一個電話好了！我會等着你的消息的，但愈快愈好，我不能等了！如果超過一星期——」

「你有什麼資料可以補充嗎？」司馬洛說，「例如古偉平家有什麼特別防盜設備之類，這可使我們省下調查的時間！」

「我不知道他家裏的情形，」高常搖搖頭，「我祇知道血皇冠是在他家裏，而他家防守得很嚴密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我還有一個問題，」司馬洛說，「假如古偉平那件是假東西呢？」

「爲什麼你這樣說？」高常表示詫異地問。

「坦白說，」司馬洛道，「我連聽都沒有聽過這件寶貝，萬一古偉平那祇是一件假貨，我不想負責任！」

「不可能是假的！」高常固執地搖着頭，「我知道不可能是假的！」

「假如我不幸而言中？」司馬洛說。

高常搔着後腦，想了一會。「讓我們這樣說吧，司馬洛。」他說，「我是要你去拿古偉平家裏那隻血皇冠，模樣你已從照片上看過了，你會認得的！你的工作就是把他家裏那隻皇冠偷出來，交給我！」

「這樣比較公平一點！」司馬洛說。

「還有什麼問題嗎？」高常問。

「沒有了！」司馬洛說。

「那麼，我回去等你的消息，」高常說。

司馬洛和他握手，高常便離開了。司馬洛喝完了餐後的咖啡，看看錶，便離開那餐廳。當他踏到行人路上時，一部車子剛好駛到，在路邊停住。那就是他的車子，而開車的人，就是金達。司馬洛拉開車門上了車。

「你還算準時！」金達說着把車子開動了。

「幹我這一行的，最要緊就是把時間算得準，」司馬洛說，「要分秒不差才行的。」

「怎麼樣了？」金達問。

「剛才已經收了一張支票，」司馬洛說，「現在，讓我們到古偉平的家去看看吧！」

古偉平是一個庸俗的人，他的家也是一個庸俗不堪的地方，一個豪華但是庸俗不堪的地方。有些人以爲錢可以代替美感，那是大錯特錯了。古偉平這個家的佈置，就充份表示出他是一個不懂得美感，庸俗不堪的暴發戶。像許多有錢人一樣，他的家有一座佔地很廣的花園，花園的中央，才是他的住宅。那座花園的裝飾就簡直使人噁心的。黃色的圍牆，進口處是一度白色的鐵柵，鐵柵的兩邊，那牆柱的頂上站着兩個正在彈着豎琴的小天使，也是白色，是白色的石膏像。古偉平似乎特別喜歡石膏像，在園裏，那些給剪成圓球形的一球一球的小樹之間，就立着一座一座的石膏像。也許他以爲石膏像就是藝術，然而，「藝術」下來，他祇是得到了墳場一般的效果。進入了他的花園，會有一種進入了墳場的感覺。

司馬洛說：「如果我有他這許多錢，我才不會花得這樣寃枉！」

「如果我是古偉平，我就乾脆自殺了！」金達說，「我雖然是一個不修邊幅的人，但起碼我不會住在墳場裏！」

「看來這不是一件很難的工作，」司馬洛說，「我應該自己一個人做。」

他們現在是正在一座鐘樓的頂上，對古偉平的住宅作着初步的觀察。這鐘樓是屬於一條小村子的，這條小村子距離古偉平的住宅有一段路，不過村子的地勢較高，再爬到鐘樓上，加上精良的强力望遠鏡之助，他們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古偉平的住宅的內外。

「你看不見牆頂上的電力防盜網嗎？」金達說。

「我看到的，那是華特牌的防盜網，祇是一條幼電綫通過牆頂，如果有人爬過牆頂，就會碰着它。碰着它的時候它不會電死你，也不會觸動什麼機關，祇是使屋內的一隻警鐘響起來。屋外聽不見的鐘聲，於是當你進去了的時候，已經有人等着你了！很惡毒的設備，因爲它並不把你嚇退，而祇是使你自投羅網！」司馬洛很熟練地解釋了那防盜網的功用，「我說容易，就是因爲看得見，看得見的，就是可以避免的！」

金達用一隻裝了望遠鏡頭的攝影機拍了幾張照片。「有人守衛，有四個。古偉平怕什麼，怕人行刺他嗎？」

「這並不出奇，」司馬洛說，「害人太多的人總是缺乏安全感的，而且，這是架子之一！有錢人如果沒有幾個保鑣在身邊，就好像低級了一點！……」

數小時之後，司馬洛已經在自己的家裏，和金達在作進一步的研究了。那些照片已經晒了出來。他們並且弄來了一份那屋子的建築圖則。

「圖則上並沒有說有什麼入牆保險箱之類，」司馬洛說，「古偉平這寶貝藏在什麼地方呢？」

「保險箱總是事後自己另外找人加建的，」金達說，「否則也無秘密可言了！我看我們得自己進去找找了！」

「這樣大一間屋子！」司馬洛嘆了一口氣。

「可能有保險箱的地方就祇有那幾個而已。」金達說。

他的話倒是眞的。無論如何秘密，入牆保險箱一定是設在古偉平最私人的部份，決不會設在廚房，或者設在客廳。他們要找，祇要在幾個地方着手：古偉平的睡房、書房、古玩房之類。金達把那些照片丟下。「總之，這是一個人的工作，用不着兩個人。」

「那麼我們祇要一個人去就行了，」司馬洛說，「你去還是我去？」

「何不擲毫決定呢？」金達說着取出一個輔幣來，在几上一拍，用手掌按住了，「要哪一邊？字頭還是人頭？」

「人頭！」司馬洛說。

金達把手掌拿起來，那枚輔幣正是人頭的那一邊向上。「你去！」金達說。

「從每一個角度來看，這都不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司馬洛說，「祇有一個地方有疑問的，那就是：爲什麼出那許多錢叫我幹呢？出一萬元叫一個普通小偷也可以做到。」

「我却可以告訴你爲什麼，」金達說，「因爲古偉平不是一個好惹的人，普通小偷不會去惹他，因爲普通的小偷不可靠，不像你，答應了就不會反口，因爲這是一件值錢的寶貝，如果不出一個够高的價錢，你偷到手之後可能會另找門路去出售，這些理由够好嗎？」

司馬洛點點頭，道：「這些理由够好了！我今天晚上就去！我會進去，把它拿出來。」

「今天晚上？現在？」金達的眼睛一睜。

「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或者後天晚上有什麼分別？」司馬洛說。

「我的意思是，你不累嗎！」金達說道。

司馬洛搖頭。「我不累！」他走過去打開衣櫃，從衣櫃裏提出了一隻方形的小皮箱，就像是歌星們的化粧箱似的。「我在巴黎買的！」司馬洛說。

「化粧品？」

「不，」司馬洛說，「全套謀生工具！」他拉開小皮箱，從箱內抽出了一件黑色的衣服。一件質地柔軟而輕的衣服。

「我還以爲巴黎祇是化粧品出名而已！」金達說。

「巴黎還有一個盜賊市場，」司馬洛說，「你不會在什麼旅遊手册上找到的，但你如果是行內人，你就懂得去了。那裏可以出賣賊贓，也可以買到一切做賊的用具！」

「我倒不知道這一點，」金達說，「我一輩子沒有到過巴黎！」

「做完了這件工作，你就可以去一遊了。」司馬洛說。

金達聳聳肩。「我也不知道我會不會去，老實說，我不大喜歡西洋地方！」

司馬洛一攤兩手。「很難說，這是口味各有不同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這件好東西就祇有那裏可以買得到，看着。」他把那件黑色衣服搓成一團，捏在掌中，那件黑衣竟然變成小小的一球，可以完全藏在他的拳頭裏。「看，」司馬洛說，「你看見過這麼薄的衣服嗎？就像一隻女人的尼龍襪子。」

「我不知道，」金達說，「我沒有碰過女人的尼龍襪子。」這一點倒是眞的。金達不是一個好色的人，事實上對女人一點興趣也沒有。「不過，」金達又說，「我却得承認這是很薄的一件衣服。」

「就像另一層皮膚！」司馬洛說。

他拿着這件黑色的衣服進了浴室，再出來的時候這件衣服已經穿在他的身上了。果然是另一層皮膚一般緊緊罩着他的全身，是那麼貼身，就像他並不是穿上了另一件衣服，而是身上漆上了一層黑色的油漆。連頭部也給罩住了。這樣，如果他躲在陰影裏，就和陰影一樣黑，很難被人察覺。司馬洛把罩頭的部份拉脫，使它縮到頸間，於是便成爲一件樽領的套頭衣。

金達又開了一瓶酒。「祝你好運！」他舉舉酒瓶。

「我很快就會回來的，」司馬洛說：「別喝醉。」

「這一點倒不必爲我担心，」金達自負地微笑，「酒我已經喝了不少年，就是還沒有醉過。」

× × ×

一小時之後，司馬洛已經進入了古偉平的住宅之內，在大廳的陰影裏蛇行鼠伏着。身上有那件黑衣服把他從頭到脚套着，他是比黑影更黑了。那套西服，他已經棄在車中，而車子他則藏在附近的一座樹林裏。

越過圍牆，並不是一件難事，白天他已經看準了牆頂上那些防盜電綫的位置，所以他很容易，就跨過了它們，完全沒有觸到。

由於對那防盜電綫很有信心，所以沒有人監視圍牆，一跨過了電綫之後，司馬洛的行動就很順利了。花園裏，在他經過的路上，他碰到過二個打手，但是二個打手都對他沒有什麼威脅，因爲那園中的樹木太多了，樹多陰影也就多，司馬洛隨時都可以溶進陰影裏，而那時就會成了陰影的一部份，很難看得見他的。

因此那二個打手根本不知道司馬洛在身邊經過。司馬洛很輕易就到了窗口，然後就從一隻窗子進了屋中。

古偉平本人已經睡着了，所以屋子的廳中是沒有人的，而且已經熄了燈。司馬洛看過屋中的窗簾是已經拉攏了，窗外看不見裏面的光，所以他放心取出一隻小型電筒來四面照射着。他本來就不相信廳中會有個保險箱，因此他並沒有在廳中浪費時間，他祇是大略照了一番，便進了書房。他不必找路，由於他有屋子的圖則，對於屋子的形勢他早已熟悉了。他很輕易地便摸進了書房中，關上了書房的門，又小心地用電筒射着。他雖然有屋子的圖則，但是圖則祇是顯示出屋中有些什麼房間之類而已，裝飾方面不包括在內，因此就要憑司馬洛的經驗及知識，去分辨那一些裝飾是眞的，而那一個地方可能有一隻入牆保險箱之類了。司馬洛却不用怎樣花腦筋，就已經找到。那座保險箱就放在書房的一角落裏。一座漆成綠色的保險箱，雖然是號碼鎖的保險箱，不過欵式很舊。司馬洛懷疑地看着它，一點也沒有因爲發現了這保險箱而高興。因爲這是太容易開的一種保險箱了，像血皇冠那麼貴重的寶貝，怎可能是是放在這樣一座保險箱中的呢？然而他却又不能不去試試打開這座保險箱。他必須在這保險箱上浪費一些寶貴的時間。但他也不去浪費額外的時間了，他祇是在這保險箱的面前一蹲，就把開碼號鎖的用具掏出來，那是一副聽筒，和醫生用以聽診的那種聽筒很相像，而用途也是差不多。醫生用聽診器去聽人的內臟，司馬洛則是用聽診器去聽那鎖的內臟。當他把那號碼鎖扭動時，鎖內齒輪在轉動之間是會發出聲音來的，也就要憑這些轉動的聲音猜出齒輪分佈的情形，而斷定號碼鎖的開鎖號碼。

司馬洛正在這鎖上花了正正廿五分鐘，鎖便「格」的一聲彈開了。司馬洛輕輕把門拉開了，電筒光向保險箱內一照，便低聲咒罵起來了。因爲這保險箱裏面果然沒有他所要的東西。祇是堆滿了文件。一保險箱都是文件，連珠寶也沒有一件，鈔票也沒有一張。

司馬洛把保險箱門關上了，轉入古偉平的睡房。古偉平一個人正在床上熟睡。

古偉平是個獨身漢，他雖然並不討厭女人，但他卻也不信任女人，所以他沒有結婚，他是獨自一個人住在這間大屋子裏。現在，他正在床上睡得很熟，胸前一起一伏，鼾聲是柔和而有節奏的。

司馬洛推開了那虛掩着的睡房，閃身進去，又把門關上了，在門後的黑影裏蹲下來，然後開亮了電筒，四面照射着。古偉平的鼾聲對他是一種方便，因爲發着鼾聲的人，必然是一個熟睡的人，司馬洛可以以耳代目，祇要古偉平是繼續發出着鼾聲，他就無所顧忌了，鼾聲一停，他才開始提防也不遲的。司馬洛的電筒射來射去，照射着房中的每一部份，而心目中早已選好了一個地方了。一定是床頭後面的牆壁，因爲只有那牆壁是夠厚的，裏面可以容納得下一副入牆保險箱。

司馬洛的電筒終於停在床頭對上的牆壁上掛着的那幅油畫的上面。一幅十分俗氣的裸女油畫。司馬洛站起來，悄悄地走到床邊去。古偉平仍然在鼾聲大作。司馬洛把那幅畫掀起來，便露出了下面一副保險箱的門。他微笑了。不錯，這隻保險箱是比較像了，近在古偉平的身邊，當然是用以收藏較爲貴重的東西的。

司馬洛又把那聽診器取出來，研究着這副號碼鎖的內臟。這一次，他還是花了同樣的時間，就把鎖打開了。時間雖然相同，辛苦的程度卻倍之，因爲他總不能跪到床上去的，他必須站在床邊，拗着腰身。終於，輕微「格」一聲，這一副保險箱也開了。

司馬洛的電筒照進去。這裏面果然是存放貴重珠寶的地方。

他的電筒首先是照到了一副毫光耀眼的鑽石項鍊，托在一隻黑色天鵝絨的盒子上的。電筒光射下去，那反光使他目爲之眩，證明是上佳的質地。司馬洛伸手進去，小心地把這盒鑽石項鍊推開了，就看見一帙一帙的鈔票。美鈔。有錢人喜歡在保險箱裏藏些美鈔，以備不時之需。但，美鈔眞的是那麼可靠嗎？這之後，是另外幾件珠寶，還一袋鑽石，此外，卻是什麼都沒有了。沒有血皇冠。

一時，司馬洛呆在那裏了。豈有此理，難道這眞是一個玩笑嗎？如果古偉平眞的擁有血皇冠的話，那麼一定是在這保險箱裏的。收藏在自己近身的保險箱，這是人之常情了。不見得會收藏在廚房的冰箱裏的！他慢慢地關好了保險箱。也許，他要打個電話給高常，和他談得詳細點了。

這時，電話就忽然響起來了。鼾聲忽然停止，司馬洛一閃就伏了下來，而鑽進了床底下。那電話鈴聲繼續響，是從床頭几上來的。司馬洛低聲地，恨恨地咒罵着。誰在這個時間來電話呢？如果來早一點，他可就不得了。

床上的古偉平是一個很貪睡的人，他呻吟一聲，轉側了幾次，然後才抓起了電話。司馬洛在床底下屏息靜氣。

「誰？」古偉平反感地問。

那邊的聲音是相當响的，表示那邊那個人對古偉平既不特別尊重，也不特別恐懾。那麼，那人也不會是一個很小的人物了。祇有很大的人物才會既不尊重也不恐懼的。可惜司馬洛聽不清楚那人是在說什麼。

「哦，」古偉平的聲音柔和下來了，「是的，皇冠在我這裏。」

司馬洛的眉毛一抬。皇冠？他是在說皇冠嗎？那麼血皇冠眞是在古偉平的手上了。古偉平現在是自己在承認的。

「不，」古偉平在說，「別担心，皇冠在我這裏是很安全的，沒有人會把它偷去，而且，爲什麼會有人偷呢？沒有人知道它是在我這裏。」沉默下來，對方那人的聲音仍在响着，過了一會，古偉平又說：「不，不會，不會，我可以保證，我會依期把它交給你的。」

依期交給人？那麼古偉平這隻皇冠不是自用，而是交給人的了？而且是要依期交給人。怪不得高常說要快些把血皇冠偷過來了，因爲太遲的話，皇冠就不在了。那麼，高常的情報到底並沒有錯誤，皇冠的確是在這裏，而偷不到祇是司馬洛的技術不夠而已！司馬洛的本領不夠？司馬洛有了被侮辱的感覺了。「別担心，」古偉平再說一次，「沒有人能把它偷走的。我把它收藏得很好，收藏得很好！」

司馬洛聚精會神地聽着。也許古偉平會把皇冠收藏的地方說出來吧？但是沒有，古偉平祇是說：「別担心，沒有人會把它偷走的，我會依時交給你。」然後他就收了綫。

司馬洛在床底下等着，等着古偉平的鼾聲再來。而他也用不着等太久。幾分鐘之後，古偉平的鼾聲又起了。剛才，就是那個古偉平準備交貨的人打電話來催古偉平交貨的，而古偉平會準時交貨。古偉平已經承認了。但是在那裏呢？司馬洛動着腦筋。還有什麼地方有一個更加秘密的保險箱？

司馬洛眞想起來捉住古偉平，把他拷問一番。但這是不行的，他不是強盜，他祇是竊賊。偷竊也是一種藝術，如果用暴力去進行，那就大大地破壞了那種精神。

後來，當司馬洛肯定了古偉平是已經熟睡了時，他便又從床底下鑽出來。他再一次在房中巡視着，小心地檢視着每一個可能藏着一個秘密保險箱的地方，但是毫無結果。古偉平的房間裏，除了床頭那牆壁之外，似乎就不可能有什麼地方是可能的了。司馬洛甚至連房中的衣櫃，抽屜等等希望甚微的地方都搜過了，還是沒有結果。

他再出去，在書房裏搜了一遍，然後到屋子的其他地方去搜一遍，最後甚至連廚房也搜過，廚房的冰箱也開過了，還是沒有。古偉平自己也承認血皇冠是在這屋裏的，但是他卻找不到。司馬洛，這樣一

小啓：「春秋筆」續稿未到，是期暫停，下期繼續刊出。

個一流高手，卻無法猜出古偉平是把那件寶物收藏在什麼地方！當司馬洛終於決定放棄的時候，他在古偉平的家裏已經逗留了四個小時以上，而天已快亮，他非離開不可了。到這個時候，他眞想在古偉平的肚子上刺一刀！但是他並沒有這樣做，因爲他不是職業兇手，殺人既非他的老本行，亦非他的嗜好。

他悄悄地出了古偉平的房間，像一團黑影一般潛出了園中。那些在園中守夜的打手全都睡着了。這段時間是最難熬的，而且大概他們認爲沒有多久天就要亮了，大概沒有人敢在個時間潛進來的。司馬洛毫無困難地就通過了他們的中間，回到牆頭上，跨過那條防盜綫，出去了。

當他回到家的時候，第一綫陽光已從天邊探出來，而金達已經起了床，正在弄早餐。「回來得正好，」金達說，「再等幾分鐘就有得吃了！」司馬洛頹喪地在沙發上倒下來，閉上了眼睛。

「似乎我沒有猜錯，」金達在廚房裏叫道，「你什麼都找不到，因爲那裏根本沒有什麼血皇冠！」

「那裏有的，」司馬洛說，「祇是我找不到吧了！」

「怎麼會連你這個一流高手也找不到？」金達又叫道，「喂喂喂喂司馬洛，你聽見我說話嗎？」

司馬洛沒有回答，金達把早餐拿出來時，發覺司馬洛已經睡着了，他便沒有再騷擾司馬洛，祇是坐下來吃他的早餐。

× × ×

那天晚上，古偉平要去赴一個宴會，而這個宴會上有許多他認爲值得聯絡的人，所以他逗留到很晚，過了午夜，他仍未回家。

大約十二點半的時候，一個打手照例在園內巡夜，一面吸着一根香烟。並不很緊張，祇是作例行的巡邏而已。不過，今晚他卻有所發現了。

他繞過了一棵大樹，就忽然看見了有些不對。那就是，廳子裏面有一個黑影幌了一幌。這個打手忽然有了一種毛骨悚然之感。他在古偉平這座住宅裏服務的日子已經不淺了，這還是他第一次遭遇到危險。他有點感到手足無措。假如眞有人潛了進來，他是否應該開槍把他殺掉呢？不過目前，他是深吸了一口氣，低聲喝道：「誰在那裏面？」沒有大聲叫，祇是低聲地喝，仍然不想驚動他的同伴；說不定這祇是他的錯覺而已，他不想成爲他的同伴們的笑柄！

廳中又沒有動靜了，也看不見有異。這個打手滿腹狐疑，推開露台門，悄悄地踏進廳中。「有人在這裏面嗎？」他問。

沒有人應。這裏面是古偉平的私人地方，連僕人們也不會無緣無故進去的，而且僕人進去的話，也一定會經過這打手的面前，由於他是守着正門的。所以他肯定不會是有僕人進來了。

他忽然又聽到了一聲細碎的異聲，就像有一張椅子給推動了一下似的，他的全身都震了一震，冷汗直冒，連忙伸出手去，摸着了電燈的燈掣，把燈開亮了。

燈一亮，他就看見原來廳中眞的有人，而且這個人已經在他的身邊了。在明亮的燈光之下，他看得很清楚。這是一個穿着緊身黑色衣服的人，連臉部也是給黑色的布料幪住了的，看不清楚面貌。這個人的手中還拿着一隻黑色的布袋。袋中裝了什麼就不清楚了，總之布袋不是空的。

本能地，那打手的槍就拔出來了。這人的模樣太令他駭怕，他祇有一個念頭，就是要開槍把這人轟死。不過，他並沒有時間扳動槍機。那人的手掌好像鐽子一般劈下來，把他的槍打脫了，然後那人的手一伸，伸過去把燈熄掉。廳中又回復了黑暗。這個打手覺得後腦上着了一記，整個人發暈，仆倒在地上。他極力鼓起力氣要爬起身，還沒有辦到時，後腦上又着了一記。這一記是打得重得多了，腦袋中忽然炸開了一陣白光，然後他便仆倒，昏過去了。那個黑衣人逃出了園中，爬上牆頭，越牆而走。

這個打手倒沒有昏得很久。不到十分鐘之後，他便可以爬起身了。他痛苦地抱着頭，想了好一會，才記起剛才是發生了什麼，不禁吃了一大驚，連忙一躍起身。

這時，古偉平剛好回到家。他那部豪華的黑色大汽車正駛進花園的柵門。古偉平下了車，車子又開動，繞到屋後的車房去了。

古偉平瞠目看着那個打手正抱着頭從廳中出來。

「發生了什麼？」古偉平愕然地問。

「我們——得報警！」那打手頹喪地吶吶着說：「我們——得報警！」

「胡說！」古偉平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

那打手就把他記得的經過告訴古偉平，有一個黑衣人潛入，擊倒他，拿着一隻布袋走了。

「拿着一隻布袋？」古偉平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了。

「是的，」那打手說，「我們得快報警——」

「閉咀，別亂來！」古偉平命令，「你在這裏等着我。」他匆匆跑進裏面去，回到自己的房間，把房門關上了。他小心地向四面環視一遍，然後在地上蹲下來。

很慢很慢地，他伸出手去，扳動了床脚上的一個掣，再輕輕把床一推，床便移動了。露出床底下那塊地板來。古偉平看着這塊地板發呆，手也有一點顫。「不可能的，」他喃喃地說，「沒有人可能發現這裏，這是我自己裝的，除了我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不可能有人發現。」然後，他就伸手按着地上一塊地板，用力按了三下，就把那塊地板掀起了。那下面是一個方形的地洞。古偉平小心地窺進這個洞裏。他滿足地嘆了一口氣，兩手伸進洞內，慢慢地拿出來了一件東西，就是一隻皇冠。一隻紅色天鵝絨的皇冠，上面綴滿了各種寶石的。

「眞美麗！」古偉平讚嘆地搖着頭，就像想吻下去似的，「眞美麗！」

他祇是欣賞了兩分鐘，又把它放回洞裏了。他把地板蓋回，再用力地按了三下，似乎這是把洞口鎖回的方法。「進來的不論是誰，」他喃喃地說，「大概也是來找這個的！不過他找不到，他找不到！」他自滿地吃吃笑起來。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憨人憨福（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沈兆雄和聞玉存，公孫瑩瑩在千佛洞中，獲得武林人夢瘩以求的武功至寶敦煌秘笈，剛欲離去，爲西藏紅教喇嘛攔住，這三名喇嘛是西藏紅教中身份僅次國師的扎薩克大喇嘛，他們的法名是迦克、迦高、迦達，江湖人稱他們爲紅衣三佛，身手高絕，紅衣三佛要聞玉存交出敦煌秘笈，沈兆雄雖明知不敵，但也不甘俯首聽命，撤出成名兵刄細鐵軟劍，正欲與鬥之際，瞽目閻羅凌紀常突然來到，問紅衣三佛願聽勸離去還是要放心一搏，迦克反問，動手一搏，如是他們勝了，那敦煌秘笈，便歸他們所有——

憨人獲福蔭　玉女遭毒厄

凌紀常翻翻瞽目道：「東西是姓聞的少年人的，我老人家必須先問問他。」語聲一頓又起，問道：「少年人，你願意嗎？」

不待聞玉存開口，公孫瑩瑩已飛快地接口說道：「凌老前輩，東西雖然是我聞大哥的，但是您老人家是我們的長輩，您可以完全做主！」

這話，實在讓人聽了心裏够舒服！够高興的！

「瞽目閻羅」凌紀常不禁哈哈一笑，說道：「小丫頭，妳的小嘴兒實在會說話，眞甜，到底不愧是『畫絕』的女兒，不過，妳雖然這麼說，我老人家還是要聽聞玉存一句話。」

聞玉存連忙說道：「老前輩，瑩瑩已經說過了，凌老人家可以完全做主！」

「好！」凌紀常一點頭，轉向「紅衣三佛」翻動着瞽目說道：「迦克，你聽見了麼？」

迦克道：「我聽見了。」

凌紀常道：「如此我老人家也就不多說什麼了，只要你們三個能勝得我老人家一招半式就成，你們敗了便怎麼說？」

迦克道：「我們要是敗了，就立刻返回西藏，不再奪取『敦煌秘笈』！」

公孫瑩瑩忽然說道：「不忙，我有個條件。」

凌紀常一怔問道：「小丫頭，妳有什麼條件？」

公孫瑩瑩道：「凌老前輩，他們要是敗了，必須交還已經搶去的三頁『敦煌秘笈』！」

「哦！」凌紀常道：「迦克，你怎麼說？」

迦克道：「這還有什麼好說，我們要是敗了，想不交還行嗎？」

凌紀常點頭道：「你這話雖然不錯，不過，我老人家認爲這事還是先說明白的好。」

話聲一落即起，說道：「我老人家看在和拉哈相識的情份上，雖然不想傷你們

，但是，你們如敢不守信約，不交還那三頁秘笈，可就休怪我老人家杖下無情，要你們帶傷回去了。」

迦克暗吸了口氣道：「眞要是那樣，那也只能說是我們自討苦吃！」

凌紀常道：「我老人家這只是醜話先說在前頭，好了，現在你們三個可以動手了。」

迦克道：「你要以一對三？」

凌紀常冷冷地道：「別廢話了，要是一對一，你們沒有一個能是我老人家杖下三招之敵！」

迦克嘿嘿一聲冷笑，三人互望了一眼，立即身形齊動，跨步飄身，成品字形將「瞽目閻羅」凌紀常圍在中央。

凌紀常手握紫藤杖凝神峙立，以耳代目凝聽三人的行動，自然，三人的行動一絲一毫也瞞不過他。

驀地，迦克突然一聲大喝，雙掌交，掌力如山，勁氣濤湧般地直朝凌紀常正面擊去。

他深知目盲之人大都以耳代目，功力越高聽力越是特別靈聽，也明知這兩掌勁力雖極威猛，但却絕對奈何不得凌紀常。

因此，他這兩掌擊出，實際上只是虛張聲勢，其眞正的用意乃在擾亂凌紀常的聽覺，俾使迦高、迦達二人乘機出手擊敗凌紀常。

他這裏掌力才發，迦高、迦達二人那裏已經掌發無聲，形同偷襲般地一襲後背，一襲左腰。

這情形，只看得「鬼劍手」沈兆雄，公孫瑩瑩和聞玉存三人心頭全都不禁凜然一震！

然而，「瞽目閻羅」凌紀常雙目雖盲，但因一身所學功力高絕，成名江湖五十多年來，會過無數的高手，搏戰經歷何止百次。「紅衣三佛」的這種心計雖好，却並未能擾亂凌紀常的聽覺。

何況迦高、迦達二人雖然掌發無聲，並非絕對毫無聲息，只一絲衣袂風聲，已足使凌紀常立刻警覺！

是以，就在「鬼劍手」和聞玉存、公孫瑩瑩三人心頭凜震，迦克發掌明攻，迦高、迦達二人分襲後背、左腰的刹那，凌紀常左袖一拂，化解了迦克拍來的强勁掌力，身形疾旋，右手紫藤杖閃電飛點。

兩聲悶哼倏起中，迦高、迦達二人身形暴退丈外，兩隻右臂軟垂，四隻眼睛大瞪，驚駭無比地瞪視着凌紀常發了楞！呆住了！

迦克一見迦高、迦達的這種神情，明白二人可能是右臂穴道已經被制。

只聽凌紀常突然一聲冷笑，說道：「你們三個身爲『扎薩克』，我老人家還以爲你們的所學功力，最少也得了哈拉的七成以上，那知只不過是三成左右，我老人家高估了你們了！」

話鋒一落又起，沉聲喝道：「現在你們還有什麼說的沒有？」

迦克心念電轉，知道所學功力差人太遠，徒自逞强無益，遂即暗吸了口氣，道：「請解開他二人的穴道，我們依約立即返回西藏！」

凌紀常搖頭道：「他二人只是右肩穴道被封，三個時辰以後自解，你們將那三頁秘笈交還聞玉存，走你們的吧！」

迦克無可奈何，只好將那三頁秘笈取出交給聞玉存，和迦高、迦達二人騰身飛掠而去。

「紅衣三佛」走後，「鬼劍手」沈兆雄和聞玉存公孫瑩瑩三人這才鬆了口氣。

聞玉存和公孫瑩瑩並立刻上前行禮，拜謝援手之德。

「瞽目閻羅」凌紀常擺手含笑說道：「你們別多禮了，那三個東西心機詭詐惡毒，我老人家要不是看在和哈拉相識的情份上，今天非叫他們三個帶傷回去不可！」話鋒忽地一轉，道：「聞玉存，你過來把左手伸給老夫替你把把脈。」

聞玉存立刻依言走過來，伸出左手。

凌紀常紫藤杖交左手，抬起右手搭在聞玉存的腕脈上；先是一臉惑異之色，繼而滿臉驚容地翻動着一雙瞽目問道：「娃兒，你服食過什麼千年『何首烏』或是『芝、參』之類的東西麼？」

聞玉存神色愕然一怔！搖頭道：「沒有，晚輩從小在少林寺中長大，每日除三餐以外，從未吃過別的什麼東西。」

凌紀常緩緩收回了手，神情詫異地道：「這就奇怪了……」

聞玉存奇怪地問道：「什麼奇怪了？老前輩。」

凌紀常思索地說道：「依照你的脈象上看，你體內似乎潛伏有一股練武之人積數十年修爲都難有成的眞氣，且有一股自然的衝激彈力！」

「哦……」

聞玉存雖然跟隨慧空大師學過打坐，但是慧空大師並未說明所傳打坐口訣，就是內功心法，也從未傳過他一招半式的武功，是以，對於凌紀常所言之「眞氣」，他只是一知半解的輕「哦」了一聲，沒有接話。

公孫瑩瑩可是家學淵源，一聽這話，立刻驚喜的問道：「凌老前輩，您老人家不會弄錯吧？」

凌紀常正容搖頭道：「老夫深通脈理，絕不可能有錯。」

公孫瑩瑩眨眨明眸，轉望着聞玉存說道：「聞大哥，你再仔細的想想看，可曾無意中吃過什麼果實之類的東西沒有？」

聞玉存默然沉思了一會之後，搖頭道：「沒有，我在少林寺的時候，經常去後山砍柴，口渴時就喝一些山泉，累了就躺在樹下休息……」

說至此處，忽然想起什麼似的話聲微頓了頓，又道：「有一次，我砍柴砍得累了，正斜躺在一棵大樹下休息時，忽然有一隻小白兔子被一隻大野狗追得非常驚慌的急急朝我奔來，一下子就投入我的懷內，我便用挑柴的扁担逐走了那隻大野狗，那小白兔子渾身細毛雪白如玉，雙睛鮮紅，十分可愛，我本想把牠抱回寺內飼養，但怕慧空大師不高興，所以便把牠放了，以後每次我砍柴累了躺在大樹下休息時，那小白兔就會出現鑽入我的懷內，和我親熱非常，有一天，我雙手抱着牠時，牠的兩隻眼睛一直凝視着我，神情和往常顯得有點不一樣，我不禁感覺奇怪地望着牠說：『小白兔，今天你是怎麼了？……』那知我話未說完，牠突然張口朝我口裏噴進

了一口白氣……」

「瞽目閻羅」凌紀常一直很凝神的聽着，此刻突然接問道：「那口白氣噴進你的口裏以後，你是不是感覺得渾身十分清涼舒暢？」

聞玉存道：「是的，情形正是這樣，隨後牠就從我手中跳落地上，鑽入樹木叢中不見了！」

凌紀常道：「以後牠還常見到嗎？」

聞玉存道：「沒有，自那以後，就一直再未見到過牠。」

凌紀常點點頭道：「這眞是奇緣！福緣！」

公孫瑩瑩眨動着明眸問道：「凌老前輩，那小白兔是什麼東西？」

凌紀常道：「可能是傳說中入木即化的千年『茯苓』，牠噴給他的那口白氣，就是牠內丹所化，也就是道家所謂的『先天眞氣』！」

「呵……」公孫瑩瑩驚喜無比的說道：「這麼說，我聞大哥他已經練成『先天眞氣』了！」

凌紀常搖頭道：「他只是體內已具有『先天眞氣』，但因未經引導與他自己的氣機融合，還不能發揮它的功用！」

公孫瑩瑩問道：「那要怎樣才能引導它與他的氣機融合，發揮它的功用呢？」

凌紀常沉思地道：「這必須內功修爲十分深厚之人，不惜耗費眞元，以內功替他引導眞氣攻通奇經八脈才行！」

公孫瑩瑩黛眉微蹙地道：「還有別的辦法嗎？」

凌紀常想了想，道：「雖然還有一個別的辦法，但是要經過三七二十一天極冷與極熱的痛苦煎熬才成，而且過程危險萬分，稍一不愼，便會導致傷害，輕則殘廢，重則喪命！」

公孫瑩瑩聽得不禁雙眉深皺地道：「這太危險了……」

凌紀常翻動着瞽目道：「小丫頭，妳很希望他立即就能練成『先天眞氣』，是嗎？」

公孫瑩瑩道：「是呵！他宅心仁厚，內力又不强，武功又只會那三招『海天三式』掌法，遇上武林高手，很容易被人制住，要是能够練成『先天眞氣』，那『海天三式』掌招就能發揮極强的威力，就不怕被人欺負，搶奪『敦煌秘笈』了！」

凌紀常微一沉吟，含笑問道：「小丫頭，妳很喜歡他麼？」

公孫瑩瑩嬌靨不禁微微一紅，嬌聲說道：「我不來了，凌老前輩，您老人家取笑我。」

凌紀常忽然哈哈一笑道：「小丫頭，妳要是眞喜歡他，我老人家另外還有個很好的辦法！」

公孫瑩瑩急說道：「什麼很好的辦法？您老人家快說說看。」

凌紀常笑笑道：「妳帶他回去請妳爹以內功眞元替他引導體內的那股眞氣與他本身氣機融滙，打通奇經八脈，再傳他武功，不出一年，他定能成爲一個當今武林少有敵手的高手！」

公孫瑩瑩搖頭道：「不行！這辦法行不通！」

凌紀常道：「爲什麼行不通？」

公孫瑩瑩道：「我爹不喜歡他，說什麼也不肯收他爲徒。」

凌紀常翻翻瞽目道：「爲什麼？」

公孫瑩瑩道：「因爲他性情木訥憨厚，我爹嫌他不够聰明。」

「哦！」凌紀常道：「眞沒想到，名列當代武林五奇的『畫絕』竟是這麼個眼光淺短之人！」

公孫瑩瑩明眸一眨，道：「凌老前輩，您老人家就收他做徒弟好麼？」

凌紀常搖頭道：「這不行！」

公孫瑩瑩一怔！道：「爲何不行？您老人家可是也和我爹一樣，嫌他木訥憨厚不够聰明？」

「那倒不是。」凌紀常又搖搖頭道：「性情訥木憨厚的人也許是笨一點兒，但其爲人做事可要比那些個聰明的實在得多了！」

公孫瑩瑩道：「如此，您老人家又爲什麼不收他爲徒呢？」

凌紀常忽然輕嘆了口氣，道：「因爲多年前老夫曾經收過一個徒弟，傷透了老夫的心，結果逼得老夫不得不狠下心腸親手毀了他！」

公孫瑩瑩道：「他怎樣傷透您老人家的心了？」

凌紀常道：「不聽老夫教誨，結交江湖匪類，爲惡作歹！」

公孫瑩瑩道：「就爲了這些您老人家就毀了他？」

凌紀常搖了搖頭，道：「如果只是這些，老夫當然不會得那麼狠心，親手毀了他！」

語鋒微頓了頓，忽又輕嘆了口氣，說道：「他心恨老夫管得他太嚴太苛，竟想謀害老夫！」

「呵……」

意圖謀害傳藝恩師，乃是大逆不道，實在該死該殺！因此．公孫瑩瑩輕「呵」了一聲之後，便未立刻再說什麼。

凌紀常却接着又道：「老夫在親手毀了他以後，於心灰意冷之餘，就發下重誓，此生不再收徒！」

公孫瑩瑩明眸一轉，道：「如此一來，您老人家的一身絕學，豈不要失傳武林了麼？」

凌紀常微微一笑道：「如是失傳武林，那也只是一時之事。」

公孫瑩瑩心念忽然一動，道：「您老人家可是要學古人一樣，將一身絕學著成秘笈，留傳給後世有緣之人？」

凌紀常點頭含笑道：「不錯，老夫正是這個意思，妳實在聰明！」

公孫瑩瑩嬌聲一笑道：「謝謝您老人家的誇獎！」

凌紀常瞽目翻了翻，突然問道：「小丫頭，妳今年多大了？」

公孫瑩瑩道：「十六歲。」

凌紀常臉色神情忽地一肅，說道：「小丫頭，聰明固然不是什麼壞事，但是過度的聰明也並非是福，這話妳可懂得？」

公孫瑩瑩聰明絕頂，知道這話是「金玉良言」，連忙答道：「我懂得，謝謝您老人家的教誨，以後我一定當心，儘量收斂些就是！」

凌紀常點頭道：「如此就好，這對聞

玉存對妳自己都會是只有益而無害！」

話音一落又起，說道：「小丫頭，老夫問妳，妳請求老夫收聞玉存爲徒的眞正意圖，可是想老夫成全他替他引導眞氣，打通奇經八脈？」

公孫瑩瑩的心意被說穿，嬌靨不由微微一紅，道：「您老人家明鑒，瑩瑩正是這個心意。」

凌紀常默然沉思了刹那，點頭說道：「老夫雖然立過重誓，此生不再收徒，但是耗費十年內功眞元成全他，並不算違背誓言，你們跟老夫走吧！」

「瞽目閻羅」凌紀常爲了不違背誓言，雖然沒有傳授聞玉存一招半式，但却不惜耗費十年內功眞元，以三天的時間，成全了聞玉存。

如今的聞玉存與三天前可大不相同了，「茯苓」內丹所化的那口眞氣已經與他本身氣機融滙，奇經八脈已通，自然而然的練成了「先天眞氣」。

三天前，海天老人傳給他的那三招「海天三式」掌法，他只能發揮它的五成威力，但是現在由於他已身具「先天眞氣」的原因，掌力之雄渾威猛，比海天老人已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所差的，只是招式不够熟練，掌式中的精奧之處，尙未能領悟而已！

不過，就這樣，放眼當今天下武林，能够接得下他一掌之威的高手，已經寥寥無幾了！

× × ×

酒泉，又名「肅州」。

「池方八九尺，水淸而洌，泉源移時一噴，纍纍如珠，其味如酒。」這就是「酒泉」得名之來由。

聞玉存，公孫瑩瑩，「鬼劍手」沈兆雄三人離開了「瞽目閻羅」隱居處的第二天的傍晚時分，到達了酒泉城外，在一家「萬福客棧」落了店。

三人剛落店吃過晚飯，店外忽然走進三個黑衣人來，竟是那天吡、天吾、天果「黑衣三佛」。

「鬼劍手」沈兆雄一見「黑衣三佛」，臉色不由微微一變！暗忖道：「眞糟，這三個東西怎麼也跑到這裏來了……」

他暗忖間，那「黑衣三佛」已看見了他們三人，大踏步的直朝三人面前走了過來。

天吡首先哈哈一聲大笑，道：「三位，這可眞是有緣，我們又見面了！」

公孫瑩瑩嬌靨倏地一寒，道：「又見面了便又怎麼樣？」

天吡淡然一笑道：「沒有怎麼樣。」手掌突然一伸，道：「拿來吧！」

公孫瑩瑩道：「拿什麼來？」

天吡冷冷地道：「妳自己心裏應該明白，還裝的什麼胡塗，快拿出來吧！」

公孫瑩瑩明眸一眨，道：「我倒是想拿出來，可惜，已經被人搶走了！」

天吡雙目一瞪，道：「被什麼人搶去了？可是迦克他們？」

公孫瑩瑩道：「不錯，正是他們。」

天吡雙目倏如電射般逼視着問道：「妳這話實在？」

公孫瑩瑩點頭道：「話是我說的，也是實情，信不信由你！」

天吡猶疑了一下，忽然嘿嘿一笑，道：「但是佛爺却有點兒不信！」

公孫瑩瑩道：「爲什麼？」

天吡道：「以迦克他們三個的爲人性情，他們要是已經得手，豈會留你們三人的活口！」

公孫瑩瑩黛眉微微一皺，道：「這麼說，你是一定不信了？」

天吡道：「任憑妳說得口焦舌爛，佛爺也是不信。」

公孫瑩瑩眨眨明眸道：「那麼你們打算怎麼辦？」

天吡冷聲一笑道：「這很簡單，只要你們三個讓佛爺們搜一搜身即可！」

公孫瑩瑩道：「你們一定要搜身才相信？」

天吡道：「不錯，佛爺們要是被妳騙過了，那豈不寃枉！」

公孫瑩瑩顯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說道：「好吧，你既然這麼說，我也沒有辦法了，只好……」

語鋒微微一頓，眸珠兒轉了轉，又道：「我們換個地方再說如何？」

天吡道：「換個什麼地方？」

公孫瑩瑩道：「客棧裏人太多，我們到外面找處人少地方好好的談談，你以爲怎樣？」

天吡雙目一凝，道：「小丫頭，妳想搗什麼鬼？」

公孫瑩瑩淡淡地道：「你想我們搗什麼鬼？你們『黑衣三佛』威震西藏，和『紅衣三佛』齊名，難道還怕我們這麼三個人不成？」

天吡雙眉軒動地微一沉吟道：「好，佛爺們依妳的就是。」

公孫瑩瑩笑了笑，伸手懷內取出一塊碎銀放在桌上，站起嬌軀轉向聞玉存和沈兆雄二人說道：「聞大哥，沈前輩，我們走。」

聞玉存和沈兆雄心中明白，她一定已經想好了對付「黑衣三佛」的鬼主意。

於是，二人默然地站起身子，三人一齊往客棧外面走去。

天吡，天吾，天果三人互相一打眼色，立即邁步跟隨在後。

這邊六人剛走出客棧，屋角裏忽然站起一個五十開外年紀，肩後斜揹着一柄長劍，面目陰沉的靑袍道士，丢下一塊碎銀疾步跟了出去。

× × ×

初更三刻。

公孫瑩瑩等人在前，「黑衣三佛」緊隨在後，到達了一處荒野地方，公孫瑩瑩停步轉身問道：「就這地方怎麼樣？」

「黑衣三佛」停步站立在丈外之處，天吡雙目電閃地掃視了四週一眼，道：「隨便那裏都是一樣！」

公孫瑩瑩嬌聲一笑，道：「你們一定要搜身麼？」

天吡冷冷地道：「佛爺剛才已經說過了，非搜身，佛爺決不相信妳的鬼話！」

公孫瑩瑩點了點頭，忽然轉朝聞玉存說道：「聞大哥，請你把剩下的那一頁秘笈給我！」

聞玉存微怔了怔，隨即伸手懷內取出那撕下的三頁秘笈中的一頁，交給公孫瑩

瑩。

公孫瑩瑩接過那一頁秘笈，在手中揚了揚說道：「就賸下了這麼一頁，你們也要嗎？」

天毗臉露疑惑之色地道：「怎麼只賸下了一頁？」

公孫瑩瑩造作十分氣惱地道：「看你好像蠻聰明的樣子，怎這麼笨，竟連這一點都想不到，其他的自然是都被迦克他們三個搶去了，要不然，好好的一本秘笈，把它撕下一頁來幹什麼！」

這話聽來似乎很有點道理，天毗被罵得臉孔不禁微微一紅。

公孫瑩瑩又揚了揚那一頁秘笈，接着說道：「現在秘笈只有一頁，你們却有三個人，我該把它交給那一個，你們自己說說看！」

「黑衣三佛」雖然是同門師兄弟，但是三人都各懷有私心，都想獨得這一頁秘笈，因此一時之間，三人都遲疑着沒有立刻開口接話。

公孫瑩瑩一見三人這等情形，心中不禁暗喜地忖想道：「不怕你們三個東西不中我的計……」

她心裏忖想中，倏又一揚手裏的秘笈，說道：「你們快說，給那一個？」

天毗，天吾，天果三人不由立刻一齊伸手，不約而同地說道：「給我！」

公孫瑩瑩忽然格格一聲嬌笑，道：「你們三個既然都想要，那你們就自己搶吧，誰搶到了就是誰的，我們替你們三個做公證！」

話落，玉手一揚，將那一頁秘笈朝空中丟了上去。

至此，沈兆雄心中明白了，公孫瑩瑩是在利用這一頁秘笈，激起「黑衣三佛」見利忘義的貪慾私心，讓他們三人去互相爭奪！

起先，沈兆雄原以爲公孫瑩瑩把「黑衣三佛」騙到這荒野無人的地方來，是想試試聞玉存剛練成五分火候「先天眞氣」，以那「海天三式」掌法對付「黑衣三佛」的，不料竟是這麼個高明的鬼主意。

公孫瑩瑩剛把那頁秘笈脫手丟上半空，「黑衣三佛」立刻全都騰身躍起去搶！

驀地，「砰！砰！」接連兩聲震响中，「黑衣三佛」竟在空中各自互擊了一掌，一齊飄身落地，誰也沒有能搶到那頁秘笈！

那頁秘笈被公孫瑩瑩丟起時，只不過兩丈多高，此刻經三人的掌風一震，竟陡又升高了一丈多，飄飄蕩蕩地往一旁飄了開去！

「黑衣三佛」身形落地，三人相對的怒視了一眼之後，立時各自怒喝一聲出掌互攻的打了起來。

剎時頓見掌風呼呼，勁氣騰空，竟然互不相讓的打得十分激烈！

聞玉存心性憨厚，一見三人這種激鬥的神情，不由詫異地望向公孫瑩瑩問道：「瑩瑩，他們是自己人怎麼反而先打起來了？」

公孫瑩瑩微微一笑，道：「聞大哥，你聽說丟一根肉骨頭，三條狗搶的故事麼？這就是。」

這話，聞玉存聽得出來，公孫瑩瑩把「黑衣三佛」比作了狗，因此他眉頭微皺了皺，沒有接話。

這時，那頁秘笈已飄出四五丈開外，緩緩下落。驀地，一條人影電射騰空，直朝那頁秘笈抓去。

這人影，正是那個由「萬福客棧」裏隨後跟踪下來的，面目陰沉的青袍道人。

「黑衣三佛」雖在各不相讓的激鬥，但也全都不時的暗暗注意着那頁秘笈的飄落之處。

青袍道人身形電射騰空去抓那頁秘笈的剎那，天吾首先發覺，突然一聲大喝，騰身掠空，直朝那青袍道人閃電撲去。

人未到，掌已發，一般威猛無倫的掌力，擊向青袍道人懸空的身軀！

天毗，天果也發現了，立時各自收招停手，騰身掠空，跟踪撲了過去。

他們爲了想獨得那頁秘笈的私心，雖然互相出掌攻擊拚鬥得十分激烈，但是他們到底是同門師兄弟，一發現有外人介入，他們便立刻變成同仇敵愾的一齊出手對付外人！

青袍道人雖然眼看就能抓到那頁秘笈，但因天吾來勢太快，掌力又極威猛强勁絕倫，在這等情形下，他自然先求自保要緊，顧不得去抓那頁秘笈，倉促間，連忙猛提一口丹田眞氣，抬腕劈出一股劈空掌力，迎向天吾擊來的掌力！

雙方都是身懸半空發掌，全憑眞實的內功修爲，「砰！」的一聲震响中，雙方心頭同感微微一震，身軀立時全都落地，脚下踉蹌的後退了一大步，二人的內功掌力竟是不分高下！

那頁本在飄飄下落的秘笈，由於二人掌風的震盪，又突然升高了丈多，往一旁飄去！

也就在此際，天毗和天果二人已身形電掠撲到！

天毗雙目倏然一瞪，喝道：「你是什麼人？」

青袍道人乃天山派掌門師弟，法名天芒，爲天山派一流高手中的一流！

天芒心中甚是明白有數，「黑衣三佛」都是身懷西域絕學的一等高手，無一好惹，如是一對一的單打獨戰，他雖然不在乎，但要是以一敵三，他自知決難支持五十招之數，非得落敗負傷不可！

因此，他一見天毗，天果二人掠身撲到，臉色不由立時微微一變！

不過，他因心中另有恃仗，是以臉色雖然微微一變，却隨即鎭定地冷聲一笑道：「你我宗派各異，道爺是什麼人，告訴你也沒有用，那頁『敦煌秘笈』道爺要了，你們走吧！」

天毗雙眉一軒，道：「你憑什麼？」

天芒冷冷地道：「就憑我這個人！」

天毗嘿嘿一笑道：「你一定要奪取那頁『敦煌秘笈』？」

「道爺要定了！」天芒點頭道：「俗話說得好，『見者有份』，那『敦煌秘笈』又不是你們的東西，你們能奪取，道爺自然也能奪取！」

天毗道：「你知道佛爺們是誰麼？」

天芒淡然一笑道：「非常淸楚，你們三個自稱『黑衣三佛』，乃是黃衣教的叛徒！」

天毗雙目倏然怒瞪地喝道：「雜毛老道，你竟敢口出不遜，指說佛爺們是叛徒，你想找死麼！」

天芒嘿嘿一笑道：「禿驢，道爺勸你最好立刻返回西域去，要不然，今夜此地就是你們三個的陳屍埋骨之處！」

天毗心中不禁怒火上沖，目射寒煞的沉聲喝道：「佛爺，你好大的口氣，佛爺不信，倒要看看你這雜毛有多大的能爲功力！」

語聲一頓，目光一瞥天吾，天果二人，喝道：「上！」

聲落，當先騰身撲上，雙掌疾揮，招勢狠辣凌厲的猛朝天芒攻去。

天吾，天果二人一見天毗已經出手，立即雙雙出掌發招攻出！

「黑衣三佛」都是功力所學精湛的西域高手，三人聯手，威勢自然非同小可。

剎那間，天芒已被三人圍困在一片如山的掌影中。

天芒以一敵三，在「黑衣三佛」凌厲的攻勢中・左封右擋，乘隙還攻，雖是有攻有守，但是明眼人一看即知，這只是暫時的情形，時間一久，他一定是個敗數！

這時，那頁秘笈因爲風向的關係，正悠悠的飄落在聞玉存等三人的身旁不遠之處。

公孫瑩瑩立刻過去把它檢了起來，朝聞玉存嬌笑地說道：「該當是誰的東西就是誰的，誰也無法强奪得了的，你看，它竟然又飄回來了！」

聞玉存不置可否的憨笑了笑，目光凝視着天芒獨鬥「黑衣三佛」的情形，眉鋒微蹙地道：「瑩瑩，我看那個道士可能要敗，妳看我們要不要去帮帮他？」

公孫瑩瑩明眸一眨，正要開口接話時，「鬼劍手」沈兆雄已搶先一步的接口說道：「用不着，他會反敗爲勝的！」

聞玉存詫異地道：「怎麼見得？」

沈兆雄道：「因爲他另有極爲歹毒霸道的殺手尚未使用！」

聞玉存問道：「什麼極爲歹毒的霸道殺手？」

沈兆雄微微一笑道：「天芒毒刺！」

聞玉存眨眨眼睛道：「天芒毒刺是什麼東西？」

沈兆雄道：「它是一種暗器，產於天山，體積細如牛毛，但却堅逾鋼針，含有劇毒，而且能穿透內家眞氣！」

公孫瑩瑩忽然輕聲一「呵」！道：「我知道了，我聽我爹說過，當世武林只有天山派的一個『天芒道人』會使用這種歹毒的暗器，對不對？」

沈兆雄點頭道：「一點不錯，這青袍道人正是『天芒道人』。」

聞玉存道：「你認識他？」

沈兆雄搖頭道：「從未見過。」

聞玉存詫異地道：「既是從未見過，那你又怎知他就是『天芒道人』？」

沈兆雄笑道：「我雖然從未見過他，但却聽說過他的貌相穿着，而且看他使用的武功招數，正是天山派的武功，是以我猜料他定是『天芒道長』，也除非是他，其他的天山弟子，絕對無人敢獨鬥『黑衣三佛』這等西域高手……」

突然，連聲慘叫劃空震耳中，「黑衣三佛」身形電射暴退丈外，掉頭如飛狂奔而去！

聞玉存不由抬眼朝天芒道人望去，只見天芒道人那神色陰沉的臉上一片冷漠，毫無一絲表情，他心中不禁暗忖道：「看這天芒道人的臉色神情，一定是個心腸十分歹毒殘狠之人……」

他暗忖間，那天芒道人已緩步朝三人面前走了過來，停立在對面八尺之處。

沈兆雄暗暗凝功戒備地輕咳了一聲，說道：「那『黑衣三佛』大概已經活不成了吧？」

天芒道人神色冷漠地道：「他們三個最多還有一個對時好活！」

沈兆雄心中暗吸了一口氣，說道：「只爲奪取一頁『敦煌秘笈』，你的心腸也太狠毒了！」

天芒道人冷笑一聲道：「這不能怪我，他們以三對一，我不要他們的命，他們就會要我的命！」

沈兆雄雙眉微皺了一皺，轉向公孫瑩瑩說道：「瑩瑩姑娘，妳把那頁『敦煌秘笈』給他吧！」

他這是委屈求全之策，雖然憑武學功力，他絕不低於天芒道人，但是天芒道人令那人防不勝防，細如牛毛的「天芒毒刺」，却使他心生顧忌，是以打算把那一頁秘笈交給天芒道人了事。

不料他話聲才落，天芒道人竟倏然抬手一擺，說道：「只是一頁不可，我要全部！」

沈兆雄雙目陡地一睜，道：「你要全部？」

「不錯。」天芒道人點頭道：「我要一頁不少的全部『敦煌秘笈』！」

公孫瑩瑩道：「可是我們確實只有這一頁！」

天芒道人冷聲一笑道：「小丫頭，妳這話只能騙騙『黑衣三佛』那種人，可騙不過我去！」

公孫瑩瑩搖頭道：「我並沒有騙你，我們眞的只有這一頁，確實是被『紅衣三佛』搶去了！」

天芒道人道：「小丫頭，別再說鬼話了，妳快全部拿出來吧，要不然……哼！哼！可就別怪道爺心狠手辣了！」

公孫瑩瑩明眸一眨，道：「這麼說，你是一定不相信我們只有一頁麼？」

天芒道人道：「任妳怎麼說道爺也不會相信！」

公孫瑩瑩道：「我問你，你怎麼認定秘笈全部在我們身上的？」

「是『紅衣三佛』告訴我的。」

「你見過『紅衣三佛』了？」

「要不然我就不會知道這件事了！」

「呀呀！眞可惜！」

公孫瑩瑩做出一臉惋惜的神情，還故意踩踩脚。

天芒道人微微一愕！道：「妳可惜什麼？」

公孫瑩瑩道：「你眞笨，你上了那『紅衣三佛』的當了。」

天芒道人道：「我上了什麼當了？」

公孫瑩瑩明眸一眨，道：「我問你，我們交不出全部『敦煌秘笈』，你便怎麼樣對我們？」

天芒道人神色冷漠地說道：「那還用說，自然是……」

公孫瑩瑩接口道：「殺了我們，是不是？」

天芒道人搖頭道：「不！在你們未交出全部『敦煌秘笈』之前，我會生擒你們，直到你們交出全部秘笈為止！」

公孫瑩瑩話題倏地一轉，道：「你知道我是誰嗎？」

天芒道人道：「不知道。」

公孫瑩瑩道：「我叫公孫瑩瑩，我爹是當今武林五奇之一的『畫絕』！」

「哦！」天芒道人心頭不禁暗暗一驚！但臉色神情却仍然一片冷漠地道：「妳爹是『畫絕』又怎麼樣？」

公孫瑩瑩微微一笑，道：「說你笨，你果然眞笨，連這一點都想不通！」

話音一頓又起，說道：「那『紅衣三佛』因為知道我是『畫絕』的女兒，所以他們搶走了『敦煌秘笈』以後，才又留下一頁給我們，為的是怕我爹聯合武林五奇，邀約中原武林高手前往西域找他們算賬，秘笈明明在他的身上，反而告訴你在我們身上，讓你來找我們奪取，明知我是『畫絕』的女兒，却不告訴你，他們的用意非常明顯，這是條『借刀殺人』的毒計，假你的手來殺我們，讓你揹黑鍋！如此，你明白了麼？」

她這番話說得頭頭是道，只聽得天芒道人心中不禁疑信參半，意念電閃地道：「照妳這麼說，事情倒是大有可能了！」

公孫瑩瑩正容說道：「這不是大有可能，根本就是事實！」

天芒道人雙眉微皺地沉思了刹那，道：「就算妳這話全是事實吧，但也只是妳說的，我還是不能相信妳！」

公孫瑩瑩道：「你要怎樣才相信？」

天芒道人沉吟地道：「這很簡單，只要你們跟我去和『紅衣三佛』當面對證一下就可以了！」

公孫瑩瑩搖頭道：「那不行，『紅衣三佛』搶去了我們得到的『敦煌秘笈』，我得趕緊回去告訴我爹，要我爹聯合武林五奇去找他們奪回來！」

她說來像是煞有介事，而且做工極佳，只看得老江湖的「鬼劍手」沈兆雄心中不禁暗暗自嘆不如！

可是，天芒道人却是個心機深沉，十分老辣的老薑，公孫瑩瑩說來雖然像是煞有介事，做工極佳，但是他心中却有着不變的宗旨！

因此，公孫瑩瑩話聲一落，他立即嘿嘿一笑道：「鬼丫頭，任憑妳說得日從西起，也沒有用，妳不肯跟我去和『紅衣三佛』當面對證，顯見妳是心中有鬼，誠的全都是謊話！」

語聲一落，倏然沉聲喝道：「鬼丫頭！妳快拿出來交給道爺，看在妳爹的份上，道爺決不難為妳，要不然，可就別怪道爺心狠手辣了！」

公孫瑩瑩一聽這話，知道騙不過去了，說什麼也是白費，黛眉不由陡地一揚，道：「臭道士，心狠手辣又怎麼樣？誰還怕你不成！」

天芒道人冷聲一笑道：「丫頭，妳不怕道爺，道爺就給點厲害妳嚐嚐也好！」

話落，身形突然前飄，抬手就向公孫瑩瑩抓去！

公孫瑩瑩剛才已經見過他獨鬥「黑衣三佛」的情形，知他武功高強，那敢和他動手，閃身躲到聞玉存身後，說道：「聞大哥，快，發掌揍他！」

在她的原意是要聞玉存突然出掌，打天芒道人個措手不及，天芒道人武功雖然高強，但在措手不及的情形下，很可能被聞玉存一掌打傷！

可是聞玉存心性憨厚，他認為不打招呼就出掌打人是不應該的，也不是男子漢大丈夫的所為。

是以，他一聽公孫瑩瑩叫他發掌，立即一聲大喝道：「道長休要欺人，你先接我一掌試試！」

話落雙掌疾揮，「海天三式」的第一招「海霧茫茫」已經出手！

他體內奇筋八脈已通，「先天眞氣」已是五成火候，這一招「海霧茫茫」之精奧變化，他雖然尚未能够領悟，但其掌力之雄渾强猛，實有撼山震岳之威！

天芒道人為天山派一流內家高手，他雖然並不知道聞玉存身具五成火候的「先天眞氣」，但是却是個識貨的大行家，一見聞玉存擊來的掌勢勁氣山湧，竟令他有無從招架之感，心頭不禁駭然一凜，不敢輕攖其鋒的不待掌擊到，立時身形電閃，橫飄八尺避開！

聞玉存這一掌好强猛的勁道，威力竟遠達一丈五六開外，擊在一株尺許粗的大樹上。

「砰！克嚓！」巨响聲中，那株大樹竟被他這一招「海霧茫茫」的掌力擊斷！

天芒道人目睹這一掌的力道，心頭不由狂震猛顫！暗忖道：「這小子好雄渾强猛的掌力，幸好沒有出掌硬接，否則豈不已經……」

他這裏暗忖間，聞玉存那裏也不禁為自已這種强猛的掌力而意外地愕然一呆！

聞玉存剛自愕然一呆，公孫瑩瑩已經又驚又喜的說道：「快！聞大哥再發掌揍他！」

也就在此際，天芒道人已因聞玉存掌力太强太猛，心裏驀地閃過一絲毒念，倏然一聲沉喝道：「小子，道爺面前焉能容得你逞强，你給道爺躺下吧！」

沉喝聲中，雙手齊揚，竟以滿天花雨的暗器手法打出兩把「天芒毒刺」，勢如雨箭般地直朝聞玉存和公孫瑩瑩，「鬼劍手」三人漫空射去。

「鬼劍手」沈兆雄想不到天芒道人一出手就打出漫天「天芒毒刺」，心頭不禁駭然大驚！連忙揚聲喝道：「玉存，瑩瑩快退！」

話聲未落，雙掌疾揮以十成內功眞力拍出。

他內功深厚，這十成功力的一掌，威勢比聞玉存剛才的那一掌雖然要略遜少許，他也足以開碑碎石！

他原想以內功震散漫天「天芒毒刺」，那知掌力拍去竟然無效。

也就在此際，突聞一聲震天大喝倏起：「惡道敢爾！」

在大喝聲中，漫空黑白交雜的暗器，挾着一片破空勁嘯，擊向漫天的「天芒毒

刺」！

緊接着黑白交雜的暗器之後，一條身形高大的人影，遠自十多丈以外，電射掠空撲到！身形未落，口中已怒聲喝道：「惡道竟敢使用這種歹毒的暗器傷人，今天可饒你不得……」

話聲中，單掌一揮，一股眞力暗含，着物吐力的內家掌力直朝天芒道人擊去！

天芒道人一見那漫空黑白交雜的暗器，已知來人是誰，心神不禁一凜，暗道：「這個老鬼怎麼也跑到這裏來了，看來今天要白費……」

他暗忖未已，那股着物吐力的內家掌力已經擊到，心中不由猛然一驚！

他深知來人所學功力兩皆高他甚多，那敢出掌硬接自討苦吃，連忙飄身暴退以避！

可惜，已經稍慢了一步。

「砰！」的一聲，掌力正擊在他的左肩上，只打得他肩骨碎裂，忍不住發出一聲大叫，身軀倒飛丈外，落地之後，竟然不敢停留地咬牙忍痛提氣騰身，電射劃空的飛掠而去！

這一掌擊碎天芒道人肩骨，嚇得天芒道人掠身飛逃之人，乃是當今武林五奇之一的「棋迷」崔衍。

那滿空交雜黑白的暗器，也正是他向不離身的棋子。

也就在天芒道人飛身而去的同時，「鬼劍手」沈兆雄口中一聲悶哼，身軀一幌，仰後倒地，公孫瑩瑩則是一聲嬌叫，嬌軀倏然跌坐地上。

原來「棋迷」崔衍雖然黑白棋子滿天花手法擊向「天芒毒刺」，但因「天芒毒刺」為數太多，是以未將之全數擊落，公孫瑩瑩和沈兆雄，仍然未能倖免，都中了毒刺，只有聞玉存憨人有憨福，未被毒刺傷及！

「棋迷」崔衍身形落地，一見公孫瑩瑩的情形，心頭不禁倏然一驚！連忙跨步到公孫瑩瑩的身旁，問道：「丫頭，妳怎麼了？」

公孫瑩瑩黛眉微蹙地道：「我中了天芒毒刺了！」

聞玉存心中大急地問道：「中在什麼地方？」

公孫瑩瑩抬手揚揚左小腿，說道：「這裏。」

崔衍急道：「丫頭，妳快把褲脚管捲起來給我看看。」

公孫瑩瑩依言輕輕拉起褲脚管，露出凝脂般雪白圓潤的玉腿，只見她那小腿上果然有三個針眼般大的小黑點。

崔衍連忙蹲下身子，將手裏的碁缽放在地上，伸掌按在那小黑點之處，當他手掌抬起時，掌心裏已多了三根細如牛毛般半寸長的芒刺！

「天芒毒刺」雖然被「棋迷」崔衍深厚的內功吸出，但是傷口處却緩緩流出一顆顆黃水珠來。

崔衍見狀，眉頭不由一皺，問道：「丫頭，妳感覺得怎樣？」

公孫瑩瑩黛眉微蹙地道：「這隻小腿好像已經痲木了。」

崔衍心中暗暗一震！道：「這就痲煩了！」

話聲中倏然出指連點，閉住了公孫瑩瑩右腿的三處血脈穴道。

聞玉存急問道：「怎麼痲煩了？」

崔衍站起身子，眉鋒深皺地說道：「天芒毒刺毒霸無比，幾乎可以說是無藥可解！」

聞玉存心頭不禁陡地一震！滿臉焦急之色地問道：「這便怎麼辦？」

崔衍見他滿臉焦急之色，不由深望了他一眼，倏然驚聲道：「小子，你也中了毒刺了？」

聞玉存神情不禁愕然一呆！道：「在那裏？」

崔衍伸掌在聞玉存的肩、胸等處運功一吸，掌心中又立刻多了三枚毒刺，詑異地道：「你一點都不知道？」

聞玉存搖頭道：「不知道。」

崔衍目光一凝，問道：「一點痲疼的感覺也沒有？」

聞玉存又搖搖頭道：「沒有，什麼感覺也沒有！」

「這就奇怪了……」崔衍臉露迷惑地道：「你解開衣服讓我看看！」

聞玉存依言解開胸前衣扣，露出他那肌肉結實健壯的胸脯。

崔衍凝目細看了一會，見他胸脯上連一點傷痕都沒有，不由大感奇怪地道：「這眞是怪事……」

公孫瑩瑩明眸忽然一眨，問道：「崔伯伯，『天芒毒刺』能破『先天眞氣』不能？」

崔衍搖頭道：「天芒毒刺雖然十分霸道，能穿透內家眞氣，但却無法穿透『先天眞氣』和護身罡氣！」

語聲一頓，心念忽然微頓地雙目一睜，道：「難道他已經練成了『先天眞氣』了？」

公孫瑩瑩點頭道：「據凌老前輩說，他『先天眞氣』已具有五成火候了。」

崔衍道：「凌老前輩是誰？」

公孫瑩瑩道：「就是『瞽目閻羅』凌紀常，聞大哥能够練成『先天眞氣』，也是凌老前輩成全的！」

「哦！」崔衍不禁感覺意外地道：「傳說這位一代江湖怪傑，已經有二十年沒有現踪江湖了，想不到他竟還健在。」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你們什麼時候遇見他的？」

公孫瑩瑩道：「前幾天！」

崔衍道：「在什麼地方？」

公孫瑩瑩道：「千佛洞外。」

崔衍道：「你們跑到『千佛洞』去找什麼？」

公孫瑩瑩忽然嬌聲一笑道：「找『敦煌秘笈』呀。」

「找『敦煌秘笈』？」崔衍雙目一睜，道：「你們找到了麼？」

公孫瑩瑩嬌笑地道：「聞大哥到得了『寒玉匕首』，怎會找不到，要是沒有找到，天芒道人就不會對我們下毒手了！」

接着便把找到「敦煌秘笈」後，在「千佛洞」外碰上「紅衣三佛」攔路搶奪，「瞽目閻羅」恰巧經過當地，如何解圍，如何不惜耗費內功眞元成全聞玉存的經過，對崔衍說了一遍。

崔衍聽後這才明白原因，雙目不由異

武功秘聞

蔡伯達蛇形鼠步

海雲

嶺南的拳術一向就有五大名家，稱做「洪，劉，蔡，李，莫」，都是從少林傳到南方來的，至於蔡家拳，有兩條路綫，一條路綫是從高要縣的蔡九儀傳入，另外一條路綫是在廣州出現，由蔡伯達創造，不但稱做蔡拳，而且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名稱，叫做「蛇行鼠步蔡家拳」，喜歡研究武功的人，都會知道有這個門派，而且進一步的獲悉，這種拳脚靠蛇形以及鼠步去發揮高度的戰鬥力。

說到蔡伯達，本來是廣州城西的泮塘鄉人，那邊最多池塘，有蓮藕，菱角，茨菇，馬蹄等，稱做泮塘四寶，有許多農人靠這種在池塘生長的食物謀生，每年按時挑到上西關一帶販賣，那時上西關的龍津橋以及三聖社都是工業區，工人往往結集起來，作爲一種公開的組織，叫做機房仔，錦倫堂的公欵充足，聘名教頭授武，故此，該堂的機房仔都是武功特別出色的，打架看做家常便飯。

蔡伯達是泮塘的農家子弟，跟其他泮塘所住的農人相似，每年有許多次担着蓮藕到上西關一帶出售，不過，他跟別人不同，他早就知道，有時必須用武力解決，故此，很年輕就在泮塘的武館學功夫，而且拜過幾個師傅。十八歲那一年，有一天，他挑着一担蓮藕到醫靈廟擺賣，殊不料在該處碰着幾個顧客都是機房仔，欺他年少，硬說他故意把稱頭較低，借此斂財，圍着他拳打脚踢。

當時那些機房仔都是懂得武功的，七八個人圍住他打到遍體鱗傷，而且把他的蓮藕拋散各處，幸而他懂得武藝，勉強忍受，扶傷回到泮塘，總算是保存一條性命。

泮塘是農人所居，機房仔不會無緣無故到該處打鬥的，故此，蔡伯達能够暫時安居，不過，想起了機房仔那班人，就覺得怒火冲天，渴望找個師傅習藝，能够把他們打倒。

那時在泮塘鄉教授武藝的師傅一共有四個，他們不見得比較蔡伯達更強，況且拳怕少壯，蔡伯達剛剛是十八歲，身型健碩，普通的拳師並非他的對手，他想在泮塘找一個眞正武藝高強的人教授拳脚，借此報仇，實在難似登天，要是離鄉別井，到別處學習武藝，有機會然後回來報復，那又小題大做，況且他並非富裕，實在難以走得很遠，左思右想，他總是猶疑不決。

他習慣了一邊走一邊想，有一天下午，靠近黃昏，他走近一塊田基的時候，忽然聽到田基下邊有些古怪的聲音，似乎吱吱之聲，他循聲看去，便發覺到有一頭很大的老鼠跟蛇搏鬥，照理蛇鼠相鬥，總是老鼠吃虧的，因爲那條蛇能够昂頭吐舌，伺機進攻，有機會就咬，或者把老鼠整個捲起來，捲死爲止，一般來說，老鼠看見蛇就嚇得縮做一團，或者盡快飛奔，不過，眼前這一隻大老鼠並非如此，好像小貓似的伏地不動，等候黑蛇進攻。

由於蛇鼠相鬥，這種景象是不常見的，蔡伯達不自覺的，向牠定神瞧望，突然他看見那一頭大老鼠好像懂得武功，千方百計避免黑蛇纏繞，後來牠給蛇口飛竄過來的時候，却向後一退就是三尺，發覺那條黑蛇轉身，然後追擊，幾乎咬着蛇的腰間，至於那條蛇，十分醒覺，很快就調頭再鬥，奇怪得很，兩種小動物相鬥，竟然互相追逐，不分勝負。

蔡伯達早就渴望學習一些武功的，那時他觸景生情，忽然覺得蛇的步法以及鼠的步法各有獨到之妙，把它緊記在心，他看得入了迷，寂然不動，細心看看，希望知道蛇鼠相鬥的結果，過了一會，他發覺這一頭大老鼠忽然竄入田洞之內，那條蛇想追，但却不敢追入洞穴之內，在穴外盤旋，蔡伯達知道牠們不再鬥了，便站起來返家。

剛才他看見的蛇鼠相鬥情形，回到家裏，仍然在腦海中浮動，他細心研究，便悟出一套古怪的拳脚來，那就是著名的「蛇形鼠步」，這套拳術包括蛇的腰勁以及鼠的步法。有幾招是以蛇爲名的，叫做「毒蛇纏枝，毒蛇上樹，毒蛇打滾，蟒蛇翻身，青蛇吐舌，毒蛇捕鼠，毒蛇擺陣」等等，另一方面，却把鼠的步法加入，他認爲那隻大老鼠能够跟蛇搏鬥，全靠一進一退，進的時候突然標馬上前，一退就可以退四五步，憑着蛇的腰勁靈活，加上了鼠步忽前忽後，他就覺察到拳術可以聲東擊西，打左打右，不容易抵擋，再進一步，他在家苦練，一年之後，他再到錦倫堂門外走過，機房仔看見他，便紛紛包圍，準備大打出手。

那些人以爲蔡伯達此行等於送打，絕無防範，怎料出手打輸，原因是他的蛇形鼠步非常古怪，對方打來的一拳剛剛閃過，就用脚勾倒另外一個，忽再出擊，橫脚又掃低後邊的一個，如是者一個能够打十多個，把機房仔打到東斜西倒，他哈哈大笑，到了那時，他然後知道自己無意中創造了一種新的拳脚，能够以寡敵衆，化危爲安。

這一派拳術就是正宗的蔡家拳，以蛇形鼠步爲主，跟蔡九儀從北方傳入的蔡家拳略有不同。

采飛閃地望着聞玉存說道：「小子，你好大的造化，既得到了曠世絕學『敦煌秘笈』，又蒙『瞽目閻羅』不惜耗費眞元成全，你眞是憨人憨福！」

聞玉存皺眉苦笑道：「這是什麼造化，要是沒有找到『敦煌秘笈』，瑩瑩也就不會受這種毒傷了，說起來這是個害人的東西，我想把它燒掉算了！」

公孫瑩瑩深知聞玉存性情憨直，心中有了這個想法，就會這麼做，她還眞怕他犯了憨性子，把「敦煌秘笈」眞燒了。

因此，她一聽這話，便立刻做出一付生氣的樣子，說道：「聞大哥，你可不要胡來，我受這點毒傷有什麼關係，又不是沒有辦法治好，你要是把它燒了，就別怪我以後再不理你！」

聞玉存從小孤苦伶仃，在少林寺那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長大，自從離開少林，認識公孫瑩瑩以後，公孫瑩瑩對他的關懷與體貼，使他那寂寞的心靈感到從未有過的歡樂與溫暖，月餘相處，她在他的心目中，已經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份，已有着此生與她永不分開的心願！

是以，他一見公孫瑩瑩生氣的樣子，便連忙說道：「瑩瑩，妳千萬不要生氣，我不把它燒掉就是！」

公孫瑩瑩嫣然一笑道：「只要你不把『敦煌秘笈』燒掉，聽我的話，我也永遠不會不理你的！」

聞玉存點頭憨笑了笑，雙目忽然一眨，問道：「瑩瑩，妳的毒傷眞有辦法治好嗎？」

公孫瑩瑩從崔衍剛才的口氣雖然已經聽出，要想治好這「天芒毒刺」的劇毒，希望十分渺茫，她心裏雖然非常焦急，但是爲了不讓聞玉存心裏爲她着急痛苦，却忍耐着不露於形色的點頭說道：「你放心吧，一定有辦法可以治好！」

聞玉存心中不禁有點懷疑的道：「剛才崔伯伯不是說，『天芒毒刺』絕毒霸道無比，無藥可解麼？」

崔衍接口道：「傻小子，你聽話該聽清楚些，我只是說幾乎可以說是無藥可解，並不是說絕對無藥可解，這話你明白了麼？」

聞玉存那憨厚的臉孔不禁一紅，立刻目射希望之色地說道：「這麼說是有藥可解了？」

崔衍點頭道：「當然有藥可解！」

聞玉存急問道：「是什麼藥？崔伯伯您快說出來吧！」

崔衍沉思地道：「解藥共有兩種，一是千年『雪蓮實』……」

他話未說完，聞玉存已接着問道：「千年『雪蓮實』什麼地方有？」

崔衍道：「它生長於北天山冰天雪地中！」

聞玉存毫不思索地說道：「如此我立刻就去找！」

崔衍連忙抬手一搖道：「小子，你先別急，等我把話說了你再去找也不遲！」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那千年『雪蓮實』乃是可遇不可求的稀世靈藥，豈是隨便就能找得到的話，『天芒毒刺』便不能算得上是無藥可解的劇毒了，何況北天山那種冰天雪地的地方，非有高絕的內功和輕功根本不能去，並且必須處處小心，否則，稍一不愼，即可能引起雪崩，只一引起雪崩，縱然身負絕世功力身手，也難逃冰雪葬身之厄！」

聞玉存聽得神情不禁一呆！雙眉深蹙地道：「這麼說，這『天芒毒刺』劇毒還是無藥可解了！」

崔衍搖頭道：「不！另外還有兩種藥可解！」

聞玉存精神一振！問道：「另外還有兩種藥？」

崔衍道：「用『寒碧草』和『血龍珠』合藥，內服外敷，其毒立解！」

聞玉存道：「這『寒碧草』和『血龍珠』什麼地方可以找？」

崔衍道：「寒碧草生長於南極『子午神宮』中，『血龍珠』在東海『南鹿山』中。」

聞玉存道：「那我就先往南極『子午神宮』去找『寒碧草』，然後再往東海『南鹿山』找那『血龍珠』就是！」

崔衍微微一笑道：「小子，你知道從這兒到南極『子午神宮』，再轉東海有多遠的路程，一去一回要多少時間嗎？」

聞玉存搖頭道：「不知道，大概要多少時間？」

崔衍沉思地道：「沿路如果毫無躭誤，最快也得五十多天。」

聞玉存道：「五十多天有什麼關係，就是再多五十天，縱然歷盡艱險苦難，我也要把這兩種神藥找回來，替瑩瑩治好毒傷！」

崔衍目射異采的點頭說道：「小子，你這種堅毅的心志實在令人欽佩，瑩瑩所中毒傷，目前雖然經我閉住了她腿上三處血脈穴道，以阻止毒性之蔓延惡化，一個月內可保無碍，但是一個月一過，你縱然取回仙丹來，也救不了她了！」

聞玉存神情不禁又是一呆！滿臉焦急之色地道：「那便怎麼辦？……」

崔衍想了想道：「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你去南極『子午神宮』取『寒碧草』，我到東海去取『血龍珠』，我們分頭進行，務必在一個月以內趕回！」

聞玉存一聽這辦法，立刻欣然點頭道：「好，我一定在一個月以內取到『寒碧草』趕回來！」

語聲一頓，眉鋒忽然一蹙，道：「可是……瑩瑩怎麼辦呢？誰照顧她呢……」

崔衍經他一語提醒，立時也不禁雙眉一蹙，道：「這個……」

公孫瑩瑩忽然想起了「鬼劍手」沈兆雄，目光一瞥沈兆雄，見沈兆雄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心頭不由陡地一震！道：「呵！糟了！」

崔衍一驚！連忙問道：「丫頭，什麼事糟了？」

公孫瑩瑩說道：「崔伯伯，你趕快去看看沈前輩，看他傷得怎麼樣了，還有救沒有？」

崔衍連忙走到沈兆雄的身旁，目光下，只見沈兆雄雙目緊閉，臉色青中泛黑，顯然是中毒極深的現象！

聞玉存隨後跨步走了過來，惶聲問道：「崔伯伯，他怎麼樣？可是也中了『天芒毒刺』？」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

倪匡·文
盧令·圖

血雷飛珠（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英傑在天老峯中，跟隨着一怪人，走向一處市鎮，驚見無數武林高手，雲集其間，如日月金輪秦天時，龍門幇主，西川怪傑胡三先生，北斗書生，謝英傑雖在那怪人口中獲知要來觀看熱鬧，但却也不知這多武林高手何以會到來這邊疆之地，未幾，那怪人帶着他走進一條巷子，驀見天南雙殘席地而坐，那怪人與謝英傑行過，雙殘中的拐子竟向他們撲來，就在此際，驀聽牆頭上有人冷冷發話，斥雙殘不自量力，無端生事，謝英傑想抬頭看發話人是誰，但那怪人手一緊，拉着謝英傑掠出了巷子——

玄罡傷怪傑　絕藝懾羣豪

但是謝英傑出了巷子，還聽得那斷腿人的鐵拐，頻頻頓在地上「錚錚」聲，由此可知，牆頭上發話的那人，自然也是一個非同小可的人物了！

出了小巷，那怪人又向右轉了一轉，看來他像是對鎮上的街道很熟，不一會，便到了一家十分簡陋的小客店之前，一直走了進去，客店中的伙計，迎了出來，和那怪人，說着苗語，謝英傑一句也聽不懂。

那怪人和店伙計講了片刻，領着他們兩人，進了客店，直走到後面，一間極其狹窄的房間之中，只有一副床板，才一走進去，耳際嗡嗡直响，大羣蚊子飛撞了開來，謝英傑苦笑道：「何不找一家好點的客店！」

那怪人笑道：「且等你為我易了容之後再說！」

謝英傑忙道：「好，那我出去買東西。」

要知道謝英傑乃是學武之人，年紀又輕，利時之間，看到那麼多武林高手，齊集在這個邊陲鎮甸之中，實是心癢難熬，恨不得立時出去，找到相熟的人，傾談一番，弄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他的話才一出口，那怪人就道：「不成，你和我都留在這裏，要用甚麼東西，等店伙計去辦。」

謝英傑道：「讓我出去走走怕什麼。」

那怪人冷冷地道：「我說不行就是不行，要用甚麼，你逐樣講吧！」

謝英傑無可奈何，只得將應用的東西說了，那伙計聽完之後，怪人摸出一錠銀子來，交給了伙計，謝英傑在房間中踱來踱去，那房間實在小得可憐，他踱上幾步，就到了那怪人的身前。雖然他明知對方不會回答他，但是每一次，當他踱到了那怪人的身前時，他仍是忍不住要問：「這許多人在這裏究竟為了甚麼？」

那怪人只是翻着眼，一聲不出，謝英傑又問道：「那麼，你究竟是甚麼人？」

怪人仍然只是翻着眼，冷冷地道：「你只管看熱鬧就是，理會那麼多作甚？」

謝英傑心中有氣，又踱了開去，陡然之間，他心中一動，想起了一個念頭來，當他一想起這個念頭之際，他真是忍不住想哈哈大笑起來，但是他還是忍住了笑，道：「你說，等一會要我將你化裝成一個老太婆，是不是？」

那怪人道：「是，扮成了老太婆，就算給人家看出破綻，也決想不到我的原來面目！」

謝英傑心中仍暗暗好笑，敷衍着道：「我替你扮成了老太婆，怎會給旁人看得出？」

他一面說着話，一面閉上了眼，竭力在想着一個老太婆的模樣，他曾在金虎堡中，見過一個老太婆，當他才見到那老太婆之際，心中也着實吃驚，那老太婆，是邪派之中的絕頂高手，一手陰屍掌功夫，被判為天下毒掌之最，傳說她終日與毒屍為伍，實是令人嘔心的可怖人物，而謝英傑就準備將那怪人，扮成這個老太婆！

在那間小房間中，只等了小半個時辰，那店伙計便帶着一大包東西回來，謝英傑剔亮了燈，施展他從七十二變大聖門中學來的功夫，為那怪人易起容來，不消片刻，那怪人看來，已十足是一個滿頭花白頭髮的老婦人，左頰之上，還有一個極其難看，彎彎曲曲的疤痕，一隻獠牙，突出在唇外。

等到扮裝完成之後，謝英傑自己心頭，也不禁起了一股寒意，眼前那怪人，活脫便是尸老婆婆，彷彿她一伸手掌，陰屍毒掌就會令人變得中掌之處，奇癢難當終於潰爛而死一樣。

那尸老婆婆，乃是中原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謝英傑在扮成之後，還怕那怪人一照鏡子，會認了出來，可是，那怪人掌着鏡子，左照右照，却是讚不絕口，顯然他未曾見過尸老婆婆！

謝英傑心中暗暗好笑，心忖那麼多中原武林人物在此，其中有不少，和尸老婆婆原是死敵，那怪人只當他一經化裝，不會有人認得出他來，那可眞有熱鬧看了！

謝英傑又為自己易容，扮成了一個老頭子，各自換上了衣服，那怪人啞着聲，道：「行了，我們先去瞧瞧小熱鬧，等上兩天，就有大熱鬧看。」

他一面說着，一面傴僂着身子，向外走去，居然維妙維肖，活脫是一個老婦人，謝英傑跟在他的後面，又穿過了那條巷子，巷口的天南雙殘，已然不在，謝英傑還特地向牆頭上看了看，走在前面的那怪人，像是知道他在想些甚麼一樣，立時道：「剛才出聲的那個，是洞庭七十二峯主人，金戟仙客。」

謝英傑心中不禁又凜了一凜，道：「好厲害！」

那怪人笑道：「他算是甚麼，只不過佔了個好地方，略有名頭而已，等一會，我看着實有幾個高手來，連內家罡氣，練到了第五重以上的高手都有！」

謝英傑又吃了一驚，內家罡氣，練到五重以上的，武林中傳說，總共只有八個人，其中一個，還是波斯的一位王爺，根本極少涉足中土，豈會來這種地方。還有兩個，一僧一尼，據說已屆百歲高齡，早已不在江湖上走動了，餘下五個，傳說之中，鬼母雲飛娘是一個，金虎堡主是一個，河南伏牛山伏牛上人是一個，丐帮帮主是一個，少林主持，本善方丈是一個。自然，實際人數，可能不止這八人，但要是這八個人，也有一兩個在，那麼，這場熱鬧，正是天大的熱鬧了！

謝英傑一面咋舌不已，一面緊跟着向前走去。

謝英傑跟着那怪人，穿過了大街，來到了一座極大的酒樓之前，隔老遠望去，就見到那酒樓燈火通明，人影幢幢，門口也有不少人，來到了近前，只見門口一字排開，十六個勁裝大漢，另有兩個衣飾極其華麗的男子，正在請聚在門口的人進酒樓去。

那怪人低聲叮囑，道：「千萬別出聲！」

謝英傑點着頭，跟着那怪人走向前，只見在酒店門口的，全是武林中人，有見過的，也有沒見過的，都在向那延客的兩個男子，自報姓名，客氣一番之後，便走了進去，那怪人才一走到近前，有不少人見到他，便自面上變色，有的竟立時後退，有的怒容滿面，那怪人顯然不知為了甚麼，還在裝出一副老婦人的樣子來，而謝英傑看了這等情形，幾乎要忍不住笑了出來！

他自然知道，那是別人都將那怪人，當成了是陰森歹毒之極的尸老婆婆了！

在門口迎客的那兩個男子，雖然笑容滿面，看來十分謙恭有禮，但是態度軒昂，也另有一股氣概，那怪人和謝英傑一來到酒樓門口，只聽得鬧鬨鬨的聲音，突然靜了下來。

那兩個迎客的男子，雙眉微揚，現出十分勉强的笑容，走前一步，道：「兩位可也是有請帖的麼？」

謝英傑本來，根本不知道何以那麼多武林之中，頂兒尖兒的人物，會一起來到這個邊陲鎮甸上，直到聽得那兩個男子，如此一問，心中才「啊」地一聲，知道原來這些人，全是接了請帖而來的。

但是謝英傑的心中，隨即又起了疑惑：甚麼人能有這樣大的面子，一下帖子，便能令得那麼多一等一的高手，不遠萬里而來？

他心中正在疑惑着，已聽得那怪人裝着老婦人的聲音，笑道：「一定要有請帖，才能湊這場熱鬧麼？主人也未免太小氣了！」

這時，非但酒樓下一層，所有人聲全靜了下來，便是樓上，也變得寂靜無聲，不少人自二樓的欄杆中，探出頭，向下望來，也有不少人，聚在樓梯口，向下望着，謝英傑看到這種情形，手心中也不禁暗揑了一把汗，心忖這個玩笑可開得大了，不如和那個怪人說穿了吧！

可是，這時候，他就算想說，也沒有機會，只聽得那兩個男子中的一個道：「倒不能怪主人家小氣，閣下要知道凡接了帖子的，全是貴賓，就算平時有甚麼過節，也不能動手，壞了主人清興，是不是？」

謝英傑聽得那男子如此說，心中更是吃了一驚，因為那男子的話，說得十分明白，若是硬要去湊這一場熱鬧的話，一定會有很多人找他們的痲煩！在這時候，謝英傑眞想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但是那怪人却全然不知他這時是甚麼身份，一聽之下，反倒笑道：「閣下儘管放心，老婆子與世無爭，不會和他大有甚麼過節，決不會有甚麼人和老婆婆子過不去的！」

那怪人這句話一出口，不但那個男子，臉上的神情，怪異莫名，四周圍，凡是聽到這幾句話的人，神情都怪異之極。

謝英傑心中，暗暗叫苦，那怪人本來面目如何，人家自然看不出來，他在人家看來，只是惡名遠播的尸老婆婆，尸老婆婆行事狠毒，正邪各派，不知有多少仇人，這樣的話，出自尸老婆婆的口中，聽在人家的耳中，自然是怪異莫名，只怕那人知道謝英傑在替他易容時鬧了鬼，他也決計講不出這樣的話來。

那兩個男子望着那怪人，一起冷笑了起來，道：「既然如此，兩位請！」

在他們說到一個「請」字之際，四道冰冷銳利的目光，向謝英傑掃了過來，令得謝英傑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心中叫苦不迭。

他在替那怪人易容成為尸老婆婆之際，只是想戲弄那怪人一番，直到這時，他才發覺，那簡直是自己在找自己的痲煩！他自己既然和那怪人在一起出現，要是有甚麼高手，來對付尸老婆婆的話，他如何能脫得了干係？那怪人的武功雖高，但只怕刹那之間，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找他晦氣，他也難以照顧自己！

謝英傑一想及此，連忙伸手，去拉那怪人，手才伸向前，那怪人一翻手，已抓住了他的手腕，道：「來，這是武林中罕見的盛事，怎可不湊熱鬧！」

謝英傑心中叫苦不迭，可是身不由主，已被那怪人拉着，向內走去，那兩個男子，身子各自微微一偏，也不阻攔，那怪人和謝英傑，才一進酒樓突然聽得樓梯之上，幾下虎吼，三個身形高大粗壯的漢子，蹬蹬蹬直向下奔了下來。

那三個漢子，每一個足有兩百來斤重，向下奔來之際，力道極大，震得整座酒樓，都在搖幌，原來站在樓梯上的人，一起讓了開來，那三人的來勢極快，轉眼之間，已衝到了那怪人的面前，為首一個，一聲怪叫，手揚處，一根又粗又長的金剛杵，已當頭砸下！

那根金剛杵，在向下砸下來之際，「呼呼」風響，勢子沉猛之極，那怪人一翻眼問那比手臂還粗，精鋼打就，上面還滿是銳利之極，密密排排尖刺的金剛杵，已然離他的頭頂，不過半尺！

那怪人怪聲叫了起來，道：「喂，這算甚麼？」

金剛杵的來勢，何等之猛，他一面說話，一面疾伸手向上，反手一抓，竟將向下疾擊下來的金剛杵，硬生生抓住。可是，在那為首的大漢，一杵擊出之際，另外兩個大漢，也各自怒吼，一起出手。另外兩根，同樣粗的金剛杵，一根自左，一根自右，一起擊到，饒是那怪人身手靈巧之極，一時之間，也避不過去，只聽得他忽然之間，怪叫了一聲，身子陡地向上一挺。

在那怪人身子向上，一挺之際，他的身子，竟然暴漲了尺許，緊接着，「砰砰」兩聲響，一左一右擊到的兩根金剛杵，已擊中在他的腰際！

在那時候，謝英傑忙不迭向後退去，他退得算是夠快的了，然而兩根金剛杵橫掃過來時，所帶起的那股勁風，却還幾乎令得他透不過氣來。

及至兩根金剛杵，一起重重擊中了那怪人，謝英傑更是叫了一聲苦，心想那兩杵的力道，如此之猛，只怕一個石頭人，也立時被擊碎了，那怪人如何抵受得起？

可是，接下來的事情，却大大出乎謝英傑的意料之外，在「砰砰」兩下响，金剛杵將那怪人攔腰擊中之後，那兩個大漢，各自發出一聲吼叫，身子陡地向後退去，手中的兩根金剛杵，挾着勁風，直飛了出去。在那兩個大漢後退之際，手臂還被震得向上揚起，虎口之上，鮮血直流！

與此同時，那怪人的手臂，向前輕輕一送，首先攻向那怪人的大漢，身子也立時向後，倒翻了出去，那怪人道：「大家都是來湊熱鬧，就算我沒有請帖，又何必如此不客氣？」

他話才出口，只聽得樓梯上各人，齊聲發喊，原來那兩根直飛出去的金剛杵，正飛向樓梯。也就在衆人齊聲驚呼之際，只見樓梯口，人影一閃，一個人自樓梯上走了下來，這人的來勢，看來極其從容，人人都看得清楚，但是勢子却其快無比，只見他雙手齊舉，已將那兩根如脫韁野馬也似，帶着呼呼勁風，向前直飛的金剛杵抓住。當那人將兩根金剛杵抓在手中之際，四下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驚嘆聲來，謝英傑也已看清，手執雙杵的，不是別人，正是胡三先生！

胡三先生一出手，將那兩根金剛杵接在手中，向走下來的勢子，只是略頓了一頓，轉眼之間，便已下了樓梯，這時，那三個大漢，已然各自站定，仍然睜着銅鈴也似的怪眼，望定了那怪人。

胡三先生下了樓，向那三個大漢，點了點頭，那三個大漢，看來像是凶神惡煞一樣，但是見了胡三先生，却極其恭敬，一起低着頭，走了過來。

這種情形，四下所有的人，也並不覺得奇怪，因為那三條大漢，雖是少林俗家弟子中，數一數二的人物，但是比起名動天下的胡三先生來，自然相去太遠了！

這時，所有人都屏住了氣息，連那怪人，望定了胡三先生，也頗有訝異之色，顯然是看出他剛才一伸手便接住了那兩根金剛杵，功力非同小可之故，但從他的神情看來，他也不認得胡三先生是甚麼人！

胡三先生將那兩根金剛杵還給了那兩個大漢，道：「下次可別胡亂出手，莫壞了少林寺的名頭！」

那三個大漢，齊聲答應，胡三先生已抬起頭來，笑嘻嘻地道：「好久不見，你功力大進了啊，怪不得你又敢出來活動了！」

那怪人陡地一怔，道：「你認得我？」

胡三先生一聽，也不禁陡地一呆，不明白「尸老婆婆」何以在這樣的情形下，還要裝傻，他立時一聲長笑道：「這裏誰不認識你？」

那怪人又是一呆，道：「那麼，我是甚麼人？」

胡三先生皺起了眉，這時，胡三先生已然現身，儘管還有不少人，恨不得將尸老婆婆斬成肉泥，但自忖自己的武功，不及胡三先生十份之一，再動手也無用，是以一時之間，都破口大罵起來。

那怪人先聽得衆人罵，神情還是莫名其妙，但突然之間，他轉頭向謝英傑望來。

這時，謝英傑實是恨不得地下有一個洞，可以供自己鑽了進去！

那怪人在望向謝英傑之際，口角略掀，似笑非笑，謝英傑也不知道禍福如何，手心直沁冷汗，僵立在那裏，一動也動彈不得。

只聽得那怪人轉過頭去，昂着頭，道：「算我倒霉，受了人家捉弄，各位和老婆子，眞有甚麼過不去，定要來找麻煩的，老婆子也只好奉陪了！」

他那番話，雖然是對着各人說的，但是，自一轉過頭去之後，雙眼却一直望定了胡三先生！

胡三先生立時冷笑了一聲，道：「你也會受人捉弄，那眞是報應到了！好吧，你想怎麼出手？」

那怪人笑道：「隨便怎麼出手——閣下尊姓大名？」

當胡三先生和那怪人對答之際，四周圍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那座酒樓，一面臨江，連江水拍在岸上的聲音，都清楚可聞。可是，一當那怪人後半句話講了出來，四周圍立時响起了一片轟然之聲！

雖然，請教姓名，事屬尋常，但是學武之士，竟連胡三先生也不識得，還要向之請教姓名的，那可以算得上是奇中之奇了！

只見胡三先生淡然一笑道：「在下姓胡，行三。」

那怪人「哦」地一聲，道：「這樣吧，剛才我算是白捱了兩杵，不再找那三頭笨牛的晦氣，你也捱我一下，總算公道吧！」

胡三先生略揚了揚眉，道：「公道！」

剎那之間，四周圍重又靜了下來，那怪人一反手，伸向離得他最近的一個瘦長道人，那瘦長道人的肩上，揷着一柄拂塵，怪人突然反手抓去，那瘦長道人一呆，那怪人笑道：「借道長的拂塵一用！」

他一句話未出口，那道長只覺一股大力吸

來，身子不由自主，向前跌出了一步，急忙反手去摸自己的肩頭時，已不禁發出了一聲驚呼，原來那柄拂塵，已經到了人家的手中！

那怪人出手極快，所有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有認得那道長的，知道他是百花洲百花觀主持，拂雲道長，也是非同小可的人物，可是一轉眼間，他仗以成名的那柄「百花拂」，却已到了人家的手中，若不是衆人皆素知拂雲道長的為人，還只當他是和尸老婆婆約定了的哩！

那怪人執拂塵在手，道：「得罪！」

只見他手臂向上一揚間，那柄拂塵，足有三尺來長的千百根銀絲，已根根抖了開來，猶如一朵燦爛無比，銀光閃閃的花朵一般！

這時，旁人倒還罷了，但是拂雲道長在一旁，却登時遍體流汗，面如死灰。他以這柄百花拂作兵刃，足足下了近四十年苦功，但要他像那怪人一般，隨便一抖，就抖成這樣，却也難以做得到！

要知道，拂塵上的銀絲，又軟又輕，內力極難貫得到，而那怪人隨便一抖間，每一根銀絲，都貫足了內力，內家氣功之精，實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胡三先生身形一凝，也是聚精會神以觀！

那怪人手又向前一伸，「刷」地一聲响，拂塵上千百根銀絲，重又縮成一束，輕飄飄地，向胡三先生的腰際，拂了過來。

拂塵的銀絲，雖然已束成了一束，但看來仍然十分柔軟，而且，去勢相當緩慢，只見胡三先生，陡地吸了一口氣，他身上那一襲長衫，突然鼓了起來，獵獵有聲，如為狂風所拂一樣！

剎那之間，拂塵的銀絲，已拂到了胡三先生的身上，照說，那樣柔軟的銀絲，緩緩拂了上去，是決不會發出什麼聲响來的。可是，拂塵上的銀絲，一沾到了胡三先生衣服，竟陡地發出了「拍」地一下亘响來。

那一下聲响，突如其來，令得所有在一旁的人，都不由自主，嚇了一大跳。

緊接着那一下亘响，只見胡三先生的身子，輕輕幌動了一下，那怪人也立時縮回手來，道：「好功夫！」

胡三先生却是面上微微一紅，一聲不出，轉過身，就向樓上走去。

那怪人順手將拂塵向後一拋，那時，拂雲道長正在心灰意懶，拂塵向他拋了過來，他只是失神落魄地站着，也不伸手去接，任由拂塵「拍」地一聲，落在地上。

而四周圍的人，除了十來個眞正頂尖的高手之外，其餘人的臉上，大都現出了莫名其妙的神色來，不知道何以胡三先生轉身便走！

因為從剛才的情形看來，胡三先生以內家罡氣，將衫鼓起，受了那怪人的一擊，看來正是旗鼓相當，絕未落下風！

等到胡三先生上了樓，那怪人才「呵呵」一笑，道：「還有那位朋友要賜教？」

他連問了三遍，無人出聲，就在這時，只聽得酒樓後面的江岸之上，傳來了一陣鼓樂之聲。

那兩個迎客的男子，也在這時朗聲道：「各位貴賓請上船！」

那怪人聞言，大聲道：「對，我們也該上船了！」

謝英傑身子向後縮着，可是那怪人一伸手，將他抓住，便向樓梯上走去！

謝英傑身不由主，跟着他上了樓，一到了樓上，才知道那酒樓向江的一面，根本沒有牆，只有欄干，江景一覽無遺，這時，正有一艘極大的大船，船艙有兩層高，船上燈火通明，鼓樂喧天，正在向酒樓駛近來，來勢頗快，轉眼之間，已到了近岸處，自船上「呼」地一聲，飛出一股細才如指的繩索來。

那股繩索，足有四五丈長，一端有一個鈎子，「拍」地一聲，搭在酒樓的欄杆上，船非但不再前進，反倒向後退去，將那根繩子拉得筆直，却又未將酒樓的欄杆，扯了下來。

在船的下一層，只見自船身兩旁，伸出有十餘條槳來，齊齊鼓蕩，令得船在湍急的江水之中，不進不退，這百十個划槳的人，雖然看不見，但要令那麼大的一艘船，說停就停，自然不但要訓練有素，而且，一定要膂力過人才行。

謝英傑看得暗暗心驚，心忖這等排場的主人，才能請得到這麼多的高手，自是不足為奇，只是不知道主人究竟是何等樣人？

謝英傑正在想着，已見船舷上，一字排開，八個身形軒昂的男子，一身錦衣，齊聲道：「請貴賓上船！」

船離酒樓，足有四五丈遠近，只有一繩相繫，却在高叫請貴賓上船，這分明是攷來賓的功夫來了，那八個人的叫聲未絕，只見兩個人，已經跨出了欄杆，正是謝英傑曾在鎮上巷口，遇到過的那兩個殘廢。

這兩個殘廢，一面跨出去，一面道：「殘廢人行動不便，理應先走！」

他們一面嚷着，一面已上了繩子，在繩子上行走如飛，轉眼之間，便到了船上，船上八人，躬身相迎。

緊接着，只見一個身形矮小，全身穿着火也似紅衣服，尖嘴猴腮的怪人，一躍而起，道：「這場熱鬧，既蒙主人相邀，怎可錯過！」

他一面說，一面身形拔起，向前疾掠而出，掠出了兩丈許，身形才略為下沉，在繩上略點了一點，又躍了起來，再落下來時，已上了船！

酒樓中一大半人，皆認為這人，是邪派中厲害人物，火蝙蝠徐翼，這一手輕功，果然非同凡响。

隨着火蝙蝠徐翼，又有幾個人，在繩上飛渡而過，那怪人一拉謝英傑，道：「我們上船去，佔個好位置，好觀看江景！」

他一拉之下，謝英傑身不由主，向前掠去，那怪人雙足．緊貼着繩子，掠出了兩丈許，謝英傑被那怪人抓着手，雖和那怪人並肩，雙足却是懸空，在掠出了兩丈許之後，恰在繩子當中，只聽得那怪人低聲道：「好小子，你捉弄得好！」

謝英傑心頭怦怦亂跳，忙道：「誰叫你這樣神秘，不肯將來歷告訴我？」

那怪人一聲長笑，抓住謝英傑的手，陡地一鬆！

那怪人的手一鬆，謝英傑一聲驚呼，身子便向下，直跌了下去，那繩子離江面，約有一丈五六高下，謝英傑在向下跌去之際，勉力一提氣，身形拔起了尺許，可是他輕功未臻上乘，一拔之下，難以為繼，身子便向下直落了下去，當謝英傑的身子，向下落去之際，不但他自己發出了一下驚呼聲，連已上了船，還在酒樓上的那些武林高手，也一起發出了「啊」地一聲响來。

而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見那怪人的身子，陡地向下，沉了一沉。

他的身子，站在繩上，繩在船舷和酒樓的欄杆之間，扯得筆直，那怪人的身子，突然向下一沉，照說，要就是繩子斷開，要就是酒樓的欄杆，被扯得跌了下來。可是，就在那怪人向下一沉間，只見那艘大船，突然向酒樓，移近了六七尺，繩子向下彎來，那怪人仍然站在繩上，身子已下沉了許多，伸手一撈，恰好將快要跌進江中的謝英傑，撈了起來！

在那怪人硬生生將繩子壓下來，拖得大船靠近酒樓之際，只見大船下層，百槳齊飛，同時，也傳出了一陣呼喝聲來，及至那怪人抓住了謝英傑，船身立時又向外蕩了開去，重又將繩子扯得筆直。

那怪人在剎那之間，露了這樣一手絕頂武功，可是却若無其事一樣，抓着謝英傑，足底貼着繩子，疾滑而過，已到了船上。

在這一剎間，船上，酒樓上，不知有多少人，可是却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盡管有許多頂兒尖兒的武林高手在，但是人人都張口結舌，出不了聲。

那怪人剛才這一下功夫，若是繩子的一端，不是鈎在酒樓的欄杆之上，而是繫在一塊巖石上的話，那麼，憑身形下沉之力，硬將大船移近，在場的武林高手之中，還有不少人可以做得到這一點，但現在，一拉就可以倒下的欄杆，紋絲未動，那艘有百餘人划槳，穩在中流的大船，却被硬拖了過來，內力運用之佳妙，却是聞所未聞。

那怪人帶着謝英傑，一上船，就進了船艙之中，四周圍仍是靜得出奇，過了一會，才聽得有人道：「哈哈，今天算是開了眼界了！」

隨着語聲，只見北斗書生自酒樓的欄杆中直跨了出來，一腳踏在繩上，看他的樣子，仍像是在踱方步一樣，但是轉眼之間，已來到了繩子當中！也就在這時，又聽得有人冷笑道：「這算甚麼，眞是少見多怪！」

北斗書生本來一直在向前走去，等到那個冷冷的聲音一傳出來，他身子陡地站定，但却並不轉過頭來。人人都向語聲傳出處看去，只見一個衣飾極其華麗的年輕人，面色蒼白得出奇，已然飛身而出，落到了繩上。

那年輕人的身法快絕，自酒樓之中，飛身而出，人影一閃間，已到了離北斗書生的身後不到兩尺站定，又陰惻惻地道：「請讓路！」

那年輕人突然現身，所有的人，都是愕然，不知道這個臉色白得如此出奇的年輕人，究竟是誰。只有已隨着那怪人，進了船艙，憑窗而坐的謝英傑，心頭突突跳了起來，那年輕人就是金虎堡的少堡主，他如何不認得？

謝英傑和那怪人進了船艙，坐定之後，立時有人送了上佳的酒餚來，那怪人也正在埋頭大吃，及至謝英傑看到了少堡主，那怪人忽然道：「北斗書生你是見過的了，何以還怕成那樣？」

謝英傑心中又是一驚，不明白何以自己心中害怕，對方如何會知道？

他略停了一停，道：「我沒有害怕！」

那怪人的口角，似動非動，向上彎了一彎，轉頭向外看去，這時，只見北斗書生仍然未曾轉過身來，只是笑道：「是，我是走得慢了一些，閣下先行！」

他話一說完，身子陡地向旁一側，雙足足底，仍然貼在繩上，但是身子已斜得幾乎與江面相橫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後面有人要越過他，自然再容易不過，少堡主剛才叫他讓路，他也眞的在讓路了！

船上和酒樓上看着的衆人，都屏氣靜息，要看這個面色蒼白的年輕人，究竟如何應付這種局面。因爲誰都知道，北斗書生身子打側，算是讓開了路，但是這年輕人要在北斗書生的身邊走過，而能不受北斗書生的襲擊，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看就要看北斗書生出手之後，那年輕人如何應付了！

武林中爭奪比較，事同尋常，人人都經歷過，但這時，兩人都在一根繩子之上，却如何動手？

在衆人屏氣靜息以觀間，船艙之中，那怪人以筷子輕輕碰了謝英傑一下，道：「這個身中奇毒、女扮男裝的姑娘是甚麼人？」

謝英傑一聽得「身中奇毒，女扮男裝」八個字，簡直驚得呆了。金虎堡少堡主，確然是女扮男裝，身中奇毒，但這個秘密，可以說只有他一個人知道，何以那怪人竟能一言道破？

謝英傑還未曾回答問，只見繩上，少堡主冷冷地道：「承讓！」

他一面說，一面就向前走來，一步跨出，右足已然跨過了北斗書生斜貼在繩上的雙足，但左足還在後面。也就在這時，打斜釘在繩上的北斗書生，身子陡地向上，彈了起來。

這一下變化，快到了絕點，幾乎就是和少堡主一步跨出的同時，實是無法避得過去，剎那之間，只見少堡主雙眉，向上一揚，「蓬」地一聲響，北斗書生和她兩人，身子已經碰在一起。

兩人的身子相碰，所發出的那一下聲響，實是駭人之極，就像是兩段中空的木頭，被人重重撞在一起一樣。緊接着，只見兩個人的身子，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又陡地側了下去。

所有旁觀的人，還來不及發出驚嘆之聲來，只見兩人的身形，又已疾彈了起來，再是「蓬」地一下響，那一下響，比第一下響，還要厲害。

第二下相撞之後，兩人的身子，反彈開去，這時，已見北斗書生的臉上，陡地泛上了一層紅影。

在船上，只聽兩個人，自一扇門中，疾奔了出來，叫道：「各位貴賓，莫傷和氣！」

這奔出來的兩人，齊聲一叫，一個聲音清越，一個聲音低沉，響徹雲霄，人人都認得，這一男一女，男的乃是鐵髯老人，女的乃是銀姑。

可是，在他們兩人一現身之際，話才出口，又是「蓬」地一聲響，北斗書生和少堡主，身子已第三次相碰，那一次相碰，所發出的蓬然之聲，竟將銀姑和鐵髯老人兩人的叫聲，後兩個字，一起蓋了過去。

緊隨着那「蓬」地一聲響，北斗書生身子，突然離繩，斜斜向上，飛了起來。

當北斗書生飛起之際，面上倏紅倏白，顯然他在三次各以內家罡氣互撞之中，已受了重傷！

北斗書生名揚天下，誰不敬仰，但竟然在比拚內家眞力之下，敗在一個面色蒼白的年輕人之手，所有的人，都驚得呆了。

眼看北斗書生打橫飛出了七八尺，身子下沉，非落在江中不可，只聽得酒樓之中，陡地響起了兩下長吟之聲，其音清越，宛若鶴鳴九皐，隨着長嘯聲，兩條人影，倏地飛起，直撲向北斗書生，一伸手間，各自抓住了北斗書生的一隻手臂。

這兩個在長嘯聲中飛起的人，抓住了北斗書生的手臂之後，餘勢未盡，身子又斜斜向上，掠了起來，如流星趕月一般，電光石火之間，落到了大船的甲板之上站定，也直到他們兩人，和北斗書生一起站定，人們才看清楚，這兩人，一個正是胡三先生，另一個，身形瘦長，背後插着一柄金光燦爛的金戟，那柄金戟，長有三尺，可是不論是柄，是刃，全細得出奇，不過綫香般粗細，看來像是一碰便要折斷一樣，根本作不得兵刃！

但是這人一出來，人人都知道，他背上的那柄金戟，號稱是天下外門兵刃之首，不知擊敗了多少武林高手，這人就是洞庭七十二峯主人，金戟仙客！

胡三先生和金戟仙客兩人，一扶住了北斗書生，一個伸手，按住了北斗書生的前心，一個伸手，按住了他的後心，三個人一停不停，

一起向銀姑和鐵髯老人走去，鐵髯和銀姑兩人，忙反手推開了艙門，任由他們三人，疾步走了進去。

北斗書生在身子第三次和少堡主相撞之際，被震得向外，彈了出來，臉上紅色倏現，人人都可知道，他是受了內傷，胡三先生和金戟仙客，這兩個高手，是不是能令他內傷復原，却是誰也不敢說！

一時之間，只聽得酒樓之中，傳來了一陣喧嘩聲，有不少人，本來等在欄杆之旁，準備由繩索上船的，俱都退了開去。

這些人，自然是看出，在上了船，到了日的地之後，只怕不知道會有多少意外之事發生，自度本領不濟的，唯恐波及，與其到時退不了身，還是及早離遠些的好！試想，一上來，胡三先生和尸老婆婆動手，看來還像是胡三先生吃了虧，如今，一個來歷不明的年輕人，居然將北斗書生這樣的高手，震得受了內傷，誰能擔保，再往下去，會不會發生更驚人的事？

在酒樓上各人，亂成一團之際，金虎堡少堡主，已然疾步上了船，鐵髯老人和銀姑兩人，吃過她的苦頭，但也一樣不知她的來歷。

這時，兩人互望了一眼，一起迎了上去，銀姑勉强笑着，道：「閣下既然來湊這場熱鬧，似乎不應生事，總得給主人幾分薄面！」

少堡主「哼」地一聲，道：「我叫他讓路，他大可不讓，何以讓開了，又來暗算？」

這兩句話一說，銀姑和鐵髯老人兩人，也不禁啞口無言，少堡主則已逕向前走了開去。

在船艙中，和那怪人對坐的謝英傑，還未曾有機會回答那怪人的這個問題，意外已接二連三發生，當銀姑和鐵髯老人兩人現身之際，謝英傑的心中，不禁大奇，心想何以事情又和這兩個人有關？聽他們講話的口氣，儼然以「主人」的代表自居，那麼，「主人」又是甚麼人？謝英傑想到這裏，彷彿已有了一點頭緒，可是究竟如何？他也說不上來。

那怪人又低聲道：「快說，這姑娘是甚麼人？」

謝英傑剛想開口回答，可是一抬頭間，只見少堡主已走了進來，謝英傑怔了一怔，少堡主陰着蒼白的臉，不但進了艙，還逕向着他，走了過來。

謝英傑和那怪人對坐的那張桌子，一邊靠着艙壁，正好可以坐三個人，少堡主來到了近前，衣袖微拂，拂開了椅子，竟坐了下來！

這時，不但謝英傑心頭亂跳，連那怪人，也不禁現出奇訝的神情來。

少堡主連望也不向那怪人望一眼，一雙澄澈之極，彷彿能將人肺腑看穿的眼睛，望定了謝英傑。謝英傑心頭亂跳，手心在冒着汗，少堡主望了他半晌，才道：「你功力倒大有進境了啊！」

謝英傑一見少堡主向自己走來，心中已是駭然，但總想自己易容術奇妙，少堡主不一定認得出自己來。可是等到少堡主這句話一出口，他便涼了半截，只得勉强笑道：「是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少堡主望定了謝英傑，又半晌不說話。

這時，只聽得人聲喧嘩，呼喝之聲不絕，原來是龍門帮的帮衆，抬着轎子，竟硬是從那根繩上，走了過來，看來身份神秘的龍門帮帮主，仍然不願現身。

隨在龍門帮帮主的轎後，又有不少武林中人，絡續上船，有的飛掠而至，有的緩步踱過，也難以盡述。謝英傑心中極亂，也沒有心思向外看，少堡主的目光，又冷又銳利，令得他不敢逼視。

只有那怪人，連連「呵呵」笑着，可是少堡主却不回頭去看他，那怪人忽然道：「姑娘，當年害你的那人，眞可說是陰毒無比！」

這句話一出口，少堡主的身子，突然一震，倏地轉頭過來，盯住了那怪人，道：「你是誰？」

那怪人攤了攤手，並沒有回答，少堡主的臉色，變得更蒼白，突然一伸手，三隻手指，已然搭住了那怪人的手腕，目中冷電四射，極其駭人。

謝英傑在一旁，一看到少堡主動作如電，突然出手，不禁大驚，他自然知道，這時，武林高手雖多，但眞要論到武功之高，自以他身前的這兩人爲最，這兩個人，要是在船上動起手來，只怕那大的一艘船，能叫他們兩人，拆得變成隨江浮流的木片！

少堡主伸手搭住了那怪人的手腕，其時，那怪人正伸筷子出去挾食物，手立時停止不動，但是却依然神色自若，道：「別動手，我有話說！」

少堡主的手指，仍搭在怪人的手腕上，謝英傑的武功雖然遠不如他們兩人，但是也可以知道，脈門乃是人身之要害，少堡主一出手，就佔了上風，當然不肯隨便縮回手來。少堡主冷冷地道：「你怎知我身中奇毒！」

那怪人笑道：「當時，下毒的要是我，你在兩年之前，已然氣血枯竭而死，決不能活到今天，向你下毒的那人，功夫還是不到家，不過，也很可觀了，我猜那人是東海墨礁島島主，是不是？」

那怪人一面說，少堡主臉上的神情，一直在變化着，等到那怪人說完，少堡主手一鬆，搭在那怪人手腕上的手指，已離了開來。

那怪人「呵呵」一笑，停在半空中的手，向前伸去，挾了一片鹿脯，放入口中，又舉杯喝了一大口酒，也不等將東西嚥下去，就含糊不清地道：「奇怪，你不過二十出頭，墨礁島主，要是還沒有死，少說也有八十幾歲了，他和你有甚麼過不去？」

少堡主一字一頓，道：「他已經死了！」

那怪人點着頭，道：「我聽說，墨礁島主，一生之中，只恨一個人，他恨那人切骨，小姑娘，你莫非就是——」

那怪人只講到這裏，少堡主已然倏地站了起來，沉聲道：「夠了，別再往下說了！」

那怪人抬頭看着少堡主，低聲道：「那樣說來，我叫你雷姑娘，總不會錯的了！」

少堡主呆立着，半晌，才點了點頭，一面又坐了下來，道：「我叫雷紅嬰。」

那怪人揚了揚眉，又大大地喝了一口酒，不再出聲。

船艙之中，桌椅頗多，大都已坐滿了人，各自在談論，只有他們那張桌子旁的幾張桌子，空着沒有人坐。需知單是「尸老婆婆」一人，便叫人不敢接近，何況還加上了一個剛將北斗書生震成了內傷的高手在，是以那怪人和金虎堡少堡主之間的低聲對話也沒有別的人聽見，可是謝英傑却是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

在金虎堡少堡主，和那怪人講話的時候，謝英傑簡直一句話也插不進去，因爲兩人所說的一切，他有的明白，有的全然不明。那怪人口中的「墨礁島主」，就是謝英傑聞所未聞的一個人物！

只不過謝英傑也可以知道，那怪人見識極廣，一見就知道對方中了奇毒，中的是甚麼毒，也猜到了下手的是甚麼人，再轉而猜到了對方的來歷。

而少堡主也知道對方猜到了自己的來歷，是以才將姓名告訴對方的。

那怪人呆了半晌，才又徐徐地唸着少堡主的名字，道：「雷紅嬰，嗯，令尊替你取了這樣的一個名字，倒也大有深意。」

雷紅嬰揚了揚眉，沒有說甚麼，謝英傑趁機低聲叫道：「雷姑娘！」

雷紅嬰轉回頭來，道：「你怎麼和這位前輩，開這種玩笑？」

謝英傑十分尷尬，那怪人却道：「不要緊，我還怕甚麼？別怪他！」

謝英傑忙道：「要不是我將他扮成尸老婆婆，雷姑娘也不會認出我來，是不是？」

雷紅嬰並不回答，只是皺着眉，那怪人道：「雷姑娘，早四十年，我和令尊，有一面之緣。奇怪，令尊在你被人下毒之後，怎麼不來找我？還是他找不到我？」

那怪人在說這幾句話的時候，態度甚是自然，但是雷紅嬰神情陡變，失聲道：「你，你是——」

她講了三個字，中間頓了一頓，却再也不說下去，那怪人仍是自顧吃喝，道：「令尊一定找過我，只不過那時，我也被人害了，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自然是找不到我了！」

雷紅嬰道：「不錯，他曾九度深入苗疆蠻荒之地，尋找你的踪跡，但沒有結果。」

那怪人抬起頭來，道：「其實，他找到了我，也未必有用，你現在只不過痲煩些，命是不會丟的。」

雷紅嬰的神色，十分陰沉，抬頭向窗外望去。

只見酒樓上雖還有不少人，但看這些人的樣子，大都是不準備登船的了，兩個壯漢，揚臂抖起了繩索，百槳齊飛，那艘大船，順流疾下，去勢快絕，不一會，便離開了那座鎮甸。

只見江兩岸，全是鬱鬱蒼蒼的山，江水湍急，但是船行來，却十分平穩，明月如水，映得江上，閃起一片銀波，美麗之極。

雷紅嬰和那怪人不出聲，謝英傑實在想找些話來說說，可是又不知道說甚麼才好，只好也望着江景。

只見船越向前駛去，江面越是闊，到後來，簡直已進入了一個浩瀚無際的大湖之中，水勢也緩了許多，船在漸漸向一座高聳入雲的峭壁駛去。

那座峭壁看來近，但等船來到近前時，已是快要天亮時分了，在朦朧的晨曦之中，只見峭壁之上，滿是樹木籐蘿，山籐自盤虬的古松之上，倒掛下來，垂下百十丈，直到水面之上，看來簡直就像是無數碧青的瀑布一般，蔚爲奇觀。

在籐蘿之上，有千百頭毛色金黃的金絲猴，正在上下攀援，及至朝日升起，映得那些金絲猴的身上，金光閃閃，那些金絲猴的行動又快，看來金光閃耀，眞是好看之極，謝英傑不禁看得呆了！

這時，想是眼前的景色，實在太奇，是以滿船之上，鴉雀無聲，人人都被眼前的奇景所吸引，直到那艘大船，離開這座聳天而立的峭壁，只有十來丈遠近了，可是船的去勢，却越來越快，才有人發現，要是船不停止，立時三刻，就要撞將上去，這才驚呼起來。

可是等到衆人出聲驚呼，大船早已離開峭壁不過丈許，有幾個沉不住氣的，紛紛站了起來，看情形是準備掠出船去，攀住了山籐，以避免船撞在峭壁之上時，狼狽跌進江水之中。

但也就在此時，只聽得幾個迎客的中年人，齊聲叫道：「各位稍安毋躁！」

那些站了起來的人，正在相視愕然之際，倏見籐蘿之上，所有的金絲猴，一起吱吱叫着，向上攀去，大船已經碰到了峭壁上倒掛下來的山籐，可是却又沒有想像之中，船碰上山石的隆然之聲，只見船頭，已然陷了進去，轉眼之間，只聽得「刷刷」聲響，眼前一黑，整艘船已經進了一個巨大無比的山洞之中！

衆人直到此際，才知道自己眞的沉不住氣了，原來那峭壁之上，有一個大洞，只不過洞口全被垂下來的山籐遮住，是以看不出洞口，那洞口十分寬敞，別說一艘大船，便是三五艘，也足可並列進出！

一時之時，讚嘆之聲不絕，已站起的人，全坐了下來，大船在山洞之中，駛得更快，轉眼之間，回頭看去，洞口亮光掩映，已在數百丈之後了，可是向前看去，仍是黑黝黝地，沒有盡頭，船上早已亮起了燈火，照耀得如同白晝，許多人臉上神情，都極古怪。

謝英傑注意到，自從一上船之後，就根本沒有人來理睬自己這一桌上的三個人，甚至有時，轉頭過來時，目光也故意避開去，這自然是各人怕事之故。而一些一等一的高手，却也不在這一層的船艙之上，謝英傑心中，只是苦笑，若是由得他選擇，他或許寧可和胡三先生，北斗書生這些高手在一起，可是，現在他偏偏是和那怪人、雷紅嬰，做了一路，而且看情形，他要是離開了這兩個人，還會有極大的痲煩！

謝英傑在無話可說時，一直低着頭，或是望着船外，可是不論他怎樣，他總感到，雷紅嬰的眼光，老是在他的身上盤旋。他有這種強烈的感覺，可是他又沒有勇氣，正面望向雷紅嬰，去證實雷紅嬰是不是眞在望他。

在那大半夜的時間中，他心中紛亂之極，那怪人究竟是甚麼人，他已不再去思索，因爲他明知想也想不出結果來的。

可是，雷紅嬰爲甚麼也來了呢？

金虎堡中，如此神秘，可怕的情形，他還猶如是昨天的經歷一樣，而當他想起，在那個破廟之中，被雷紅嬰用分筋錯骨的重手法，加以折磨之際，他仍不免緊張得全身骨節，格格作响。

可是現在，這個神秘可怕的人，就在自己身邊，雖說他多半不會再有甚麼惡意，但是她爲甚麼一定要坐在自己的旁邊呢？

謝英傑越坐越不自在，直如同坐在針毡之上一樣，他想起父親之死，想起自己在未曾到金虎堡之前，以金龍莊少莊主的身份，在江湖上走動，已是到處受人崇敬，當時，頗以爲天下之大，不過如此了，可是，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實在是微不足道之極。

他想到這一點，不由自主，苦笑起來。也就在這時，他忽然聽到一個十分低微，但是聽來相當溫柔的聲音，在他的耳際響起，道：「你在想甚麼？」

謝英傑陡地一怔，自然而然，抬起頭來，向聲音傳來之處望去，任何人聽到有人這樣柔聲細氣問自己，總要看一看是甚麼人在發問的，謝英傑雖然一直避免和雷紅嬰目光接觸，但一時之間，也未曾想到這一點。

及至他抬起頭來一看，只見雷紅嬰慘白的臉，離得自己極近，一雙看來深邃，陰森的眼睛，正注定了自己，謝英傑自從知道了雷紅嬰是一位姑娘之後，心頭時不時有一種異樣之感，這時，他終於無法避免和雷紅嬰正面相視，心頭更是亂跳了起來。

謝英傑一面心頭跳着，一面想轉過頭去，可是不知爲了甚麼，他的目光，也定在雷紅嬰的臉上，倒像是她的臉上，有一股極大的吸力一樣。謝英傑的心中更亂，在紛亂之中，他心念電轉，連他自己也想不出，究竟是爲了甚麼原因。

因爲一來，雷紅嬰的臉色，白得此可怕，隱隱泛着一重鬼氣，連帶她的雙眼看來也極其陰森可怖，就算本來容顏再美，在這樣的情形下，看來也令人不寒而慄了。二來，謝英傑知道她不但武功高，而且手段毒辣，當日在渡頭

的那一幕，他也不能遺忘。

不論從那一方面來看，雷紅嬰决不是叫人起親近之心的人，是以謝英傑心頭慌亂，急欲找幾句話，將眼前的局面，應付過去，他有點口吃地道：「沒甚麼……我是在想……這艘船究竟要駛到甚麼地方去！」

雷紅嬰聽得謝英傑這樣說，口角向上略欠了欠，似笑非笑，在這一刹間，她慘白的臉上，居然有了一絲生氣，可是謝英傑的手心，已被冷汗濕透。

接着，只聽得雷紅嬰低嘆了一聲，那一下低嘆聲，實在是低得不能再低，幾乎使人懷疑她究竟是不是在嘆息，而那怪人在這時，接口道：「就快到了，別心急！」

謝英傑忙趁機向那怪人望去，就在這時，只聽得船上衆人，又一起驚嘆起來，謝英傑也看到，前面出現了一片光亮，那一片光亮，竟是陽光，在山洞頂上，看來有一個極大的裂口，陽光自上面照射下來，形成了一條極寬的光瀑，確是奇景。

而那艘大船的去勢，也漸漸緩了下來，過不了多久，整艘大船，已溶在陽光之下，只見山洞之上，是一個扁長形的大縫，足有十來丈寬，若是在山頂之上，看來一定是兩座山峯之間的一個大裂縫。

在山壁之上，有着人工鑿成的數百級石級，這時，只見不少人，正從陡峭的石級上疾掠而下，向下掠下來的人，男女都有，衣飾一律，但却是女的在前，男的在後，陽光照映之下，謝英傑看得分明，數十人之中，掠在最前面的那兩個，不是別人，正是他在天老峯上，日夜相處，幾近百日，後來被那怪人所傷，在雲霧之中，口噴鮮血，狼狽逃走的大鬼，小鬼兩人！

謝英傑一看到大鬼，小鬼，反倒生了親切之感，失聲道：「這裏是血——」

他只知道大鬼，小鬼，曾提及她們的主人是血雷宮主人，是以這時，失聲叫了起來。

可是，謝英傑一個「血」字才出口，陡地覺得腰際，倏地一痲，一時之間，全身發痲，如遭電殛，再也說不出話來。百忙之中，轉眼看去時，只見那怪人正伸指向自己的腰際，虛指了一指。

那怪人的手指，離他腰際的「痲穴」，足有兩三尺，可是凌空一指，已令得他再也說不出話來！

謝英傑早已知道，不論是雷紅嬰，還是那怪人，武功全高出自己百倍以上，是以他也不覺得奇怪，在身上那一陣酥痲之感，還未曾過去之際，已聽得那怪人沉聲道：「切記得少開口，跟着我們，自然有熱鬧你看！」

在那怪人說話之際，謝英傑只覺得雷紅嬰又在向自己望來。這時，謝英傑心中更亂了！

他已經知道，自己猜中了，這艘船的目的地，正是血雷宮！

雖然，他還不知道血雷宮中住的是甚麼人，但是他却知道，血雷宮和他之間微妙關係。

自從銀姑和鐵髯老人兩人，上飛龍莊提親，硬將他自飛龍莊上帶走起，這些日子來，他遭遇之奇，難以盡述，但是一切全是由於有人硬要將女兒嫁給他而起的，謝英傑未曾在銀姑和鐵髯老人處，得到有關女家的任何消息，但當他在天老峯上居住時，大鬼，小鬼兩人，却時時和他開玩笑，使他至少知道，那硬要自己成親的女家，就是血雷宮主人！

而如今，自己竟然到血雷宮來了！

血雷宮請了那麼多武林高手來，看樣子，像是有甚麼喜慶大事，如果是爲了嫁女兒，而廣邀來賓，結果，自己這個新郎，却扮成了老頭子，雜在賓客之中，天下還有比這更滑稽的事麼？

謝英傑一想及此，抬頭向那怪人望去，那怪人像是知道他已想到了甚麼一樣，望着他，「呵呵」笑了起來。謝英傑一見這等情形，更知道自己所料不差了！

其時，船已停了下來，自石級上掠下來的人，也列成兩行，以大鬼，小鬼爲首，每一個人，站在一級石級上，一直向上升去。

大鬼，小鬼兩人，手揚處，各自手中，飛出了一股彩色絢爛的帶子，帶子的一端，有着尖銳的鐵鈎，帶子飛近船上，「拍拍」兩聲响，便已釘在船舷上，她們兩人手臂再揮，帶子另一端，兩個徑可四寸，金光閃閃的圓環，便已套在兩個石樁之上，只聽得她們齊聲道：「血雷宮恭迎貴客，請各位登岸！」

船上各人，在上船的時候，是由一條條繩索之上，走過來的，是以這時，見了兩條彩帶，作爲上岸之用，誰也不覺得奇怪，一時之間，紛紛躍了上去，自彩帶之上飛渡而過，上了石級，逕自向上掠去，來的人，全是武林高手，各展所長，看得人目不暇接。

同時，在山頂之上，也已響起了悠揚悅耳的樂音，謝英傑看到雷紅嬰和那怪人，兩人坐着不動，他也不敢動，不到小半個時辰，那一層船艙中，只剩下他們三個人了，但下一層艙中，仍有人不斷上岸去。

不一會，只聽得吆喝之聲，起自底艙，幾個龍門帮帮衆，抬着轎子，上了彩帶，轉眼之間，便來到了石級，幾乎陡上陡下，轎子前後有人抬，看來實是無法抬得上去。

只見大鬼，小鬼互望了一眼，齊聲道：「山路陡峭，要委屈龍門帮帮主，下轎上山！」

可是抬轎的那幾個壯漢，却恍若未聞，只是齊齊悶哼了一聲，在前面的四個，逕自上了石級，他們一上石級，轎子便像是要翻了轉來一樣，可是後面的四個人，一樣抓住了轎槓，八個壯漢，健步如飛，任由那頂轎子橫着，一起向石級之上升去。

龍門帮帮主，身份神秘，天下皆知，不到萬分緊要，絕不露面，而且，以往幾位帮主，在露面之後，便以橫死聞，也是江湖上人盡皆知之事，是以根本沒有人知道現任龍門帮帮主是甚麼人，此際，在這樣的情形下，轎中人仍不露面，自然更增神秘氣氛。

緊隨在龍門帮主之後的，是胡三先生，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並肩掠上石級，看他們兩人的神色，像是十分嚴肅，在他們之後，是天南雙殘，那怪人直到這時，才站了起來，道：「我們也該走了！」

雷紅嬰緩緩點了點頭，謝英傑和他們兩人在一起，根本沒有自己的主意可言，兩人站起，他也站了起來。他武功雖然不濟，但那兩條彩帶，每一條有半尺寬，要從帶上上石級，也不是難事。他在那怪人和雷紅嬰之間，上了石級，大鬼，小鬼一樣笑臉相迎，顯然沒有認出他是甚麼人來，謝英傑若不是想到，血雷宮主人，無原無故，硬將女兒嫁給自己，若是自己一出聲，只怕難逃此「刼」，是以不敢出聲，不然，他早和兩人打招呼了！

那數百級石級，直通向上，等到一直掠到了山頂，清光大白，眼前一亮，謝英傑不禁呆了！謝英傑在天老峯中居住之際，已然覺出天老峯高出雲表之上，可是此際，上了山頂一看，脚下一片雲海，在雲團開合之間，看到遠處，山峯隱現，簡直就像是泥堆一樣，再看到山峯之上，好大一片平地，繁花奇草，古松盤虬，奇的是，在峯頂中心，另有孤峯聳立，那座孤峯，簡直就是直上直下，兩三畝見方的一塊大石頭，足有四五十丈高下，奇特無匹石色深紅，如同血染。

（未完）



民間俠義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套圈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嘯林和姜太公領頭的四名大漢，在董更生的手下引領之下進入董更生新搬的住址，剛進入一處廳房，姜太公立與三名手下發動攻擊，制服岳嘯林和董更生的手下，要脅他們帶路往找董更生，岳嘯林趁與姜太公對答之際激怒他，伺他一分神，立施反擊，將姜太公制服，而董更生也適時到來，問知姜太公收受主使人十両黃金，俟將董更生捉到後，再收取九十両酬金，董更生願隨姜太公往見那幕後主使人，這一着，不特岳嘯林大感意外，就是姜太公也訝異地問董更生是否在吃豆腐，董更生說是認眞的——

圈愈鑽愈深 套越縛越緊

「董先生，」岳嘯林說：「你也許不明白情況，讓我們倆先談談……」

「嘯林，我不需要了解任何情況，見到了他們的大老闆，情況自然明白……」說到這裏，董更生拍拍手，房門口立刻出現了一個大漢，他吩咐說：「把另外三個人帶到這裏來。」

那三個人被帶過來了，他們並沒有受什麼禁制，但他們卻很服貼，似乎自知蠢動不會有什麼好處。

「董先生！」岳嘯林很堅定地說：「我不贊成你這麼作。」

「嘯林，你……」董更生訝異地望着他。

「董先生，我們先不爭論，讓我先問他幾句話。」岳嘯林指着那個爲首的大漢。

「好吧！」董更生退開了。

「朋友，你到底叫什麼名字？」

「隨你叫。」

「剛才在路上，你告訴我你叫小馬，我卻一直叫你姜太公，你也沒有糾正我。」

那大漢道：「我也奇怪，你爲什麼一直叫我姜太公。」

「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而我卻不願上鈎。」

「這話什麼意思。」

「名字只是一個稱呼，如果你連名字都不肯說出眞的，其餘的話還可以輕信嗎？……老實說，剛才跟你們的頭頭會面的時候，你們早就明白我也是個用直鈎釣魚的姜太公。你們卻故意不拆穿，故意讓我把你們引來，說吧，你們來此眞正的目的是什麼？」

「活捉董先生，不是早就說明白嗎？」

「不，凡是你們說出來的話都是假的，眞正的用心卻沒有說出來……董先生，我請求你離開一陣子，還有你的手下以及那三個都要離開，我要單獨問問這位朋友。」

董更生道：「嘯林，你不要管這件事情，讓我來……」

「不，我一定要管。」

「嘯林……」

「董先生！我的手脚，我的身體，都被圈套套牢了，現在我好不容易摸到了繩頭，我怎能放過？」

董更生也極爲愼重的態度打量他，最後，他讓步了，揮揮手，連同所有的人離開了這間屋子。

房門關上，岳嘯林轉過身來，那爲首的漢子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因爲他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森寒的目光，像刀劍般冷漠肅殺。

「朋友！說吧！」

「說什麼？」

「說你知道的事，說我想知道的事。」

「應該讓你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你了，不能讓你知道的我也未必知道。而且我剛才已經表明過，即使我知道我也不能說，破壞行規，只有死路一條。」

「如果你不說，你也只有死路一條。」

那大漢道：「我希望你是在說氣話，或者想嚇嚇我。」

「你聽得出，也看得出，我是很認眞的。」話聲未落，岳嘯林就一拳搗了過去。

這一拳出力非常重，岳嘯林似乎將心中所鬱積的怨恨都藉這一拳發洩出來了。這一記重拳搗在那傢伙的肚子上，使得他掩着肚子蹲了下去，面色也變了。

「朋友，站起來！」岳嘯林並沒有放鬆。

那傢伙倒很有種，雖然非常痛苦，他還是勉力的站了起來。而且絲毫沒有乞憐求饒的表示。

打擊不僅僅是要使對方肉體受痛苦，最主要的還是要使對方精神崩潰，鬥志瓦解。岳嘯林這一記重拳顯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現在，他的第二拳也就揮不出去了。

「朋友，何必自討苦吃？」

「姓岳的，講這些廢話又有什麼用？踏進了這一行，就註定了要挨拳頭，吃槍子兒。不過，挨拳頭總要比吃槍子兒好得多，你儘管揍，儘管打，我相信你還打不死我。」

遇到一個頑强的人，岳嘯林也許還有辦法使他屈服，遇到一個認命的人，他眞沒有轍兒了。

「朋友！」岳嘯林的語氣轉爲柔和了：「我並不願意打你，自從我練拳十幾年以來，我第一次打一個站着不動，不還手的人。朋友……你明白嗎？我也是站在死亡綫的邊緣，我必須了解眞象。」

「你所想了解的眞象，並不是我知道的。你應該明白，我只是一個打手，一個卑微的人物，一個性命捏在別人手心裏的可憐蟲。」

「朋友，我相信你，也同情你，但也請你同情我。我起碼要知道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你一定知道，對你來說也無關重要，對我說也許關係我的生死，就算破壞道上的規矩吧！這個房間裏只有你我兩個，也不會有別人知道。朋友！將來你也說不定有需要別人拉一把，扶一下的時候，算我欠你一筆恩情，日後再還，怎麼樣？」

「唉！你說了這麼多，這麼懇切，如果我再不點頭，豈不是太不通人情世故了嗎？不過，我不一定能回答你的問題。」

「朋友，我提的問題都很簡單，你一定能夠回答的。」

「好！你問吧！」

「那個中年人是誰？」

「我們稱他爲傅三爺。」

「你知道剛才那個地址嗎？」

「我只知道在辣斐德路聖公會的後面，那是『大發貨棧』的倉庫。」

岳嘯林道：「關於剛才的行動都是傅三爺指示的嗎？」

「是的。」

「另外三個人你跟他們相處多久了？」

「兩，三天，他們的姓名我都弄不清楚。」也許因爲問題並不複雜，他回答起來如行雲流水般順暢。

「你的名字眞叫小馬嗎？」

「不！『小馬』只是我們這一組人馬的代號。」

「如此說來，還有另外幾組了？」

「也許。我只能夠這麼說，因爲我沒有看到。」

「傅三爺交代過，要將董先生架回去？」

「是的。」

「到什麼地方？」

「到原先的地方，也就是大發貨棧。」

「走回去嗎？」

「我想……這也許不是問題。」

「朋友，記住一點，我揍了你，但是你什麼也沒有說，你仍是按照原訂的計劃行事。如果此事對你有益，我不會破壞你的利益，如果此事對你有害，也許我能拉你一把。好了！爲了剛才那一拳，我表示抱歉。」

「岳老大，我能問你一個問題嗎？」

「問吧！」

「董先生『自投羅網』的作法，是何用意呢？」

「我不知道。」

「我很担心。」

「担心什麼？」

「董先生也許有什麼陰謀，不過，傅三爺也不簡單。」

「傅三爺不簡單，董先生也不簡單，正好讓他們鬥一鬥。」

「岳老大，我非常奇怪，你不是董先生的學生嗎？怎麼會有這種隔岸觀火的想法呢？」

「將來你也許會明白……」

有人在敲門，打斷了岳嘯林的話。

他跑去開門，董更生出現在房門口。

「嘯林，你問出什麼來了嗎？」

「問出一個人名，一個地名，人名是傅三爺，就是指揮他們的頭頭，地名是辣斐德路的大發貨棧，你對於這些人名，地名，都有印象嗎？」

董更生很認眞地想了一想，還是搖搖頭：「我從來都沒有聽說過。」

「他們要帶你去辣斐德路大發貨棧的倉庫裏。」

「我不在乎他們帶我去那裏。」

「如此說，你是絕不更改計劃了。」

「是的。」

「董先生，你不覺得這樣作很冒險嗎？」

董更生笑着說：「我只覺得，在上海灘，如果有人想扳到我，那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我能爲你作什麼嗎？」

「嘯林，你只要作一件事，那就是上床睡覺，你太疲倦了，需要休息，明天也許够你忙的。」

「董先生，你的意思是說，今晚還不能把事情了結掉？」

「今晚才是開始。」

岳嘯林卻不這樣想，被圈套束縛的滋味受够了，他今晚就想脫穎而出，他心中已經有了初步計劃。

董更生走了，跟着那四個大漢走了，岳嘯林眞想不透董更生何以如此大膽，但他並不想化費腦筋去思索這個問題，他認爲，這並非關鍵。

約莫在床上躺了十分鐘，岳嘯林就起來了，他要施展他自己的計劃，意外得很，房門一打開，竟然有兩個大漢攔住了他。

「對不起，」其中一個彬彬有禮地說：「我們奉董先生的命令，絕對不許你外出。」

「難道我被囚禁了嗎？」

「不！董先生是愛惜你的身體，他說，你一定要充份地休息。」

「如果我一定要出去。」

「那就表示你不聽董先生的命令，也就是叛徒，我們對待叛徒是會採取嚴厲手段的。」

岳嘯林退了回來，仍舊和衣躺上了床。在表面上看起來他很平靜，內心則不然。他反覆想着一個問題，董更生眞的那麼愛惜他的身體嗎？

他想了好幾十遍，得到的答案是好幾十個「不」。

他熄了燈，平靜地躺在黑暗中，他深信那兩個大漢看不住他，可是，不能太急躁。

岳嘯林在黑暗中躺了半個多鐘頭，疲累像海浪似的一波一波地襲擊着他，他咬牙支撐着，只要一閉眼，一定會睡到明天晌午，到那個時候，也許一切都已結束了，甚至包括他的生命。

長時間的靜默，對門外的看守者起了鎭定作用，他們的戒備當然會鬆懈，岳嘯林躡足走到門邊凝神傾聽，沒有脚步聲，沒有交談聲。他們也許搬把椅子坐了下來，人在極度疲勞時只要四肢停止活動就會很快入睡。這是常情，當然岳嘯林也希望實際情況的確如此。

現在，岳嘯林開始打量他的出路了。

這間屋子有窗戶，從窗戶望出去是一座不算太大的花園，如果董更生存心要看住他，花園也一定派得有人，他不能指望每一個看守者都因疲累而在打瞌睡。而且，就算能穿過花園，翻越那道院牆也成問題，院牆約莫有八，九尺高，上面還嵌切了玻璃碴子，岳嘯林還沒有一躍而過的本領。

他先看看窗戶，可以打開，再找藏身的地方，也有，終於，他想出了一條詭計。

首先，他將窗戶打開，很緩慢，很輕的推動，沒有發出一點聲音，然後，他再搬一張椅子放在窗前，窗戶旁邊有一個茶几，几上放着一個大花瓶。他將花瓶推倒，當花瓶掉在地上，發生砸碎的聲音時，他迅速地將身體掩藏起來。

門外看守他的那兩個大漢，立刻衝了進來，只聽其中一個大漢疾聲叫道：「糟，岳嘯林跳窗戶逃掉了。」

另一個說：「我們快追呀！」

兩個人都迅速地躍出了窗口，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必然會作直覺的判斷，不可能想到岳嘯林所施展的詭計。

岳嘯林迅速地閃出了房門，通道無人，也沒有聽見嘈雜的人聲，可以想見，董更生只留下了兩個人看守，他並沒有太多餘的人手，而且，他對岳嘯林的範防，並不算很嚴。

岳嘯林很順利地踏出了後門，當他穿過無數條弄堂，來到大街，夜風撲面時，他有一股脫穎而出的快感。

跑了好長一段路，才遇到一輛作夜班的三輪車，直奔楊樹浦。

他要去找辛九姑。

辛九姑對於他的來臨，似乎很感意外，岳嘯林也同感意外，因爲她的衣着整齊，根本還沒有睡，好像在等待什麼。

「儂來做什麼？」辛九姑沉着臉問。

「想證實兩件事。」

「哦？」

「第一，董先生說，妳有兩個手下，被樊積雨生前相好的女人阿桂姊收買了，有這回事嗎？」

「不錯。」

「第二，董桂芬小姐在妳這裏嗎？」

「在呀！」

岳嘯林不禁楞住了，原以爲這兩個答案都是否定的，想不到董更生對他說的都是實話。

「一個多鐘頭以前，董先生親自展開了一項行動……」

「我知道。」

「妳怎麼會知？」

「因爲他打電話跟我商量過，必要時，我還要派人支援他。」

「九姑，我實在弄不明白，過去，你們相處並不十分好，而且也沒有利害相關的地方，妳爲什麼會跟他合作，幫他的忙呢？」

「因爲這件事已經牽涉到我了，昨晚你被誣入獄，是我的人肇的禍，我當然不能坐在這裏讓別人拿尿盆往我頭上倒呀！」比喻雖嫌粗俗，倒很恰當。

岳嘯林又再一次困惑，因爲董更生並沒有欺騙他。

辛九姑接着又說道：「董先生在電話中告訴我，他不要你參與這件事，你最好還是回去睡覺。」

「九姑，我不可能不參與，因爲我不可能放棄追查樊先生的死因。」

「其實，董先生已經知道樊積雨被殺的原因了。」

「什麼原因？」

「無妄之災。」

「哦？兇手是誰？」

「傅長貴。」

傅長貴？莫非就是傅三爺？

「傅長貴是誰？」

「傅長貴是個專門幹黑貨買賣的，他幹得兇，也幹得狠，動不動就殺人，而且殺手都是外地請來的，殺完人一走了之，查都沒法子查。兩年前，董先生看不慣他的作風，就派人告訴他，他的貨不准在董先生的地盤內出售，姓傅的不聽，仍然照舊不誤。董先生火了，就派人把姓傅的一票黑貨吃掉了。」

「哦！果有其事。」

「你已知道了。」

「我見過姓傅的，是他親口告訴我的。」

「嘯林阿弟，他還告訴你一些什麼？」

「他說，董先生打算教樊先生幫他銷貨，樊先生沒有答應。他怕樊先生洩漏秘密，就派人把樊先生做掉。」

「不對，這是傅長貴栽贓。」

「九姑！如果妳沒有太明確的證據，最後不要太早下斷論。」

「嘯林阿弟！對於董先生的事，我非常了解，他當初吃掉傅長貴一票貨，無非是想給姓傅的一點教訓，免得姓傅的太囂張。可是董先生犯了一個錯誤。」

「犯了什麼錯？」

「他犯了一個『貪』字，那票黑貨數目很大，董先生竟然動了心，所以打算委托樊積雨脫手，他很欣賞樊積雨，想藉此挑樊積雨也賺上一筆。樊積雨是條硬漢，立刻一口回絕。」

岳嘯林沒有吭氣，靜待下文。

「這件事被傅長貴知道了，於是立刻派人將樊積雨幹掉，使別人誤以爲這一定是董更生殺人滅口。」

「九姑！這既然是一個天大的秘密，傅長貴怎麼會知道的呢？」

「因爲樊積雨曾經將這件事，告訴了阿桂姐。」

「妳意思是說，傅長貴是從阿桂姐那兒知道的？」

「是的。」

「這好像太不可能了，阿桂姐爲什麼要出賣樊積雨？」

「不是出賣，是懷恨。」

「懷恨！」

「是的。因爲樊積雨始終不答應正式娶阿桂姐，在一個女人來說這是無法忍受的事。」

辛九姑的語調很平和，就像述說一個與她完全無干的故事，岳嘯林却聽得驚心動魄：選錯了一個朋友，這個人將蒙受極大的損失，選擇錯了一個女人，那就可能送掉性命。其毒如蛇蠍，這句話對極了呀！

「嘯林阿弟！你不信嗎？」

「九姑！妳的話我絕對相信，如果就因爲這個理由，阿桂姐就出賣了樊積雨，好像太過份了。」

「事實的確如此……大概是在阿桂姐最苦惱的時候，傅長貴闖進了她的生活圈子。說不定傅長貴是對她許下了很多諾言……嘯林阿弟，女人幾乎是靠諾言活下去的，雖然她們明知有好多諾言是永遠無法兌現的。」

「傅長貴這條計策倒是很毒的，一方面除掉了情敵，一方面討好了阿桂姐，再一方面又可以造成董更生的孤立，以便順利索回以前丟失的那票黑貨。」

「不錯，整個情況就是如此。」

「九姑，現在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了。」

「什麼問題？」

「妳怎麼知道得如此清楚呢？」

辛九姑一句話也沒有說，她站起來去打開了一扇門，那扇門連接着另外一間屋子。岳嘯林看到了兩個人……不！那只是看起來像兩個人而已。他們被懸吊在樑上，臉上，身上，都佈滿了血污和傷痕，是經過了嚴刑拷打所造成的。

岳嘯林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辛九姑道：「所有的情況都是從他們嘴裏說出來的。」

「這就是妳那兩個叛徒？」

「嗯！」辛九姑將那扇門關上，冷冷地說：「我對背叛我的人絕不客氣，這是他們應得的下場。」

岳嘯林道：「在樊先生的靈前，阿桂姐是不是背叛者？」

「當然是。嘯林阿弟！我要看看你將如何去處置她。」

岳嘯林作了一個深呼吸，這個問題似乎不好回答。

「嘯林阿弟！還有什麼疑問嗎？」

「董先生去了辣斐德路的大發貨棧，看起來他似乎很冒險，說不定他有了萬全之策。九姑！他這樣作的目的何在？」

「目的何在？當然是去找傅長貴作個了斷呀！」

「我知道他是想作個了斷，不過，我想更進一步地知道，他這麼作的動機，是什麼？是爲了替樊先生報仇？還是爲了想保有那一票黑貨？」

「嘯林阿弟！對人不要太苛求，像這種情況，連董更生本人都無法將這兩種動機分出孰輕孰重，何況我們身在局外的人呢？」

「九姑，我一定要看清楚，因爲我將他此行的動機看得很重要。」

「爲什麼？」

「如果他是爲樊先生，我應當趕去助他一臂之力；如果他是爲了維護他自己的利益而拚命，我就沒有必要去幫助他。」

「嘯林阿弟！你眞可愛，如果你眞要將每一件事都分得清清楚楚，那你就不要去。」

「爲什麼？」

「因爲董更生不可能爲一個死去的朋友而拚命。」

岳嘯林沒有再問什麼，掉頭走了出去，他原先還想看看董桂芬的，現在他却認爲沒有這個必要了。

× × ×

繁華的十里洋場這時已因疲累而沉睡，岳嘯林徜徉在靜寂的街頭，頗有意興索然的味道。並非他再無追查的勇氣，而是他覺得樊積雨的死，他自己也該負大部份責任。擇偶不愼，交友不愼，使自己蒙受損害，那又有什麼話說？黑道中你爭我奪，爲利而拚命，這也是常情。卽使傅長貴的手段太毒辣，那也應該由天理去懲罰他；何況岳嘯林的目的只是使眞相大白，並不是一定懲兇，事實上他也沒有這種權利呀！

不過，岳嘯林突然又想到一個問題：從辛九姑口裏說出來的就是眞相嗎？

這似乎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眞相是辛九姑說出來的，並非岳嘯林親眼目睹，而且當事人也沒有親口承認，這未必就是眞相。

他決定再去看看阿桂姐，他並不希望阿桂姐坦承這件事；如果他話中能夠聽出她對樊積雨有絲毫不滿，他就會相信辛九姑所說的「眞相」了。

夜已很深，任何人這時來訪會使主人訝異，所以，當阿桂姐面現驚色時，岳嘯林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對。

「阿桂姐！」岳嘯林深表歉意地說：「我保證這是最後一次來打擾妳。」

「沒關係，沒關係！」

岳嘯林仔細觀察，阿桂姐是在睡熟中被叫醒的。根據常情來判斷，傅長貴正在進行一件大事，她只要跟傅長貴有絲毫關係，她都不會安心睡覺，一定會坐等消息。

「阿桂姐，有幾件事我想請妳老老實實回答我。第一件，妳絕對不希望殺害樊先生的兇手逍遙法外，也不希望無辜的人被指認爲兇手，是不是？」

「當然。」

岳嘯林道：「好！第二件，今天有什麼人來看過妳？」

「有兩個從來沒見過的男人，他們說，是楊樹浦女光棍辛九姑的手下。」

岳嘯林特別注意「從來沒見有過」那幾個字。

「他們是一起來的嗎？」岳嘯林故意這樣問。

「不！他們是一先一後來的。」

「他們來幹什麼？」

「頭一個說，辛九姑要他來告訴我，殺害樊先生的兇手已經找到了，教我放心。」

「就說這些話？」

「嗯！坐了一會兒就走了。」

「第二個又說些什麼呢？」

「交代我今晚不要出門。」

「什麼意思？」

阿桂姐道：「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最近也很少出門。」

「過去，樊先生跟辛九姑有來往嗎？」

「聽他提過，只是認識而已。」

「好！第三件，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妳認識一個名叫傅長貴的男人嗎？」

「不認識，」阿桂姐回答得很快。「我連這個名字都沒有聽說過。」

「好了！我要請問妳最後一件事了，阿桂姐！妳一定要說心裏的話，那怕是不好聽的，都沒有關係，我一定要聽到眞話。」

「阿弟！我保證你聽到的是眞話。」

「阿桂姐！妳跟樊先生一起有多久？」

「不算短。」

「爲什麼不辦個手續，請請客，正式結爲夫婦？」

「我不配。」

「是妳覺得不配呢？還是樊先生覺得妳不配？」

「是我自己覺得不配，像我這種出身的人

，最多只能作人家的偏房，明媒正娶是不够格的，樊先生的兄弟們叫我大嫂我都不答應，所以他們還是喊我阿桂姐。阿弟！我看得很透，只要兩個人感情好，名份根本就不重要。」

岳嘯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阿桂姐的說法和辛九姑的說話，完全相反。如果要他在兩個人當中去選一個可以信賴的人，那一定是阿桂姐。

那麼，辛九姑爲什麼要說假話？

是她揑造的？還是那兩個被嚴刑拷打的漢子在受不了的情況下揑造的？

如果是假話，就一定是辛九姑揑造的，如果阿桂姐的話可信，那兩個大漢一先一後上門就顯然是辛九姑有心安排的。對阿桂姐說些無關緊要的話，可是却能使董更生造成一種錯覺……妙呀！

「阿弟！你怎麼突然問起這些事情呀？」

「阿桂姐！情況非常緊急，我無法跟你細說……阿桂姐！如果妳相信我，請妳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件？你說說看。」

「我走了之後，熄掉屋裏所有的燈，不要睡在自己房裏，隨便找一個地方藏地來，不管發生了什麼情況也不要探頭觀看……」

「怎麼啦？阿弟！」阿桂姐吃驚地問。

「阿桂姐！也許什麼事都沒有，防一防總是好的。我心裏有一種預感，說不定待一會兒有什麼壞人會摸進來。」

阿桂姐的眼睛瞪得很大，似是非常訝異，最後，她却很堅定地點了點頭：「好！我照你的話作，阿弟！我非常相信你。」

岳嘯林連忙辭了出來，他在街邊站了一會兒，眼看着阿桂姐屋裏的燈都熄了，這才悄悄離去。

所剩的時間已不多，不過，由於天色將亮，早班的三輪車已紛紛出動，他很快就找到了一輛車，趕到了楊樹浦辛九姑的住處。

他來過好幾次，對這裏的情況已很熟，來到後門處，翻牆登上了二樓的陽台，再往陽台進入了室內。從陳設上看，這裏似乎是女主人的臥房，房裏却空無一人。

他身無寸鐵，此行可說非常危險，但他充滿了勇氣和信心。

他很謹愼地出了那間臥房，又摸索着下了樓，沒有遇上一個人。這裏除了辛九姑之外，應該還住了別的人，在感覺中，這裏好像已經成爲空屋了。

他找到了方才辛九姑和他談話的屋子，也看到了通往隣室的小門，那裏還吊着兩個身受酷刑，遍體鱗傷的反叛者。

岳嘯林將那間房門打開，却沒有發現人，那兩個被移走了嗎？

這時，玻璃窗內已經透現晨光，岳嘯林發現地上有紅色的油漆，他摸摸，油漆還沒有乾，現在，他突然明白了，那兩個大漢臉上，身上的血汚只是紅色的油漆而已。

這應該毫無疑問，辛九姑用這種手法來製造謊言，用心不是非常明顯嗎？

拍嗒一聲，電燈通明。任何人在這個時候定會大吃一驚，可是岳嘯林却非常鎭定。他明白，此刻是他來到上海灘之後最危險的時刻，如果稍一慌亂，就有死無生。

「嘯林阿弟！」當然是辛九姑的聲音：「你實在不簡單。」

岳嘯林緩緩轉過身子，偌大的廳堂裏，只有辛九姑一個人，岳嘯林絲毫沒有懈怠，即使暗中沒有埋伏別的人，就是辛九姑一個人，還是非常可怕。

他平靜地望着她，一句話也沒有說。

「嘯林阿弟，爲什麼要格樣做？」

「這正是我要問的話，九姑！爲什麼？」

「嘯林阿弟，你本來可以置身事外的，可是，你偏偏要往圈套裏面闖，你非得讓圈套勒緊你的脖子你才甘心，是不是？」

「九姑，到現在說這些話還有什麼用？」

「有用。如果你眞想置身事外，現在還來得及。」

「來不及了。」

「你想死？」

「不想。」

「可是，你的行爲却是在自找死路。」

「九姑，說這些氣話幹什麼呀？我只是不明白，如果妳跟誰有仇，就直截了當地找誰就行了，爲什麼要拖上那麼多無辜的人？」

「誰是無辜者？」

「阿桂姐難道不是嗎？」

「她是一個無辜者，但我並沒有傷害她呀！你原先也是無辜者，所以我也沒有作出任何傷害你的事情，要不然你早就死了。」

「現在呢？」

「現在你已經不是一個無辜者了。」

「哦！」

「因爲你一心一意要破壞我的計劃。」辛九姑兩眼射出歹毒的光芒。「所以，你也必須死！」

「死，是每一個人都難逃的，不過，我不希望胡胡塗塗地死。」

「你這個年輕人樣樣都好，就是好奇心太重。放心，我會在你死前滿足你的好奇心。」

「樊積雨是妳殺害的？」

「不錯。」

岳嘯林問此問題，並無把握，想不到却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他又問道：「我也不要一一點名了，其餘的人都是妳殺的嗎？」

「不錯。」

岳嘯林眞希望對方能否認，結果却不是如此，辛九姑莫非瘋狂了嗎？

「嘯林阿弟！我已經殺了那麼多人，多殺你一個也無所謂。」

「九姑，妳恨他們嗎？」

「恨！一千個恨，一萬個恨！」

「樊先生爲人厚道，他作了什麼事使妳非得殺他才能洩恨，嗯？」

「如果你想弄個明白，那就坐下來吧！」

岳嘯林坐下，辛九姑也坐下，她的神色非常平靜，像一個正要準備說故事給孫兒們聽的老奶奶。

「嘯林阿弟，我是一個女人，一個女人的恨意是從何而起，你知道嗎？」

岳嘯林搖搖頭。

「愛！」辛九姑用力地說。

這個字似乎有千鈞之力，使得岳嘯林嚇了一跳。以辛九姑的年齡來說這個字似乎稍嫌肉麻，但只要是人，不分男女，也不管他年紀有多大，都有愛別人或被愛的權利。

辛九姑又接着說下去：「嘯林阿弟，你見過劉玉堂，是不是？」

提到劉玉堂，就像一道閃電劃過岳嘯林的腦際。他心中暗暗喊道：我怎麼會將如此重要的一條綫索放掉了呢？

「我很愛玉堂，可是我不勉強他也照樣愛我。我問他一百次：玉堂，你跟我在一起，愉快嗎？玉堂，你跟我在一起覺得受委屈嗎？他的回答總是令我滿意。但他却暗暗地愛着董桂芬——不，應該說是董桂芬一直很愛他，董更生也一天到晚希望有玉堂這樣一個女婿。」

岳嘯林恍然大悟，女人因愛生恨，因愛生妒，所產生的報復力量是相當可怕的。

「嘯林阿弟，我剛剛還說過，女人幾乎完全靠諾言活下去。玉堂也許下了千萬個諾言，

可是當我一旦發現那些諾言全是謊言時，我再也忍受不了。我恨，恨透了！」

「這與樊先生有何關係呢？」

「樊積雨有天來找我，教我放掉劉玉堂，嘯林阿弟，你說說看，這像什麼話？」

岳嘯林沒有吭聲，心中却在暗暗奇怪樊積雨，他果眞如此作，可眞是不智之舉。

「他還說，劉玉堂跟董桂芬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教我成全他們倆。原來樊積雨是董更生派來的說客。」

「這件事除了劉玉堂之外，任何人都作不了主。」

「嘯林阿弟，你說對了，我跟你的看法完全一樣，當時我就告訴樊積雨，讓劉玉堂當着我跟他的面，來決定這件事。」

「結果呢？」

「哼，樊積雨的話太氣人了，他說，劉玉堂對我依賴太深，依賴太久，在我面前，永遠也不敢說出想要離開我的話，——還說什麼劉玉堂跟我離開是早晚都會發生的事，我何必不作得漂亮點——嘯林阿弟，教你你能受得了這種威脅嗎？」

「因此妳就派人把樊先生做掉了？」

「是的。」辛九姑點起一支烟，用以穩定她那略顯紊亂的情緒。「我這麼作，是稍顯衝動了一點，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心情——我怕失去劉玉堂，一直担心，一直担心……」

「殺死劉玉堂又是爲什麼？」

「樊積雨死後他曾問過我，我雖沒有承認，但他却看得出。他說，他絕不會與我分離，教我不要去傷害別人。嘯林阿弟，他不是爲了愛我而跟我在一起，而是爲了保護別人而自己甘受委屈，這個別人就是董桂芬，我爲什麼要這樣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那時，他又一再跟你接近，我怕他會在你面前揭露眞相。又怕，又恨，在又怕，又恨的情況下，我殺了他。是我親手殺的，我不願意讓他落在別人手裏，也不願他死在別人手裏。」

岳嘯林沒有去逼問她，讓她去發洩。而且，他也不覺得面前這個女人對他會有什麼威脅性。

過了好一陣子，他才問：「那麼，殺王坤生，殺童標，又是爲了什麼？」

「我要嫁禍董更生，使他在上海灘無法立足，爲了使情況逼眞，我不得不這麼作……」

「董更生難道一點都不懷疑嗎？」

「當初他也許懷疑，後來因爲兩件事他才把我當成了心腹朋友。」

「那兩件事？」

「第一，劉玉堂被殺，使他將注意力轉開，他說什麼也想不到我會對劉玉堂下那種毒手，第二，我知道他吃掉傅長貴那票黑貨的事，我並沒有掀出來，在他認爲，如果我想打擊他，這不是最好的辦法嗎？」

「九姑，妳打算如何善後？」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事情總有結束的時候呀！」

「董更生什麼時候死了，也就是結束的時候。」

「他現在在幹什麼？」

「他在跟傅長貴談判……」

「九姑，不要自作聰明，我猜想，傅長貴也在妳的蒙騙之中，他們見了面，一交談，就會發現其中有毛病，等到董更生回頭來找妳，妳除了一死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機會。」

「我不在乎。」

「我知道，妳橫字當頭，還有什麼可怕的。我認爲，你應該對整個事情負責。」

「怎麼負責法？」

「到巡捕房去自首，說明眞象。妳知道有多少人想知道眞象嗎？」

「哼！」辛九姑冷笑着說：「嘯林阿弟，你太天眞了！我去巡捕房自首，那會連累多少人呀！辦不到，絕對辦不到！」

「九姑，如果我一定要逼妳去呢？」

「嘯林阿弟，你眞好玩，你難道忘了你的性命還揑在我的手心裏哩！」

岳嘯林當眞忘了嗎？當然不會。他只是有一種感覺，辛九姑不是那種生性殘暴的人，應該不可能狠心地置他於死地。

「九姑，妳一定要我死嗎？」

「一定。」她說得很用力。

「爲什麼？」

「因爲你破壞了我的計劃，殺了你或許能補救。」

「九姑，我是一個無辜者，老實告訴你，我跟樊先生沒有任何關係，他是我一個朋友的表叔，我是第一次到上海來，朋友好心，給了我樊先生的地址，我就這樣被捲進來了……知道嗎？」

「嘯林阿弟，說良心話，我對你印象蠻好的，可是現在這些都已經來不及了……」

岳嘯林在移動他的位置，辛九姑却機警地閃開了。

「九姑，妳聽我說……」

「站住，」她厲聲吼着：「你少玩花樣，如果你再動一動，你就會後悔。就算你不怕死，你也應該爲另一個人想想。」

岳嘯林站住了，很冷靜地問：「誰？」

「董桂芬。」

對，現在岳嘯林才想到，董桂芬還在辛九姑這裏，他暗暗埋怨董更生作事胡塗，如果沒有這一層顧忌，整個事件不是就結束了麼？現在又要洗牌，砌牌，開牌，擲骰子，重新來一局以定輸贏了。

「嘯林阿弟，我知道你跟董桂芬沒有什麼關係，可是你絕不會不顧她的生死吧？」

「九姑！妳也是個成了名的人，怎麼用這種卑鄙手段來要挾我呢？」

「本來是用這種方法對付董更生的，順便對付對付你，一定很管用。」

岳嘯林知道這時千萬不能激怒辛九姑，於是心平氣和地說：「九姑，剛才聽妳述說了妳的遭遇，我還深表同情，現在……」

孰料弄巧反拙，辛九姑立刻沉臉吼了起來：「用不着你同情，我辛九姑肩膀上能跑馬，你把我當一般女人看待呀？」

「九姑……」

「少囉嗦，你乾脆識相自己走進那間小屋裏去，免得我動手。」

「如果我不答應呢？」

辛九姑也不答話，只是雙掌用力一拍。房門口突然伸進一隻手來，那是一隻白嫩的手，被另一隻强而有力的手抓着。

辛九姑也從袖管中拔出一把鋒利的七首，沉聲說：「嘯林阿弟，你看淸楚，這是董桂芬的手，如果你不乖乖走進那間小屋裏去，我就砍下這隻手。」

「九姑，這是何苦呢？」岳嘯林還打算施展緩兵之計，慢慢思量對策。

辛九姑却不讓他施展拖延戰術，一揚七首，那隻白嫩的手臂就出現了一道血痕。

沒有呼痛聲，難道是一隻假手？

可是，岳嘯林親眼看到鮮血一滴一滴地滴下來。一定是董桂芬的嘴被堵塞了。

他當然不忍讓董桂芬受這種「宰割」，當辛九姑再度揚起七首時，岳嘯林飛快地跑進了那間小屋。

辛九姑的動作也够快，她根本就不容許岳嘯林有思索的餘地，飛快衝過去，將房門關上

了。

「九姑！」身在囚籠，岳嘯林仍然惦記着董桂芬。「上海灘都喊妳女光棍，如果妳眞夠光棍，就不該用這種卑鄙手法。」

「嘯林阿弟，你爲什麼不想想你自己的處境？」

「大不了一死！」

「眞夠豪氣，不過，你還不一定會死。」

「哦？我還有生機？」

「如果董更生栽在傅長貴的手裏，我就放你一馬；如果董更生沒有死，你可就死定了。因爲我的巧計是被你破壞的。」

「九姑，不要甜言蜜語了，我知道我已難逃一死，不過我請求妳將董桂芬放掉，大人結怨，不要牽涉到小孩子身上。」

「董桂芬不是小孩子，她是搶我相好男人的濫貨！」

岳嘯林大吃一驚，看來辛九姑已將董桂芬恨之入骨了。

岳嘯林不再跟喪失了理性的辛九姑囉嗦，靜下來觀察有無出路。無窗，不可能破壁而出。剛才吊人的繩子還懸掛着，他仰頭看，繩子結在一個鐵鈎上。

他攀繩而上，輕敲樓板，很結實，別說手頭無工具，就算有工具，也不見得就能將樓板鑿破。

簡直就沒有逃出這間屋子的機會。

岳嘯林在角落裏坐下，仔細尋思，終於被他想到了一個辦法，這個辦法未必可靠，却可以一試。

他依舊攀繩而上，將身子懸空，兩脚用力地踢向樓板，這一踢，發出了很大的聲響。

「你在幹什麼？」立刻又傳來了辛九姑的喝問聲。

岳嘯林不吭不响，身子仍然懸在半空中。

這是心理戰，任何人都會開門看看，這裏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如果辛九姑還有配備武力的手下，她根本就不必顧慮開門之後會有什麼後果，即使就她一個人，她也不必怕，因爲她手裏還握着董桂芬這張王牌。剛才岳嘯林就是自動走進來的呀。

門打開，出現兩個大漢，一個手拿鋒利的斧頭，一個手拿短棍。當他們發現屋內無人時，不禁一楞。

就在這一瞬間，岳嘯林雙手一鬆，飛掠下去，兩脚八字形撑開，分別踢向那兩個大漢的面部，下墜的衝力很大，兩個大漢立刻被踢得東倒西歪。

而岳嘯林的動作是連環的，雙脚一落地，他又撲向手拿斧頭的大漢，拳脚交加，斧頭立刻到了岳嘯林的手中。

辛九姑絕沒有料到方才岳嘯林自動走進小屋，現在却又要拚命。她一驚楞，還沒回過神來，岳嘯林已經到了她的身後。

「九姑，得罪了！」

「嘯林阿弟！」辛九姑心頭雖慌，表面上却還鎭定。「你的身手眞好，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我才一直捨不得殺你。嘯林阿弟，希望你不要作胡塗事。」

「九姑，這句話也正是我要說的，希望好不要作胡塗事。」

「嘯林阿弟，董桂芬在樓上，有人拿刀架在她的喉嚨管上，如果你不丟下斧頭，乖乖回到那間小屋裏去，董桂芬就死定了。」

「九姑，我剛才差點作了後悔莫及的事。不管我怎樣依順服貼，董桂芬還是死定了。」

「那倒不見得。如果……」

「九姑，女人的妬火是最可怕的，妳明白嗎？不管怎麼樣，妳都會殺死她，你將劉玉堂的死算在董桂芬的頭上了。所以我不打算爲了一個已經死定了的人而賠上自己這條命。」

「嘯林阿弟，你這樣作，就能使情況扭轉嗎？」

「最少，董桂芬雖死，妳也活不成。」

岳嘯林的態度很堅決，他知道對惡勢力低頭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辛九姑在選擇起來一定非常困難；不管任何人，要興起「同歸於盡」的念頭很容易，眞正作起來却需要相當大的勇氣。

「如果我答應放走董桂芬呢？」

「妳也許不會死。」

「你說也許，是什麼意思？」

「我要把妳送到巡捕房去，讓審判官決定妳的命運。我說過，我亦不是爲樊積雨報復，只需要查明眞相。」

辛九姑表現得很沉靜，她那兩個手下也表現得很沉靜；他們當然要等待女主人的指示才能行事。

到現在爲止，再沒有人出現。辛九姑獨霸楊樹浦，手下絕不止兩個人。岳嘯林猜想，一定傾巢而出，對付董更生去了。

一念及此，岳嘯林不禁爲董更生捏了一把冷汗。

岳嘯林思念董更生的處境，而辛九姑却以爲他在衡量進退，於是把握機會問道：「嘯林阿弟，你當眞要送我去巡捕房嗎？」

「是的。」

「嘯林阿弟，你的勇氣我佩服。但我不佩服你這種作法，你相不相信？你前門把我送進去，我立刻就可以從後門出來。」

「九姑，我知道妳跟巡捕房有交情。小事他們可以眼開眼閉，像這種連殺數人的命案，他們可能不敢縱放吧？」

「你說對了，像這種殺人命案，再有交情他們也不敢馬虎。憑據呢？」

「九姑，妳剛才已經承認了呀！」

「不錯，我是承認了。那是因爲你想明白眞象，到了巡捕房我就不會承認了，那是要坐電椅的，我會那麼傻嗎？」

「這樣說來，妳還不是一條女光棍。」

辛九姑冷笑着說：「嘯林阿弟，你還是太嫩了，什麼光棍啦，什麼義氣啦，什麼一人作事一人當啦，那都是無關緊要的時候說出來唬唬人的，眞是到了緊要關頭，誰會充那種英雄呀？」

岳嘯林不禁氣餒了，他想像中的江湖人物應該一個個都有磊落胸懷，恩怨分明，可是他看到的却都是耍奸使巧的跳樑小丑。傳說聽聞那些豪傑上那兒去了呢？

「嘯林阿弟，我很欣賞你，經過這次事情之後，身心都感疲倦，我也想休息休息，只要你點點頭，我就把楊樹浦的地盤交給你，由你發號施令。你看得起我，就喊我一聲大阿姐，不想喊就仍喊我九姑。從此後有你抖的，這個條件優厚嗎？」

「九姑，妳眞看得起我，不過，事情還沒有完。」

「完了。」

「還有一個董更生……」

「傅長貴可以將他擺平，就算被他逃脫，他從今後，也休想在上海灘立足，身爲大亨，竟然作出黑吃黑的勾當，這是最被人家看不起的。」

「樊積雨的那些兄弟呢？」

「幾個小錢就可以將他們打發了。」

「最後，就剩下我了。」

「阿弟，我把鐵打的江山都交給你了，你還要我怎麼樣？你應該滿足了呀！」

「九姑，承妳的情，不瞞妳說，我打從天津來，就是想在上海灘打天下……」

「嘯林阿弟，你不用打，就有了江山。」

「是的，這麼大的地盤突然落到我的手裏……如果換了別人，一定高興死了。」

「阿弟，你難道不高興？」

「一點也不高興。」

「爲什麼？」

岳嘯林道：「我對上海灘這個地方已經沒有興趣了。」

「嘯林阿弟，你不要說這種欺人的話了。你才來幾天，對上海灘認識了多少？莫非你還要求更高的條件？」

岳嘯林冷冷地說：「九姑，不要說這些無謂的話，我現在對妳只有一個要求。」

「說說看。」

「立刻讓我見到董桂芬。」

「然後呢？」

「然後將妳送交巡捕房。」

「哼！還是那句老話。」

「九姑！妳別無選擇，只有這條路走。」

「如果我不答應呢？」

岳嘯林一時默然，他似乎沒有料想到辛九姑會如此頑强難纏。

「嘯林阿弟！我也曾經觀察你好幾天了，我發現：你不是一個喜歡使用暴力的人。至於說殺人，你更沒有那種勇氣。即使我不答應你，你也不會狠心用斧頭劈死我。」

「九姑！這樣對妳有什麼好處？」

「我交出董桂芬對我又有什麼好處？反正你都要送我去巡捕房，殺了四個人跟殺了五個人的罪名也差不多少呀，同樣是坐電椅，又不會讓我坐兩次。」

岳嘯林突然想到一着緩兵之計，他將語氣緩和下來：「九姑，妳剛才曾經提到將妳的地盤全部交給我……」

「是呀，只要你一點頭，就是你的了。」

「那麼，妳的手下都歸我指揮嗎？」

「當然。」

「我也許假裝答應，等到確定我能保障董桂芬安全的時候才露出我的心意……」

辛九姑冷笑道：「嘯林阿弟，你以爲我會那麼傻嗎？我當然先要你保證你對我忠心耿耿呀！」

「保證都是空言，事後我可以不履行。」

「嘯林阿弟，空言我是不會信的，我要你用行動保證。」

「行動？什麼行動？」

「由你親手殺掉董桂芬。」辛九姑說得非常輕鬆，就好像敎岳嘯林去殺掉一隻鷄似的。

岳嘯林不由得打了一個冷顫。

「怎麼樣？嘯林阿弟！你肯嗎？」

「九姑！妳看錯人了……」

岳嘯林的說話才說了一半，辛九姑突然閃電般跳開。幾乎同時，那兩個大漢左右一分，擺好了夾擊的姿態。

辛九姑冷冷地說：「嘯林阿弟！不是我沒有辦法對付你，實在是太喜歡你這塊材料。猛虎只能在山林間呼嘯遨遊，是絕對養不馴的，所以我絕不作『養虎爲患』的事情。」

岳嘯林手中有一把利斧，也可以等於說沒有，因爲他不可能手執利斧去殺人。這一點，辛九姑是估計對了。不過，當他生命受到威脅時他也依然不去使用那把利斧嗎？

那兩個大漢依然一個抓着短棍，另一個則從腰間摸出了一把鋒利的七首。

辛九姑突然冷叱一聲：「上！」

雖然只有簡短的一個字，却具備了無比的威力，兩個大漢立刻奮不顧身地衝了上來。

那把利斧在岳嘯林的手中非但不是一件利器，反而成了累贅。

岳嘯林本能地閃躲，可是那兩個大漢的搭配却深具威力。

在閃躲中，他已挨了一木棍。幸好木棍擊在他的腹部，尚無大碍。

岳嘯林也學過兵器，雖不精，也能禦敵。可是，他仍然不敢輕易使用那把利斧，一旦傷人，辛九姑再咬他一口，就很難表白自己的立場了。

心術正的人，使用武力旨在制人；心地邪惡的人一旦使用武力就旨在傷人。就因爲這區區一點差別，動起手來往往都是正派人士處於下風。

岳嘯林發現這樣纏鬥下去，不是辦法，他奮力一躍，登上了一張桌子，大聲叫道：「住手。」

他的喊聲雖大，却不如辛九姑一個輕巧的手勢管用；在她的示意之下，那兩個大漢停手後退。

「嘯林阿弟！是不是想通了？」

「九姑！妳不要逼我傷人。」

「你不敢！」辛九姑鄙夷地說。

「人到逼急了的時候沒有什麼不敢的。」

「嘯林阿弟，在你打算傷人之前，你最好想想清楚。憑你的本事也許可以用斧頭將他們兩個砍倒，可是，到了巡捕房你就不好講話了。而且，你手裏那把斧頭就是殺害樊積雨的兇器。我跟巡捕房有交情，你是人生路不熟，到時候什麼人吃虧呀？」

這又是一個圈套。岳嘯林只是想不通，那兩個大漢爲什麼甘願送死。答案很簡單，人都有僥倖心，他們以二對一，當然不會想到自己會有什麼危險。

「嘯林阿弟！」辛九姑還在遊說：「丟下斧頭，現在還來得及，朋友不做，硬要做仇家，這又何必呢？」

「九姑！妳太陰險，不够光明磊落，我永遠不會跟妳作朋友。」

「小阿弟倒蠻爽快的，」辛九姑的臉色立刻沉了下來，厲聲喝道：「你們兩個趕快把他解決，不要拖時間，要不然就來不及了。」

「現在已經來不及了，」竟然有人在大廳門口說話，聲落人現，赫然是董更生。

辛九姑一楞，岳嘯林也一楞。前者楞的是傳成貴爲什麼沒有把董更生擺平；後者發楞的原因是，董更生爲什麼一個人來？

「你的命眞大，」辛九姑冷笑着說。

「閻王敎你三更死，你就休想到五更。」董更生的神態很輕鬆。「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你陽壽未終，閻王爺也不收的。」

辛九姑打了一個眼色，那兩個大漢立刻緩緩分開，顯然想分開來對付兩個敵人。

「九姑！」董更生不但沒有退出，反而幾個大步跨進了廳堂。「妳還不死心嗎？」

「董更生，」辛九姑咬牙切齒地恨聲說道：「你聽清楚，你立刻敎岳嘯林將手裏的斧頭丟掉。」

「九姑，他不會聽我的。」

「他非聽你的不可。」

「爲什麼呀？」

「因爲你的女兒在我手裏。」

董更生笑着說：「九姑！這一套對付別人可以，對付我可不行，在這緊要關頭，我不會爲了保護我女兒就一切不顧。」

「董更生，」辛九姑咬牙切齒地說：「你不要以爲我下不了毒手，不信可以問問岳嘯林，剛才我就在阿芬的手臂上劃了一刀。」

「我知道妳什麼事都作得出。」

辛九姑道：「你知道就好，趕快敎岳嘯林放下斧頭。」

董更生仍然用力地搖着頭。

現在，岳嘯林反而有些猶豫了，辛九姑已

經亡命了，她是什麼都作得出的。董桂芬雖然嬌縱了一點，畢竟無辜，她不應該受到任何傷害。

「九姑！」岳嘯林不得不開口了：「大人的恩怨，由大人面對面解決，何必牽連小孩子？只要妳答應不傷害阿芬，我們可以心平氣和地談一談。」

「嘯林阿弟！」辛九姑寒着臉說：「現在沒有什麼好談的，你丟掉手中的斧頭，才可以商量。」

「嘯林！」董更生連忙叫道：「你不要理她！」

「董先生！她可能傷害阿芬呀！」

「嘯林！放心好了，她永遠也傷害不了阿芬！」

「董更生！」辛九姑怒吼着：「你再吹牛，我就教樓上先扔下一條腿下來，你女兒的腿，說吧，你要左腿？還是要右腿？」

這些話聽在岳嘯林的耳中簡直使他汗毛凜凜，這就是所謂走腿闖道，揚名立萬的光棍？江湖上的豪氣，義氣都到那兒去了呢？

再看看董更生，竟是泰然自若，一副不在乎的模樣，似乎女兒的生死安危對他巳毫無關係。

岳嘯林突然心頭一動：不對，董更生手底下那麼多人，怎會一個不見呢？莫非……

就在這時，樓梯上突然傳來脚步聲，很慢，很輕，四個人，八隻眼睛都瞪着樓梯……現場不是有五個人麼？內中只有董更生的目光沒有朝向樓梯處，他盯住辛九姑，顯然預防她的蠢動。

人，終於出現了，是董桂芬。她的右臂裹着紗布，潔白的紗布看起來有些刺眼。憂患使人成熟，這話一點也不錯，她的面色凝重，神態却很安詳。她只下了一半樓梯，就靠着欄杆站住了。

辛九姑顯得非常驚訝，也顯得非常激動。她緩緩地後退，退到客廳角落一座櫥櫃處，當她打開櫥櫃想要拿什麼東西時，董更生突然飛身前撲，攔腰將她抱住，一把鑲嵌象牙把柄的小手槍掉在地上。

那兩個大漢立刻衝前，想維護他們的女主人，却被岳嘯林揮斧擋住了。

本來是很靜、很靜的，現在突然變得人潮洶湧，有的從樓上衝下來，有的從大門湧進，有的還破窗而出，有十幾二十個之多，其中沒有一個是董更生的手下，因爲岳嘯林一個也不認識。

這羣人動作眞快，立刻就將辛九姑和那兩個大漢架走了。

「董先生！」岳嘯林疾聲發問：「他們是誰呀？」

「他們是巡捕房派來的。嘯林，我很慚愧，如果沒有那票黑貨，或許沒有今天這種後果。我帶着那票黑貨到巡捕房去自首，然後帶他們去抓到了傳長貴。以我今天在上海灘的地位，我不應該這樣作，可是爲了桂芬我非這樣作不可。嘯林，這件案子大審時我還要出庭作證，還必須留在上海。明天一大早，你就陪阿芬到天津去，船票都巳經買好了。」

「董先生，這……？」

「嘯林！我對你非常信任，所以才將阿芬托付給你。嘯林！什麼都不必說啦！」

岳嘯林發現這又是一個圈套，而他一輩子都休想從這個圈套裏逃出來啦！（續完）

下期預告

民間俠義傳奇故事「風・火・山・林」 朱羽・新作

孫子兵法——

疾如風，徐如林，烈如火，靜如山之「疾如風」是朱羽君創新風格的一種別開生面創作題材故事。

名師軼事

吳肇鍾白鶴凌波

慧心

孫玉峯的大名已經傳播武林，大江南北都知道有他老人家的名字，後來他到廣州，分別在太平南路的精武體育會以及體育路的國民體育會教授拳脚，門徒極衆，認識他的人更多了，可是，當時他的年事已高，所有門徒都是交由鴛鴦手的王嘯俠先行教授武功，看見某一個弟子有資格學習更高的武藝，然後親自教授羅漢拳，由此可以反映出他對羅漢拳的重視。

後來到國民體育會學習打功夫的人更多，就算王嘯俠也分身不暇，他就轉交首徒李順教授。

李順天天黎明起來在校園竹林中練習橋手，這種功夫也是羅漢門練功的一環，先把大竹升鑿空，懸掛在榕樹之下，但仍有底，在頂上放下沙石，不會跌下來，每天用橋手向那一條竹打三星，上下分別各打六下，因爲那條竹裝滿了沙，就愈來愈加沉重，初時落沙，後來落石，最後就變成鐵沙，整整一條大竹升，全是鐵沙，當然更加沉重了，不管用手或用脚，把它擊中，能够使它彈開，確不容易。

李順可以把竹升打到彈開，囘來再打，有如跟高手過招一樣，因爲竹升彈開之後又掉囘來，這種力量更加沉重，而且是比較靈活的，並非呆板，有如打沙包，那麼穩定，李順可以使竹升分別在自己的拳背，手腕，以及上臂下半截來往撞擊，增加氣力，愈打愈起勁。

此外，李順還用脚去踢，那一條竹升仍是初時落沙，後來改爲鐵沙的，不過，它縣掛的高度却有高低之分，較低的竹升離地不過半尺，那是作爲用低脚出擊之用的，較高的一層竹升離地三尺，練習中部的脚法，包括偎鷄脚，穿心腿，以及掃腰腿等，此外還有更高的竹升懸掛，作爲掛面腿攻擊的對象。

李順朝朝苦練，晚上還跟姓關姓白的幾個高手過招，打得又快又勁，王嘯俠十分賞識他，孫玉峯有時也加以提點，不過，李順跟王孫兩個大師傅正式交手總是輸的，他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

有一晚，夜靜無人，他們在演武廳坐定，那時白鶴派的高手吳肇鍾也在座，幾個人談及武功，李順說：「拳經有云，拳怕少壯，棍怕老狼，我今年只有二十四歲，年富力强，早晚打竹升，手骨脚骨堅實如鐵，而且變招極快，何以跟大師傅過招總是無法取勝呢？」

這句話是他向本門的師傅王嘯俠提出來的，王嘯俠聽了便說：「關於這點，我也不很明白，如果你想確知其詳，最好請掌門大師傅孫玉峯自己囘答。」

跟着他又說：「我闖蕩江湖，打贏了許多高手，仍是鬥不過他老人家，我亦有這種感覺

，不知道爲甚麼打輸，就算我自己，也希望孫師傅回答這個問題。」

孫玉峯哈哈大笑，說：「你們所提出來的問題，相當有趣，不過，想深一層，自然知道如何回答。李順鬥不過王師傅，因爲王師傅曾經跟許多高手過招，李順只是跟同門的師兄過招而已，對手不同，自然打輸，正如捉棋一樣，經常跟低手落場對奕，贏了就沾沾自喜，殊不料跟棋藝較高的人眞正較量，就會輸得服服貼貼，王師傅能够贏李順，無法贏我，就因爲我跟更高的高手過招，經驗較爲豐富，你們必須懂得這一點，我有廿多年在華北華中做保鏢，跟刼匪以及江湖大盜打過無數次經驗，除了用刀，還用拳脚，每次打鬥都是拚個你死我活，對手不但武藝高强，而且招招毒辣，務求一招就使對方喪命，我跟這種人交手，步步爲營，攻守兼備，打起來會獲得很多的經驗，把它緊記在心，下次同樣交手，便會有同樣的演出，正如捉棋特別高明的人，心裏有幾百個棋局，碰着那一種棋局，他就用那個方式應付，因此，贏的機會較高。」

孫玉峯偶然停了一停，李順趕快插嘴，說：「師公，我想問一問你，你說一個武林高手如果拚着非生卽死的心理苦鬥，所用的招毒辣無比，拳脚方面始終是那樣子，拳來脚往，不見得有何特別毒辣之處，請你舉一個例加以解釋，使我們知道江湖大盜拚死苦鬥的時候究竟如何發招毒辣？」

孫玉峯想了想，說：「口說無憑，還是實在演習好些，現時我跟你過招，隨便玩玩，大家都是用慢動作練習的，你用羅漢門的招式跟我對拆，就可以明白我所遭遇到的毒招如何陰險毒辣了。」

李順聽了，欣然點頭，於是兩人就在演武廳落場講手。

那時孫玉峯或王嘯俠教招，對高級的門徒講解，俱是如此，以慢動作拆招，兩人剛剛交手，就是這樣打起來。

孫玉峯說：「我碰着江上霸這個江湖大賊，交手之際，他一出手就發毒辣搶攻，故此我跟你過招也是我先發招的，現時請你拆招。」

說完這句話，他就標馬上前，右手由下邊伸到上邊去，把手掌攤開，用掌心向李順的眼睛掃過去，並非眞打，目的是遮住李順的眼，左手才是眞正發招的，五指伸開之後，又再把它收回，這種姿勢叫做抓，目的是把對方的咽喉軟骨抓住，使勁一揑，如果李順的手脚慢了一下，眼睛給對方的手掌遮住，看不清楚，一招就會倒地喪生，不過，李順到底是羅漢門的高手，但見面前一黑，即時施展葉底穿花這一招，右手由左邊拉起來，向上兜一個圈，左手搶攻。

李順的左手向孫玉峯搶攻之際，使用拍掌，因爲那隻手由低處打出，特別方便，一掌就可以擊中對方的左脇，由於兩人所站的位置相距非常接近，李順那一個拍掌幾乎可以打中孫玉峯的右脇了，他以爲自己打得十分出色，怎料葉底穿花剛剛施展出來，下邊走八卦步，想貼身纏住孫玉峯，使他不能够起脚，但覺眼上好像有些東西貼住，大吃一驚，退後急跳，站穩脚步，先把眼睛活動一下，然後把它張開向孫玉峯望望，又再向王嘯俠望望，他覺得視物的時候沒有阻碍，然後放心。

孫玉峯笑着說：「現時你知道這一招如何毒辣了，左手用抓喉的絕招金鷄鎖喉出擊，右手本來是封眼的，但因你的右手向上擋格，施展葉底穿花這一招的時候，手上的勁比不上我，無法把它托起來，我這一招封眼的手便卽化爲二龍爭珠，那隻手掌跟你的眼睛不過相隔三四寸，一點就到，倘不是我手下留情，你早已變成瞎子。」

李順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師公，我苦練橋手多年，何以無法把你的手托起呢？」

孫玉峯說：「你必須懂得，我是有備而戰的，你却非如此，你向上繞一個圈的手，力量當然較薄，因爲你不知道我如何進攻，我用手掌封眼之際，已經料到你必然想把它托高，早已沉住氣，打算一招三變，封眼是假的，向下沉，壓住你的手才是眞的，一壓卽時彈開，憑着這種彈勁，兩指齊出，快如閃電，你當然無法抵擋，事實上那時你已經集中精神把渾身氣力集中在手掌，向我的軀幹中部發招，故此，你抵擋不住，如果我不是手下留情，你就變成瞎子。」

孫玉峯說的這番話，確有道理，李順聽了，不能不佩服，就在這時，孫玉峯忽然把視綫投在吳肇鍾的身上，說：「吳師傅，李順是我的大徒孫，他以爲自己的拳脚根底十分熟練，就可以打贏別人，請你指敎他一兩招吧！」

吳肇鍾初時很謙遜的推辭，後來不但孫玉峯懇求他，王嘯俠和李順都十分誠懇的請他指敎，看來無法推辭了，於是，吳肇鍾就離座，站在演武廳之內，說：「順哥，請你發招，我先要告訴你，我用的是白鶴派拳脚。」

李順早已聽見過白鶴的拳脚跟北少林派截然不同，它只是卽招卽打，甚至不招就攻，攻勢凌厲，絕非互相纏着打來打去，因爲對方的招式跟他本門的招式不同，故此他集中精神應付，而且早作打算，預備剛剛發招就以何種招式展開攻勢。

他們這次交手，雖然是玩玩的性質，但仍依照拳路一攻一守，當時李順標馬上前，左手虛幌一下，右手向對方軀幹中部擊去，但却不是眞打，而是擺出接招的姿勢，這是羅漢門的一種古怪招式，化攻爲守，誘對方發招然後把那一隻手制服對方之手，跟着左掌衝上，如果順利的話，右手壓住對方的一隻手，左手由他的手臂前半截壓下，兩隻手採取不同的方向，便有可能把對方的手臂折斷，反之，無法折斷，亦無大碍，因爲自己的兩隻手一前一後，看來有如太極拳裏面的一招避勢，當時李順擔心對方用特殊的招式撲攻，故此他不敢碰頭就以急激的攻勢打出，而是寓攻於守。

他的想法是一套，吳肇鍾的打法又是另外一套，白鶴派有一招叫做白鶴凌波，身體忽然坐低，幾乎放橫，左脚承住體重，右脚出擊，但却不是用脚底掃去，而是放橫掃過去，有如掃堂腿，這一招跟掃堂腿的差異就是高度。掃堂腿盤住地面，使勁一掃，白鶴凌波却不是希望掃跌對方的前鋒馬，而是用脚尖向對方前鋒馬的膝蓋使勁一釘，這種脚法叫做釘脚，因爲李順是自己人，故此，吳肇鍾這一招釘脚演出之際，並非在他的膝蓋骨之處，而是在他的腿彎。

李順左手一揚，右手卽到，跟着準備變招，仍用左手出擊，他的視綫放在吳肇鍾軀體的上半截，忽然發覺對方身體向下一沉，知道他起脚，立刻往斜裏一閃，這一招釘脚總算避過了，但却避不過吳肇鍾的連環釘脚，根本上兩人交手，沒有用拳或掌相鬥，李順已經輸定了，驟然覺得腿彎一陣劇痛，雙脚發軟，不由自主的倒下來。

孫玉峯哈哈大笑，說：「吳師傅，你的白鶴凌波打得眞好！」

李順連忙站穩，趨前拱手道謝。

李順一向是很自負的，經過這一次教訓，他就知道跟高手過招，並非易事，由於對方苦練一種絕招，一經施展，他莫明奇妙的就會打輸，這一場教訓對他是很有用的，他不敢在任何人的臉前誇耀自己有甚麼眞功夫。（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畫令·圖



各展玄功藝　互鬥幻陣法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尹劍平在花二郎救走阮行後，與花二郎拚搏，尹劍平施展悟自吳老夫人在草堂上所繪的玄妙招式，出手一招，便把花二郎制服，就在此際，甘十九妹已然闖入陣中，要求尹劍平劍下留情，尹劍平也看重花二郎是一條好漢，遂賣了個順水人情，將花二郎放過，甘十九妹命花二郎返回分水廳指揮所屬及照顧阮行傷勢後，要與尹劍平決一死戰，雙方對峙，以本身功力逼出劍炁，尹劍平在內力上顯然不及，甘十九妹問他可仍有信心一鬥，尹劍平駁稱，比拚要靠技巧、劍術、動作，加上靜的頭腦分配……

甘十九妹不得不承認尹劍平所說的確是實話，當下情不自禁的點了點頭，道：「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你沒有說。」

「請姑娘賜告其詳！」

甘十九妹徐徐的道：「那是靈性！」

「靈性——」尹劍平點點頭，衷心的佩服道：「姑娘說的不錯，事實是如此！」

「哼！談到靈性，我想普天之下，再也沒有一個人，能够勝過家師了！」

尹劍平一驚：「你是說令師『丹鳳』水紅芍？」

甘十九妹徐徐點了一下頭：「你對於我的出身一切，倒是摸得很清楚——事實確是如此，家師水紅芍的武功招式，全憑她老人家靈性的化解，所以我推舉她老人家為當今武林第一，應該不為過之！」

「哼！那可不見得。」

「不見得？」甘十九妹訝異道：「還能有誰？」

「當然有人，也許這個人較令師更要高出許多！」

「這個人是誰？」

「姑娘你真健忘！」尹劍平冷冷的道：「其實這個人姑娘也曾見過。」

甘十九妹想了想，忽有所悟道：「哦——你是指……？」

「吳老夫人！」

甘十九妹眸光顯然黯淡了一下，她沒有出聲！

尹劍平冷冷的道：「令師到底何許人也，在下不曾見過，不能猝下定語，不過吳老夫人，却與在下曾有接觸，以在下之淺薄見識，認為她老人家當得上當今天下一個奇人——她老人家的靈性創造，以我推想，應該稱得上是前無古人的！」

甘十九妹終於點點頭道：「要不是你提到她，我幾乎還忘記了這個人……不錯，這個吳老夫人，確是具有一種特殊的靈性……實在高明之至！」

「那麼姑娘，妳以為較之令師如何？」

「這個——？」

甘十九妹稍一猶豫，遂又道：「家師與我相處多年，我當然深知她老人家的一切，可是談到吳老夫人，我對她認識得還不够清楚——不過，有一點你倒是沒有誇大，這個老太太確是一個奇怪的人！」

「不但是個奇怪的人，而且還是個慈祥而深有作為，有忍性毅力的奇女子！」

甘十九妹點點頭：「也許你的讚譽並不過之，事實上她予我的觀感確是如此」

「可是，妳却將她殺了！。」

「你——」甘十九妹一驚，道：「你怎麼知道？」

「在下何許人也，哼！」尹劍平冷冷的道：「即以近數月而論，姑娘的一舉一動，對我來說，無不瞭若指掌，這件事，我當然也不例外。」

「她不是我殺的——我剛才已經告訴過你了！」

「可是我仍然認為她是妳殺的！」

「好吧，就算我殺的——嗤！」她輕輕一笑：「我已殺了許多人，其實又何在乎多此一人！」

「這個人却與別的人不大一樣。」

說到這裏，他語音含悲，眸子裏幾乎滾出了淚水。

甘十九妹呆了一呆：「你哭了？」

「男兒有淚不輕彈——」

「只因未到傷心時！是不是？」甘十九妹淒慘的笑着說：「老實說，你的心情我十分同

情，可是我們處於彼此不同的立場，所以沒有選擇的餘地——只有敵對下去。」

尹劍平點點頭，欣然接受了她的話，沒有說下去。

甘十九妹看看天，說道：「今夜，實在太悽涼了！」

「為什麼？」

「那是因為你我……唉！」她輕嘆一聲：「在此明月下，今夜你我就將要分一生死！」

「不錯——今宵月下劍——」他冷冷清清的說着，含蓄着幾許未盡的悽愴！

甘十九妹一雙妙目睇着他！

她輕輕嘆了一聲：「唉！你們實在……太像了！」

「什麼太像了？」

「你與那個叫尹心的人！」

「又是那個尹心，我不認識他。」

「我是說你們的眼睛……」

「聲音呢？」尹劍平心理暗吃一驚！

「就是聲音不像。」

「還有什麼不像。」

「衣着不像，而且，兵刄不同。」甘十九妹頗為自信的道：「那個尹心持有一口削鐵如泥的寶刄，而你却只是繼承貴師門李鐵心的那口『玉龍劍』！」

尹劍平總算死心了！

甘十九妹一笑道：「你們真的很像，請恕我的好奇，我有個請求，不知你可答應？」

「姑娘請說。」

「你能摘下你的面巾，讓我看看你麼？」

尹劍平搖搖頭：「請恕我堅持這一點，辦不到！」

「好吧，我不勉強你！」甘十九妹吶吶的道：「可是你要小心，在我們交手的時候，我會隨時出手，以期達到我一看你廬山真面目的目的。」

尹劍平冷笑道：「真要那樣，也就無所謂了，因為當你能摘開我面罩的時候，已足够有能力殺死我了，死都死了何必還在乎這些？」

「噗哧……」

甘十九妹竟然忍不住輕輕的笑了。

「你實在是一個很風趣的人，只是——」她無可奈何的收起了笑容：「唉——不談這些了！」

微微頓了一下，她吶吶又道：「怎麼樣，我們好像沒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了·小夥子，拔劍吧！」

尹劍平點點頭，後退一步，却用左手反臂將「玉龍劍」撒出來——

這些小地方，他都在在運用着心機。

因為他知道甘十九妹曾經注意過自己另一化身「尹心」拔劍的手法，所以盡量不與之雷同，否則一點小小的地方都很可能露出破綻。

果然甘十九妹注意到了。

「嗯——」甘十九妹說：「這是岳陽門正宗的出劍手法，閣下不愧是貴門忠臣孝子！」

她嘴裏說時，儘自握握劍把，却並不立刻拔出來。

尹劍平冷冷的一哂，道：「姑娘何以不肯出劍？」

「還不到出劍的時候。」

「我知道了！」尹劍平即予點破道：「當初姑娘殺害我拜兄晏春雷時，曾經施展過一式叫『劍星寒』的怪招，據說是效法星鳥出袖之翻飛姿態，嘩嘩……看來姑娘對在下也是心存故技重施了？」

甘十九妹目光射出冷冷森森的威稜：「你的確有過人的聰明，劍星寒其實只是我絕技之一，另外我的殺手招式還多的是，同樣可以取你性命！」

玉腕輕振，劍芒閃處，懸於胸前的那口短劍已撒在了手上——

頓時尹劍平就感覺到環身四週罩起了一股冷森森的劍氣，名家出劍，畢竟不同於一般。

忽然，尹劍平躍前一步，掌中玉龍劍「唰」！一聲，直向甘十九妹當頭猛揮下來。

甘十九妹短劍輕舉，用劍尖去撥對方的劍身。

尹劍平却不待被她的劍撥中，立刻抽招換式——姿態怪極了，在地上一個疾滾又旋出丈許以外。

甘十九妹玉立的身子動也沒有動一下，只是她顯然十分的在注意着對方的身法。

當下點了一下頭：「不錯，果然高明！」

一面說，蓮足輕邁，已把身子欺上來！

「叮！噹……」兩聲——

長短兩口劍，在不同的兩個角度裏互接了一下。

尹劍平絕不戀戰，忙即收劍後退，甘十九妹左手輕揚，一把直向他臉上抓來，目的在於抓下他的面紗。

這一手尹劍平已經防到了，他吐氣開聲，身子驀地向左一個疾滾，就勢抬左手用「鷹爪力」向外封出。

兩隻手掌「碰！」的接了一掌，遂即各自躍開。

「小子——你的本事比上一次在福壽客棧見面時，的確是進步了不少呀！」

尹劍平在她掌勢一經接觸之下，情不自禁的向後面側退了三步，表面上看來，像是彼此抽招換勢，事實上尹劍平却是不得不如此，因為不如此不足以洩去他中在身上的盪漾餘力。

一剎間，他覺得面紅心熱——好在，這些事當夜裏，都非甘十九妹所能看見的。

「多承誇獎——」尹劍平虛張聲勢，極之鎮定的道：「姑娘妳即會領略到一些奇怪的招法——也許這些招法在姑娘來說，或可當得上是智靈的顯現吧！」

甘十九妹冷冷的道：「你是說吳老夫人的那些怪招，是她傳授給你的？」

「是我自己領略出來的。」

甘十九妹點點頭道：「好，那我倒要領教一下了。」

說話之間，尹劍平已向右面斜出一步，却把一口劍斜搭在左面肩頭上——那個樣子確是不倫不類。

甘十九妹一雙明銳的眼睛細細的注視着他，緩緩的點一下頭：「嗯——果然有點怪。」

一面說，蓮步輕移，已向前跨進了兩步，掌中短劍倒貼在袖腕之間，冷笑道：「依劍平，你既以智靈見稱，我倒要考一考你了，你看我這一劍的出勢如何？」

尹劍平道：「姑娘心思智巧，我實在難以參透詳情，不過——只要姑娘出劍，我即可要你知難而退！」

「哼——我就是不信。」

一面說，她陡然向前猛襲而進——

隨着她前進的勢子，掌中短劍突然翻起，有如寒星一點，直向尹劍平喉結上點扎過來。

然而，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正如尹劍平所說，他奇妙的劍招，果然發揮了奇妙的作用——

雙劍一經交鋒之下，叮！的一聲脆響——

隨着尹劍平一個快速的旋身之勢，掌中劍旋出了大片旋光，甘十九妹竟然是難以招架得住，果真她要是不立刻退後，上胸，後胯，兩處地方可都難免要傷在他長劍之下，實在是凌厲快速之極。

甘十九妹一驚之下，由不住倒抽了一口氣，陡地騰身而起，直由尹劍平頭上掠了過去。

這一劍險到了極點——

尹劍平一劍出手，不容她有喘息之機，倏地一個快速急轉，掌中劍平肘而出——

這一招較諸前一招更要怪的多——出招時以左手推動右肘，只聽見「哧！」的一聲，一道眩目奇光，平直的向着廿十九妹正面襲來。

看起來，這實在是極其隨便，而又毫不起眼的一招，但事實上却由此而發生了難以想像的威力。

廿十九妹陡地花容大變，輕叱一聲道：「你——」

總算她卽時翻身的早，饒是如此，尹劍平掌中那口鋒利的劍尖，已把她左肩下劃開了一道口子，一股鮮血立刻染了出來。

廿十九妹那雙眼睛一時瞪得極大——她以無比驚駭的神色打量着眼前的這個尹劍平。

忽然，她身子飛快的撲縱了過去。

這一次她的劍看來極其辣手，一經出手，嗖嗖嗖，一連閃出了三道寒光，顯然是三個不同的位置，分向尹劍平上肩，中腑，下腹三個要害遞出。

劍身未到之前，先就有冷森森的一蓬寒氣，一經接觸浸人體膚——

尹劍平情不自禁的被她這股凌厲的劍氣逼得踉蹌後退—然而也就在這一剎那，忽然在他腦子裏顯現出一個極其鮮明的印像——

隨着這個突然印像的產生，他的劍也就不由自主的依着這個印像所顯示的圖案，突然揮殺了出去。

這一劍漂亮極了，却也怪異極了。

隨着他出手的劍勢，他整個人身子有如一條蛇般的靈活，妙在這種靈活的姿態，恰恰使他正好躲過了廿十九妹的一連三劍。

就在廿十九妹那等不可思議而巧妙的劍勢裏，他身子竟然奇跡也似的避開了。

非但如此，對方廿十九妹只怕已經受傷在他劍下了—只是她外表上却並不顯著——

雙方在彼此出劍之後，如同勞燕分飛的一雙燕子，陡然向兩邊分了開來。

尹劍平雖不曾爲對方劍勢所中，却嚐到了對方劍身之上所逼運而出的凌厲劍炁——

那是一種無形的劍炁，其凌厲的程度，端視出劍人本身的功力而言，在廿十九妹來說，由於其本身功力的充沛，自然所運施出來的劍炁也就格外凌厲！

尹劍平實在不知道自己方才那一劍是怎麼遞出的，更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會僥倖逃過了對方的劍鋒——也不知道自己這一劍到底傷着了對方沒有？

然而，他却知道自己如就功力而論，實在不足以與對方所抗衡，而且，他顯然心裏有數，如果再戰下去，卽使仍能逃過對方的劍鋒，却是無論如何抵擋不住對方劍身上所溢出的凌厲劍炁——很可能就此喪生在對方那凌厲的劍炁之下！

在一時之間，他猶豫了……心裏充滿了慄慴——

無獨有偶的是，廿十九妹居然也似充滿了震驚，其猶豫程度，更似較尹劍平猶有過之。

兩個人默默的對立着。

四隻眸子對盯着，誰也不知道對方心裏在想些什麼——？

終於，廿十九妹向前跨進了一步。

「怎麼樣？」她短劍在手，光華極其燦然：「你還有勇氣再打麼？」

尹劍平自忖無能，但是他嘴裏却不便服輸，冷笑一聲，他後退一步，「鏘！」的一聲，長劍入鞘！

「姑娘果然高明，爲我生平未見過的第一敵手！」抱了一下拳：「佩服之至，在下甘拜下風，就此告辭！」

廿十九妹輕叱道：「站住。」

尹劍平心中一凝：「姑娘，當眞要在今夜與在下分個死活不可麼？」

「那倒也未必——」廿十九妹眸子裏含蓄着凌厲：「姓依的——說良心話，我也極佩服你——」

「姑娘誇讚了！」

「說眞的，剛才我那一手『伏波三殺劍』，其凌厲程度，較之我殺死晏春雷的那一手『劍星寒』，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頓了一下，她輕輕嘆道：「據家師說，她曾以此一式劍招打通天下，而不曾遇過任何一個敵手……而你……」

尹劍平苦笑道：「僥倖而已！」

他心裏實在已得到了鼓舞，但眼前却不得不退——因爲他實在不知對方再要施出何等精妙的劍招？—那時只怕自己就難以逃生了。

「如果姑娘不欲再戰的話，在下這就告退了！」

「這是你的聰明辦法！」

「爲……什麼？」

「還要問麼？」廿十九妹苦笑着說：「因爲你怕我……怕我下一招就取了你的命。」

尹劍平一時沉默無言。

廿十九妹冷冷的道：「你不是我的敵手的，咱們總算有過兩度交手的交情，我放你一馬，你走吧——」

尹劍平並不以爲她的話有誇大的情份——在他認爲她實在應該有這個能力。

是的，在他聆聽之下，心裏充滿了悲忿傷感，但另一面却又有一種說不出感激之情。

「承情之至——」尹劍平吶吶道：「我走了！」

「再等一下。」

「姑娘還有話說？」

「目下這地方，不宜於你的介入——依劍平，你是否應該退開眼前銀心殿？」

「這個……」尹劍平冷冷的道：「姑娘爲什麼這麼認爲？」

「因爲銀心殿大勢已去——樊氏父子垂敗卽在眼前——這些豈是你一個人獨力所能够挽回？」

尹劍平再次沉默！

廿十九妹淡淡的道：「我與你之間，總會有一筆總賬要算的，但是眼前還不是時候。」

尹劍平抱了一下拳，感激的道：「在下心裏有數！」

「那就好，我放過了你……現在……」她吶吶的道：「但你也應該依我一件事，這才合理，是不是？」

「什麼事？」

「馬上離開這裏。」

「這……」尹劍平實在大感爲難。

廿十九妹察言觀色，立時進言道：「依兄——你知道你在我心裏的地位麼？」

「在下不敢推測！」

「好吧，那我就告訴你——我把你列爲生平第一大敵！」

「姑娘實在對在下過於高估與抬愛了！」

「是眞的——雖然我不一定要殺死你，可是你却不然！」廿十九妹冷冷的說：「我可以看出你的眼神，你身上負的血仇太多了，你必須要殺死我，這是你的志願，你不會更改的，是不是？」

尹劍平呆了一下，點點頭：「在下確是下過這個決心！」

「依劍平——決心是不够的，你必須要拿出本事來。」

尹劍平再次沉默！

「但是你把握的方向極其正確，你是一個太聰明的人，我担心……我會敗在你的手上，那一天—唉……也好。也許我造的殺孽也實在太多了，如果能够死在你的劍下，也就一了百了……」

尹劍平點點頭：「在下也曾一再告訴自己，隨時死在姑娘劍下！」

「啊——？眞的？」

廿十九妹微笑了：「咱們就別一別苗頭吧，定一個後會的日子好不好？」

「在下頗有此意！」

「日子那一天好呢？」

「姑娘的意思——？」

「不要太長……但也不能太短……」廿十九妹吟哦着說：「因爲我還有些事要急着辦—必須要辦完了以後才行……」

尹劍平道：「在下也需要在這一段時間裏，充實戰力，很好——姑娘你就定下一個日子吧……」

廿十九妹思忖了一下，說道：「五月初五如何？」

「好——還有兩個月不到……」

「五月初五，你和我——記住……」廿十九妹說：「只有我們兩個人——」

「地點呢？」

「洞庭湖畔……」廿十九妹一笑：「就在你岳陽門故居——正午午時，你記住了！」

「在下記住了！」

廿十九妹冷冷的點一點頭，說道：「那你走吧！」

尹劍平抱了一下拳：「告辭！」

可是他只走了兩步，就又回過身來。

廿十九妹一嘆，說道：「你又何必多此一舉！」

尹劍平一怔說道：「難道姑娘知道我將有所求？」

「我當然知道！」廿十九妹冷冷的道：「你是在爲樊氏父子乞命是吧？」

尹劍平大吃一驚，後退一步：「姑娘眞神人也！」

「我知道，你是一個心地良善，悲天憫人的俠士……唉……你可知道，我如果答應你這一點，將是大大違背了我師門的命令……」

「姑娘是拒絕了？」

「不……我答應你就是……」

尹劍平一時木然——兩行熱淚强忍未出—對於敵人這麼由衷的欽佩，他從來還不曾有過……實在說，他簡直不敢在這裏再逗留下去了，因爲他發覺，再相處下去，他勢難以掩飾他的情虛與軟弱——而這些，他却是極不願意爲廿十九妹所知道。

狠了狠心，咬了下牙齒，他點點頭道：「姑娘隆情，義薄雲天，就此說定，我走了！」

言罷頓足而去——一逕的走了。

廿十九妹却久久的在沉默之中——

×　×　×

過了一會兒，廿十九妹才回過身來。

她冷冷一笑，像是自言自語的道：「你在這裏偷聽了多久了？」

人影一幌，花二郎由一塊石後閃身而出，然後慢慢走過來，一直走到廿十九妹身邊——樣子簡直尶尬極了。

「屬下……來了沒有一會兒……」

「已經够久了……」廿十九妹道：「我知道，我們之間的對白你都聽到了！」

「是……聽見了一些……」

「你有什麼意見？」

「屬下……」花二郎吶吶的道：「屬下只是覺得姑娘……太……太……」

「太笨了是不是？」

「不……屬下不敢這樣說！」

「但是你心裏却是這樣想的！」廿十九妹冷冷笑道：「如果你眞的這樣想，那你才是太笨了！」

花二郎怔了一下，吶吶道：「此人萬萬不是姑娘敵手，功力尤其在姑娘之下，姑娘如果想殺他，屬下認爲易如反掌，然而姑娘却……把他輕易放了！」

「哼——你看的只是表面！」

「表面？」花二郎顯得不明：「事實……呢？」

「事實上……我……唉……花兄……」廿十九妹目光忽然黯了下來：「我已負傷了！」

「負……傷了？」花二郎大吃一驚：「姑娘……是說妳受傷了……？」

「你不相信？……」廿十九妹冷笑一聲，說道：「依劍平那一劍太高明多了，太不可思議了……」

「可是……屬下却絲毫也沒看出來姑娘有受傷的跡象……姑娘傷在那裏？」

「右肩後側——」廿十九妹說：「我已用氣炁封住了那附近的兩邊血路，所以你看不見血漬……」

花二郎瞪大了眼：「這人的劍術竟然高明至如此地步！」

「的確如此——我想是舉世無雙……除了……我師父……也許……」頓了一下，她又搖搖頭：「家師也未必能勝得過他——他的劍招有一奇特之處，你可曾看出？」

「屬下愚蠢——」花二郎道：「只是……屬下覺得他的劍術好像大闢前人境界，好像不屬於任何門派！」

「對了——全憑靈性，渾然天成……」廿十九妹一字字的說：「太可怕了！」

花二郎凌聲道：「可是屬下却認爲姑娘的劍法功力，遠勝過他很多！」

「不錯，這一點我知道！」廿十九妹道：「要不然他豈會輕易就離開，而放過了我？」

花二郎恍然道：「原來如此，原來他不知道姑娘受傷了？」

「他當然不知道——」廿十九妹道：「他甚至根本不知道他的劍招是怎麼出去的。」

「竟然有這種事？」

「所以我才說他可怕——可怕的地方就在這裏！」廿十九妹餘悸猶存的道：「他的每一招勢，都是臨時憑藉着靈性有感而發，事先既不能忖測，事後更不可預防，可怕的地方也就在這裏！別人無從猜測，他自己本人，亦是如此——」

花二郎嘆道：「天下竟然有這種人，這種事？」

廿十九妹道：「這且不談——眼前他既然走了，銀心殿又垂手可得，我們回去吧！」

花二郎皺眉道：「姑娘的傷勢……？」

「一點輕傷……不要緊……哼……」她自負的說：「卽使我只用一隻右手，已可掃平銀心殿而游刃有餘！」

花二郎嘆了一聲道：「還有……姑娘方才答應那個依劍平說……放過樊氏父子……這件事……」

笑了一下，他試探着又道：「我想還是姑娘一時權宜之計，而絕不是當眞的吧？」

廿十九妹搖搖頭：「花兄——你認識我大概還不够清楚……雖然我爲人善用智巧，但是生平却堅守一項原則——這個原則就是信用，言出必踐！」

花二郎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這……姑娘難道沒有顧慮到……？」

「這是我的事情……花兄……我一切都自有安排，現在我們先回分水廳去吧！」

花二郎抱拳道：「屬下遵命！」

× × ×

銀心殿——

看起來局勢尚算平靜——雖然精銳喪失了過半，但在「左明月」的坐鎮之下，尚能從容鎮定！

樊銀江雙眉深鎖，顯得十分懊惱！

「南天禿鷹」秦無畏，「飛流星」蔡極兩位香主，分別坐在他的左右，大家正在商量對策。

樊銀江一隻手指敲着桌面，頻嘆氣道：「怎樣辦？怎樣辦？」

蔡極道：「這丫頭實在太厲害了！」

秦無畏道：「就看尹少俠——他實在幫了我們不少忙……」

樊銀江點點頭：「唉——誰說不是——眞虧了他了……」

左明月一直向外面眺望着——他手中拿着一具由海盜那邊弄來希罕玩藝兒——望遠鏡！

由始至終，他一直在向敵陣注視着，甚至於甘十九妹與尹劍平的一場拚殺，他也不曾放過——

這時，他緩緩的放下了手上的望遠鏡。

樊銀江立時緊張的道：「怎麼樣？」

左明月悠悠的嘆息一聲，搖搖頭：「他走了！」

「誰走了？」樊銀江樣子顯得極爲緊張！

「尹劍平！」

「什麼，尹少俠走了？」

「不錯！」左明月吶吶的道：「奇怪！」

「左大叔有什麼話要話麼？」

左明月點點頭，十分費解的道：「我感覺到很奇怪，因爲，就我方才所觀察的結果，我實在看不出尹少俠有什麼敗績，他並沒有落敗，反倒是……甘明珠那個丫頭，倒像吃了點暗虧！」

「這——恐怕不大可能吧！」

「這也確是我也想不通的！」左明月侃侃的道：「就我的觀察，尹少俠功力尚不足以與那個丫頭抗衡，可是他的招式技巧却是高明傑出——爲我生平所僅見，我相信甘十九妹對他必然心存大戒，否則她萬萬不會容許尹劍平就這樣離開的！」

樊銀江立刻由左明月手裏接過了望遠鏡，向原處眺望了一下，然後收回道：「我什麼都看不見！」

「尹少俠走了，甘明珠也暫時退回！」左明月皺了一下眉：「剛才我觀察到他們雙方在談論着一件什麼事，他們似乎已經取得了一項協定——只可惜距離太遠，我不能夠聽見他們在說什麼！——這些話一定非常重要，但願我能聽見他們在說些什麼就好了……」

樊銀江道：「哼——這麼說尹劍平也太不對了！」

蔡極道：「殿主不要誤會，尹少俠絕不會是這種人！」

樊銀江納悶的道：「當然，我也信他不是這種人，可是他離開之前，總應該來打個招呼，也讓我們明白一下敵人的意圖呀！」

「南天禿鷹」秦無畏道：「我總覺得這個姓尹的來得奇怪，他的行踪實在不得不令人有些懷疑！」

樊銀江一怔道：「你是說……？」

秦無畏道：「別是他們雙方是串通好了的吧？」

「啊——？」樊銀江忽然大爲緊張：「這……倒也不是不可能……噯呀！果眞如此，我們的處境可就太……」

左明月苦笑着搖搖頭道：「少君不要胡思亂想，以我所見，尹少俠絕不可能，他定是別有苦衷！」

樊銀江冷笑一聲道：「不不……這件事我覺得是有點懷疑——」

他眼睛轉向「飛流星」蔡極道：「蔡香主，你想想看，當初在『碧荷莊』，他不是把我們兩個有意調開嗎——我是在懷疑，他……別是……」

蔡極搖搖頭道：「我看還不至於……」

左明月道：「尹少俠絕不是那種人，你們不要瞎猜疑，唉……他所負的使命，實在百倍於你我，他是一個難見的好青年，我對他眞是由衷的敬佩！」

話聲才住，只聽見廳左一人寒聲道：「左前輩對在下謬賞，尹某永誌不忘，尹某卽爲此事喪生敵手，却也死而無憾了！」

各人俱不禁吃了一驚，循聲望去——只見尹劍平佇立側門正中——顯然各人所說的一切，他都聽見了。

樊銀江與秦無畏乍見對方，一時俱不禁面紅耳赤，呆若木鷄！

尹劍平微微苦笑了一下，直趨向樊銀江面前，抱拳一揖道：「在下蒙樊兄父子謬賞，期以復仇重任，承命以來，枕戈待旦，念茲在茲，但敵人實力強大，一時不能取勝，但光明曙光已然在望，假以時日，定可完成重任——」

說到這裏深沉的嘆息一聲，緩緩坐下來道：「尹某自問此心可昭日月，我輩此時此際，面臨强敵，同心努力猶恐不及，倘若心存猜忌，必予敵人以可乘之機，尹某言出至誠，務請銀江兄寄以信任，才好說話！」

樊銀江一時面紅耳赤，簡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對方這幾句話，眞比當面駡他還要厲害；只窘得呆若木鷄，眞恨不能地下有個縫能讓他鑽進去才好！

「南天禿鷹」秦無畏亦是一樣——他到底活了一大把子年歲，達練人情應退舉止之道。

當下不假思索的上前一步，向着尹劍平抱拳深深一揖道：「秦某眞個是白活了一大把子年歲，有眼無珠，適才對少俠妄加測度，萬請海涵，請受[illegible]一拜，不以唐突見責，何幸如之！」

言罷，一連拜了三拜，却被尹劍平上前摻住道：「秦香主這就不敢當了！」

左明月道：「少俠武技之高，出乎在下想像，前些時在敝堡與老堡主動手過招之時，顯係有意承讓，是無可疑，失敬，失敬！」

尹劍平聽他這麼一說，情知自己方才與甘十九妹動手過招之事，必已爲他所見，事實俱在，實不容他有所遁詞，當下苦笑了一下，未便解說。

樊銀江在那裏僵持了半天，直到現在，才算緩過那陣子蹩扭勁兒——

他上前一步，一言不發的伸出手來，尹劍平亦伸出了手，兩隻手緊緊的握住——

忽然樊銀江竟自伏在他肩上痛泣了起來！

尹劍平拍拍他道：「算了，我明白你此刻心情的紊亂，來，我們坐下說話，我還有重要的事情告訴你們。」

樊銀江默默的點頭，一言不發的坐下來。

大家夥俱都知道現在着急的情勢，心情自是十分沉悶，聆聽之下紛紛落座，每一個人的目神，俱都集中在尹劍平身上。

尹劍平的心情較他們更爲沉痛——但是長久以來，他早已習慣了「忍辱負重」，對於他來說，已經無所謂再有什麼更痛苦的事情了，除了「死亡」以外，他相信實在已經沒有什麼再能對他足以構成威脅！

「尹少俠……」左先生首先打破了眼前的寂靜：「你認爲銀心殿還能撐得住麼？」

這種開門見山的問句，不禁使得尹劍平怔了一下！

無疑的，這也是眼前每一個人內心亟於想知道的事情……大家夥的臉色就像是罩下了一層霜般的嚴肅……

「唉……」尹劍平長嘆一聲：「左前輩這麼見問，眞使我一時難以置答——如果容許我剖心直言的話，我認爲……唉……」

說到這裏，他臨時頓住了話頭兒，搖了搖頭！

「飛流星」蔡極登時一驚：「什麼？尹少俠莫非認爲我們守不住……？」

尹劍平點點頭：「事實正是如此——」

他眼光轉向左明月道：「左前輩，以在下之意，敵人甘十九妹以及他手下花二郎之流，確是銳不可當，銀心殿半壁盡失，實在難以挺守得住——」

微微一頓，他遂卽接下去道：「如果明知不可爲而爲，倒不如保全現有實力，從容撤守，火速返回清風堡，與老堡主切實檢討一下，加强清風堡那方面的防務，來得恰當一些！但是……」

左明月苦笑了一下：「尹少俠顯然還有未完之意，何不一吐爲快！」

尹劍平頓了一下吶吶道：「據在下私下探知，銀心殿一經到手之後，敵人方面的實力，卽將移駐於此，前輩當然可以想知，丹鳳軒的那位軒主……較之眼前的甘十九妹，狠辣程度，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左明月幽幽一嘆：「這麼說，清風堡只怕也勢將難以挺受得住了！」

尹劍平點點頭道：「以在下之見，確是如此！」

左明月再次發出了一聲嘆息，久久沒有說話！

樊銀江咬了一下牙道：「尹兄好意，小弟心領了，只是要我們不戰而退，把銀心殿雙手拱讓，這件事請恕小弟恕難採納！」

左明月搖搖頭，說道：「少君，你這幾句話，恕我難以苟同！明知不可爲而爲，那是愚人的行爲，我們似乎有仔細考慮尹少俠所說的必要！」

「什麼——」樊銀江瞪圓了眼睛：「左大叔，你也這麼認爲？難道說這座銀心殿，就這樣輕易的拱手讓人不成？哼哼……不行！」

尹劍平道：「銀江兄如要堅持防守，只怕勢將要平白喪失許多性命，到臨頭來，這銀心殿仍然是難以保全，那麼一來，這樣下去清風堡的防務可就更形空虛，只怕是更將難以保守了！」

說到這裏，他站起來，輕輕嘆息一聲：「事關貴堡生死存亡，在下言盡於此，也就不欲再多嘵舌——就此告辭，再見了！」

言罷抱拳告退。

左明月道：「少俠留步！」

尹劍平苦笑一下道：「左前輩極智高人，難道還看不出來此番得失麼？——」

左明月沉吟道：「如果少俠肯留下來助此一臂之力，則形勢之勝負，尚待兩可！」

「左前輩你錯了！」尹劍平苦笑着搖搖頭：「在下武功較之甘明珠尚差得遠，方才之所以未現敗跡，乃得力於一些奇異的劍招的運用！並非是我勝過了她——」

「尹少俠可否說得更明白一點！」

「前輩！這件事說來話長！」尹劍平苦笑了笑：「而且……我自知很難向你明說清楚……總之，我確實知道，以我眼前的實力，尚不足以與她抗衡，然而，如果假以時日，情勢就另當別論了，也許這段時間不會很長，但是眼前却是萬萬不能夠制勝於她！」

頓了一下，他才又道：「而且，我爲了制勝於她，算得上煞費苦心，個中曲徑更不足爲外人道及，此事牽一髮而動全局，如果有些許疏忽遺忘，而此女之聰明透剔，更是難以令人想像，如有少許落在她的眼中，勢將前功盡棄而功敗垂成——基於以上的這些理由，我目前必須全身而退！」

幽幽一嘆，他目光掃過現場大多數抱持費解神態的那幾張臉，再加以補充道：「我的苦心積慮，百倍於你們，遺憾的是這些事，我不能說明……我能告訴你們的是我在這一事件裏，確是已盡到了我最大的能力！」

他轉向樊銀江沉痛的道：「我勸你三思而行，如果眼前放棄銀心殿，起碼可以免使許多無辜生命的喪失，否則的話你當然知道此一事件的嚴重性……我實在不希望你固執的選擇這一條自取滅亡的絕路！」

樊銀江怔了一下，忿忿的低下頭，過了一會兒，他才轉向左明月道：「大叔的意思怎麼樣？」

左明月點點頭道：「我以爲尹少俠所說，實乃金玉良言，不過——老堡主與少君俱是倔强性情，這些話只怕聽不進去，如果輕言撤退，返回清風堡，亦是難以見諒於老堡主，這件事好生讓我爲難——」

樊銀江連聲冷笑道：「這就是了，我這一次出來，爹爹特別關照，要我無論如何守住銀心殿，並且有嚴厲的告誡！」

「飛流星」蔡極忙問道：「老堡主說些什麼？」

「唉！」樊銀江道：「爹爹關照說，殿在人在，殿失人亡——並且說如果失了銀心殿就不啻等於開了清風堡的大門，叫我無論如何要守住銀心殿，不可失守！」

說到這裏，他臨時頓住，嘿嘿冷笑道：「這種情形之下，我實在無能撤守——左大叔，要走你走吧！」

左明月「哼」了一聲道：「少君，你當你左大叔是怕死貪生之輩麼？既然如此，要留咱們都留下來吧！」

說到這裏，他轉向尹劍平道：「尹少俠，你已盡了你忠言的本份，那甘明珠雖然厲害，却也未見得準能攻下我這第二道防綫，且走着瞧吧！」

尹劍平冷冷的道：「左前輩莫非指的是這長廊已經佈好的陣勢？」

左明月點點頭，說道：「不瞞少俠，正是如此！」

尹劍平道：「左前輩莫非不知道那甘十九妹也是極精陣法之人麼？」

左明月道：「當然知道，要不然她豈能這般輕而易舉的就來到這裏？雖然這樣，她要想攻破我這第二道關隘，只怕不容易！」

「不容易是不容易，却也並非不能！」尹劍平苦笑了一下，忽然發出了一聲輕嘆！

左明月立刻一驚道：「少俠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尹劍平緩緩的搖了一下頭，苦笑道：「左前輩法眼無差……在下這就告退了，茲事體大，尚請前輩與銀江兄作愼重處理——」

言罷，抱拳環身一拱，遂卽向廳外步出。

樊銀江忙卽趕上前一步，正要出聲招呼，左明月却向他擺了一下手，樊銀江遂卽站住不動——

是時尹劍平早已閃身而出，刹時無踪！

樊銀江怳如有失的在地上頓了一腳：「唉！我是不該放他走的——」

左明月輕輕一嘆道：「這位尹少俠確是苦心孤詣之人，我確信他在對付甘明珠的長期戰鬥裏，實在已是盡到了最大的能力，誠是一智勇兼具的難能高才！」

樊銀江悵然道：「既如此，他就更不應該走了，有他在這裏，總能助我們一臂之力！」

左明月搖搖頭，說道：「看來他似有難言之隱！」

樊銀江道：「什麼難言之隱？」

「據我猜想——他與甘明珠必然定了後約！」左明月眞知灼見的道：「爲了實踐諾言，他不得不去。」

樊銀江怔了一下沒有說話！

左明月道：「再者，少君莫非不曾看出來麼？」

「看出了什麼？」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左明月肯定的道：「尹少俠似乎在方才甘十九妹動手過招裏，並不曾佔了什麼便宜，而且，我以爲他即使不曾受傷，也必然精疲力竭，自覺實在難以再當受與甘十九妹一戰之能了！」

樊銀江回想前情，頗以爲是的點點頭道：「大叔這麼一說，想來也是——看來眼前這一仗，誠然是難打的很了！」

左明月喟然一嘆道：「左明月四十結廬華山，原是一遁出世外逍遙之人，你父却偏偏不讓我享此清福，效法蜀漢昭烈皇帝三顧茅廬，而將左某邀出，自此即與你們樊家結了這不解之緣，老堡主對我之禮遇，不謂不厚……爲此，左某也就在你們這清風堡死心塌地的住了下來——」

深深一嘆，他遂即接下去道：「……眼前誠然正是我報効老堡主之時，說不得只有與姓甘的丫頭殊死一拚了！」

樊銀江道：「左大叔何必說這些？姓甘的丫頭固然是厲害，但眼前大叔你所佈置的這個陣勢，她却是未必能破得了，我們仍有出奇制勝，反敗爲勝之機，怕她何來？」

左明月欲言又止，只是苦笑了笑，未再多說。

樊銀江却道：「大叔莫非認爲……？」

左明月道：「尹少俠剛才說的不錯，那甘十九妹誠然是一個深諳陣法之人，我這陣勢是否能够阻遏住她的攻勢，還是未知之數！」

樊銀江道：「大叔爲什麼要這麼認爲？」

左明月冷冷一笑道：「少君請想，如果甘十九妹不是深諳陣勢之人，少君等何以會險些喪生於石林之中？」

樊銀江微微愕了一下，冷笑道：「話也不能這麼說，大叔不是曾說過，這兩種陣法完全不同麼？」

左明月點點頭道：「不錯，然而，這丫頭顯然在佔據分水廳之初，已然看出了一些兆頭，你只看他等竟能出現長廊，來去自如，即可知那甘十九妹大非等閑了……唉，敵方實力却是大大超過我們，正如尹少俠所說，我們這一邊，想要保全活命也不能了。」

聽了左明月這一番話，樊銀江神情大是沮喪。

「南天禿鷹」秦無畏喟然一嘆，道：「這麼說起來，我們這一面難道只有坐以待斃了不成？」

「那倒還不至於！」左明月臉上現出了一番怒容：「今夜這一戰，最是有關緊要關頭，我等必須要全神貫注，左某三十年潛心習陣，今夜却要與那丫頭見個高低！」

微微一頓，他遂即發出一聲長嘆，又道：「也罷——」

目光一掃「飛流星」蔡極，說道：「有勞蔡香主，請將爲左某所準備的『沙盤奇門』拿來！」

蔡極抱拳道：「遵命！」

樊銀江面上一喜道：「大叔敢是要施展『沙盤神數』來取勝對方不成？」

左明月苦笑道：「取勝實不能說，只是竭盡我所能之力罷了！」

說話之間，蔡極已連同四人，合抬着一個大如桌面的檀木圓盤出來，那圓盤之內滿盤白沙，上面置着許多房屋模型，其模樣一如銀心殿各處房屋建設，只是具體而微而已！

蔡香主吩咐將沙盤在堂中設好，又令人取來高挑明燈四盞分置沙盤四角，一時光華大盛，將沙盤內白色沙粒照染得微微暈現，一粒粒眩目難開。

左明月乃就沙盤邊側中央設座坐好，他面向窗外，正可將分水廳一方全觀眼底！

樊銀江心知這「沙盤奇門」一陣最是具有鬼神不測之妙，在他記憶之中，左明月入堡以來，似乎只在佈置清風堡防務之時，略略展示，這一次，即如父親樊鐘秀推舉爲當世奇才，其玄奧處，即連父親亦莫測其玄奧高深，想不到此刻他竟然施展出來，用以來阻遏對付甘十九妹之攻擊，可見其對於敵人之重視神情！

是時左明月手持三角形小小紅籤數十枚——只見他雙眉微蹙，細細思忖着，一面乃將手上紅籤，就沙盤各處一一插下！——

大廳內鴉雀無聲，只見左明月一人運籌神思，他手上雖持有數十枚紅色竹籤，却只扎下了七八枚即現出躊躇爲難神情！

樊銀江，蔡極二人緊侍其左右而立，但見左明月雙眉微顰，臉上虛浮出一層汗珠，忽然嘆息一聲，坐下位來。

樊銀江一驚道：「左大叔，怎麼了？」

「好個精明的丫頭！」左明月冷笑了一聲，仰頭看向樊銀江：「她竟然事先也防到了我會有此一手！」

樊銀江緊張的道：「怎麼樣？」

左明月冷冷的道：「這個甘十九妹顯然防了我們一手，早已在他們所佔據的分水廳四週，佈下了一層假屏障，用以困擾我方的精確判斷！」

蔡極道：「先生怎麼知道？」

左明月用手上紅籤一指沙盤中前方那具「分水廳」的模型道：「你且看來！」

一面說，他即以手中紅籤在那具模型四週各劃了一個十字，大袖一兜，遂即眼看着自那具模型四週處，漸漸上昇起一片淡淡白烟——那白烟初起只是淡淡一片，須臾之間，越聚越濃，即形成了一團雲霧也似的東西，將整個「分水廳」模型房屋密密罩住！

各人乍見這番奇景，俱不禁面面相覷，私下裏暗自稱奇不已！

樊銀江對於陣勢運用，曾隨其父略有涉獵，見狀頓有所悟，點點頭道：「甘十九妹敢莫是施展的『小六乘瀰障』之法麼？」

左明月驚訝的看了他一眼，甚是意外的點點頭道：「少君此料不差，這丫頭多半施展的是這類障眼法兒，說玄不玄，說淺不淺，要想破它，並非不能，只是也不是那麼容易！」

這番話聽得各人還是「丈二金剛摸不着腰」，一個個互相交目，莫測高深！

「飛流星」蔡極道：「先生可否說得清楚一些？」

左明月輕輕一嘆道：「無險不爲陣，要破他這瀰障陣法倒不甚難，只是却要……」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話到唇邊，又復頓住。

樊銀江道：「大叔有話請說——只要能破敵陣，我們是在所不惜！」

「既然如此，」左明月吶吶道：「那麼我要用四名武士，即刻待命！」

樊銀江點頭道：「好！」立刻吩咐下去，頓時就由蔡極傳下話，由那些紅衣勇士中選出了四名精銳之士。

四名紅衣勇士，領命來到了眼前。

左明月目注着他四人道：「你四人可有爲本殿効死之決心？」

四勇士各自應了一聲。

左明月點頭道：「很好，你們看——」

一面說他手指沙盤內所列置的那具模型道：「這就是對方所佔據的『分水廳』，我要你們四個分別奪向大廳四角，這就去吧！」

四名紅衣勇士抱拳又應了一聲——却未免有些奇怪，彼此對看一眼，因爲左明月只吩咐他們奔向大廳四角，却沒有吩咐他們做些什麼，然而左先生的話顯然已經說完，再沒有下文交待。

「飛流星」蔡極忍不住上前一步道：「先生還沒有交待清楚，要他們去幹什麼？」

左明月道：「只要他們聽令行事，一切見機而行就是，這就去吧！」

蔡極愕了一下，却也不便再多問什麼，當下向着四名勇士揮了一下手道：「你們可聽見了？這就去吧！」

四名紅衣勇士，抱拳聽令，當時嘴裏應了一聲，遂即分別領命而去。

左先生看着四人前去的背影，輕嘆一聲。

樊銀江覺出有異道：「大叔，有什麼不妥麼？」

左明月黯然點了一下頭，輕嘆一聲道：「他四人這一走，只怕是凶多吉少，只是爲了全殿安危，也只有犧牲他們了！」

樊銀江愕了一下，由不住發出一聲輕嘆！

左明月苦笑一下道：「少君可明白我的意思？」

樊銀江迷糊的搖了一下頭。

左明月道：「少君可知道『四柱見血』這一說麼？」

樊銀江陡然一驚：「啊——大叔莫非是用他四人之血，來破……？」

左明月黯然點頭道：「這是無可奈何的方法……不如此，不足以得窺敵陣，只希望他們四人能善自珍重，不會喪生敵陣，也就是萬幸了！」

一面說時他抬起右腕，將束髮的一根緞帶拉解開來，登時滿頭頭髮披散下來！

左明月果然是一個學究天人的奇異之士，似乎對於玄奧的「佈陣」之術，有着極深的造詣！

當下他重新在沙盤前坐下來，全神貫注於沙盤內那一具「分水廳」的模型。

樊銀江，蔡極，秦無畏等幾個人，俱都偎過來。

左明月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各人循其目光望處，只見那座分水廳的模型，依然如故的被圍繞在一片淡淡的烟雲之中，並不見有甚麼變化。

蔡極看了一刻，看不出甚麼名堂，忍不住道：「他四人已經去了麼？」

左明月點點頭：「就快到了。」

說到這裏嘴裏唸唸有詞，兩隻手頻頻搓動不已，忽然雙手作勢，向着沙盤上虛按了一下，只聽見「波！」的一聲輕震，整個枱面上閃起了一片青光，却見左明月兩隻手用力按在枱角上，臉上現出了一陣痙攣！

各人目覩這番奇妙變化，俱不禁大吃一驚——倒是樊銀江有些見識，目覩之下，心知左明月所施展的這陣法術，爲傳說中的「奇門五遁」之一。

所謂「五遁」也就指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眼前觀諸左明月雙手力按枱角所顯示的情景，很可能是在借助「木遁」中的「乙木眞氣」，乃將「分水廳」的情景，顯示眼前。

樊銀江此一猜測，倒也不假。

眼看着左明月行法更力，倏地，但見他咬破舌尖，向着沙盤內「噗！」的一聲，噴出了一片血雨，登時各人感覺到眼前亮了一亮，即清楚的看見了四點大小約同黃豆般的青光，驀地由枱面上現出。

那四點大小如豆的青光，不可置疑的當知悉是四名紅衣勇士的化身。

各人懷着緊張的心情，繼續向沙盤注視着，即見那四點青色螢光，正如左先生先前所關照，緩緩向着分水廳四角接近之中——

眼看着雙方距離越來越爲接近，陡然間，却見由分水廳內驀地湧現出點點青光，分由四角，向着四名紅衣勇士所顯示的四點螢光抄了過去。

樊銀江看到這裏，大吃一驚，說道：「不好！」

話聲出口，即見對方大簇青星包抄之下，四名紅衣勇士所顯示的青光化身，驀地被分別自四角所擁出的青色光點圍住，一時敵我混淆不清。

即使是從毫不懂陣法之人，也能看得出雙方正在交戰的清晰過程。

一場激戰的結果，四名紅衣勇士所顯示的螢光，頓時大見不敵，轉瞬間遂即先後被殲滅消失，現場遂即湧現出大片血光。

正如左明月所說，就在四角血光乍現的一刹那，整個分水廳，倏地極其清楚的擺明了位置，先時所盤繞在大廳四週的一層雲烟頓時消失無形。

看到這裏，左明月忽然吁了一聲道：「行了，敵人的陣法總算被我們破了。」

所有顯示在沙盤枱面的青光，就在紅色血光乍現的一刹，同時也跟着消失無形。

左明月把握着這一刹，毫不遲猶的由枱上拿起了四桿紅色旗籤，迅速的分別向着分水廳四角插了下去，——他插籤時動作極爲迅速，饒是這樣，在他插下最後一支旗籤時，顯然遭遇到了一種無形的阻撓之力，那隻持籤的手一時間抖顫得甚爲厲害。

像是被一種巨大的力量硬硬的拉住，左明月雖然施展出全身的力量，仍然不能得心應手，一連插下去好幾次，都有了偏差。

第四次再待插下時，其力更見微弱。

忽然，他丟下了手上的旗籤，坐下來忿然冷笑道：「好厲害的丫頭，竟然被她看破了我的意圖——眼前一戰看來勢所難免了。」

樊銀江一怔道：「大叔，情形如何？」

左明月冷笑道：「甘十九妹沒有想到她苦心佈署的陣勢，竟然被我所破，這丫頭顯然也是此道高手，一時不甘示弱，竟與我暗中鬥起法來。」

微微皺了一下眉，左明月苦笑道：「她已看穿了我的手法，乃用『丁火』之術意圖防止，我這最後一支柱籤，竟是難以插下，可惜功虧一簣。否則這丫頭勢將受制於我，想要脫困而出，只怕不大容易。」

蔡極緊張的道：「先生之意，莫非甘十九妹那個丫頭並沒有被先生陣法困住？」

「不錯。」左明月點點頭：「不過話雖如此，她先時所佈置在分水廳的障眼法，已被所破，而且三面受制於我，只北面一方，可供出入，對於我們大是有利，更易防範，我看事不宜遲，蔡香主你這就同秦香主聯合佈置一下，埋伏在北面一側，只等着分水廳敵踪一現，遂即三面包抄，將之殲滅。」

「且慢。」

蔡極，秦無畏領命待去之際，樊銀江道：「左大叔莫非不知甘十九妹那個丫頭的厲害

?二位香主豈能是她的對手?」

左明月笑道：「少君請暫放寬心，我預料甘明珠那個丫頭未必有這個膽子，她現在只怕不得不留在大廳之內，全神貫注於陣法的微妙，以防我另施殺手——」

說到這裏，忽然他觸及了另一個念頭，目光視向蔡，秦二位道：「二位香主且請慢行一步，我忽然想到了一個主意！」

蔡極道：「先生有何指教?」

左明月吟哦了一下道：「二位香主如能將兩隻旗籤改揷在分水廳北面一門正前方左右，即可將那丫頭『丁火』之術破解開來，或可將甘十九妹那個丫頭之一夥人暫時困住。」

「南天禿鷹」秦無畏聆聽之下，大聲讚道：「好，我們兩個決定遵令行事，即請先生關照就是。」

左明月道：「時間急促，我也不必再向你二人細說，究竟你二人出門之時，各取紅纓長槍一隻，頂上繫的紅布一方，將此二槍，分揷對方『分水廳』北門左右，即刻轉回，自有妙用。」

蔡極等二人匆匆領命而別，各人取長槍紅布遵囑行事，來到了銀心殿外。

夜色朦朧——不知何時，這附近迷漫起一片濃霧，「銀心殿」「分水廳」這兩所大建築物，隔着一條曲折長廊，遙遙相牽，霧色深垂，使人難窺全豹，颼颼夜風不時襲過來，更予人「心膽俱寒」的心理作祟。秦無畏，蔡極各人手裏端持着一桿長槍，悄悄步上長廊，遙窺敵陣，靜悄悄的不見一些兒動靜，隱沒在霧色裏的燈光，有如洞庭湖濱隔岸漁火，更令人望之而生說出了無限神秘之感。

「飛流星」蔡極打量着對方，「分水廳」的情景，眉頭微微一皺，說道：「對方人數如此之多，怎麼會如此安靜?莫非其中有甚麼詐術不成?

「南天禿鷹」秦無畏搖搖頭道：「不會，我看還不至於，你莫非忘了方才左先生說的，分水廳已三面受制，只有北面一門未曾鎮住，看起來自然毫無生息。」

蔡極點點頭道：「倒也有理，只是，我心裏說不出來，總覺得有些兒不妥……老哥，你是不知道，甘十九妹那個丫頭該有多厲害，千萬不要着了她的道兒才好。」

秦無畏冷笑一聲道：「我倒希望能見識一下這個丫頭，領教一下她的高招，看看她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角色?」

蔡極看了他一眼，冷哼一聲，道：「我看還是不見的好！」

二人一邊說，緊貼着長廊兩側緩緩向前接近，由於他二人熟悉左明月所佈署的陣法，是以行走起來，絲毫也沒有困擾之感，那消片刻，已抵達對方「分水廳」這座大廳正前方。

由於這座大廳三面俱已爲左明月玄奧的陣法所封鎖，蔡秦二人在沒有熟悉之前，却也不敢輕越雷池一步。

互望之後，蔡極左右打量了一番，不勝感嘆的點點頭道：「左先生眞神人也，我雖不識陣法，却也感覺出陣勢之微妙，甘明珠這次要想脫圍，只怕是不容易了。」

秦無畏道：「話是不錯，不過北面不曾設防，却是一個大大的漏洞，我們這就去吧。」

話聲一落，他率先縱身而起，向着大廳北面繞去。

蔡極心知這位秦香主，雖然年歲較自己要大上許多，但是胸無城府，行事却遠較自己更要莽撞得多，即以此刻而論，對付甘明珠這等的大敵，他却視同等閑，當時見狀，心裏吃了一驚，趕忙跟上去。

那秦無畏果然行事膽大，身子一經落下，也不向蔡極取個商量，驀地就向着分水廳「北」面正門撲過去。

他手裏拿着一桿紅纓長槍，槍桿一端綁繫着一塊紅布，身子方一接近，正待將手裏長槍，用力向地上扎去，忽然間眼前人影一閃，驀地由一方大石之後閃出一人。

這人紫黑的臉膛，身材不高，手裏拿着兩口魚鱗長刀，倏地縱出，一聲喝叱，道：「大膽！」話出刀到，掌中雙刀摟頭蓋頂，猛然直向着「南天禿鷹」秦無畏頭上劈下來。

秦無畏根本沒有想到對方竟然在這裏埋伏的有人，一時大驚，慌不迭橫槍就架，却沒有料到手裏長槍槍桿乃是木製，如何能擋得對方鋒利刀刃。

刀槍相迎的一刹，只聽見「哧喳！」一聲脆響，秦無畏手裏長槍，竟然被劈成兩截。

施刀的漢子人稱「快刀手」張法，在十「三把刀」這個組織裏，當得上是一個「健者」，兩口魚鱗刀下，確是有相當不錯的功夫，雙刀一經出手，頓時撤刀旋身，驀地在地上打了個旋風，滾出丈許以外。

秦無畏一上來就在對方手下吃了虧，雖然不曾負傷，却是折了傢伙，以他平日性情，不啻被引爲奇耻大辱，那裏忍耐得住，嘴裏怒嘯一聲，倏地搶步向前，掌中斷槍，照着張法身上就扎！

他這裏槍身方自遞出一半，忽然間就覺得頸項後一股冷風直襲過來，暗影裏驀的現出了一條人影。

這人施展的兵刃，顯然不是常見之物，一條纖細的銅鍊兩頭各拴着一隻狀如飛梭般的物件，一經掄施起來滿天飛光，快若流星——這玩藝兒有個名堂叫做「甩頭」，當年黃三泰「鏢」打竇爾敦就是這個玩藝兒！

施展這個兵刃的人，人稱「虎眼」崔奇，亦是十三把刀中的一名好手，這時驀地由暗中現身出來，猝然向「南天禿鷹」秦無畏施出殺手。

秦無畏立刻成了首尾遇敵，顧前不能顧後，等到他發覺到身後不妙時，猝然向外一閃，却已是慢了一步，閃開了正面却閃不開斜面，却吃那截狀若飛鏢的「甩頭」由頸邊滑過，當時留下了一道血槽，痛得他打了一個哆嗦，鼻子裏「吭」地一聲。

說時遲，那時快——

秦無畏這裏方自吃驚的一刹，「飛流星」蔡極却忽然由側面現身而出，旣名「飛流星」當知他所擅長的兵刃，乃是一對流星鍾。

隨着蔡極的出手，一圈栲栲大小的銀色光圈，霍地向他手上飛出，直襲向「虎眼」崔奇腦後！

「虎眼」崔奇一驚之下，才知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敢情不妙，當下慌不迭把出手的「甩頭」猝然向後一帶，「唏哩哩！」一聲脆響，兩條銅鏈纏在了一起，雙方各自用力，頓時扯了個筆直。

這一刹，不啻雙方扯平，四個人分爲兩組，捉對兒的打在一團。

秦無畏——張法！

蔡極——崔奇。

一刹間，只聞得兵刃交碰之聲叮噹亂響，四個人打了個難分難解。

忽然秦無畏一聲怒叱，掌中斷槍突地扎進了張法後胯，張法負痛怪叫一聲，盡力一掙之下，遂即倒了下來。

秦無畏以爲有可乘之機，當下一個上步，手中兩截斷槍，沒頭蓋頂的再次向着張法頭頂上打下去。

就在這一刹，身後傳出了一聲女子的冷笑之聲。

（未完）

其人其事

希華・文
盧令・圖

鄭天熊太極揚威

太極古今盛　威名天下揚

太極拳是一向主張以柔制剛的，如果必須落場交手，快打慢，那就不能夠純然靠個柔字爭雄了，必須手脚有勁，甚至只用快拳出擊，也可以擊倒對方，這種太極是從太極拳變化出來的，另有一個名稱叫做「實用太極」，現時在本港教授實用太極的拳師當中最出色的一個高手鄭天熊，凡是武林中人都知道他是太極門的傑出人材，不但本人能够搏擊，多次獲勝，而且由他教授出來的門徒，前往東南亞參加星馬泰各地拳擊比賽，都獲得勝利，此外，由他教授出來的門徒，還在港九國術表演當中演出「太極功」，使人看了驚奇不已，總之，鄭天熊是現代太極拳師裏面最有威勢的一個，喜歡練習內功的人，固然應該知道如何學習太極拳，而且把它化爲實用太極，就算學習外家硬拳硬馬的後輩，也該知道太極拳化爲快打慢的拳術當中如何取勝。

現時開始報道鄭天熊的拳術史蹟了。

鄭天熊是中山鄭氏大族的人，一向就是武學世家，他的祖父鄭肇麟，研究洪拳，很有心得，在鄉中教授，故此，鄭天熊的父親鄭綿彰，以及叔父鄭榮光都懂得洪拳。

鄭榮光是太極名手，當時他學會了洪拳，然後改學太極，先後求拜趙壽邨和吳鑑泉這兩個太極高手的門下，鄭天熊幼年雖然得到家學淵源，先學洪拳，但因鄭榮光學到吳鑑泉的太極，住在附近，吳鑑泉死後，鄭榮光就負責在南華體育會的太極拳班教授，鄭天熊跟鄭榮光的兒子鄭沛琦非常談得來，於是，無意中就跟隨叔父學習太極。

學習洪拳對他是有帮助的，因爲拳脚的基礎穩固，再學太極，跌撲之際，能够捱得起，後來鄭榮光變成第一個學習實用太極的人，跟他那個結實的體格有關。

一九四六年，距離現時三十年，鄭壽邨因事回到北京去，但仍經常和鄭榮光通信，某天，鄭榮光忽然接獲趙壽邨的來函，告訴他有一個太極名師叫做齊敏軒，又名齊智愚，是河南省懷慶府溫縣人，精通太極拳和內功心法，出手極快，等閒之輩，無法跟他交手，此人就快到香港來，人地生疏，請鄭榮光照顧一切，至於齊敏軒，一向注重實用的那種太極拳，另創一格，不妨互相研究。

鄭榮光一向豪爽，師傅趙壽邨說甚麼話，他都依話實行，故此，收信後，他就依期前往接船，接到齊敏軒之後，同返出口莊，招呼齊敏軒到寫字樓，鄭榮光就引他的子侄和齊敏軒相見，請齊敏軒指導。

如是者過了好幾月，有一天，鄭榮光仍是那麼說，齊敏軒一時高興，便叫他們落場玩玩。

那個出口莊的辦公廳很是闊大，搬開當中的圓枱和靠背椅，就留出一個相當大的空位來，如果他們很樂意交手玩玩，有足够的地方，不過，鄭榮光的子侄，震於齊敏軒的大名，不敢輕舉妄動，只是各有

各的玩一套太極拳，讓他指點。

齊敏軒看完他們的演出之後，臉露微笑，說：「各位的拳術姿勢正確，動作不差，用來强身健體，已經够了，如果用它搏擊，恐怕還是不够，如果你們不信，請把你們所學的功夫施展出來，向我猛攻，看看有誰能够打中我的身體。」

鄭天熊一向就喜歡研究拳脚，聽他這樣說，便挺身而出，點頭爲禮，說：「齊老師，請你準備，我先向你領教。」

齊敏軒就隨意擺了一招太極起式，雙手低垂，說：「請你用盡氣力撲攻，不可留手。」

鄭天熊有心學習技擊，旣然他這樣說，正中下懷，果然猛撲上前，施展連環拳，向齊敏軒進攻，可惜他只有機會發出兩拳，還沒有打中齊敏軒，已經身不由主的向後倒退幾步，一跌就跌在一張長梳化上面，因爲跌落的壓力太大，整個身體彈起來。

他跌了一交，仍然看不出對方如何使他跌倒，故此，爬起身來，再度撲攻，這次撲攻，他用另外一些招式，攻勢凌厲，而且全神貫注去看齊敏軒的動作，奇怪得很，剛剛接近，就給齊敏軒翻跌，這回又是跌在梳化上面，彈得更高。

一連四次他都給齊敏軒拋跌，每次都跌在梳化上面，那就不尋常了，到了那時，他才眞正的心悅誠服，不敢再戰。

齊敏軒向其他的小兄弟說知，叫他們撲攻，那些人怎樣敢撲攻呢？根本上鄭天熊在這一羣子侄當中是最頑皮的，身體結實，綽號鐵馬騮，他還多次捱打，跌得那麼沉重，體型氣力比不上鄭天熊的子侄輩，當然看了心寒，不敢動手。

旣然那些人不敢落場交手，僅有鄭天熊一個，齊敏軒就向鄭榮光說：「我今次到香港來，預算居留兩年，啓程之前，趙壽邨對我說過，香港的太極拳師雖多，可惜他們所教的太極拳俱是强體療病所用的，很少教授實用太極，叫我到港之後把那套功夫教給你，希望你在香港推行，使別人知道太極拳能够眞的搏鬥，免得給人譏笑做摸蝦手，你是否有此願望呢？」

鄭榮光聽了，苦笑一下，說：「齊老師，盛情可感，只就可惜現時我的年紀漸老，再又因爲我學太極拳由趙壽邨到吳鑑泉宗師，都是志在强身治病的，並非蓄意學習它跟別人搏鬥，現時血氣漸衰，恐怕不容易學這種實用太極了，如果你有這個願望，不如就請你教我的子侄吧。」

齊敏軒想了想，說：「實用搏鬥的拳術，上了年紀學習它，確是有些困難的，你不想學，我不勉强，就教你的子侄吧，至於子侄輩，並非所有人都適宜學習的，因爲實用太極一定要一邊教一邊打，學習的人，往往跌到頭崩額裂，吃盡苦頭，捱不起苦的人，實在難以學習，希望你在那一班世侄裏面選出兩三個人，由他苦心學習，我傳授給他們好了。」

鄭天熊在旁聽了這番話，喜形於色，因爲他跟齊敏軒打過，齊敏軒這樣說，顯然是屬意於他了，事後就由他向齊敏軒學習實用太極。

齊敏軒的教法確是非常實用的，每次教授都叫鄭天熊傾全力出擊，看看如何會跌倒。鄭天熊眞的依照他所吩咐的話去做，往往給齊敏軒拋到三幾尺高然後跌下去，有時一跌就拋出一丈過外，原因就是齊敏軒利用他的衝勁，轉身一推，他自然會跌得更遠。

這樣子天天學技，天天跌，當然是吃了很多的苦頭的，有時他還跌傷，不過，這種傷勢並非嚴重，原因是鄭天熊逐漸學習到如何在跌倒之際保護自己，不至[illegible]跌斷骨或者手踭脫臼。

每次齊敏軒把鄭天熊很沉重的跌了兩次或三次之後，就依照他施展的招式作爲那天教授實用太極的題目，很詳細地解釋，他這樣說：「兩人搏鬥，對方迫近自己的身體，如果出手跟他糾纏，並非好辦法，這樣做就變成擒拿手，不是實用太極，最巧妙的辦法，就是借力把對方摔在地上，跌撲的要點就是絕不硬打硬的抗拒對方，必須順勢移動，避開對方的實招，向他的空位進攻，首先要注意的是這一點，敵人用衝拳猛力直衝過來，他一定是在上路發力的，有如西洋拳，下邊空虛，勢所難免，反之，左邊發力，就右邊空虛了，由此類推，除非明手出擊，很少是毫無空位的，故此，避實攻虛，伺機即進，這是實用太極最先要注意的一點。」

齊敏軒所說的話雖然簡單，鄭天熊心領神會，不止聽了進耳，緊記在心，還向齊敏軒繼續發招，希望對方指點他如何在千鈞一髮之際借力反攻，如是者苦心習技，齊敏軒留在香港兩年，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就把實用太極的手法全部教給鄭天熊，那時，齊敏軒多次跟他交手之後，認爲滿意，便對鄭天熊說：「太極拳的宗旨是個柔字，所以外形不重威猛，很多人以爲它不能實用，懶得學習，再者，近代太極名家有些人懂得如何打鬥，但却不肯把這種功夫教給別人，因此，學習太極的人，無形就有此感覺，以爲它只是養生兼醫病的一些拳擊，我從北方來教授這個門派給你，現時你已經得到我的功夫八九分了，我不能够久留，就快北上，當我離港之後，你應把實用太極傳授給更多的人，使他們專心學習，亦即使外邊的人知道太極門以前是北方很大的門派，確有道理，並非柔軟體操那麼簡單。」

鄭榮光認爲鄭天熊學到齊敏軒的實用太極，大爲嘉許，因此在銅鑼灣找到一層樓宇，剛巧是頂樓，直通天台，他便創設一間榮光健身院，教授太極，以及舉重，由健身名家担任，至於鄭天熊，他就教實用太極。

鄭天熊很喜歡教授他的實用太極之外，還叫門徒發拳打他的軀幹中部，包括胸部，胃囊和小腹，就算一個人的武功練習到非常精湛，也不容易受到別人在胸腹之間連打幾拳的，鄭天熊不但任由門徒發拳，而且任由那些走到天台看他表演太極拳的觀衆揮拳打他。有一天，有一個屬於美國新聞處的西人，叫做雅里士，在旁觀看，忽然發生與趣，請人翻譯，對鄭天熊說知，他想試一試太極功，但却先要聲明，他學過西洋拳，一拳打出去，有二百八十磅，問鄭天熊能否抵受得住，然後試驗。

鄭天熊技高人胆大，當然不會給他嚇窒，點了點頭，便即站在場中，坐穩馬步

，請他進馬發拳，那個西人也不客氣，點頭爲禮，便即沉着應戰，向他腹部連環進擊，打了十多拳，拳拳出盡他的氣力，鄭天熊抵擋了他十多拳，若無其事，反而這個西人却左右手的掌背都露出一塊紅斑，雪雪呼痛，似乎受了傷，到這時候，他就不能不拱手稱臣。

自從這次偶然較量高下之後，鄭天熊的太極功就得到一般人交口稱譽，說他的肚腩能够抵擋重拳打擊，於是，他的名氣就較前响了許多，不過，香港九龍有許多名手，一向就看不起太極拳，認爲這種拳法摸蝦咁手，如何能够應戰？一向就是有點輕視它的了，凑巧銅鑼灣有一名拳師姓朱，他是很年輕就學習武藝的，到了三十歲，開館授徒，跟鄭天熊的健身院相距不遠，他的門徒偶然也跟南華體育會的健兒認識，一再交談，便透過那人的介紹，準備跟鄭天熊相鬥，目的是研究性質，鄭天熊非常高興，一口答應，於是，兩人就約定日期在加路連山的南華球塲講手。

到了約定的一天，雙方都有戰友，另外有些屬於南華體育的職員，愛好武術，由於這一塲戰鬥是內家拳鬥外家拳，故此大感興趣，根本上球塲非常闊大，免費參觀，雖然這塲比賽是「密盤」，亦有幾百人到塲。

姓朱的拳師剛到三十歲，仍是壯年，鄭天熊只有二十四歲，兩人正是年富力强，那個體育健將當衆宣佈，這塲比賽並非爭英雄，並無錦標，只是研究武功，兩人不可認眞，較量高下之際，以技術分勝負，希望觀衆欣賞他們的拳術，切勿加入戰團，爲了表示公允，邀請鄭榮光以及南華體育會少林拳的主任葉雨寧做公證人。

說過這些，便即展開龍虎門，兩人臉對臉的站着，相距十二尺，公證人就坐在最前的一排，兩人交手，姓朱的拳師立即搶攻，鄭天熊拳來不擋，借力使勁，左手順着他的來勢，向背脊骨按下去，對方就立脚不牢，忽然聽到隆然一聲响，竟被他拋出一丈過外，仰臉跌倒，背脊骨也跌到發生劇痛，幾乎沒法站起來。

只是交手的第一招，他已很沉重的跌了一交，不能不佩服，他認爲太極拳的柔功厲害，不但沒有計較此次勝負，以後還跟鄭天熊變成朋友。

有一次鄭天熊跟幾個朋友到隣埠澳門遊覽，順便拜訪一個拳術界的朋友陳誠傑，陳誠傑學過舊式的太極，家中地方狹窄，一向就到白鴿巢花園打拳，花園有的是草地，各有各玩拳，一向沒有人干涉，鄭天熊到來探訪他，他知道鄭天熊學習新派的太極拳，能够實用，最喜歡把對方摔倒，故此，兩人談不了多久，就同到白鴿巢花園研究太極的跌法。

兩人一來是朋友，二來是同門，故此只用推手性質過招，並非互相發拳搏鬥。

鄭天熊在推手之前，向他解釋，這一招是黏勁，那一招是捶勁，連講幾次，然後證實他說的話確有道理，陳誠傑不信，用舊式的方式推手，殊不料他剛剛發勁，陳誠傑就身不由主倒出一丈過外，幸而他跌下草坪，否則他若是跌在地上，頸子也會受傷，甚至頭破血流，不過，他跌了一次，便即明白，跟着站起來，繼續研究。

過了幾天，鄭天熊跟陳誠傑在白鴿巢花園推手，剛巧有一個葡萄牙籍的航空機師到處該散步，他看見鄭天熊推跌陳誠傑，似乎毫不費力，陳誠傑竟仆倒在一丈過外，以爲兩人串通的，想借此宣傳太極拳的威力，他雖然不認識陳誠傑，但却在警察局見過面，料想陳誠傑識講葡語，於是用葡語向陳誠傑試探，問他可否介紹鄭天熊認識，跟他較量，此外他還自稱學過許多年日本柔術。

陳誠傑本來不想介紹他跟鄭天熊搏鬥，但却因爲對方自稱學過柔術，便想替中國拳術爭光，於是替他傳達意思，鄭天熊看見他身材高大，氣力充沛，正好借他顯出實用太極的威力，因此毅然點頭，但却拜托陳誠傑向他說明，因爲落塲交手，不能留情，恐怕把他跌傷，切勿見怪。

葡籍機師不斷點頭，表示他完全接受，既然兩人同意，陳誠傑就變成這塲龍虎鬥的公證人，鄭天熊照例隨意站着，有如太極拳的起式，雙手垂下，叫他進攻，葡籍拳師恃着身高力大，走近鄭天熊，突然動手，左手握住鄭天熊的右腕，右手抓住鄭天熊的腰間皮帶，正想轉身用膊頭把鄭天熊整個扛起來，向前拋去，殊不料鄭天熊早已懂得他這一招，身沉手轉先，把對方的來勢打消，跟着用擺蓮腿的脚法，借力使勁把他摔倒，跌離七尺。

他沒有受傷，瞬即起立，再度撲攻，鄭天熊依然是用拋勁把他拌倒，使他失去重心，不能不仆倒在地，如是者葡籍機師連仆三次，愕然的站起來，對陳誠傑說：「太極拳看來好像柔弱無能，殊不料它却有這種妙用，今天得到鄭師傅的指點，使我獲益很多，彼此做好朋友，今晚這餐飯由我作東道主，務請你和鄭天熊師傅到佛笑樓共醉。」

陳誠傑轉告，鄭天熊也欣然同行。

鄭天熊並非僅僅實用太極拳的，還有太極門的刀槍棍，俱是叔父所教，後來偶然跟一個河南太極老師傅陳月波結識，於是，學到另外一種武器叫做太極鞭。

陳月波說出太極鞭的來歷，它也是吳家的功夫，所用的鞭是又硬又短的，形狀有如韋陀所帶的鋼鞭一樣，鞭上還有許多個竹節。

一九五七年，台，港，澳埠際比賽，在台灣擧行，香港的選手因爲體重較輕，多數參加較量級，參加重量級的人只有胡勝一個，參加中量級的人只有鄭天熊一個，兩人都是太極門的，而且是鄭榮光的弟子。那時兩人不怕勞師遠征，當然是傾全力出擊了，比賽的第一天，兩人還沒有輪到出塲，來自港澳的其他選手，賽了十塲，敗了九塲，因此之故，台灣的高手都認爲港澳拳術，底質太差，剩下來的兩個人就是胡勝與鄭天熊，分別跟台灣的戰將比賽，特別惹人注目。那一天編定跟鄭天熊比賽的余文通，只有二十五歲，屬於少壯派，他是中量級拳擊冠軍的保持者，體重一百六十四磅，鄭天熊那時只有一百四十八磅，他認爲對方等於越級挑戰，不過一個回合，便可把鄭天熊擊倒。消息傳出，喜歡研究武功的人，更加對這一塲比賽發生興趣，到時觀者如堵。

兩人比賽編定在第二天的第二塲，第



一場由港方的伍卓旋對余進，伍卓旋不過打了一個回合，就自動棄權，對港隊來說，等於洩氣。輪到鄭天熊跟余文通的一對，兩人出場，觀衆看見鄭天熊的體魄遠比不上余文通，肌肉也不够雄偉，預料他也是打敗的居多了。他們覺得這一場比賽不必打到尾也可以分出勝負來，認爲余文通必贏，問題是他怎樣擊倒對方而已。

公證人丁作彬站起來宣佈兩人搏鬥，第一個回合開始，余文通就立刻搶攻，施展少林拳，右手發拳，向鄭天熊的額角打去，還沒有正式交手，左手已到，一落場就連發六七拳，不過，鄭天熊也很機警，能够鎭定應對，施展太極拳的「攬雀尾」的手法，不斷打消來勢，余文通再英勇也是沒用，不能不對鄭天熊另眼相看。

那時一場比賽規定六分鐘，每次打兩分鐘就算一個回合，如果打了三個回合，即是六分鐘，仍未分出輸贏來，便以點數計算勝負，很少選手落場比賽是招招搶攻的，四座觀衆非常欣賞，因兩人所演出的拳脚，確是本門招式，余文通的少林拳，鄭天熊的太極拳，正是一對，一個拚命進攻，另外一個却神閒氣定，把它化解，本來兩人會打完六分鐘仍未分出勝負的，可惜在第二個回合，余文通急於求勝，偶然施展扼頸插眼的一招，給公證人喝止，認爲他犯規，判令鄭天熊打贏，於是，雖未完全分出勝負來，但已不能繼續作戰，這一場龍虎鬥，使觀衆對鄭天熊的實用太極更加有興趣，有些青年知他太極拳確有威力，能够搏鬥，紛紛投到他門下，後來他返港，設鄭天熊太極健身院，將內部整理，並且依照師傅的方法教授，非打不教。

他的健身院確是名符其實，先行健身，然後學習搏鬥，如果有些學員只想健身，他就不再跟那些人實習，只是教授太極拳，這種學員學會了太極拳之後，多數早上到公園練習，或者以晨運的方式到山上呼吸，兼打太極拳。另外一種學員却是認眞想學習搏鬥的，那就需要用另一方法教授了，那間學院設置一些很厚的墊褥鋪在地上，每張墊褥都厚達三寸過外，因此他跟學員練習推手，或者對方拚命搶攻，他隨時用特別的實用太極招式消解，那個人雖然給他扯跌，仆到一丈過外，但却在墊褥上面跌下來不會受傷，這種教法是更加有效的，因爲學員不怕跌，所以打起來更加出色。一個新入門的學員在館中學習半年，便可搏擊，那是實用太極的賜惠。

一九六九年星加坡舉行東南亞國術邀請賽，從香港前往星加坡比賽的有許多隊，包括蔡李佛隊，天熊太極拳，詠春體育會，天天體育會，和國術聯隊，至於天熊隊的陣容，由吳炳領隊，另有教練黃洪，幹事戴德等人，鄭天熊本人初時也想報名參加，故此他把教練的職責讓給黃洪，但因鄭天熊抵達星加坡之後，發覺大會所規定的條件太多，每個落場交手的人，要有幾種護具，包括面罩，護身之類，穿在身上，非常笨重，有如太空人，認爲這種規定太過呆板，有很好的拳脚也無法施展出來，穿了這種戰袍，只是氣力沉雄的人，硬打硬取勝，因此他不願參加。

當時他雖然沒有參加，仍然派出五人上陣，初賽七場，竟有六場得到勝利，如此戰績，使大會的人震驚，參加比賽每一個國家都極力讚揚，認爲他們幾乎可以必勝，殊不料輪到李天鵬對沙勝越選手林德隆這一場，因爲評判不公，太極拳隊全部退出比賽，使那一場邀請賽英雄譜上面沒有太極拳隊的選手在內，話雖如此，經過這一場比賽，實用太極的拳技，已給東南亞各地人士認識，紛紛函請鄭天熊入門子弟到該地主持教授實用太極，甚至有些地方派專人到港跟鄭天熊接洽，鄭天熊徵求那些前往參加比賽的選手同意，先後派出去主教的有幾個人，在星加坡教實用太極的是李天鵬，去吉隆坡教實用太極的是曾興華與何超餘，另有幾十人取得證書，分別到加拿大溫哥華任教，最出色的是謝栢榮，又有人到美加主持實用太極的教授。至於前往美國紐約及三藩市主持教授實用太極更多，確是達到開枝散葉的目的。

鄭天熊雖然做了太極健身院的院長，却非高高在上，能說而不能打，碰着有盛大的拳賽，他仍報名參加的。有一年鄭天熊在台灣跟當地的武狀元交手，一拳把對方打暈，在寶島揚威，故此，現時台灣學習實用太極的人也多起來。

太極門下分健身的太極，以及實用太極兩種，又有太極刀，太極劍，太極鞭等武器，此外，還有太極功，練習過它，即使給人拳打脚踢，毫不覺痛，現時當局免費教授太極，早上跑馬地鵝頸區的草地以及中區木球場草地，都有太極班，學習它的人，靠近一千之衆。美國的健身院也增設太極健身班，目的是使身體比較柔弱，或者年齡已老的人學習它，以達到健身的目的。凡此種種都可以反映出太極門現時已經發揚光大。

說到實用太極，跟圈手有關，太極門以太極爲主，太極是圓形的，有大圈細圈之分，故此太極的拳脚在實用之際，仍是含有圓形，左右兩手一開一合，合有攻勢，同時也是守勢。

太極拳開招即有「攬雀尾」，中段亦有這一招，收式之前，也有此招出現，可見太極拳是很重視攬雀尾的，平江不肖生寫的「俠義英雄傳」這本書就多次提及攬雀尾的威力，練習已久，掌心有勁，能够吸住一隻雀鳥，使牠沒法飛起來，那是上乘的功夫，不過這種功夫，並非所有人能够做得到，退而思其次，便是「黏勁」。

太極拳十分講究推手，推手即是黏勁，以攬雀尾而論，敵人發右拳打來，你用右手向右邊撥開它，左手伸開五指，托住他的右踭，可拉可送，一經發力，他就站不穩了，沒有發力時，你的左手托住他的右踭，使他無從發力，這是黏勁的表現。

攬雀尾不止是黏住對方的手，它隨時可以化爲攻勢的，上述的一招只是攬雀尾的「前式」，還有「後式」，即是左手變爲掌撥右手打向前面的一招，那種攻勢可以使對方一擊即跌。

太極拳的「雲手」所撥的圓圈更爲顯著，不過，它是半圓形的，左右兩邊俱是撥手，但却可以變成拍手，這一手本來是向敵人肋骨拍下去的，如果它向對方的「神龍穴」一拍打，便是毒招了，不管怎樣，太極拳應該隨時保持圓形的動作，即是拳經說的「以圓破直」。（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爲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THE ROYAL GOLD
寧神
固本
紫金丹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